

列國志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納蒯瞶子路結纒

話說周敬王三十六年春，越王句踐使大夫諸稽郢帥兵三千助吳攻齊。吳王夫差遂徵九郡之兵，大舉伐齊。預遣人建別館於句曲，遍植楸梧，號曰梧宮，使西施移居避暑。侯勝齊回日，卽於梧宮過夏方歸。吳兵將發，子胥又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病也。若齊特疥癩耳。今王興十萬之師，行糧千里，以爭疥癩之患，而忘大毒之在腹。心臣恐齊未必勝，而越禍已至矣。」夫差怒曰：「孤發兵有期，老賊故出不祥之語，阻撓大計，當得何罪？」意欲殺之。伯嚭密奏曰：「此前王之老臣，不可加誅。王不若遣之往齊約戰，假手齊人。」夫差曰：「太宰之計甚善。」乃爲書數齊伐魯慢吳之罪，命子胥往見齊君，冀其激怒而殺子胥也。子胥料吳必亡，乃私攜其子伍封同行，至臨淄，致吳王之命。齊簡公大怒，欲殺子胥。鮑息諫曰：「子胥乃吳之忠臣，屢諫不入，已成水火。今遣來齊，欲齊殺之，以自免其謗，宜縱之使歸，令其忠佞自相攻擊，而夫差受其惡名矣。」簡公乃厚待子胥，報以戰期。定於春末，子胥原與鮑牧相識，故鮑息諫齊侯勿殺子胥也。——鮑息私叩吳事，子胥垂淚不言，但引其子伍封使拜鮑息爲兄，寄居於鮑氏。今後只稱王孫封，勿用伍姓。鮑息嘆曰：「子胥將以諫死，故預謀存祀於齊耳。」

不說子胥父子分離之苦，再說吳王夫差擇日於西門出軍，過姑蘇臺，午膳膳畢，忽然睡去，得其異夢。既覺，心中恍惚，乃呂伯嚭告曰：「寡人晝寢片時，所夢甚多，夢入章明宮，見兩釜炊而不熟，又有黑犬二隻，一暈南，一暈北，又有銅鍬二把，插於宮牆之上，又流水湯湯，流於殿堂後房，非鼓非鐘，聲若鍛工，前園別無他植，橫生梧桐，太宰爲寡人占其吉凶。」伯嚭稽首稱賀曰：「美哉大王之夢，應在興師伐齊矣。」臣聞章明者破敵成功，聲朗朗

也；兩釜炊而不熟者，大王德盛氣有餘也；兩犬嘯南嘯北者，四夷賓服，朝諸侯也；兩鉞插宮牆者，農工盡力，田夫耕也；流水入殿堂者，鄰國貢獻財貨充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悅樂聲相諧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琴瑟，音調和也；大王此行，美不可言。」

夫差雖喜其說，而心中終未快然，復告於王孫駱。駱對曰：「臣愚昧不能通微，城西陽山有一異士，喚做公孫聖，此人多見博聞，大王心上狐疑，何不召而決之？」夫差曰：「子卽爲我召來。」駱承命，馳車往迎公孫聖，聖聞其故，伏地涕泣，其妻從旁笑曰：「子性太鄙，希見人主，卒聞宜召，涕淚如雨。」聖仰天長嘆曰：「悲哉！非汝所知，吾曾自推壽數，盡於今日，今將與汝永別，是以悲耳！」駱催促登車，遂相與馳至姑蘇之臺，夫差召而見之，告以所夢，令詳。公孫聖曰：「臣知言而必死，然雖死不敢不言，怪哉！大王之夢，應在與師伐齊也。臣聞章者，戰不勝走章，皇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兩釜炊而不熟者，大王敗走，不火食也，黑犬嘯南嘯北者，黑爲陰類，走陰力也，兩鉞插宮牆者，越兵入吳，掘社稷也，流水入殿堂者，波濤漂沒，後宮空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爲俘，長嘆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冥器，待殉葬也，願大王罷伐齊之師，更遣太宰嚭解冠肉袒，稽首謝罪於句踐，則國可安而身可保矣。」伯嚭從旁奏曰：「草野匹夫，妖言肆毀，合加誅戮。」公孫聖睜目大罵曰：「太宰，唐高言，食重祿，不思盡忠報主，專事諂諛，他日越兵滅吳，太宰獨能保其首領乎？」夫差大怒曰：「野人無識，一味亂言，不誅必然惑衆。」顧力士石番曰：「可取鐵鎚擊殺此賊。」聖乃仰天大呼曰：「皇天皇天，知我之冤，忠而獲罪，身死無辜，死後不願葬埋，願撇我在陽山之下，後作影響，以報大王也。」夫差已擊殺聖，使人投其屍於陽山之下，歎之曰：「豹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風揚汝骸，形銷影滅，何能爲聲響報我哉？」伯嚭捧觴趨進曰：「賀大王，妖孽已滅，願進一觴，兵便可發矣。」史臣有詩云：

「妖夢先機已兆凶，驕君尙戀伐齊功，吳廷多少文和武，誰似公孫肯盡忠。」

夫差自將中軍，太宰嚭爲副，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與師十萬同越。越兵三千浩浩蕩蕩，望山東一路進發。先遣人約會魯哀公，合兵攻齊。子胥於中途復命，稱病先歸，不肯從師。

却說齊將國書屯兵汶上，聞吳魯連兵來伐，聚集諸將商議迎敵。忽報「陳相國遣其弟陳逆來到。」國書同諸將迎入中軍，叩聞「子行，此來何意？」陳逆曰：「吳兵長驅已過，贏博國家安危在於呼吸，相國恐諸君不肯用力，遣小將至此督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軍中只許鳴鼓，不許鳴金。」諸將念曰：「吾等誓決一死敵。」國書傳令拔寨都起，往迎吳軍。至於艾陵，吳將胥門巢上軍先到，國書問：「誰人敢衝頭陣？」公孫揮欣然願往，率領本部車馬疾馳而出，胥門巢忽忙迎敵，兩下交鋒，約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國書一股銳氣，按納不住，自引中軍夾攻，軍中鼓聲如雷，胥門巢不能支，大敗而走。國書勝了一陣，意氣愈壯，令軍士臨陣，各帶長繩一條。曰：「吳俗斷髮，留以繩貫其首，一軍若狂，以爲吳兵，旦夕可掃也。」胥門巢引敗兵來見吳王，吳王大怒，欲斬巢以殉。巢奏曰：「臣初至不知虛實，是以偶挫，若再戰不勝，甘伏軍法。」伯嚭亦力爲勸解，夫差叱退，以大將展如代領其軍。適魯將叔孫州仇引兵來會，夫差賜以劍甲各一具，使爲向導，離艾陵五里下寨。國書使人下戰書，吳王批下來曰：決戰。

次早，兩下各排陣勢。夫差命叔孫州仇打第一陣，展如打第二陣，王子姑曹打第三陣，使胥門巢率越兵三千，往來誘敵。自與伯嚭引大軍屯於高阜，相機救援。留越將諸稽郢於身旁觀戰。

却說齊軍列陣方完，陳逆令諸將各具含玉，曰：「死卽入殮。」公孫夏、公孫揮，使軍中皆歌送葬之詞。誓曰：「生還者不爲烈丈夫也。」國書曰：「諸君以必死自勵，何患不勝乎？」兩陣對圓，胥門巢先來搦戰。國書謂公孫揮曰：「此汝手中敗將，可便擒之。」公孫揮奮戟而出，胥門巢便走。叔孫州仇引兵接住公孫揮，斃之。胥門巢復身又來。國書恐其夾攻，再使公孫夏出軍，胥門巢又走。公孫夏追之，吳陣上大將展如引吳便接住公孫夏，斃之。

殺，皆門裏又同車驚。倘得齊將高無平宗樓性起，一齊出陣，王子姑曹挺身獨戰二將，全無懼怯。兩軍各自奮鬥，殺傷相當。書見吳兵不退，親自執枹鳴鼓，悉起大軍前來助戰。

吳王在高阜處看得親切，見齊兵十分奮勇，吳兵漸漸失了便宜，乃命伯嚭引兵一萬，先去接應。國書見吳兵又至，正欲分軍迎敵，忽聞金鼓大震，鉦鐸皆鳴，齊人只道吳兵欲退，不防吳王夫差自引精兵三萬，分爲三股，反以鳴金爲號，從斜刺裏直衝齊陣，將齊兵隔絕三處。展如姑曹……等聞吳王親自臨陣，勇氣百倍，殺得齊軍七零八落。展如就陣上擒了公孫夏，胥門巢刺殺公孫揮於車中。夫差親射宗樓中之閭邱明，謂國書曰：「齊兵將盡矣！元帥可微服遁去，再作道理。」國書嘆曰：「吾以十萬強兵，敗於吳人之手，何面目還朝？」乃解甲冲入吳軍，爲亂軍所殺。閭邱明伏於草中，亦被魯將州仇搜獲。夫差大勝齊師，諸將獻功，共斬上將國書、公孫揮二人，生擒公孫夏、閭邱明二人，卽斬首訖。只單走了高無平、陳逆二人，其他擒斬不計其數。革車八百乘，盡爲吳所有。無得入者。夫差謂諸稽郢曰：「子觀吳兵強勇，視越何如？」稽郢首曰：「吳兵之強，天下莫當，何論弱越？」夫差大悅，重賞越兵，使諸稽郢先回報捷。齊簡公大驚，與陳恆、闕止商議，遣使大貢金幣，謝罪請和。夫差主張齊魯復修兄弟之好，各無侵害。二國俱聽命受盟。夫差乃凱歌而回。史臣有詩曰：

「艾陵白骨壘如山，盡道吳王奏凱還。壯氣一如吞宇宙，隱憂誰想伏吳關？」

夫差回至句曲新宮，見西施謂曰：「寡人使美人居此者，取相見之速耳。」西施拜賀且謝。時值新秋，梧陰正茂，涼風吹至。夫差與西施登台飲酒甚樂，至夜深，忽聞有衆小兒和歌之聲。夫差聽之，歌曰：

「梧葉冷，吳王醒未醒？梧葉秋，吳王愁更愁。」

夫差惡之，使人拘羣兒至宮，問：「此歌誰人所教？」羣兒曰：「有一緋衣童子，不知何來，教我爲歌。今不知何往矣。」夫差怒曰：「寡人天之所生，神之所使，有何愁哉？」欲誅衆小兒。西施力勸乃止。伯嚭進曰：「春至而

萬物喜，秋至而萬物悲，此天道也。大王悲喜與天同道，何所慮乎？夫差乃悅，在梧宮三日，即起駕還吳。

吳王升殿，百官迎賀，子胥亦到，獨無一言。夫差乃讓之曰：「子諫寡人，不當伐齊，今得勝而回，子獨無功，甯不自羞？」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天之將亡人國，先逢其小喜，而後授之以大憂，勝齊不過小喜也，臣恐大憂之即至也。」夫差慍曰：「久不見相國，耳邊頗覺清淨，今又來絮聒耶？」乃掩耳瞑目，坐於殿上，頃間忽睜眼直視久之，大叫：「怪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夫差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須臾四分而去，又見殿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諸卿曾見之否？」羣臣皆曰：「不見。」子胥奏曰：「四人相背而走，四方離散之象也；北向人殺南向人，爲下賊上，臣弑君。王不知儆省，必有身弑國亡之禍。」夫差怒曰：「汝言太不祥，孤所惡聞。」伯嚭曰：「四方離散，奔走吳庭，吳國伯王，將有伐周之事，此亦下賊其上，臣犯其君也。」夫差曰：「大宰之言，足啓心胸，相國毫矣，言不足採。」

過數日，越王句踐率羣臣親至吳邦來朝，并賀戰勝。吳廷諸臣俱有賄賂，伯嚭曰：「此奔走吳廷之應也。」吳王置酒於文臺之上，越王侍坐，諸大夫皆侍立於側。夫差曰：「寡人聞之，君不忘有功之臣，父不沒有功之子。今大宰嚭爲寡人治兵有功，吾將賞爲下卿。越王孝事寡人，始終不倦，吾將再增其國，以酬助我之功。於衆大夫之意如何？」羣臣皆曰：「大王賞功酬勞，此伯王之事也。」於是子胥伏地涕泣曰：「嗚呼哀哉！忠臣掩口，讒夫在側，邪說諛辭，以曲爲直，養亂畜奸，將滅吳國，廟社爲墟，殿生荆棘。」夫差大怒曰：「老賊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傾復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不忍加誅，令退自謀，無勞再見。」子胥曰：「老臣若不忠不信，不得爲王前之臣，譬如龍逢逢桀，比干逢紂，臣雖見誅，君亦隨滅，臣與王永辭，不復見矣。」遂趨出。吳王怒猶未息，伯嚭曰：「臣爲子胥使齊，以其子托於齊臣鮑氏，有叛吳之心，王其察之。」夫差乃使人賜子胥以「屬鏃」之劍，子胥接劍在手，嘆曰：「王無吾自裁也。」乃徒跣下階，立於中庭，仰天大呼曰：「天乎！天乎！昔先王不欲立汝，賴吾

力爭汝得嗣位吾爲汝被楚敗越威諸侯。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死。我今日死明日越兵至掘汝社稷矣。乃謂家人曰：「吾死後可抉吾之目懸於東門以觀越兵之入吳也。」言訖自刎其喉而絕。使者取劍還報述其臨終之囑。夫差往視其屍數之曰：「胥汝一死之後尙何知哉。」乃自斷其頭置於盤門城樓之上取其屍盛以鷓夷之器使人載去投於江中。謂曰：「日月炙汝骨魚鱉食汝肉汝骨變形灰復何所見。」屍入江中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蕩激崩岸土人懼乃私撈取埋之於吳山。——後世因改稱胥山今山有子胥廟——隴西居士有古風一篇云：

「將軍戶幼稱英雄，磊落雄才越千古；一旦蒙讒殺父兄，湘沅誓濟吞荆楚。貫弓亡命欲何之，滎陽睢水空棲遲。昭關鎖鑰愁無翼，鬢毛一夜成霜絲。浣女沉溪漁丈死，簫聲吹入吳人耳。「魚腸」一作合定君臣，復爲強兵進孫子，五戰長驅據楚宮。生王含淚逃雲中，掘墓鞭屍吐宿恨，精誠貫日生長虹。英雄再振匡吳業，夫椒一戰棲強越。釜中魚鼈宰夫手，縱虎歸山還自嚙。姑蘇台上西施笑，讒臣稱賀忠臣弔。可憐兩世輔吳功，到頭翻把「屬鏤」報。鷓夷激起錢塘潮，朝朝暮暮如呼號。吳越興衰成往事，忠魂千古恨難消。」

夫差既殺子胥，乃進伯嚭爲相國，欲增越之封地，句踐固辭乃止。於是句踐歸越，謀吳益急。夫差全不在念，意益驕恣，乃發卒數萬，築邗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使江淮水合，北達於沂，西達於濟。太子友知吳王復欲與中國會盟，欲切諫，恐觸怒，思以諷諫，感悟其父，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履俱濕。吳王怪而問之，友對曰：「孩兒適遊後園，聞秋蟬鳴於高樹，往而觀之，望見秋蟬趨風長鳴，自謂得所，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欲捕蟬而食之。螳螂一心只對秋蟬，不知黃雀徘徊綠陰，欲啄螳螂。黃雀一心只對螳螂，不知孩兒挾彈持弓，欲彈黃雀。孩兒一心只對黃雀，又不知傍有穴坎，失足墮陷，以此衣履俱沾濕，爲父王所笑。」吳王曰：「汝但貪前利，

不顧後患。天下之愚莫甚於此。友對曰：「天下之愚更有甚者。魯承周公之後，有孔子之教，不犯鄰國。齊無故謀伐之，以爲遂有魯矣。不知吳悉境內之士，暴師千里而攻之。吳國大敗，齊師以爲遂有齊矣。不知越王將選死士由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愚莫甚於此。」吳王怒曰：「此伍員之唾餘，久已厭聞。汝復拾之以撓我大計耶？再多言，非吾子也。」太子友悚然辭出。

夫差乃使太子友同王子地、王孫彌庸守國，親帥國中精兵，繇邠溝北下，會魯哀公於蒙。蒙，會衛出公於發陽，遂約諸侯大會於黃池，欲與晉爭盟主之位。越王句踐聞吳王已出境，乃與范蠡計議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人，從海道通江以襲吳。前隊疇無餘先及吳郊，王孫彌庸出戰，不數合，王子地引兵夾攻，疇無餘馬蹶被擒。次日，句踐大軍齊到，太子友欲堅守，王孫彌庸曰：「越人畏吳之心尚在，且遠來疲敝，再勝之必走，卽不勝，守猶未晚。」太子友惑其言，乃使爾庸出師迎敵，友繼其後。句踐親立於行陣，督兵交戰。陣方合，范蠡泄庸兩翼呼噪而至，勢如風雨。吳兵精勇慣戰者，俱隨吳王出征。其國中皆未教之卒，那越國是數年訓練就的精兵，弓弩劍戟十分勁利。——又范蠡泄庸俱是將，怎能抵當吳兵大敗。王孫彌庸爲泄庸所殺，太子友陷於越軍衝突不出，身中數箭，恐被執辱，自刎而亡。越兵直造城下，王子地把城門牢閉，率民夫上城把守。一面使人往吳王處告急。句踐乃留水軍屯於太湖，陸營屯於胥門之間，使范蠡焚姑蘇之台，火彌月不息，其餘艘大舟悉徙於湖中。吳兵不敢復出。

再話吳王夫差與魯衛二君同至黃池，使人請晉定公赴會。晉定公不敢不至。夫差使王孫駱與晉上卿趙鞅議載書名次之先後。趙鞅曰：「晉世主夏盟，又何讓焉？」王孫駱曰：「晉祖叔虞乃成王之弟，吳祖大伯乃武王之伯祖，尊卑隔絕數輩。——况晉雖主盟，會宋會虢已出楚下，今乃欲踞吳之上乎？」於是彼此爭論，連日不決。忽王子地密報至，言：「越兵入吳，殺太子焚姑蘇台，見今圍城，勢甚危急。」夫差大驚，伯嚭拔劍砍殺使者。夫差聞

曰：「爾使人何意？」伯嚭曰：「事之虛實，尙未可知；留使者洩漏其語，晉將乘危生事，大王安得晏然而歸乎？」夫差曰：「爾言是也。然吳晉爭長未定，又有此報，孤將不會而歸乎？抑曾而先晉乎？」王孫駱進曰：「二者俱不可不會而歸，人將窺我之意，若會而先晉，我之行止將聽命於晉，必求主曾，方保無虞。」夫差曰：「欲主曾計將安出？」王孫駱奏曰：「事在危急，請王鳴鼓挑戰，以奪晉人之氣。」夫差曰：「善。」是夜出令中夜士皆飽食，秣馬銜枚疾驅，去晉軍纔一里，結爲方陣，百人爲一行，一行建一大旗，百二十行爲一面，中軍皆白與白旗，白甲白羽之纓，一望之如白茅吐秀。吳王親自仗鉞，乘素旌中陣而立，左軍面左，亦百二十行，皆赤與赤旗，丹甲朱衣之纓，一望如血，太宰嚭主之。右軍面右，亦百二十行，皆黑與黑旗，玄甲烏羽之纓，一望如墨。王孫駱主之。帶甲之士，共三萬六千人。黎明陣定，吳王親執抱鳴鼓，軍中萬鼓皆鳴，鐘聲鐸聲，丁甯鏗于一時，齊扣三軍，譁吟響震天地。

晉軍大駭，不知其故，仍使大夫董褐至吳軍請命，夫差請對曰：「周生有言：命寡人主盟中夏，以縫諸姬之闕。今晉君逆命，爭長遷延不決，寡人恐煩使者往來，親聽命於藩籬之外，從與不從，決於此日。」董褐還報晉侯，魯衛二君皆在坐，董褐私謂趙鞅曰：「臣觀吳王口強而色慘，心中似有大憂，或者越人入其國都乎？若不許其先，必逞其毒於我。」然而不可徒讓也，必使之去，王號以爲名。」趙鞅言於晉侯，使董褐再入吳軍，致晉侯一命曰：「君以王命宣布於諸侯，寡君敢不敬奉。然上國以伯璜封，而號曰吳王，謂周室何？君若去王號而稱公，惟君所命。」夫差以其言爲正，乃斂兵就幕，與諸侯相見，稱吳公，先敵晉侯次之，魯衛以次受敵會畢，卽班師從江淮水路而回。

於途中連得告急之報，軍士已知家國被襲，心膽俱碎，又且遠行疲敝，皆無鬪志。吳王猶率衆與越相持，吳軍大敗。夫差懼謂伯嚭曰：「子言一越必不叛，一故聽之而歸，越王今日之事，子當爲我請成於越。不然，子

胥「屬鏤」之劍猶在常以屬子。伯嚭乃造越軍，稽首於越王，求救吳罪，其犒軍之禮，悉如越之昔日。范蠡曰：「吳王尚未可滅也，姑許成以爲太宰之惠，吳自今亦不振矣。」句踐乃許吳成，班師而歸。——此周敬王三十八年事也。

明年魯哀公狩於鉅野，叔孫氏家臣鉏商獲一獸，麇身牛尾，其角有肉，怪而殺之，以問孔子。孔子觀之，曰：「此麟也。」視其角，赤紱猶在，識其爲顏母昔日所繫。嘆曰：「吾道其終窮矣。」使弟子取而埋之。今鉅野城東故十里有土台，廣輪四十餘步，俗呼爲獲麟堆，卽麟葬處。孔子援琴作歌曰：

「明王作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於是取魯史，自魯隱公元年至哀公獲麟之歲——共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筆削而成春秋，與易、詩、書、禮、樂，號爲六經。

是年，齊右相陳恆知吳爲越所敗，外無強敵，內無強家，單單只碍一闕止，乃使其族人陳逆、陳豹……等攻殺闕止，魯簡公出奔，陳恆速而殺之，盡滅闕氏之黨，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陳恆獨相，孔子聞齊變，齋三日，沐浴而朝哀公，請兵伐齊，討陳恆弑君之罪。哀公使告三家，子子曰：「臣知有魯君，不知有三家。」陳恆亦懼諸侯之討，乃悉歸魯衛之侵地，北結好於晉之四卿，南行聘於吳越，復修陳桓子之政，散財輸粟以贍貧乏，國人悅服，乃漸除鮑晏高國諸家及公族子姓，而割國之大半爲己封邑，又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納於後房——不下百人——統其賓客出入不禁。生男子七十餘人，欲以自強其宗。齊都邑大夫宰，莫非陳氏。此是後話。

再說衛世子蒯聵在戚，其子出，公輒率國人拒之，大夫高柴諫不聽，蒯聵之姊嫁於大夫孔圉，生子曰孔悝，因爲大夫事出公執衛政。孔氏小臣曰渾良夫，身長而貌美，孔圉卒，良夫通於孔姬，孔姬使渾良夫往戚，問候其弟蒯聵，蒯聵握其手，言曰：「子能使我入國爲君，使子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渾良夫歸，言於孔姬，孔姬使良夫

以婦人之罪，往還饋遺，昏夜良夫與賊同爲婦裝，勇士石乞孟驥爲御，乘溫車，詭稱婢妾，潛入城中，匿於孔姬之室。孔姬曰：「國家之事，皆在吾兒，寧違今欲於公宮，俟其歸，當以威劫之事，乃有濟耳。」使石乞孟驥、渾良夫皆被甲懷劍，以俟伏擊於台上。

須臾，孔惺自朝帶醉而回，孔姬召而問曰：「父母之族，孰爲至親？」惺曰：「父則伯叔母則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旣知舅氏爲母至親，何故不納吾弟？」孔惺曰：「廢子立孫，此先君遺命，惺不敢違也。」遂起身如廁，孔姬石乞孟驥俟於廁外，俟惺出廁，左右幫定曰：「太子相召，」不由分說，擁之上台來見蒯瞶。孔姬已先在側，喝曰：「太子在此，孔惺如何不拜？」惺只得下拜。孔姬曰：「汝今日肯從舅氏否？」惺曰：「惟命。」孔姬乃殺緩，蒯瞶與惺歃血定盟，孔姬留石乞孟驥守惺於台上，而以惺命召聚家甲，使渾良夫帥之襲公宮。出公輒醉而欲寢，聞亂，使左右往召孔惺，左右曰：「爲亂者正孔惺也。」輒大驚，卽時取寶器駕輕車，出奔魯國。羣臣不願附蒯瞶者，皆四散逃竄。

仲子路爲孔惺家臣，時在城外，聞孔惺被劫，將入城來救。遇大夫高柴自城中出曰：「門已閉矣，政不在子，不必與其難也。」子路曰：「由已食孔氏之祿，敢坐視乎？」遂疾趨及門，門果閉矣。守門者公孫政謂子路曰：「君已出奔，子何入爲？」子路曰：「吾惡夫食人之祿，而避其難者，是以來也。」適有人自內而出，子路乘門開，遂入城，逕至台下大呼曰：「仲由在此，孔大夫可下台矣。」孔惺不敢應，子路欲取火焚臺，蒯瞶懼，使石乞孟驥二人持戈下臺來敵子路，子路仗劍來迎。無奈乞驥雙戟並舉，攢刺子路，又砍斷其冠纓，子路身負重傷，將死曰：「禮君子死不免冠。」乃整結其冠纓而死。

孔惺奉蒯瞶卽位，是爲莊公。立次子疾爲太子，以渾良夫爲卿。時孔子在衛，聞蒯瞶之亂，謂衆弟子曰：「柴也其歸乎？由也其死乎？」弟子問其故，孔子曰：「高柴知大義，必能自全；由好勇輕生，昧於取裁，其死必矣。」說

猶未了高柴果然奔歸師弟相見且悲且喜衛之使者接踵而至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獻奇味」孔子再拜而受啓視則肉醢孔子遽命覆之謂使者曰「得非吾弟子仲由之肉乎」使者驚曰「然也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非此衛君必不以見殯也」遂命弟子埋其醢痛哭曰「某嘗恐由不得其死今果然矣」使者辭去未幾孔子遂得疾不起——年七十有三歲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也——史臣有贊云：

「尼邱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收則行誅兩觀攝相夾——嘆鳳遼衰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弟子營葬于北阜之曲冢大一頃鳥雀不敢棲止其樹累朝封大成至聖文宣王今改爲大成至聖先師天下俱立文廟春秋二祭子孫世襲爲衍聖公不絕不在話下。

再說衛莊公崩饋疑孔悝爲出公輒之黨醉以酒而逐之孔悝奔宋莊公爲府藏俱空召渾良夫計議「用何計策可復得寶器」渾良夫密奏曰「亡君亦君之子也何不召之」不知莊公會召出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誅芊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話說衛莊公崩饋因府藏寶貨俱被出公輒取去謀於渾良夫良夫曰「太子疾與亡君皆君之子君何不擇嗣召之亡君若歸器可得也」有小豎聞其語私告於太子疾疾使壯士數人載緘從己乘間劫莊公使敵血立誓勿召亡君且必殺渾良夫莊公曰「勿召輒易耳業渾良夫有盟在前免其三死奈何」太子疾曰「請俟四罪然後殺之」莊公許諾。

未幾莊公新造虎幕召諸大夫落成渾良夫紫衣狐裘而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疾使力士牽良夫以退。

良夫曰：「臣何罪？」太子疾數之曰：「臣見君有常服，侍食必釋劍，爾紫衣，一罪也；狐裘二罪也；不釋劍三罪也。」良夫呼曰：「有盟免三死！」疾曰：「亡君以子拒父，大道不孝，汝欲召之，非四罪乎？」良夫不能答，俯首受刑。」他日，莊公夢厲鬼披髮北面而譟曰：「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莊公覺，使卜大夫胥彌赦占之，曰：「不害也。」既辭出，謂人曰：「冤鬼爲厲，身死國危，兆已見矣！」遂逃奔宋。

崩殯立二年，晉怒其不朝，上卿趙鞅帥師伐衛，衛人逐莊公，莊公奔戎國，戎人殺之，并殺太子疾。國人立公子般師，齊陳恆帥師救衛，執般師立公子起，衛大夫石圃逐起，復迎出公，輒爲君。輒既復國，逐石圃，諸大夫不睦於輒，逐輒降越，國人立公子默是爲悼公。自是衛臣服於晉國，益微弱，依趙氏。此段話攔過不提。

再說白公勝自歸楚國，每念鄭人殺父之仇，思以報之，只爲伍子胥是白公勝的恩人，子胥前已救鄭，況鄭服事昭王，不敢失禮，故勞苦不言。及昭王已薨，令尹子西司馬子期奉越女之子章即位，是爲惠王。白公勝自以故太子之後，冀子西召己同乘楚政，子西竟不召，又不加祿，心懷怏怏。及聞子胥已死，曰：「報鄭此其時矣！」使人請於子西曰：「鄭人肆毒於先太子，令尹所知也，父仇不報，無以爲人。令尹倘哀先太子之無辜，發一旅以聲鄭罪，勝願爲前驅，死無所恨！」子西辭曰：「新王方立，楚國未定，子姑待我。」

白公勝乃託言備吳，使心腹家臣石乞築練城兵，盛爲戰具，復請於子西，願以私卒爲先鋒，伐鄭。子西許之，尙未出師，晉趙鞅以兵伐鄭，鄭請救於楚。子西帥師救鄭，晉兵乃退。子西與鄭定盟，班師。白公怒曰：「不伐鄭而救鄭，令尹欺我甚矣，當先殺令尹，然後伐鄭。」召其宗人白善於澧陽，善曰：「從子而亂其國，則不忠於君，背子而發其私，則不仁於族。」遂棄祿，築圃灌園，終其身。楚人因名其圃曰：「白善將軍樂圃。」白公問白善不來，怒曰：「我無白善，遂不能殺令尹耶？」卽召石乞，誡曰：「令尹與司馬各用五百人，足以當之否？」石乞曰：「未足也。市南有勇士熊宜僚者，若得此人，可當五百人之用。」白公乃同石乞造於市南，見熊宜僚，宜僚大驚曰：「王

孫貴人，奈何屈身而至？白公曰：「某有事欲與子謀之。」遂告以殺子西之事。宣僚搖首曰：「令尹有功於國，而無仇於僚，僚不敢奉命。」白公怒，拔劍指其喉曰：「不從先殺汝。」宣僚面不改色，從容對曰：「殺一宜僚，如比螻蟻，何以怒爲？」白公乃投劍於地，嘆曰：「子真勇士，吾聊試之耳。」卽以車載回，禮爲上賓，飲食必共，出入必俱，宣僚感其恩，遂以身許。

白公及吳王夫差會黃池時，楚國畏吳之強，戒飭邊人，使修器械；白公勝託言吳兵將謀襲楚，乃反以兵襲吳邊境，頗有所掠，遂張大其功，只說：「大敗吳師，得其鎧仗兵器若干，祇親至楚庭獻捷，以張國威。」子西不知其詐，許之。白公悉出自己甲兵，裝作鹵獲百餘乘，親率壯士千人，押解入廟獻功。惠王登殿受捷，子西子期侍立於傍。白公勝參見已畢，惠王見階下立著兩籌好漢，全身披掛，問：「是何人？」勝答曰：「此乃臣部下將士石乞熊、宜僚，伐吳有功者。」遂以手招二人，二人舉步方欲升階，子期喝曰：「吾王御殿邊臣，只須在下叩頭，不得升階。」石乞熊、宜僚那肯聽從，大踏步登階。子期使侍衛阻之，熊、宜僚用手一拉，侍衛束倒西歪；二人逕入殿中，石乞熊拔劍來砍子西，宜僚拔劍來砍子期。白公大喝衆人：「何不齊上！」壯士千人，齊執兵器擁擁而登。白公幫住惠王，不許轉動。石乞熊生縛子西，百官皆驚；惟子期素有勇力，遂拔殿戟與宜僚交戰。宜僚乘劍前奪子期之戟，子期拾劍，以劈宜僚，中其左肩。宜僚亦刺中子期之腹。二人死命相持，不捨，攪做一團，死於殿庭。子西謂勝曰：「汝餽口吳邦，我念骨肉之親，召汝還國，封爲公爵，何負於汝而反耶？」勝曰：「鄭殺吾父，汝與鄭講和，汝卽鄭也。吾爲父報仇，豈顧私恩哉？」子西嘆曰：「悔不聽沈諸梁之言也。」白公勝手劍斬子西之頭，陳其屍於朝。石乞熊曰：「不弑王，事終不濟。」勝曰：「孺子者何罪，廢之可也。」乃拘惠王於高府，欲立王子啓爲王，啓固辭，遂殺之。石乞熊又勸勝自立，勝曰：「縣公尙衆，當悉召之。」乃屯兵於太廟。大夫管修率家甲生攻白公，戰三日，修衆敗被殺。國公陽乘間使人掘高府之牆爲小穴，夜潛入負惠王以出，匿於昭夫人之宮。

葉公沈諸梁聞變，悉起葉衆，星夜至楚，及郊，百姓遮道迎之。見葉公未會甲冑，訝曰：「公胡不賁國人望公之來，如赤子之望父母，萬一盜賊之矢傷害於公，民何望焉？」葉公乃披掛戴冑而進。將近都城，又遇一羣百姓前來迎接，見葉公戴冑，又訝曰：「公胡賁國人望公之來，如凶年之望穀米，若得見公之面，猶死而得生也。雖老稚誰不爲公致死力者，奈何掩蔽其面，使人懷疑，無所用乎？」葉公乃解冑而進。葉公知民心附己，乃建大旆於軍，箴尹固因白公之召，欲率僚屬入城，既見大旗上葉字，遂從葉公守城。兵民望見葉公來到，大開城門，以納其衆。葉公率國人攻白公勝於太廟，石乞兵敗，扶勝登車逃往龍山，欲適他國未定。葉公引兵追至，勝自縊而死。石乞埋屍於山後，葉公兵至，生擒石乞，問：「白公何在？」對曰：「已自盡矣！」又問：「屍在何處？」石乞堅不肯言。葉公命取鼎鑊，揚火沸湯，置於乞前，謂曰：「再不言，當烹汝！」石乞自解其衣，笑曰：「事成貴爲上卿，事不成則就烹，此乃理之當然也。吾豈肯賣屍骨以自免乎？」遂跳入鑊中，須臾糜爛，勝屍竟不知所在。石乞雖所從不正，亦好漢也。

葉公迎惠王復位。時陳國乘楚飢，以兵侵楚，葉公請於惠王，帥師伐陳滅之。以子西之子甯嗣爲令尹子期之子寬嗣爲司馬，自己告老歸葉。自此楚國危而復安。——此周敬王四十二年事也。

是年，越王句踐探聽得吳王自越兵退後，荒於酒色，不理朝政，况連歲凶荒，民心愁怨，乃復悉起境內士卒，大舉伐吳。方出郊，於路上見一大鼃，目睜腹脹，似有怒氣，句踐肅然憑軾而起。左右問曰：「君何敬？」句踐曰：「吾見怒鼃如欲鬪之士，是以敬之。」軍中皆曰：「吾王敬及怒鼃，吾等受數年教訓，豈反不如鼃乎？」於是交相勸勉，以必死爲志。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皆泣涕訣別，相語曰：「此行不滅吳，不復相見。」句踐復詔於軍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有父母無昆弟者，歸養，有疾病不能勝兵者，以告給醫藥糜粥。」軍中感越王愛才之德，歡聲如雷。行及江口，斬有罪者以申兵法，軍心肅然。吳王天濙聞越兵再至，亦悉

起士卒迎敵於江上，越軍屯於江南，吳兵屯於江北。越王將大軍分爲左右二陣，范蠡率右軍，文種率左軍，君子之卒六千人從越王爲中陣。

明日將戰於江，乃於黃昏左側令中軍銜枚溯江而上五里，以待吳兵，戒以夜半鳴鼓而進；復令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只等左軍接戰，右軍上前夾攻，各用大鼓，務使鼓聲震聞遠近。吳兵至夜半，忽聞鼓聲震天，知是越兵來襲，倉皇舉火，尙未看得明白，遠遠的鼓聲又起，兩軍相應，合圍攏來。夫差大驚，急傳令分軍迎戰，不期越王潛引私卒六千，金鼓不鳴於黑暗中，逕冲吳中軍。此時天色尙未明，但觀前後左右中央，盡是越軍，吳軍不能抵當，大敗而走。句踐率三軍緊緊追之，及於笠澤，復戰，吳師又敗。一連三戰，三北，名將王子姑曹胥門巢……等俱死。夫差連夜遁回，閉門自守。句踐從橫山進兵，卽今越來溪是也。——築一城於胥門之外，謂之越城，欲以困吳。越王圍吳多時，吳人大困，伯嚭託疾不出。夫差乃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望君王如會稽之赦罪。」句踐不忍其言，意欲許之。范蠡曰：「君王早朝晏罷，謀之至二十年，奈何垂成而棄之？」遂不准其行成。吳使往返七次，種蠡堅執不肯，遂鳴鼓攻城。吳人不能復戰，種蠡商議欲毀胥門而入。其夜望見吳南城上有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光射十里。越將士無不畏懼，暫且屯兵。至夜半，暴風從南門而起，夜雨如注，雷電轟擊，飛石揚沙，疾如弓弩。越兵遭者，不死卽傷，船索俱解，不能連屬。范蠡文種情急，乃肉袒冒雨遙望南門，稽顙謝罪。良久風息雨止，種蠡坐而假寐，以待天明。夢見子胥乘白馬素車而至，衣冠甚偉，儼如生時。開言曰：「吾前知越兵必至，故求置吾頭於東門，以觀汝之入吳；吳王置吾頭於南門，吾忠心未絕，不忍汝從吾頭下而入，故爲風雨以退汝軍。然越之有吳，此乃天定，吾安能止哉？汝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二人所夢皆同，乃告於越王，使士卒開渠自南而東，將及蛇匠二門之間，忽然太湖水發，自胥門洶湧而來，波濤衝擊，竟將

羅城蕩開一大穴，有縛紆無數，逐濤而入。范蠡曰：「此子胥爲我開道也。」遂驅兵入城。其後因穴爲門，名曰縛紆門。因水多葑草，又名葑門，其水名葑溪。——此乃子胥顯靈古跡也。

夫差聞越兵入城，伯嚭已降，遂同王孫駘及其三子，奔於陽山。晝馳夜走，腹餒口飢，目視昏眩，左右探得生稻，剝之以進，吳王嚼之，伏地掬飲溝中之水。問左右曰：「所食者何物也？」左右對曰：「生稻。」夫差曰：「此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章皇』也。」王孫駘曰：「飽食而去，前有深谷，可以暫避。」夫差曰：「妖夢已准，死在旦夕，暫避何爲？」乃止於陽山，謂王孫駘曰：「吾前戮公孫聖，投於此山之巔，不知尚有靈響否？」駘曰：「王試呼之。」夫差乃大呼曰：「公孫聖！」山中亦應曰：「公孫聖！」——三呼而三應。夫差心中恐懼，乃遷於干隧，句踐率千人追至，圍之數重。夫差作書繫於矢上，射入越軍，軍人拾取呈上，種蠡二人同啓，視其詞曰：「吾聞『狡兔死而良犬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大夫何不存吳一綫，以自爲餘地？」文種亦作書繫矢而答之曰：「吳有大過者六：戮忠臣伍子胥，大過一也；以直言殺公孫聖，大過二也；太宰嚭佞而聽用之，大過三也；齊晉無罪，數伐其國，大過四也；吳越同壤而侵伐，大過五也；越親戕吳之前王，不知報仇，而縱敵貽患，大過六也；有此六大過，欲免於亡得乎？」——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今天以吳賜越，越其敢違天之命？」夫差得書，讀至第六款大過，垂淚曰：「寡人不誅句踐，忘先王之仇，爲不孝之子，此天之所以棄吳也。」王孫駘曰：「臣請再見越王，而哀懇。」夫差曰：「寡人不願復國，若許爲附庸，世世事越，固所願矣。」略至越軍，種蠡拒之，不得入。句踐望見吳使者泣涕而去，意頗憐之。使人謂吳王曰：「寡人念君昔日之情，請置君於甬東，給夫婦五百家，以終王之世。」夫差含淚而對曰：「君王幸赦吳，吳亦君之外府也，若覆社稷，廢宗廟，而以五百家爲臣，孤老矣，不能從編氓之列，孤有死耳。」

越使者去，夫差猶未肯自裁。句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執而誅之？」種蠡對曰：「人臣不敢加誅於君，願

主公自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稽。句踐乃仗步光之劍，立於軍前；使人告吳王曰：「世無萬歲之君，總之一死，何必使吾師加刃於王耶？」夫差乃太息數聲，四顧而望，泣曰：「吾殺忠臣子胥，公孫聖，今自殺晚矣。」謂左右曰：「使死者有知，無面目見子胥、公孫聖於地下，必重羅三幅以掩吾面。」言罷，拔佩劍自刎。王孫駱解衣以覆吳王之屍，卽以組帶自縊於傍。句踐命以侯禮葬於陽山，使軍士每人負土一簣，須臾遂成大家。流其三子於龍尾山，後人名其里爲吳山里。詩人張羽有詩嘆云：

「荒台獨上故城頭，
疊路淒涼草木悲。
廢墓已無金虎臥，
壞牆時有夜烏啼。
採香徑斷來麋鹿，
響屧廊空變黍離。
欲弔伍員何處所，
淡烟斜月不堪題。」

楊誠齋蘇台弔古詩云：

「齊天四塔雲中出，
隔水諸峯雪後新。
道是遠瞻三百里，
如何不見六千人？」

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吳王恃霸逞雄才，
貪向姑蘇醉綠醅。
不觀山塘江上月，
一宵西送越兵來。」

元人陸陸刺詩云：

「閨門楊柳自春風，
水殿幽花泣露紅。
飛絮年年滿城郭，
行人不見館娃宮。」

唐人陸龜蒙咏西施云：

「半夜娃宮作戰場，
血腥尙雜宴時香。
西施不及燒殘蠟，
猶爲君王泣數行。」

再說越王入姑蘇城，據吳王之宮，百官稱賀。伯嚭亦在其列，恃其舊日周旋之恩，而有德色。句踐謂曰：「子，吳太宰也，寡人敢相屈乎？汝君在陽山，何不從之？」伯嚭慚而退。句踐使力士執而殺之，滅其家，曰：「吾以報子胥之忠也。」

句踐撫定吳民，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宋魯諸侯會於舒州，使人致貢於周。時周敬王已崩，太子名仁，嗣位是爲元王。元王使人賜句踐袞冕，圭璧彤弓，弧矢，命爲東方之伯。句踐受命，諸侯悉遣人致賀，其時楚滅陳，國懼越兵威，亦遣使修聘。句踐割淮上之地以與楚，割泗水之東地方百里以與魯，以吳所侵宋地歸宋。諸侯悅服，尊越爲霸。越王還吳國，遣人築賀台於會稽，以蓋昔日被棲之恥，置酒吳宮文臺之上，與羣臣爲樂。命樂工作伐吳之曲，樂師引琴而鼓之，其詞曰：

「吾王神武蓄兵威，欲誅無道當何時？大夫種蠡前致詞：『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又何須？』良臣集謀迎天禱，一戰開疆千里餘；恢恢功業勤常藝，賞無所吝罰不違。君臣同樂酒盈卮。」

臺上羣臣大悅而笑，惟句踐面無喜色。范蠡私嘆曰：「越王不欲功歸臣下，疑忌之端已見矣。」次日，入辭越王曰：「臣聞『主辱臣死』。向者大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欲隱忍成越之功也。今吳已滅矣，大王倘免臣會稽之誅，願乞骸骨，老於江湖。」越王惻然，泣下沾衣，言曰：「寡人賴子之力，以有今日，方思圖報，奈何棄寡人而去乎？留則與子共國，去則妻子爲戮。」蠡曰：「臣則宜死，妻子何罪？死生惟王臣不顧矣！」是夜，乘扁舟出齊女門，涉三江入五湖。——至今齊門外有地名蠡口，卽范蠡涉三江之道也。

次日，越王使人召范蠡，蠡已行矣。越王愀然變色，謂文種曰：「蠡可追乎？」文種曰：「蠡有鬼神不測之機，不可追也。」種既出，有人持書一封投之，種啓視，乃范蠡親筆，其書曰：

「子不記吳王之言也，『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忍辱効功，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今不去，禍必不免！」

文種看罷，欲召送書之人，已不知何往矣。種快快不樂，然猶未深信其言，嘆曰：「少伯何慮之過乎？」

過數日，句踐班師回越，攜西施以歸。越夫人潛使人引出，負以大石，沉於江中。曰：「此亡國之物，留之何爲？」

「後人不知其事訛傳。范蠡載入五湖，遂有一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誤君王」之句。按范蠡扁舟獨往，妻子且棄之，况吳宮寵妃，何敢私載乎？又有言范蠡恐越王復迷其色，乃以計沉之於江，此亦謬也。雜隱有詩辨西施之冤云：

「家國興亡自有時，時人何苦咎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再說越王念范蠡之功，收其妻子，封以百里之地，復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座側，如蠡之生也。

却說范蠡自五湖入海，忽一日使人取妻子去，遂入齊，改名曰鴟夷之皮，仕齊爲上卿。未幾，棄官隱於陶山，畜五牝，生息獲利千金，自號曰陶朱公。人所傳致富奇書，云是陶朱公之遺術也。——其後吳人祀范蠡於吳江，與晉張翰、唐陸龜蒙爲「三高祠」。宋人劉寅有詩云：

「人謂吳癡信不虛，建崇越相果何如？千年亡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

句踐不行滅吳之賞，無尺寸地分授，與舊臣疎遠，相見益稀。計倪倖狂辭職，夷庸……等亦告老。文種心念范蠡之言，稱疾不朝。越王左右有不悅文種者，譖於王曰：「種自以功大賞薄，心懷怨望，故不朝耳。」越王素知文種之才能，以爲滅吳之後，無所用之，恐其且爲亂，無人可制，欲除之，又無其名，其時魯哀公與季孟仲三家有隙，欲借越兵伐魯，以除去三家，乃借朝越爲名，來至越國。句踐心慮文種，故不爲發兵，哀公遂死於越。

再說越王忽一日往視文種之疾，種爲病狀，強迎王入，王乃解劍而坐，謂曰：「寡人聞之，志士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道之不行。」子有七術，寡人行其三，而吳已破滅，尚餘四術，安所用之？」種對曰：「臣不知所用也。」越王曰：「願以四術爲我謀，吳之前人於地下可乎？」言畢，卽升輿而去，遺下佩劍於坐，種取視之，劍室有一屬鏤二字，卽夫差賜子胥自剄之劍也。種仰天嘆曰：「古人云：『大德不報，』吾不聽范少伯之言，乃爲越王所戮，豈非愚哉！」復自笑曰：「百世而下，論者必以吾配子胥，亦復何恨？」遂復伏劍而死。越王知種死，乃大喜。

葬種於臥龍山，後人因名其山曰種山。葬一年，海水大發，穿山脅，豕忽崩裂，有人見子胥同文種前後逐浪而去。今錢塘江上海潮重疊，前爲子胥，後乃文種也。鬻翁有文種贊曰：

「忠哉文種，治國之傑，三術亡吳，一身殉越。」

不共蠶行，甯同胥滅，千載生氣，海潮疊疊。」

句踐在位二十七年而薨，周元王之七年也。其後子孫世稱爲霸。

話分兩頭，却說晉國六卿自范中行，二氏滅後，止存智趙魏韓四卿。智氏荀氏因與范氏同出於荀，欲別其族，乃循智營之舊，改稱智氏。時智瑤爲政，號爲智伯，四家聞田氏弑君專國，諸侯莫討，於是私自立議，各擇便據地以爲封邑。晉出公之地，反少於四卿，無可奈何！

就中單表趙簡子名鞅，有子數人，長子名伯魯，其最幼者名無卹，乃賤婢所生。有善人相者，姓姑布，名子卿，至於晉鞅，召諸子使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鞅嘆曰：「趙氏其滅矣！」子卿曰：「吾來時遇一少年在途，相從者皆君府中人，此得非君之子耶？」鞅曰：「此吾幼子無卹，所出甚賤，豈足道哉？」子卿曰：「天之所廢，雖貴必賤，天之所興，雖賤必貴。此子骨相似異諸公子，吾未得詳視也，君可召之。」鞅使人召無卹，至，子卿望見遽起，拱立曰：「此真將軍矣！」鞅笑而不答。

他日悉召諸子叩其學問，無卹有問必答，條理分明。鞅始知其賢，乃廢伯魯而立無卹爲適子。

一日，智伯怒鄭之不朝，欲同趙鞅伐鄭。鞅偶患疾，使無卹代將以往。智伯以酒灌無卹，無卹不能飲，智伯醉而怒，以酒罍投無卹之面，面傷出血。趙氏將士俱怒，欲攻智伯。無卹曰：「此小恥，吾姑忍之。」智伯班師回晉，反言無卹之過，欲鞅廢之。鞅不從——無卹自此與智伯有隙。趙鞅病篤，謂無卹曰：「異日晉國有難，惟晉陽可恃，汝可識之。」言畢遂卒。無卹代立，是爲趙襄子——此乃周貞定王十一年之事——時晉出公憤四卿之專，密

使人乞兵於齊魯，請伐四卿。齊田氏、魯三家，反以其謀告於智伯。智伯大怒，同韓康子、虎、魏桓子、駒、趙襄子，無帥同四家之衆，又伐出公。出公奔於齊。智伯立昭公之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自此晉之大權盡歸於智伯。瑤遂有代晉之志，召集家臣商議。

畢竟智伯成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

話說智伯名瑤，乃智武子躒之孫，智宣子徐吾之子。徐吾欲建嗣，謀於族人曰：「吾欲立瑤，何如？」智果曰：「不如宵也。」徐吾曰：「宵才智皆遜於瑤，不如立瑤。」智果曰：「瑤有五長過人，惟一短耳。美鬚長大過人，善射，御過人，多技藝，過人，強殺果敢過人，智巧便給過人——然而貪殘不仁，是其一短。以五長凌人，而濟之以不仁，誰能容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徐吾不以為然，竟立瑤爲適子。智果嘆曰：「吾不別族，懼其隨波而溺也。」乃私謁太史，求改氏譜，自稱輔氏。

及徐吾卒，瑤嗣位，獨專晉政。內有智開，智國……等肺腑之親，外有絺疵、豫讓……等忠謀之士，權尊勢重，遂有代晉之志。召諸臣密議其事。謀士絺疵進曰：「四卿位均力敵，一家先發，三家拒之；今欲謀晉室，先削三家之勢。」智伯曰：「削之何道？」絺疵曰：「今越國方盛，晉失主盟，主公託言與兵，與越爭霸，假傳晉侯之命，令韓趙魏三家各獻地百里，率其賦以爲軍資；三家若從命割地，我坐而增三百里之封，智氏益強，而三家日削矣。有不從者，矯晉侯之命，率大軍先除滅之。」此「食果去皮」之法也。智伯曰：「此計甚妙。」但三家先從，那家割地？」絺疵曰：「智氏陸於韓魏，而與趙有隙，宜先韓次魏，韓魏既從，趙不能獨異也。」智伯卽遣智開至韓虎府中，虎延入中堂，叩其來意。智開曰：「吾兄奉晉侯之命，治兵伐越，令三家各割地百里，入於公家，取其

賦以充公用。吾兄命某致意，願乞地界回復。」韓虎曰：「子且暫回，某來日即當報命。」智開去，韓庶子虎召集羣下謀曰：「智瑤欲挾晉侯以弱三家，故請割地爲名，吾欲興兵先除此賊，卿等以爲何如？」謀士段規曰：「智伯貪而無厭，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將借以罪我，不如與之，彼得吾地，必又求之於趙魏。趙魏不從，必相攻擊，吾得安坐而觀其勝負。」韓虎然之。

次日，令段規畫出地界百里之圖，親自進於智伯。智伯大喜，設宴於藍臺之上，以款韓虎。飲酒中間，智伯命左右取畫一軸，置於几上，同虎觀之，乃魯卞莊子刺三虎之圖。上有題贊云：

「三虎啖羊，勢在必爭，其鬪可俟，其倦可乘，一舉兼收，卞莊之能。」

智伯戲謂韓虎曰：「某嘗稽諸史冊，列國中與足下同名者，齊有高虎，鄭有罕虎，今與足下而三矣。」時段規侍側，進曰：「禮不呼名，懼觸諱也。君之戲吾主，毋乃甚乎？」段規生得身材矮小，立於智伯之傍，纔及乳下。智伯以手拍其頂曰：「小兒何知，亦來饒舌！三虎所啖之餘，得非汝耶？」言畢，拍手大笑。段規不敢對，以目視韓虎。虎佯醉閉目，應曰：「智伯之言是也。」即時辭去。

智國聞之，諫曰：「主公戲其君而侮其臣，韓氏之恨必深，若不備之，禍且至矣。」智伯嘆曰：「我不禍人足矣，誰敢與禍於我？」智國曰：「蚋蟻蜂蠶，猶能害人，况君相乎？主公不備，異日悔之何及？」智伯曰：「吾將教卞莊子一舉刺三虎，蚋蟻蜂蠶我何患哉！」智國嘆息而出。史臣有詩云：

「智伯分明井底蛙，眼中不復置三家。宗英卒進興亡計，避害誰如輔果嘉！」

次日，智伯再遣智開求地於魏桓子駒。駒欲拒之，謀臣任章曰：「若求地而與之，失地者必懼，得地者必驕；驕則輕敵，懼則相親。以相親之衆，待輕敵之人，智氏之亡可待矣。」魏駒曰：「善。」亦以萬家之邑獻之。智伯乃遣其兄智武，求蔡皇狼之地於趙氏。趙襄子無卹，銜其舊恨，怒曰：「土地乃先世所傳，安敢棄之？韓魏有地自予，

遣其兄智，求蔡羣辰之地於趙氏。趙襄子無卹，荷其舊恨，怒曰：「土地乃先世所傳，安敢棄之？韓魏有地，自予吾不能媚人也！」智宵回報，智伯大怒，盡出智氏之甲，使人邀韓魏二家，共攻趙氏，約以滅趙氏之日，三分其地。韓虎、魏駒一來懼，伯之強，二來貪趙氏之地，各引一軍從智伯征進。智伯自將中軍，韓軍在右，魏軍在左，殺奔趙府中，欲擒趙無卹。趙氏謀臣張孟談預知兵到，奔告無卹，曰：「寡不敵衆，主公速宜逃難！」無卹曰：「逃在何處方好？」張孟談曰：「莫如晉陽。昔董安于曾築公宮於城內，又經尹鐸經理一番，百姓受尹鐸數十年寬恤之恩，必能効死。先君臨終有言：『異日國家有變，必往晉陽。』」主公宜速行，不可遲疑！」無卹即率家臣張孟談、高赫等，望晉陽疾走。智伯勒二家之兵，以追無卹。

却說無卹有家臣原過，行遲落後，於中途遇一神人，半雲半霧，惟見上截金冠錦袍，面貌亦不甚分明。以青竹二節授之，囑曰：「爲我致趙無卹。」原過追上無卹，告以所見，以竹管呈之。無卹親剖其竹，竹中有朱書二行：「告趙無卹，余霍山之神也。奉上帝命三月丙戌，使汝滅智氏。」無卹令祕其事，行至晉陽，晉陽百姓感尹鐸仁德，攜老扶幼迎接入城，駐紮公宮。無卹見百姓親附，又見晉陽城堞高固，倉廩充實，心中稍安。即時曉諭百姓，登城守望，點閱軍器，戈戟鈍敝，箭不滿千，愀然不樂。謂張孟談曰：「守城之器莫利於矢，今箭不過數百，不勾分給奈何？」孟談曰：「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牆垣皆以荻蒿、楷楚聚而築之，主公何不發其牆垣以驗虛實？」無卹使人發其牆垣，果然都是箭幹之料。無卹曰：「箭已足矣，奈無金以鑄兵器何？」孟談曰：「聞董安于建宮之時，堂室皆練精銅爲柱，瀉而用之，鑄兵有餘也。」無卹再發其柱，純是練過的精銅，即使冶工碎柱，鑄爲劍戟刀槍，無不精利。人情益安。無卹嘆曰：「甚哉治國之需賢臣也！得董安于而器用備，得尹鐸而民心歸，大祚趙氏，其未艾乎！」

再說智韓魏三家兵到，分作三大營，連絡而居，把晉陽圍得鐵桶相似。晉陽百姓，情願出戰者甚衆，齊赴公宮請令。無卹召張孟談商之，孟談曰：「彼衆我寡，戰未必勝，不如深溝高壘，堅閉不出，以待其變。韓魏無仇於趙，

特爲智伯所迫耳。兩家割地亦非心願。雖同兵而實不同心。不出數月。必有自相疑猜之事。安能久乎。一語卽納其言。親自撫諭百姓。示以協力固守之意。軍民互相勸勉。雖婦女童稚。亦皆欣然。願效死力。有敵兵近城。輒以強弩射之。

三家圍困黃餘。不肯攻。智伯乘小車周行城外。嘆曰：「此城如盤魏。安可破哉。」正懷悶間。行至一山。見山下泉流萬道。滾滾望東而逝。招土人問之。答曰：「此山名曰龍山。山腹有巨石如甕。故又名懸甕。山晉水東流。與汾水合。此山乃發源之處也。」智伯曰：「離城幾何里？」土人曰：「自此至城百門可十里之遙。」智伯登山以望晉水。復遠城東北相度了良久。忽然省悟曰：「吾得破城之策矣。」卽時回寨請韓魏二家計議。欲引水灌城。韓虎曰：「晉水東流。安能決之使西乎？」智伯曰：「吾非引晉水也。晉水發源於龍山。其流如注。若於龍山高阜處掘成大渠。預爲蓄水之地。然後將晉水上流壩斷。使水不歸於晉川。勢必盡注新渠。方今春雨將降。山水必大發。俟水至之日。決隄灌城。城中之人皆爲魚鼈矣。」韓魏齊聲贊曰：「此計妙哉！」智伯曰：「今日便須派定路數。各司其事。」韓公把守東路。魏公把守南路。須早夜用心。以防奔突。某將大營移屯龍山。兼守西北二路。專督開渠鑿隄之事。」韓魏領命辭去。

智伯傳下號令。多備鐵插鑿渠於晉水之北。次將各處泉流下瀉之道。盡皆壩斷。後於渠之左右。築起高隄。凡山均洩水之處。都有隄壩。那泉源泛溢。奔激無歸。只得望北而走。盡注新渠。却將鐵枋閘板。漸次增添。截住水口。其水便有留而無去。有增而無減了。——今晉水北流一支名智伯渠。卽當日所鑿也。——一月之後。果然春兩大降。山水驟漲。渠高頓與隄平。智伯使人決開北面。其水從北溢出。竟灌入晉陽城來。有詩爲證：

「向聞洪水汨山陵。復見壅泉灌晉城。能令陽侯添膽大。便教神禹也心驚。」

時城中雖被圍困。百姓向來富庶。不苦凍餒。况城基築得十分堅厚。雖經水浸。並無剝損。過數日。水勢愈高。

漸漸灌入城中；房屋不是倒塌，便是淹沒。百姓無地可棲，無竈可爨，皆構巢而居，懸釜而炊；公宮雖有高臺，無卹不敢安居，與張孟談不時乘竹筏，周視城垣。但見城外水聲淙淙，一望江湖，有排山倒峽之勢，再加四五尺，便冒過城頭了。無卹心下暗暗驚恐，且喜守城軍民，晝夜巡警，未嘗懈怠，百姓皆以死自誓，更無二心。無卹嘆曰：「今日方知尹鐸之功矣！」乃私謂張孟談曰：「民心雖未變，而水勢不退，倘山水再漲，圍城皆爲魚鼈。將若之何？」
靈山神其欺我乎？」孟談曰：「韓魏獻地，未必甘心。今日從兵迫於勢耳。臣請今夜潛出城外，說韓魏之君，反攻智伯，方脫此患。」無卹曰：「兵圍水困，雖插翅亦不能飛也。」孟談曰：「臣自有計，吾主不必憂慮。主公但令諸將多造船筏，利兵器，倘徼天之幸，臣說得行，智伯之頭，指日可取矣。」無卹許之。

孟談知韓康子屯兵於東門，乃假扮智伯軍士，於昏夜越城而出，逕奔韓家大寨，只說：「智元帥有機密事，差某面稟。」韓虎正坐帳中，使人召入，其時軍中嚴緊，凡進見之人，俱搜檢乾淨，方纔放進。張孟談既與軍士一殺打扮，身邊又無夾帶，並不疑心。孟談既見韓虎，乞屏左右，虎命從人閃開，叩其所以。孟談曰：「某非軍士，實乃趙氏之臣，張孟談也。吾主被圍日久，亡在旦夕，恐一旦身死家滅，無由布其腹心，故特遣臣假作軍士，潛夜至此，求見將軍，有言相告。將軍容臣進言，臣敢開口，如不然，臣請死於將軍之前。」韓虎曰：「汝有話，但說，有理則從。」孟談曰：「昔日六卿和睦，同執晉政，自范氏中行氏，不得衆心，自取覆滅。今存者，惟智韓魏趙四家耳。智伯無於欲奪趙氏蔡臯狼之地，吾主念先世之遺，不忍遽割，未有得罪於智伯也。智伯自恃其強，糾合韓魏，欲攻滅趙氏，趙氏亡，則禍必次及於韓魏矣。」韓虎沉吟未答。孟談又曰：「今日韓魏所以從智伯而攻趙者，指望城下之日，三分趙氏之地耳。夫韓魏不嘗割萬家之邑，以獻智伯乎？世傳疆宇，彼尙垂涎而奪之，未聞韓魏敢出一語相抗也。况他人之地，哉趙氏滅，智氏益強，韓魏能引今日之勞，與之爭厚薄乎？即使今日三分趙地，能保智氏異日之不復請乎？將軍請細思之。」韓虎曰：「子之意欲如何？」孟談曰：「依臣愚見，莫若與吾主私和，反攻智伯。」

尚之得地，而智氏之地多倍於趙。且以除異日之患，世爲唇齒，豈不美哉？豈不美哉？」韓虎曰：「子言亦以有理，侯吾與魏家計議，子且去，三日後來取回復。」孟談曰：「臣萬死一生，此來幸同容易，軍中耳目，難保不洩。願暫至十三日，以待尊命。」

韓虎使人密召段規，告以孟談所言。段規受智伯之侮，懷恨未忘，遂深贊孟談之謀。韓虎使孟談與段規相見，段規留孟談同幕而居，二人深相結納。

次日，段規奉韓虎之命，親往魏桓子營中，密告以：「趙氏有人，到軍中講話，如此恚殺……吾主不敢擅便，請將軍裁決。」魏駒曰：「狂賊悖慢，吾亦恨之。」但恐縛虎不成，反爲所噬耳。」段規曰：「智伯不能相容，勞所必然，與其悔於後日，不如斷與今日。趙氏將亡，韓魏存之，其德我必深，不猶愈與兇人共事乎？」魏駒曰：「此事當熟思而行，不可造次。」段規辭去。

到第二日，智伯親自行水，遂治酒於懸甕山，邀請韓魏二將軍，同視水勢。飲酒中間，智伯喜形於色，遙指着晉陽城謂韓魏曰：「城不沒者，僅三板矣。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晉國之盛，表裏山河，汾澮晉絳，皆號巨川，以吾觀之，水不足恃，適足速亡耳。」魏駒私以肘撐韓虎，韓虎蹠魏駒之足，二人相視，皆有懼色。須臾席散，辭別而去。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二家，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臣未察其言，已觀其色。」主公與二家約滅趙之日，三分其地，今趙城旦夕必破，二家無得地之喜，而有慮患之色，是以知必反也。」智伯曰：「吾與二氏方歡然同事，彼何慮焉？」絺疵曰：「主公言：『水不足恃，適速其亡。』夫晉水可以灌晉陽，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主公言及晉陽之水，二君安得不慮乎？」

至第三日，韓虎魏駒亦移酒於智伯營中，答其昨日之情。智伯舉觴未飲，謂韓虎曰：「瑤素負直性，能吐不能茹，昨有人言二位將軍有中變之意，不知果否？」韓虎魏駒齊聲答曰：「元帥信乎？」智伯曰：「吾若信之，豈

肯面詢於將軍哉？韓虎曰：「聞趙氏大出金帛，欲離回吾三人，此必讒臣受趙氏之私，使元帥疑我等因而懈於攻圍，庶幾脫禍耳。」魏駒亦曰：「此言甚當，不然城破在邇，誰不願剖分其土地，乃舍此目前必獲之利，而蹈不可測之禍乎？」智伯笑曰：「吾亦知二位必無此心，乃絺疵之過慮也。」韓虎曰：「元帥今日雖然不信，恐早晚復有言者，使吾兩人忠心無以自明，甯不墮讒臣之計乎？」智伯以酒酌地曰：「今後彼此相猜，有如此酒！」虎駒拱手稱謝。

是日飲酒倍歡，將晚而散，絺疵隨後入見智伯曰：「主公奈何以臣之言，洩於二君耶？」智伯曰：「汝又何知之？」絺疵曰：「適臣遇二君於轅門，二君端目視臣，已而疾走，彼謂臣已知其情，有懼臣之心，故遑遽如此。」智伯笑曰：「吾與二子酌酒爲誓，各不相猜，子勿妄言自傷和氣。」絺疵退而嘆曰：「智氏之命不長矣！」乃詐言暴得寒疾，求醫治療，遂逃奔秦國去訖，髯翁有詩咏絺疵云：

「韓魏離心已見端，絺疵遠識詎能瞞。一朝托疾飄然去，明月清風到處安。」

再講韓虎魏駒從智伯營中歸去，路上二君定計與張孟談歃血訂約，期於明日夜半決隄洩水，「你家只看水退爲信，便引城內軍士殺將出來，共擒智伯。」孟談領命入城，報知無卹，無卹大喜，暗暗傳令結束停當，等待接應。

至期，韓虎魏駒暗地使人襲殺守隄軍士，於四面掘開水口，水從西決，反灌入智伯之寨。軍中驚亂，一片聲喊起，智伯從睡夢中驚醒起來，水已及於臥榻，衣被俱濕，還認道：「巡視疎虞，偶然隄漏，急喚左右快去救水塞隄。」須臾水勢益大，却得智國豫讓率領水軍駕筏相迎，扶入舟中，回視本營波濤滾滾，營壘俱陷，軍糧器械飄蕩一空，營中軍士盡從水中浮沉掙命，智伯正在悽慘，忽聞鼓聲大震，韓魏二家之兵各乘小舟，趁着水勢殺來，將智家軍亂砍，口中只叫：「拿智瑤來獻者重賞！」智伯嘆曰：「吾不信絺疵之言，果中其詐！」豫讓曰：「事已急矣！」

主公可從山後逃匿，奔入秦邦，請兵臣當以死拒敵。」智伯從其言，遂與智國棹小舟，轉出山背，誰知趙襄子也料智伯逃奔秦國，却遣張孟談從韓魏二家，追逐智軍，自引一隊伏於龍山之後，湊巧相遇。無卹親縛智伯，數其罪，斬之。智國投水溺死。

豫讓鼓勵殘兵，奮勇迎戰，爭奈寡不敵衆，手下漸漸解散。及聞智伯已擒，遂變服逃往石室山中。智氏一軍盡沒，無卹查是日，正三月丙戌日也。天神所賜竹書，其言驗矣。

三家收兵在於一處，將各路壩閘，盡行拆毀，水復東行，歸於晉川。晉陽城中之水，方纔盡退。無卹安撫居民已畢，謂韓魏曰：「某賴二公之力，保全殘城，實出望外。然智伯雖死，其族尚存，草草留根，終爲後患。」韓魏曰：「當盡滅其宗，以洩吾等之恨。」無卹卽同韓魏回至絳州，誣智氏以叛逆之罪，圍其家，無男女老少長，盡行屠戮，宗族俱盡。惟智果已出姓爲輔氏，得免於難，到此方知果之先見矣。

韓魏所獻地，各自收回，又將智氏食邑三分均分，無一民尺土入於公家。此周貞定王十六年事也。

無卹論晉陽之功，左右皆推張孟談爲首，無卹獨以高赫爲第一。孟談曰：「高赫在圍城之中，不聞畫一策，效一勞，而乃居首功，受上賞，臣竊不解。」無卹曰：「吾在厄困中，衆俱慌錯，惟高赫舉動敬謹，不失君臣之禮。夫功在一時，禮垂萬世，受上賞不亦宜乎？」孟談愧服。無卹感山神之靈，爲之立祠於霍山，使原過世守其祀。又憾智伯不已，漆其頭顱爲洩便之器。

豫讓在石室山中，聞知其事，涕泣曰：「士爲知己者死。」吾受智氏厚恩，今國亡族滅，辱及遺骸，吾偷生於世，何以爲人？乃更姓名，詐爲囚徒服役者，挾利匕首，潛入趙氏內廊之中，欲候無卹如廁，乘間刺之。無卹到廁，忽然心動，使左右搜廁中，牽豫讓出見。無卹無卹乃問曰：「子身藏利器，欲行刺於吾耶？」豫讓正色答曰：「吾智氏亡臣，欲爲智伯報仇耳。」左右曰：「此人叛逆宜誅。」無卹止之曰：「智伯身死無後，而豫讓欲爲之報。」

仇，眞義士也！殺義士者不祥。令放豫讓還家，臨去復召問曰：「吾今縱子，能釋前仇否？」豫讓曰：「釋臣者上之私恩，報仇者臣之大義。」左右曰：「此人無禮，縱之必爲後患。」無卹曰：「吾已許之，可失信乎？今後但謹避之可耳。」卽日歸治晉陽，以避豫讓之禍。

却說豫讓回至家中，終日思報君仇，未能就計；其妻勸其再仕韓魏，以求富貴。豫讓怒，拂衣而出，思欲再入晉陽，恐其認識不便，乃削髮去眉，漆其身爲癩子之狀，乞丐於市中。妻往市跟尋，聞呼乞聲，驚曰：「此吾夫之聲也。」趨視見，豫讓曰：「其聲似而其人非。」遂舍去。豫讓嫌其聲音尚在，復吞炭變爲啞喉，再乞於市。妻雖聞聲，亦不復訝，有友人素知豫讓之志，見乞者行動，心疑爲讓，潛呼其名，果是也。乃邀至家中進飲食，謂曰：「子報仇之志決矣，然未得報之術也；以子之才，若詐投趙氏，必得重用。此時乘隙行事，唾手而得，何苦毀形滅性以求濟其事乎？」豫讓謝曰：「吾旣臣趙氏，而復行刺，是二心也。今吾漆身吞炭爲智伯報仇，正欲使人臣懷二心者，聞吾風而知愧耳。請與子訣，勿復相見！」遂奔晉陽地來，行乞如故，更無人識之者。

趙無卹在晉陽觀智伯新渠已成之業，不可復廢，乃使人建橋於渠上，以便來往，名曰赤橋。——赤乃火色，火能尅水，因晉水之患，故以赤橋厭之。——橋旣成，無卹駕車出觀，豫讓預知無卹觀橋，復懷利刃，詐爲死人伏於橋梁之下。無卹之車將近赤橋，其馬忽悲嘶却步，御者連鞭數策，亦不前進。張孟談進曰：「臣聞：『良驥不陷其主。』今此馬不渡赤橋，必有奸人藏伏，不可不察。」無卹停車，命左右搜檢，回報：「橋上並無奸細，只有一死人僵臥。」無卹曰：「新築橋梁，安得便有死屍，必豫讓也。」命曳出視之，形容雖變，無卹尙能識認，罵曰：「吾前已曲法赦之，今又來謀刺，皇天豈佑汝哉！」命牽去斬之。豫讓呼天而號，淚與血下，左右曰：「子畏死耶？」讓曰：「某非畏死，痛某死之後，別無報仇之人耳。」無卹召問曰：「子先事范氏，范氏爲智伯所滅，子忍恥偷生，反事智伯，不爲范氏報仇，今智伯之死，子獨報之，甚切何也？」豫讓曰：「夫君臣以義合，君待臣如手足，則臣待君

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某向事范氏，止以衆人相待，吾亦以衆人報之；及事智伯，蒙其解衣推食，以國士相待，吾當以國士報之。豈可一例而觀耶？」無卹曰：「子心如鐵石不轉，吾不復救子矣。」遂解佩劍，責令自裁。豫讓曰：「臣聞一忠臣不憂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義。」蒙君赦宥，於臣已足，今日臣豈望再活！但兩計不成，憤無所洩，請君脫衣與臣擊之，以寓報仇之意，臣死亦瞑目矣。」無卹憐其志，脫下錦袍，使左右遞與豫讓，擊劍在手，怒目視袍，如對無卹之狀，三躍而三砍之，曰：「吾今可以報智伯於地下矣。」遂伏劍而死。至今此橋尚存，後人改名爲豫讓橋。無卹見豫讓自刎，心甚悲之，卽命收葬其屍。軍士提起錦袍，呈與無卹，視所砍之處，皆有鮮血點污，此乃精誠之所感也。無卹心中驚駭，自是染病。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話說趙無卹被豫讓三擊其衣，連打三個寒噤，豫讓死後，無卹視衣所砍處，皆有血迹。自此患病，逾年不痊。無卹生有五子，因其兄伯魯爲己而廢，欲以伯魯之子周爲嗣，而周先死，立周之子澆爲世子。無卹臨終，謂世子趙澆曰：「三卿滅智氏，地土寬饒，百姓悅服，宜乘此時，約韓魏三分晉國，各立廟社，傳之子孫，若遲疑數載，晉或出英主，攬權勤政，收拾民心，則趙氏之祀不保矣。」言訖而瞑。趙澆治喪已畢，卽以遺言告於韓虎。

時周考王之四年，晉哀公薨，子柳立，是爲幽公。韓虎與魏趙合謀，只以絳州曲沃二邑爲幽公俸食，餘地皆三分入於三家，號曰「三晉」。幽公微弱，反往三家朝見，君臣之分倒置矣！

再說齊相國田盤，聞三晉盡分公家之地，亦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郡邑大夫，遣使致賀於三晉，與之通好。自是列國交際，田趙韓魏四家，自出名往來，齊晉之君拱手如木偶而已。

是周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揭少子班，別封於鞏。因鞏在王城之東，號曰東周公，而稽河南曰西周公。——此東西二周之始。——考王薨，子午立，是爲威烈王；威烈王之始趙澠卒，子趙籍代立，而韓魏斯嗣魏，田和嗣田，四家相結益深，約定彼此互相推援，共成大事。

威烈王二十三年，有雷電擊周之九鼎，鼎俱搖動；三晉之君聞此私議曰：「九鼎乃三代傳國之重器，今忽震動，周運其將終矣！吾等立國已久，未正名號，乘此周室衰微之際，各遣使請命於周王，求爲諸侯。彼畏吾之強，不敢不許，如此則名正言順，有富貴之實，而無篡奪之名，豈不美哉！」於是各遣心腹之使，魏遣田文，趙遣公仲，韓遣俠，魏各齎金帛及土產之物，貢獻於威烈王，乞其冊命。威烈王問於使者曰：「晉地皆入於三家乎？」魏使田文對曰：「晉失其政，外離內叛，三家自以兵力征討叛臣，而有其地，非攘之於公家也。」威烈王又曰：「三晉既欲爲諸侯，何不自立，乃復告於朕乎？」趙使公仲對曰：「以三晉累世之強，自立誠有餘，所以必欲稟命者，不敢忘天子之尊耳。王若冊封三晉之君，俾世篤忠貞，爲周藩屏，於王室何不利焉？」威烈王大悅，即命內史作策命，賜籍爲趙侯，虔爲韓侯，斯爲魏侯，各賜黼冕、圭璧、全副。田文等回報，於是趙韓魏三家，各以王命宣布國中；趙都中牟，韓都平陽，魏都安邑，立宗廟社稷，復遣使通告列國，列國亦多致賀。惟秦國自棄晉附楚之後，不通中國，中國亦以夷狄待之，故獨不遣賀。未幾，三家廢晉靖公爲庶人，遷於純留，而復分其餘地。——晉自唐叔傳至靖公，凡二十九世，其祀遂絕。——髡翁有詩嘆曰：

「六卿歸四四歸三，南面稱侯自不慚；利器莫教輕授柄，許多昏主導奸貪。」

又有詩譏周王：「不當從三晉之命，導人叛逆。」詩云：

「王室單微似贅瘤，怎禁三晉不稱侯；若無冊命終成竊，只怪三侯不怪周。」

却說三晉之中，惟魏文侯斯最賢，能虛心下士。時孔子高弟卜商，字子夏，教授於西河。文侯從之受經，魏成

薦田子方之賢，文侯與之爲友。成又言西河人段干木，有德行，隱居不仕。文侯卽命駕車往見，干木聞車，趨至門，乃踰後垣而避之。文侯嘆曰：「高士也！」遂留西河一月，日日造門請見，將近其廬，卽憑軾起立，不敢倨坐。干木知其誠，不得已而見之。文侯以安車載歸，與田子方同爲上卿。四方賢士聞風來歸，又有李克、翟璜、田文，任座、一班謀士，濟濟在朝。當時人才之盛，無出魏右。秦人屢次欲加兵於魏，畏其多賢，爲之寢兵。

文侯嘗與虞人期定午時，獵於郊外。其日早朝，值天雨寒甚，賜羣臣酒。君臣各飲，方在浹洽之際，文侯問左右曰：「時及午乎？」答曰：「時午矣。」文侯遽命撤酒，促興人速速駕車適野。左右曰：「雨不可獵矣，何必虛此一出乎？」文侯曰：「吾與虞人有約，彼必相候於郊，雖不獵，敢不親往，以踐約哉？」國人見文侯冒雨而出，咸以爲怪。及聞赴虞人之約，皆相顧語曰：「我君之不失信於人如此！」於是凡有政教，朝令夕行，無敢違者。

却說晉之地，有國名中山，姬姓子爵，乃白狄之別種，亦號鮮虞。自晉昭公之世，叛服不常，屢次征討，趙簡子率師圍之，始講和，奉朝貢。及三晉分國，無所專屬，中山子姬窟，好爲長夜之飲，以日爲夜，以夜爲日，疎遠大臣，狎昵羣小，黎民失業，災異屢見。文侯謀欲伐之，魏成進曰：「中山西近趙，而南遠於魏，若攻而得之，未易守也。」文侯曰：「若趙得中山，則北方之勢愈重矣。」翟璜奏曰：「臣舉一人，姓樂名羊，本國穀邱人也。此人文武全才，可充大將之任。」文侯曰：「何以見之？」翟璜對曰：「樂羊嘗行路，得遺金，取之以歸，其妻睡之曰：『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着不受嗟來之食，此金不知來歷，奈何取之，以污素行乎？』樂羊感妻之言，乃拋金於野，別其妻而出，遊學於魯衛。過一年來歸，其妻乃織機，問夫：『所學成否？』樂羊曰：『尙未也。』妻取刀斷其機絲。樂羊驚問其故，妻曰：『學成而後可行，猶帛成而後可服。今子學尙未成，中道而歸，何異於此機之斷乎？』樂羊感悟，復往就學，七年不反。今此人見在本國，高自期許，不屑小仕，何不用之？」

文侯卽命翟璜以輅車召樂羊，左右阻之曰：「臣聞樂羊長子樂舒，見仕中山，豈何任哉？」翟璜曰：「樂羊，

功名之士也。子在中山，曾爲其君招樂羊，羊以中山君無道不往。主公若寄以斧鉞之任何患不能成功乎？文侯從之。樂羊隨翟璜入朝。月文侯曰：「寡人欲以中山之事相委，奈卿子在彼國何？」樂羊曰：「丈夫建功立業，各爲其主，豈以私情廢公事哉？臣若不能破滅中山，甘當軍令。」文侯大喜曰：「子能自信，寡人無不信子。」遂拜爲元帥，使西門豹爲先鋒，率兵五萬，往伐中山。

姬窟遣大將鼓須屯兵楸山，以拒魏師。樂羊屯兵文山，相持月餘，未分勝負。樂羊謂西門豹曰：「吾在主公面前，任軍令狀而來，今出兵月餘，未有寸功，豈不自愧？吾觀楸山多楸樹，誠得一胆勇之士潛師而往，縱火焚林，彼兵必亂，亂而乘之，無不勝矣。」西門豹願往。

其時八月中秋，中山子姬窟遣使齋羊酒到楸山，以勞鼓須。鼓須對月暢飲，樂而忘懷。約定三更，西門豹率兵壯衛枚突至，每人各持長炬一根，俱枯枝扎成，內灌有引火藥物。四下將楸木焚燒。鼓須見軍中火起，延及營寨，帶醉率軍士救火，只見嘖嘖嘖嘖，遍山皆着，沒一頭救處。軍中大亂。鼓須知前營有魏兵，急往山後奔走。正遇樂羊，親自引兵從山後襲來。中山兵大敗，鼓須死戰得脫，奔至白羊關。魏兵緊追在後，鼓須棄關而走。樂羊長驅直入，所向皆破。鼓須引敗兵見姬窟，言樂羊勇智難敵。須臾，樂羊引兵圍了中山。姬窟大怒，大夫公孫焦進曰：「樂羊者，樂舒之父。舒仕於本國，君令舒於城上說退父兵，此爲上策。」姬窟依計，謂樂舒曰：「爾父爲魏將攻城，如說得退兵，當封汝大邑。」樂舒曰：「臣父前不肯仕中山而仕於魏，今各爲其主，豈臣說之可行哉？」姬窟強之，樂舒不得已，只得登城大呼，請其父相見。樂羊披掛登於轎車，一見樂舒，不等開口，遽責曰：「一君子不居危國，不事亂朝。一汝貪於富貴，不識去就。吾奉君命弔民伐罪，可勸汝君速降，尙可相見。」樂舒曰：「降不降在君，非男所得專也。但求父暫緩其攻，容我君臣從容計議。」樂羊曰：「吾且休兵一月，以全父子之情。汝君臣可早早定議，勿誤大事。」樂羊果然出令，只教軟困不去攻城。姬窟恃着樂羊愛子之心，決不急攻，且圖

延緩，全無主意。

過了一月，樂羊使人討取降信，姬窟又叫樂舒求寬，樂羊又寬一月。——如此才大，西門豹進曰：「元帥不欲下中山乎？何以久而不攻也？」樂羊曰：「中山君不恤百姓，吾故伐之；若攻之太急，傷民益甚，吾之三從其請，不獨爲父子之情，亦所以收民心也。」

却說魏文侯左右見樂羊新進，驟得大用，俱有不平之意；及聞其三次輟攻，遂譖於文侯曰：「樂羊乘屢勝之威，勢如破竹，特因樂舒一語，三月不攻，父子情深，亦可知矣。主公若不召回，恐勞師傷財，無益於事。」文侯不應，問於翟璜，璜曰：「此必有計，主公勿疑。」自此羣臣紛紛上書，有言中山將分國之半與樂羊者；有言樂羊謀於中山，共攻魏國者；文侯俱封置篋內，但時時遣使勞苦，預爲治府第於郡中，以待其歸。樂羊心甚感激，見中山不降，遂率將士儘力攻擊，中山城堅厚，且積糧甚多，鼓須與公孫焦晝夜巡警，拆城中木石爲捍禦之備，攻至數月，尙不能破。惱得樂羊性起，與西門豹親立於矢石之下，督令四門急攻，鼓須方指揮將士，腦門中箭而死。

城中房屋牆垣，漸已拆盡。公孫焦言於姬窟曰：「事已急矣，今日止有一計，可退魏兵。」窟問：「何計？」公孫焦曰：「樂舒三次求寬，羊俱聽之，足見其愛子之情矣；今攻擊至急，可將樂舒綁縛，置於高竿，若不退師，當殺其子。使樂舒哀呼乞命，樂羊之攻，必然又緩。」姬窟從其言，樂舒在高桿上大呼：「父親救命！」樂羊見之，大罵曰：「不肖子！汝仕於人國，不能出奇運策，使其主有戰勝之功，下不能見危委命，使君決行成之計，尙敢如含乳小兒，以哀號乞憐乎？」言畢，架弓搭矢，欲射樂舒，舒叫苦下城，見姬窟曰：「吾父志在爲國，不念父子之情，主公自謀戰守，臣請死於君前，以明不能退兵之罪。」公孫焦曰：「其父攻城，其子不能無罪，合當賜死。」姬窟曰：「非樂舒之過也。」公孫焦曰：「樂舒死，臣便有退兵之計。」姬窟遂以劍受舒，舒自剄而亡。公孫焦曰：「人情莫親父子，今將樂舒烹羹，以遺樂羊，羊見羹，必然不忍，乘其哀泣之際，無心攻戰，主公引一軍殺出，大戰一場，幸

而得勝再作計較。姬窟不得已而從之，命將樂舒之肉烹羹，并其首送於樂羊曰：「寡君以小將軍不能退師，已殺而烹之，謹獻其羹，小將軍尚有妻子，元帥若再攻城，即當盡行誅戮。」樂羊認得是其子首，大罵曰：「不肖子事無道昏君，固宜取死。」即取羹對使者食之，盡一器。謂使者曰：「蒙汝君饋羹，破城日面謝，吾軍中亦有鼎鑊，以待汝君也。」使者還報。

姬窟見樂羊全無痛子之心，攻城愈急，恐城破見辱，遂入後宮自縊。公孫焦開門出降，樂羊讒其纒詔敗國之罪，斬之。撫慰居民已畢，留兵五千，使西門豹居守，盡收中山府藏寶玉，班師回魏。魏文侯聞樂羊成功，親自出城迎勞，曰：「將軍爲國興子，實孤之過也。」樂羊頓首曰：「臣義不敢顧私情，以負主公斧鉞之寄。」樂羊朝見畢，呈上中山地圖，及寶貨之數，羣臣稱賀。文侯設宴於內臺之上，親捧觴以賜樂羊，羊受觴飲之，趾高氣揚，大有矜功之色。宴畢，文侯命左右挈二篋，封識甚固，送樂羊歸第。左右將二篋交割，樂羊想道：「篋內必是珍珠金玉之類，主公恐羣臣相妬，故封識贈我。」命家人抬到堂中，啓篋視之，俱是羣臣奏本。本內盡說樂羊反叛之事。樂羊大驚曰：「原來朝中如此造謗，若非吾君相信之深，不爲所惑，怎得成功！」

次日，入朝謝恩。文侯議加上賞，樂羊再拜辭曰：「中山之滅，全賴主公力持於內，臣在外稍效犬馬，何力之有？」文侯曰：「非寡人不能任卿，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之任也。」然將軍勞矣，盍就封安食乎？」即以靈壽封羊，稱爲靈壽君，罷其兵權。翟璜進曰：「君既知樂羊之能，奈何不使將兵備邊，而縱其安閒乎？」文侯笑而不答。璜出朝以問李克，克曰：「樂羊不愛其子，况他人哉？此管仲所以疑易牙也。」翟璜乃悟。

文侯思中山地遠，必得親信之人爲守，乃保無虞，乃使其世子擊爲中山君。擊受命而出，遇田子方乘敝而來，擊慌忙下車，拱立道傍致敬。田子方驅車直過，傲然不顧，擊心懷不平，乃使人牽其車，上前曰：「擊有問於子，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笑曰：「自古以來，只有貧賤驕人，那有富貴驕人之理。」國君而

驕人，則不保社稷；大夫而驕人，則不保宗廟；楚靈王以驕亡其國，智伯瑤以驕亡其家，富貴之不足恃明矣！若夫貧賤之士，食不過藜藿，衣不過布褐，無求於人，無欲於世，惟好士之主，自樂而就之，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禁之？武王能誅萬乘之紂，而不能屈首陽之二士，蓋貧賤之足貴如此！太子擊大慚，謝罪而去。文侯聞子方不屈於世子，益加敬禮。

時鄴郡缺守，翟璜曰：「鄴介於上黨邯鄲之間，與韓趙爲隣，必得強明之士以守之，非西門豹不可。」文侯卽用西門豹爲鄴都守。豹至鄴，見閭里蕭條，人民稀少，召父老至前，問其所苦。父老皆曰：「苦爲河伯娶婦。」豹曰：「怪事怪事，河伯如何娶婦？汝爲我詳言之。」父老曰：「漳水自漳嶺而來，由沙城而東，經於鄴，爲漳河。河伯卽清漳之神也。其神好美婦，歲納一夫人。若擇婦嫁之，常保年豐歲稔，雨水調均；不然，神怒，致水波泛溢，漂溺人家。」豹曰：「此事誰人倡始？」父老曰：「此邑之巫覡所言也。俗畏水患，不敢不從。每年里豪及廷掾與巫覡共計，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之費，其餘則共分用之。」豹問曰：「百姓任其瓜分，甯無一言乎？」父老曰：「巫覡主祝禱之事，至於三老廷掾，有科斂奔走之勞，公用公費，固所甘心。更有至苦，當春初布種，巫覡遍訪人家女子，有幾分顏色者，卽云：「此女當爲河伯夫人。」不願者，多將財帛買免，別覓他女；有貧民不能買免，只得將女與之。巫覡治齋宮於河上，絳帷床席，鋪設一新，將此女沐浴更衣，居於齋宮之內。卜一吉日，編葦爲舟，使女登之，浮於河，流數十里，乃滅。人家苦此煩費，又有愛女者，恐爲河伯所娶，攜女遠竄，所以城中益空。」豹曰：「汝邑曾受漂溺之患否？」父老曰：「賴歲歲娶婦，不曾觸河神之怒，但漂溺雖免，奈本邑土高路遠，河水難達，每逢歲旱，又有乾枯之患。」豹曰：「神既有靈，當嫁女時，吾亦欲往送，當爲汝禱之。」

及期，父老果然來稟，西門豹具衣冠親往河上，凡邑中官屬，三老豪戶，里長父老，莫不畢集，百姓遠近皆會，聚觀者數十人。三老里長等引大巫來，見其貌甚倨，豹顧之，乃一老女子也；小巫女弟子二十餘人，衣冠楚楚，悉

持巾櫛爐香之類。隨侍其後。豹曰：「勞苦大巫，煩呼河伯歸來，我欲視之。」老巫顧弟子使喚至，豹視女子，鮮衣素襪，顏色中等。豹謂巫媪及三老衆人曰：「河伯貴神，女必有殊色，方纔相稱，此女不佳，煩大巫爲我入報河伯。但傳太守之語。」更當別求好女子，後日送之。」即使吏卒數人共抱老巫投之於河，左右莫不驚惶失色。豹靜立俟之，良久曰：「媪年老不幹事，去河中許久，尚不同話。弟子爲我催之。」復使吏卒抱弟子一人投於河中。少頃，又曰：「弟子去何久也？」復使弟子一人催之，又嫌其遲，更投一人。凡投弟子三人，入水即沒。豹曰：「是皆女子之流，傳話不明，煩三老入河，明白言之。」三老方欲辭，豹喝：「快去，即取回復。」吏卒左牽右拽，不由分說，又推河中，逐波而去。傍觀者皆爲吐舌，豹簪纓鞠躬，向河恭敬以待。約莫又一個時辰，又曰：「三老年高，亦復不濟，須得廷掾豪長者往告。」那廷掾里豪，嚇得面如土色，流汗浹背，一齊皆叩頭求哀，流血滿面，堅不肯起。西門豹曰：「且俟須臾。」衆人戰戰兢兢，又過一刻，西門豹曰：「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伯安在？枉殺民間女子，汝曹罪當償命！」衆人復叩頭謝曰：「從來都被巫媪所欺，非某等之罪也。」豹曰：「巫媪已死，今後再有言河伯娶婦者，即令其人爲媒，往報河伯。」於是廷掾里豪三老，乾沒財賦，悉追出散還民間，又使父老，即於百姓中，詢其年長無妻者，以女弟子嫁之。巫風遂絕。百姓逃避者，復還鄉里。有詩爲證：

「河伯何曾見，妻愚民無識被巫欺；一從賢令除疑網，女子安眠不受虧。」

豹又相度地形，視漳水可通處，發民鑿渠，各十二處，引漳水入渠。既殺河勢，又腹內田畝，得渠水侵灌，無旱乾之患，禾稼倍收，百姓樂業。——今臨漳縣有西門渠，即豹所鑿也。——文侯謂翟璜曰：「寡人聽子之言，使樂羊伐中山，使西門豹治鄴，皆勝其任，寡人賴之。今西河在魏西鄙，爲秦人犯魏之道，卿思何人可以爲守？」翟璜沉思半晌，答曰：「臣舉一人，姓吳名起，此人大有將才，今自魯奔魏，主公速召而用之，若遲則又他適矣。」文侯曰：「起非殺妻以求爲魯將者乎？聞此人貪才好色，性復殘忍，豈可托以重任哉？」翟璜曰：「臣所舉者，取其能

爲君或一日之功，若素行不足計也。」文侯曰：「試爲寡人召之。」不知吳起如何在魏立功，且看下面分解。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驕忌鼓琴取相

話說吳起，衛國少居里中，以擊劍無賴爲母所責，起自嚙其臂出血，與母誓曰：「起今辭母，遊學他方，不爲卿相，節節乘高車，不入衛城，與母相見。」母泣而留之，起竟出北門，不顧往魯國，受業於孔門高弟曾參。晝夜誦，不辭勞苦，有齊國大夫田居至魯，嘉其好學，與之談論，淵淵不竭，乃以女妻之。起在曾參之門歲餘，參知其家中尚有老母一日，問曰：「子遊學六載，不歸看親，人子之心安乎？」起對曰：「起曾有誓詞在前，不爲卿相，不入衛城。」參曰：「他人可誓，母安可誓也。」由是心惡其人。

未幾衛國有信至，言起母已死，起仰天三號，旋即收淚，誦讀如故。參怒曰：「吳起不奔母喪，忘本之人，夫水無本則竭，木無本則折，人而無本，能令終乎？起非吾徒矣！」命弟子絕之，不許相見。起遂棄儒學兵法，三年學成，求仕於魯。魯相公儀休常與論兵，知其才能，言於穆公，任爲大夫。起祿入既豐，遂多買妾婢，以自娛樂。

時齊相國田和謀篡其國，恐魯與晉世姻，或討其罪，乃修艾陵之怨，與師伐魯，欲以威力脅而服之。魯相國公儀休進曰：「欲却齊兵，非吳起不可。」穆公口雖答應，終不肯用。及聞齊師已拔成邑，休復請曰：「臣言吳起可用，君何不行？」穆公曰：「吾固知起有將才，但其所娶乃田宗之女，夫至愛者莫如夫妻，能保無觀望之意乎？吾是以躊躇而不決也。」公儀休出朝，吳起已先在相府候見，問曰：「齊寇已深，主公已得良將否？今日不是某誇口自薦，若用某爲將，必使齊兵隻輪不返。」公儀休曰：「吾言之再三，主公以子婚於田宗，以此持疑未決。」吳起曰：「欲釋主公之疑，此特易耳。」乃歸家，問其妻田氏曰：「人之所貴有妻者何也？」田氏曰：「有外有內，

家道始立，所貴有妻以成家耳。」吳起曰：「夫位爲卿相，食祿萬鍾，功垂於竹帛，名留於千古，其成家也大矣，豈非婦之所望於夫者乎？」田氏曰：「然。」起曰：「吾有求於子，子當爲我成之。」田氏曰：「妾婦人安得助君成其功？」吳起曰：「今齊師伐魯，魯侯欲用吾爲將，以我娶於田宗，疑而不用，誠得子之頭以謁見魯侯，則魯侯之疑釋而吾之功名可就也。」田氏大驚，方欲開口答話，起拔劍一揮，田氏頭已落地。史臣有詩云：

「一夜夫妻百夜恩，無辜忍使作冤魂，母喪不顧人倫絕，妻子區區無足論。」

於是以帛裹田氏頭，往見穆公，奏曰：「臣報國有志，而君以妻故見疑，臣今斬妻之頭，明以臣之爲魯不爲齊也。」穆公慘然不樂曰：「大夫休矣！」

少頃，公儀休入見，穆公謂曰：「吳起殺妻以求將，此殘忍之極，其心不可測也！」公儀休曰：「起不愛其妻，而愛功名，君若棄之不用，必反而爲齊矣。」穆公乃從休言，即拜吳起爲大將，使泄柳、申詳副之，率兵二萬，以拒齊師。

起受命之後，在軍中與士卒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見士卒褻糧負重，分而荷之。有卒病疽，起親爲調藥，以口吮其膿血，士卒感起之恩，如同父子，咸摩拳擦掌，願爲一戰。

却說田和引大將田忌、段朋、長驅而入，直犯南鄙，聞吳起爲魯將，笑曰：「此田氏之婿，好色之徒，安知軍旅事耶？魯國合敗，故用此人也。」及兩軍對壘，不見吳起挑戰，陰使人覘其作爲，見起方與軍士中之最賤者，席地而平，分羹同食，使者還報，田和笑曰：「將尊則士畏，士畏則戰力起，舉動如此，安能用衆，吾無慮矣。」再遣愛將張丘，假稱願與講和，特至魯軍，探起戰守之意，起將精銳之士，藏於後軍，悉以老弱見客，謬爲恭敬，延入禮待。丑曰：「軍中傳有將軍殺妻求將，果有之乎？」起覘其言，對曰：「某雖不肖，曾受學於聖門，安敢爲此不情之事。吾妻自因病亡，與軍旅之命適會其時，君之所聞，殆非其實。」丑曰：「將軍若不棄田宗之好，願與將軍結盟通和。」

起曰：「某嘗生，豈敢與田氏戰乎？若獲結成，此乃某之至願也。」一起留張丑於軍中，歡飲三日，方纔遣歸，絕不談及軍事。臨行時，再三致意，求其申好，丑辭去，起即暗調兵將，分作三路，望其後而行。

田和得張丑回報，以起兵既弱，又無戰志，全不掛意，忽然轅門外鼓聲大振，魯兵突然殺至。田和大驚，馬不及軍，車不及駕，軍中大亂。田忌引步兵出迎，段朋忙命軍士整頓車乘接應，不提防泄柳申詳二軍分爲左右，一齊殺入，乘亂夾攻，齊軍大敗，殺得僵尸滿野，直追過平陸方回。魯穆公大悅，進起上卿。

田和責張丑誤事之罪，丑曰：「某所見如此，豈知起之詐謀哉？」田和乃嘆曰：「起之用兵，孫武穰苴之流也；若終爲魯用，齊必不安。吾欲遣一人至魯，暗與通和，各無相犯，子能去乎？」丑曰：「願捨命一行，將功折罪。」田和乃購求美女二人，加以黃金千鎰，令張丑詐爲買客，攜至魯，私餽吳起，起貪財好色，見卽受之。謂丑曰：「致意齊相國，使齊不侵魯，魯何敢加齊哉？」張丑既出魯城，故意洩其事於行人，遂沸沸揚揚，傳說吳起受賄通齊之事。穆公曰：「吾固知起心不可測也！」欲削起爵，究罪，起聞而懼，棄家逃奔魏國，居於翟璜之家。

適文侯與璜謀及守西河之人，璜遂薦吳起可用，文侯召起見之，謂起曰：「聞將軍爲魯將有功，何以見辱敵邑？」起對曰：「魯侯聽信讒言，信任不終，故臣逃死於此。慕君侯折節下士，豪傑歸心，願執鞭馬前，倘蒙驅使，雖肝腦塗地，亦無所恨！」文侯乃拜起爲西河守。起至西河，修城池，治池，練兵訓武，其愛卹士卒，一如爲魯將之時。築城以拒秦，名曰吳城。

時秦惠公薨，太子名出子嗣位。——惠公乃簡公之子，簡公乃靈公之季父。——方靈公之薨，其子師隰年幼，羣臣乃奉簡公而立之，至是三傳及於出子而師隰年長，謂大臣曰：「國，吾父之國也，吾何罪而見廢？」大臣無辭以對，乃相與殺出子而立師隰，是爲獻公。

吳起乘秦國多事之日，與兵襲秦，取河西五城，韓趙皆來稱賀，文侯以翟璜荐賢有功，欲用爲相國，謀於李

克。克曰：「不如魏成。」文侯點頭。克出朝，翟璜迎而問曰：「聞主公欲卜相，取決於子，今已定乎？何人也？」克曰：「已定魏成。」翟璜忿然曰：「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君憂鄴，吾進西門豹；君憂西河，吾進吳起；吾何以不若魏成哉？」李克曰：「成所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非師即友，子所進者，君皆臣之。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以代賢士；子祿食皆以自贍，子安得比於魏成哉？」璜再拜曰：「鄙人失言，請侍門下爲弟子。」——自此魏國將相得人，邊鄙安集。

三晉之中，惟魏最強；齊相國田和見魏之強，又文侯賢名重於天下，乃深結魏好，遂遷其君康公，貸於海上，以一城給其食，餘皆自取，使人於魏文侯處，求其轉請於周，欲援三晉之例，列於諸侯。周威烈王已崩，子安王名驪立，勢愈微弱。——時乃安王之十三年，——遂從文侯之請，賜田和爲齊侯，是爲田太公，自陳公子完奔齊，事齊桓公爲大夫，凡傳十世，至和而代齊有國，姜氏之祀遂絕，不在話下。

時三晉皆以擇相得人爲尙，於是相國之權最重。趙相公仲連，韓相俠累，就中單說，俠累微時，與濮陽人嚴仲子名遂，爲八拜之交，累貧而遂富，資其日用，復以千金助其遊費，俠累因此得達於韓位，至相國。俠累既執政，領著威重，門絕私謁，嚴遂至韓謁累，冀其引進，候月餘，不得中，遂自以家財賂君左右，得見烈侯。烈侯大喜，欲貴重之，俠累復於烈侯前，言嚴遂之短，阻其進用。嚴遂聞之大恨，遂去韓，遍遊列國，欲求勇士刺殺俠累，以雪其恨。行至齊國，見屠牛肆中，一人以巨斧砍牛，斧下之處，筋骨立解，而全不費力，視其斧可重三十餘斤。嚴遂異之，細看其人，身長八尺，環眼虬鬚，頰骨特聳，聲音不是齊人，遂邀與相見，問其姓名來歷。答曰：「姓聶名政，某魏人也，家在軹之深井里，因賦性粗直，得罪於鄉里，移老母及姊，避居此地，屠牛以供朝夕。」亦詢嚴遂姓字，遂告之，匆別去。

次早，嚴遂具衣冠往好，邀至酒肆，具賓主之禮，酒至三酌，逐出黃金百鎰爲贈。政怪其厚，遂曰：「聞子有老

母在堂，故私進不膳，代吾子爲一日之養。」政曰：「仲子爲老母謀養，必有用政之處，若不言，政決不受！」嚴遂將使累負恩之事，備細說知，今欲殺之報仇。政曰：「昔專諸有言：『老母在此，身未敢許人。』仲子之事難卽行，不敢虛尊賜。」遂曰：「某慕君之高義，願結弟兄之好，豈敢捨君養母之孝，而求遂其私哉？竊政被強不過，只得受之，以其半嫁其姊，餘金日具肥甘奉母。歲餘，老母病卒，嚴遂復往哭弔，代爲治喪，喪葬既畢，竊政曰：『今日之身，乃足下之身也，惟所用之，不復自惜。』」仲子乃問報仇之策，欲爲具車騎壯士。政曰：「相國至貴，出入兵衛，衆盛無比，當以奇取，不可以力勝也。願得利匕首懷之，伺隙圖事。今日別仲子前行，更不相見矣！仲子亦勿問善事。」

政至衛，宿於郊外，靜息三日，早起入城，值俠累自朝申出，高車駟馬，甲士執戈，前後擁衛，其行如飛。政尾至相府，累下車復坐府決事，自大門至於堂階，皆有兵仗。政遙望堂上，累重席憑案而坐，左右持牒稟決者甚衆，俄頃事畢將退，政乘其懈，口稱：「有急事告相國。」從門外攘臂直趨，甲士攔之者，皆縱橫顛仆。政搶至公座，抽匕首以刺，累驚走未及離席，中心而死。堂上大亂，共呼：「有賊！」閉門來擒，竊政擊殺數人，度不能自脫，恐人讖之急，以匕首自創其面，抉出雙眼，還自刺其喉而死。早有人報知驕忌，驕忌問：「賊何人？」衆莫能識，乃暴其屍於市中，懸千金之賞，購人告首，欲得賊人姓名來歷，爲相國報仇。如此七日，行人往來如蟻，絕無識者。

此事直傳至魏國，軹邑，竊姊營聞之，卽痛哭曰：「必吾弟也。」便以素帛裹頭，竟至韓國，見政橫屍市上，撫而哭之，甚哀。市吏拘而問曰：「汝於死者何人也？」婦人曰：「死者爲吾弟，竊政，妾乃其姊營也。竊政居軹之深井里，以勇聞，彼知刺相國罪重，恐累及賤妾，故抉目破面，以自晦其名。妾奈何惜一身之死，忍使吾弟終泯沒於世人乎？」市吏曰：「死者既是汝弟，必知作賊之故，何人主使？汝若明言，吾請於主公貸汝一死。」營曰：「妾如愛死，不至此矣。吾弟不惜身軀，誅千乘之國，相代人報仇，妾不言其名，是沒吾弟之名也。妾復洩其故，是沒吾弟之義也。」遂觸井亭石柱而死。市吏報之韓烈侯，烈侯嘆息，令收葬之，以韓山堅爲相國，代俠累之任。

烈侯悼子文侯，文侯傳哀侯；韓山堅素與哀侯不睦，乘間弑哀侯，諸大臣共誅殺山堅，而立哀侯子若山。是爲懿侯。懿侯子昭侯，用申不害爲相，不害精於刑名之學，國大治。此是後話。

再說：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斯病篤，召太子擊於中山，趙聞魏太子離了中山，乃引兵襲而取之。——自此魏與趙有隙。——太子擊歸，魏文侯已薨，乃主喪嗣位，是爲武侯，拜田文爲相國。

吳起自西河入朝，自以功大，滿望拜相，及聞已相田文，忿然不悅。朝退，遇田文於門，迎而謂曰：「子知起之功乎？今日請與子論之。」田文拱手曰：「願聞。」起曰：「將三軍之衆，使士卒聞鼓而忘死，爲國立功，子執與起。」文曰：「不如。」起曰：「治百官，親萬民，使府庫充實，子執與起。」文曰：「不如。」起又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犯，韓、趙賓服，子執與起。」文又曰：「不如。」起曰：「此三者，子皆出我之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某叨竊上位，誠然可愧！——然今日故君嗣統，主少國疾，百姓不親，大臣未附，某特以先世勳舊，承之肺腑，或者非論功之日也。」吳起俯首沉思，良久曰：「子言亦是。——然此位終當屬我。」

有內侍聞二人論功之語，傳報武侯，武侯疑吳起有怨望之心，遂留起不遣，欲另擇人爲西河守。吳起懼見誅於武侯，出奔楚國。楚悼王熊疑，素聞吳起之才，一見卽以相印授之。起感恩無已，慨然以富國強兵自任，仍請於悼王曰：「楚國地方數千里，帶甲百餘萬，固宜雄壓諸侯，世爲盟主，所以不能於列國者，養兵之道失也。夫養兵之道，非阜其財，後用其力。今不急之官，布滿朝署，疎遠之族，靡費公廩，而戰士僅食升斗之餘，欲使捐軀殉國，不亦難乎？」大王誠聽臣計，汰冗官，斥疎族，盡儲廩祿，以待敢戰之士，如是而國威不振，則臣請伏妄言之誅。」悼王從其計，羣臣多謂「起言不可用。」悼王不聽。於是使吳起詳定官制，凡削去冗官數百員，大臣子弟不得夤緣竊祿。又公族五世以上者，令自食其力，比於編氓；五世以下，酌其遠近，以次裁之，所省國賦數萬。選國中精銳之士，朝夕訓練，閱其材器，以上下其廩食。——有加厚至數倍者。——士卒莫爲競勸，楚遂以兵強，雄視天下。

三晉齊秦咸畏之，終悼王之世，不敢加兵。

及悼王薨，未及殯殮，楚貴戚大臣子弟失祿者，乘喪作亂，欲殺吳起，起奔入宮寢，衆持弓矢追之，起知力不能敵，抱王屍而伏，衆攢箭射起，連王屍也中了數箭，起大叫曰：「某死不足惜，諸臣銜恨於王，僂及其屍，大逆不道，豈能逃楚國之法哉！」言畢而絕。衆聞吳起之言，懼而散走。太子熊臧嗣位，是爲肅王。月餘，追理射屍之罪，使其弟熊良夫率兵，收爲亂者，次第誅之，凡滅七十餘家。髻翁有詩嘆云：

「滿望終身作大臣，殺妻叛母絕人倫，誰知魯韓成流水，到底身軀喪楚人。」

又有一詩說：「吳起伏王屍以求報其仇，死尚有餘智也。」詩云：

「爲國忘身死不辭，巧將賊矢集王屍，雖然王法應誅滅，不報公仇却報私。」

話分兩頭，却說田和自爲齊侯，凡二年而薨，和傅子午，午傅子因齊。——當因齊之立，乃周安王之二十三年也。——因齊自恃國富兵強，見吳越俱稱王，使命往來，俱用王號，不甘爲下，僭稱齊王，是爲齊威王。魏侯營聞齊稱王，曰：「魏何以不如齊？」於是亦稱魏王。——卽孟子所見梁惠王也。

再說齊威王既立，日事酒色，聽音樂，不修國政。九年之間，韓魏魯趙悉起兵來伐，邊將屢敗。忽一日，有一土人叩闕求見，自稱「姓騶名忌，本國人，知琴，聞王好音，特來求見。」威王召而起之，賜之坐，使左右置几，進琴於前。忌撫弦而不彈，威王問曰：「聞先生善琴，寡人願聞佳音，今撫弦而不彈，豈琴不佳乎？抑有不足於寡人耶？」騶忌舍琴正容而對曰：「臣所至者琴理也，若夫絲桐之聲，樂工之事，臣雖知之，不足以辱王之聽也。」威王曰：「琴理如何可得聞乎？」騶忌對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使歸於正。昔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其音以緩急爲清濁，濁者寬而不弛，君道也；清者廉而不亂，臣道也。一弦爲宮，次弦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

文王武王各加一弦「文弦」爲少宮「武弦」爲少商以合君臣之恩也君臣相得步令和諧治國之道不過如此。威王曰：「善哉！先生既知琴理，必審琴音，願先生試爲彈之。」騶忌對曰：「臣以琴爲事，則審於爲琴；大王以國爲事，豈不審於爲國哉？今大王撫國而不治，何異臣之撫琴而不彈乎？臣撫琴而不彈，無以暢大王之意；大王撫國不治，恐無以暢萬民之意也。」威王愕然曰：「先生以琴諫寡人，寡人聞命矣！」遂留之右室。

明日沐浴而召之，與之談論國事，騶忌勸威王節飲遠色，核名實，別忠佞，息民教戰，經營霸王之業。威王大悅，卽拜騶忌爲相國。時有辯士淳于髡，見騶忌唾手取相印，心中不服，率其徒往見騶忌，忌接之甚恭。髡有傲色，直入踞上坐，謂忌曰：「髡有愚志，願陳於相國之前，不識可否？」忌曰：「願聞。」淳于髡曰：「子不離母，婦不離夫。」忌曰：「謹受教，不敢遠於君側。」髡又曰：「棘木爲輪，塗以脂油，至滑也；投於方孔，則不能運轉。」忌曰：「謹受教，不敢不順人情。」髡又曰：「弓幹雖膠，有時而解；衆流赴海，自然而合。」忌曰：「謹受教，不敢不親附萬民。」髡又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教，請選擇賢者，毋雜不肖於其間。」髡又曰：「輻轂不較分寸，不能成車；琴瑟不較緩急，不能成律。」忌曰：「謹受教，請修法令而督奸吏。」

淳于髡默然再拜而退，既出門，其徒曰：「夫子始見國相，何其倨？今再拜而退，又何屈也？」淳于髡曰：「吾示以微言凡五，相國隨口而應，悉解吾意，此誠大才，吾所不及！」於是遊說之士，聞騶忌之名，無敢入齊者。騶忌亦用淳于髡之言，盡心圖治。常訪問：「邑守中誰賢，誰不肖？」同朝之人，無不極口稱阿大夫之賢，而貶卽墨大夫者。忌述於威王，威王於不意中，時時問及左右，所對大略皆同。乃陰使人往察二邑治狀，從實回報，因降旨召阿卽墨二守入朝。卽墨大夫先到，朝見威王，並無一言發放。左右皆驚訝不解其故，未幾，阿邑大夫亦到，威王大集羣臣，欲行賞罰。左右私心揣度，都道：「阿大夫今番必有重賞，卽墨大夫禍事到矣！」

衆文武朝見已畢，威王召卽墨大夫至前，謂曰：「自子之官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闢，人

民富饒，官無留事，東方以寧。繇子專意治邑，不肯媚吾左右，故蒙毀耳。子誠賢令！乃加封萬家之邑。又召阿大夫謂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荒蕪，人民凍餒。昔日趙兵近境，子不往救，但以厚幣精金賄吾左右，以求美譽，守之不肖，無過於汝。』阿大夫頓首謝罪，願改過。威王不聽，呼力士使具鼎鑊，須臾，火猛湯沸，縛阿大夫投鼎中，復召左右平日常譽阿大夫毀即墨者凡數十人，責之曰：『汝在寡人左右，寡人以耳目寄汝，乃私受賄賂，顛倒是非，以欺寡人。有臣如此，要他何用，可俱就烹！』衆皆泣拜哀求。威王怒猶未息，擇其平日尤所親信者十餘人，次第烹之，衆皆股慄。有詩爲證：

「權歸左右主人依，毀譽繇來倒是非，誰似烹阿封即墨，竟拜公道誦齊威。」

於是選賢才，改易郡守，使檀子守南城以拒楚，田穰守高唐以拒趙，黔夫守徐州以拒燕，種首爲司寇，田忌爲司馬，國內大治，諸侯畏服。

威王以下邳封騶忌曰：『成寡人之志者，吾子也。』號曰成侯。騶忌謝恩畢，復奏曰：『昔齊桓晉文五霸中爲最盛，所以然者，以尊周爲名也。今周室雖衰，九鼎猶在，大王何不如周行朝覲之禮，因假王寵，以臨諸侯，桓文之業，不足道矣。』威王曰：『寡人已僭號爲王，今以王朝王可乎？』騶忌對曰：『夫稱王者，所以雄長乎諸侯，非所以壓天子也。若朝王之際，暫稱齊侯，天子必喜大王之謙德，而寵命有加矣。』威王大悅，卽命駕往成周，朝見天子。——時周烈王之六年——王室微弱，諸侯久不行朝禮，獨有齊侯來朝，上下皆鼓舞相慶，烈王大搜寶藏爲贈。威王自周反齊，一路頌聲載道，皆稱其賢。

且說當時天下大國凡七，齊楚魏趙韓燕秦。那七國地廣兵強，大略相等；餘國如越，雖則稱王，日就衰弱。至於宋魯衛鄭，益不足道矣。自齊威王稱霸，楚魏韓趙燕五國皆爲齊下，會聚之間，推爲盟主。惟秦僻在西戎，中國攢棄，不與通好。秦獻公之世，上天雨金三日，周太史儋私嘆曰：『秦之地，周所分也，分五百餘歲，當復合。有霸王

之君出焉，以金德王天下；今雨金於秦，殆其瑞乎！及獻公薨，子孝公代立，以不得列於中國爲恥；於是下令招賢。令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授以尊官，封之大邑。』

不知有甚賢臣應詔而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辭鬼谷孫賓下山

話說衛人公孫鞅原是衛侯之支庶，素好刑名之學；因見衛國微弱，不足展其才能，乃入魏國，欲求事相國田文。田文已卒，公叔痤代爲相國，鞅遂委身於痤之門。痤知鞅之才，荐爲中庶子。每有大事，必與計議，鞅謀無不中。痤深愛之，欲引居大位，未及而痊病。惠王親往問疾，見痤病勢已重，奄奄一息，乃垂淚而問曰：『公孫悉萬一不起，寡人將托國於何人？』痤對曰：『中庶子衛鞅，其年雖少，實當世之奇才也。君舉國而聽之，勝瘞十倍矣。』惠王默然。痊又曰：『君如不用鞅，必殺之，勿令出境，恐見用於他國，必爲魏害。』惠王曰：『諾。』既上車，嘆曰：『甚矣公叔之病也，乃使我托國於衛鞅。』又曰：『不用則殺之。』夫鞅何能爲，豈非昏憤之語哉！惠王既去，公叔痊召衛鞅至床頭，謂曰：『吾適言於君如此，欲君用子，君不許，吾又言若不用，當殺之。』君曰：『諾。』吾向者先君而後臣，故先以告君，後以告子，子必速行，毋及禍也。』鞅曰：『君旣不能用相國之言，而又安能用相國之言而殺臣乎？』竟不去。大夫公子邛與鞅善，復荐於惠王，惠王竟不能用。

至是，聞秦孝公下令招賢，鞅遂去魏入秦，求見孝公之嬖臣景監，監與論國事，知其才能，言於孝公。公召見，問以治國之道。衛鞅歷舉義農舜禹爲對，語未及終，孝公已睡去矣。明日，景監入見，孝公責之曰：『子之客，妄人耳，其言迂闊無用，子何爲荐之？』景監退朝，謂衛鞅曰：『吾荐先生於君，欲投君之好，庶幾重子，奈何以迂闊無用之談，讀君之聽邪？』鞅曰：『吾望君行帝道，君不悟也，願更一見而說之。』景監曰：『君意不懌，非五日之後，

不可言也。

過五日，景監復言於孝公曰：「臣之客，語尚未盡，自請復見，願君許之。」孝公復召鞅，鞅備陳夏禹畫土定賦，及湯武順天應人之事。孝公曰：「客誠博聞強記，然古今事異，所言尚未適於用。」乃麾之使退。景監先候於門，見衛鞅從宮宮出，迎而問曰：「今日之說何如？」鞅曰：「吾說君以王道，猶未當君意也。」景監對曰：「人主得士而用，如弋人治繳，且暮望獲禽耳，豈能舍目前之效，而遠法帝王哉？先生休矣。」鞅曰：「吾向者未察君意，恐其志高，而吾之言卑，故日探之，今得之矣。若使我更得見君，不憂不入。」景監曰：「先生兩進言，而兩拂吾君，吾尚敢饒舌以干君之怒哉？」

明日，景監入朝謝罪，不敢復言衛鞅。景監歸舍，鞅問曰：「子曾爲我復言於君否？」景監曰：「未曾。」鞅曰：「惜乎！君徒下求賢之令，而不能育才，鞅將去矣。」監曰：「先生何往？」鞅曰：「六王擾擾，豈無好賢之主，勝於秦君者哉？」——卽不然，豈無委曲進賢，勝於吾子者哉？鞅將求之。」景監曰：「先生且從容更待五日，吾當復言。」又過五日，景監入侍孝公，孝公方飲酒，忽見飛鴻過前，停盃而嘆。景監進曰：「君目視飛鴻而嘆，何也？」孝公曰：「昔齊桓公有言：『吾得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寡人下令求賢，且數月矣，而無一奇才至者，譬如鴻雁，徒有冲天之志，而無羽翼之資，是以嘆耳。」景監答曰：「臣客衛鞅，自言有『帝』『王』『伯』『三術』，向者述帝王之事，君以爲迂遠難用，今更有伯術欲獻，願君省須臾之暇，請畢其詞。」孝公問：「伯術」二字，正中其懷，命景監卽召衛鞅入。孝公問曰：「聞子有伯道，何不早賜教於寡人乎？」鞅對曰：「臣非不欲言也，但伯術之術，與帝王異，帝王之道，在順民情，伯術之道，必逆民情。」孝公勃然按劍變色曰：「夫伯術之道，安在其必逆人情哉？」鞅對曰：「夫琴瑟不調，必改弦而更張之，政不更張，不可爲治。小民狃於目前之安，不顧百世之利，可與樂成，難於慮始。如仲父相齊，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爲二十五鄉，使四民各守其業，盡改齊國之舊，此豈小民之

所樂從哉？及乎政成於內，敵服於外，君享其名，而民亦受其利，然後知仲父爲天子才也。」孝公曰：「子誠有仲父之術，寡人敢不委國而聽子，但不知其術安在？」衛鞅對曰：「夫國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強，不可以摧敵，欲富國莫如力田，欲強兵莫如勸戰，誘之以重賞，而後民知所趨，脇之以重罰，而後民知所畏，賞罰必信，政令必行，而國不富強餘，未之有也。」孝公曰：「善哉！此術寡人能行之。」鞅對曰：「夫富強之術，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不專不行，任之專而惑於人言，二三其意又不行。」孝公又曰：「善。」

衛鞅請退，孝公曰：「寡人正欲悉子之術，奈何遽退？」鞅對曰：「願君熟思三日，以定可否，然後臣敢盡言。」鞅出朝，景監又咎之曰：「賴君再三稱善，不乘此罄吐其所懷，又欲君熟思三日，無乃爲要君耶？」鞅曰：「君意未堅，不如此恐中變耳。」

至明日，孝公使人來召衛鞅，鞅謝曰：「臣與君言之矣，非三日後不敢見也。」景監又勸令勿亂，鞅曰：「吾始與君約而遂自失信，異日何以取信於君哉？」景監乃服。

至第三日，孝公使人以車來迎，衛鞅復入見，孝公賜坐請教，其意甚切。鞅乃備述秦政所當更張之事，彼此問答，一連三日三夜，孝公全無倦色。遂拜衛鞅爲左庶長，賜第一區黃金五百鎰，諭羣臣：「今後國政悉聽左庶長施行，有違抗者，與逆旨同！」羣臣肅然。衛鞅於是定變法之令，將條款呈上，孝公商議停當，未及張掛，恐民不信，不卽奉行，乃取三丈之木，立於咸陽市之南門，使吏守之，令曰：「有能徙此木於北門者，予以十金。」百姓觀者甚衆，皆中懷疑怪，莫測其意，無敢徙者。鞅曰：「民莫肯徙，豈嫌金少耶？」復改令，添至五十金，衆人愈疑，有一人獨出曰：「秦法素無重賞，今忽有此令，必有計議，縱不能得五十金，豈無薄賞？」遂荷其木，竟至北門立之，百姓從而觀者如堵。吏奔告衛鞅，鞅召其人至，獎之曰：「爾真良民也，能從吾令。」隨取五十金與之，曰：「吾終不信於爾民矣。」市人互相傳說，皆言：「左庶長令出必行。」預相誠諭。

次日，將新令頒布，市人聚觀，無不吐舌。——此周顯王二十二年事也。——只見新令上云：

一定都。秦地最勝，無如咸陽，被山帶河，金城千里。今當遷都咸陽，永定王業。一建縣。凡境內村鎮，悉并爲縣。每縣設令丞各一人，督行新法。不遵者，輕重議罪。一闢土。凡郊外曠土，非車馬必由之途，及田間阡陌，責令附近居民開墾成田。俟成熟之後，計步爲畝，照常輸租。——六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步過六尺爲欺，沒田入官。一定賦。凡賦租悉照畝起科，不用井田什一之制。凡田皆屬於官，百姓不得私尺寸一本富。男耕女織，粟帛多者，謂之良民，免其一家之役。情而貧者，沒爲官家奴僕，棄灰於道，以惰廢論。工商則重征之，民有二男，即令分異，各出了錢，不分異者，一人出兩課。一勸戰。官爵以軍功爲敘，能斬一敵首，即賞爵一級，退一步者，即斬。功多者，受上爵，車服任其華美不禁，無功者，雖富室，止許布褐乘犢。宗室以軍功多寡爲親疎，戰而無功，削其屬籍，比於庶民。凡有私下爭鬪者，不論曲直，並皆處斬。一禁奸。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互相覺察。一家有過，九家同舉，不舉者，十家連坐，俱腰斬。——能首奸者，與克敵同賞。告一奸，得爵一級，私匿罪人者，與罪人同。客舍宿人，務取文憑辨驗，無驗者，不許容留。凡民一人有罪，并其室家沒官。一重令。政令既出，不問貴賤，一體遵行。有不遵者，戮以狗。

新令既出，百姓議論紛紛，或言不便，或言便，鞅悉令拘至府中，責之曰：「汝曹聞令，但當奉而行之。言不便者，梗令之民也；言便者，亦媚令之民也；此皆非良民。」悉籍其姓名，徙於邊境爲戍卒。大夫甘龍杜摯私議新法，斥爲庶人，於是道路以目，相視不敢有言。

衛鞅乃大發徒卒，築宮闕於咸陽城中，擇日遷都。太子駟不願遷，且言變法之非。衛鞅怒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加刑；若赦之，則又非法。」乃言於孝公，坐其罪於師傅，將太傅公子虔劓鼻，太師公孫賈黥面。百姓相謂曰：「太子違令，且不免刑其所傳，何況他人乎？」鞅知人心已定，擇日遷都。雍州大姓徙居咸陽。

者，凡數千家，分秦國爲三十一縣，墾田百畝，增稅至百餘萬，衛鞅常親至渭水閱田，一日誅殺七百餘人，渭水爲之盡赤，哭聲遍野。百姓夜臥，夢中皆戰。於是道不拾遺，國無盜賊，倉廩充足，勇於公戰，而不敢私鬪。秦國富強，天下莫比。於是與師伐楚，取商於之地，武關之外，拓地六百餘里。周顯王遣使册命秦爲方伯，於是諸侯畢賀。

是時，三晉惟魏稱王，有吞併韓趙之意，聞衛鞅用於秦國，嘆曰：「悔不聽公叔痤之言也。」時卜子夏、田子方、魏成、李克……等俱卒，乃捐厚幣，招來四方豪傑。鄒人孟軻，字子輿，乃子思門下高弟子，思姓孔名伋，孔子嫡孫。孟軻得聖賢之傳於子思，有濟世安民之志，聞魏惠王好士，自鄒至魏，惠王郊迎，禮爲上賓，問以利國之道。孟軻曰：「臣遊於聖門，但知有仁義，不知有利。」惠王迂其言不用，軻遂適齊。潛淵有詩云：

「仁義非同功利謀，紛爭誰肯用儒流。子輿空挾圖王術，歷盡諸侯話不投。」

却說周之陽城有一處地面，名曰鬼谷，以其山深樹密，幽不可測，似非人之所居，故云鬼谷。內中有一隱者，但自號曰鬼谷子，相傳姓王名栩，晉平公時人在雲夢山與宋人墨翟一同採藥修道。那墨翟不畜妻子，發願雲游天子，專一濟人利物，拔其苦厄，救其危難，惟王栩潛居鬼谷，人但稱爲鬼谷先生。其人通天徹地，有幾家學問，人不能及。那幾家學問：一曰數學，日星象緯，在其掌中，占往察來，言無不驗。二曰兵學，六韜三略，變化無窮，布陣行兵，鬼神不測。三曰遊學，廣記多聞，明理審勢，出詞吐辨，萬口莫當。四曰出世學，修真養性，服食引導，却病延年，冲舉可俟。

那先生既知仙家冲舉之術，爲何屈身世間？只爲要度幾個聰明弟子，同歸仙境，所以借這個鬼谷棲身。初時，偶然入市，爲人占卜，所言吉凶休咎，應驗如神。漸漸有人慕學其術，先生只看來學者資性，近着那一家學問，便以其術授之；一來成就些人才，爲七國之用，二來就訪求仙骨，共理出世之事。他住鬼谷，也不計年數，弟子就學者不知多少。先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就中單說同時幾個有名的弟子：齊人孫賓，魏人龐涓，張儀，洛陽人蘇

秦賓與涓，結爲兄弟，同學兵法。秦與儀，結爲兄弟，同學遊說。各爲一家之學。

單表：龐涓學兵法三年有餘，自以爲能。忽一日，爲汲水，偶然行至山下，聽見路人傳說：「魏國厚幣招賢，訪求將相。」龐涓心動，欲辭先生下山，往魏國應聘。又恐先生不放心，下躊躇，欲言不言。先生見貌察情，早知其意。

笑謂龐涓曰：「汝時運已至，何不下山求取富貴？」龐涓聞先生之言，正中其懷，跪而請曰：「弟子正有此意，未知此行可得意否？」先生曰：「汝往摘山花一枝，吾爲汝占之。」龐涓下山，尋取山花——此時正是六月炎天，

百花開過，沒有山花。龐涓左盤右轉，尋了多時，止覓得草花一莖，連根拔起，欲待呈與師父，忽想道：「此花質弱身微，不爲大器，棄擲於地。」又去尋覓了一回，可怪絕無他花，只得轉身將先前所取草花，藏於袖中。回復先生

曰：「山中沒有花。」先生曰：「既沒有花，汝袖中何物？」涓不能隱，只得取出呈上。其花離土，又先經日色，已半萎矣。先生曰：「汝知此花之名乎？」馬兜鈴也。一開十二朵，馬汝榮盛之年數。採於鬼谷，見日而萎，鬼傍着

委汝之出身，必於魏國。龐涓暗暗稱奇。先生又曰：「但汝不合見欺，他日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不可不戒。吾有八字，汝當記取：『遇羊而榮，遇馬而瘁。』」

龐涓再拜曰：「吾師大教，敢不書紳。」臨行，孫賓送至下山。龐涓曰：「某與兄有八拜之交，誓同富貴。此行倘有進身之階，必當舉薦吾兄，同立功業。」孫賓曰：「吾弟此言果實否？」涓曰：「弟若謬言，當死於萬箭之下！」

賓曰：「多謝厚情，何須重誓？」兩下流淚而別。

孫賓還山，先生見其淚容，問曰：「汝惜龐涓之去乎？」賓曰：「同學之情，何能不惜？」先生曰：「汝謂龐涓之才，堪爲大將否？」賓曰：「承師教訓已久，何爲不可？」先生曰：「全未全未！」賓大驚，請問其故。先生不言。

至次日，謂弟子曰：「我夜間惡聞鼠聲，汝等輪流直宿，爲我驅鼠。」衆弟子如命。其夜輪孫賓直宿。先生於枕下取出文書一卷，謂賓曰：「此乃汝祖孫武子兵法十三篇，昔汝祖獻於吳王闔閭，闔閭用其策，大破楚師。後

闔閭惜此書不欲廣傳於人乃置以鐵櫃藏於姑蘇臺屋楹之內自越兵焚臺此書不傳吾向與汝祖有交求得其書親爲注解行兵秘密盡在其中未嘗輕授一人今兒子心存忠厚特以付子賓曰弟子少失父母遭國家多故宗族離散雖知祖父有此書寶未傳領吾師既有注解何不并傳之龐涓而獨授於賓也先生曰得此書者善用之爲天下利不善用之爲天下害涓非佳士豈可輕付哉賓乃攜歸臥室晝夜研誦

三日之後先生遽向孫賓索其原書賓出諸袖中繳還先生先生逐篇盤問賓對答如流一字不遺先生喜曰子用心如此汝祖爲不死矣

再說龐涓別了孫賓一逕入魏國以兵法干相國王錯錯薦於惠王龐涓入朝之時正值庖人進蒸羊於惠王之前惠王方舉箸涓私喜曰吾師言一遇羊而榮斯不謬矣惠王見龐涓一表人物放箸而起迎而禮之龐涓再拜惠王扶住問其所學涓答曰臣學於鬼谷先生之門用兵之道頗得其精因指畫數陳傾倒胸中惟恐不盡惠王問曰吾國東有齊西有秦南有楚北有韓趙燕皆勢均力敵而趙人奪我中山此仇未報先生何以策之龐涓曰大王不用微臣則已如用微臣爲將管教戰必勝攻必取可以兼并天下何憂六國哉惠王曰先生大言得無難踐乎涓對曰臣自揣所長實可操六國於掌中若委任不效甘當伏罪惠王大悅拜爲元帥兼軍師之職涓子龐英姪龐葱龐茅俱爲列將涓練兵訓武先侵衛宋諸小國屢屢得勝宋魯衛鄭諸君相約聯翩來朝適齊兵侵境涓復禦却之遂自以爲不世之功不勝誇詡

時墨翟邀遊名山偶遇鬼谷探友一見孫賓與之談論深相契合遂謂賓曰子學業已成何不出就功名而久淹山澤耶賓曰吾有同學龐涓出仕於魏相約得志之日必相援引吾是以待之墨翟曰涓見爲魏將吾爲子入魏以察涓之意墨翟辭去逕至魏國聞龐涓自恃其能大言不慚知其無援引孫賓之意乃自以野服求見魏惠王惠王素聞墨翟之名降階迎入叩以兵法墨翟指說大略惠王大喜欲留任官職墨翟

圍薛曰：「豆山野之性，不習衣冠，所知有孫武子之孫，名孫賓者，真大將之才，臣萬分不及，見今隱於鬼谷，大王何不召之？」惠王曰：「孫賓學於鬼谷，乃是龐涓同門，卿謂二人所學孰勝？」墨翟曰：「賓與涓，雖則同學，然賓獨得乃祖秘傳，雖天下無其對手，况龐涓乎？」墨翟辭去，惠王即召龐涓問曰：「聞卿之同學有孫賓者，獨得孫武子秘傳，其才天下無比，將軍何不爲寡人召之？」龐涓對曰：「臣非不知孫賓之才，但賓是齊人，宗族皆在於齊，今若仕魏，必先齋而後魏，臣是以不敢進言。」惠王曰：「士爲知己者死。」豈必本國之人，方可用乎？」龐涓對曰：「大王既欲召孫賓，臣即當作書致去。」

龐涓口雖不語，心下躊躇：「魏國兵權，只在我一人之手，若孫賓到來，必然奪寵。既魏王有命，不敢不依，且待來時，生計害他，阻其進用之路，却不是好？」遂面修書一封，呈上惠王。惠王用駟馬高車，黃金白璧，遣人帶了龐涓之書，一逕望鬼谷來聘取孫賓拆書看之，略曰：

「涓託兄之庇，一見魏王，即蒙重用。臨歧援引之言，銘心不忘，今特薦於魏王，求即驅馳赴召，共圖功業。」

孫賓將書呈與鬼谷先生，先生知龐涓已得時大用，今番有書取用孫賓，竟無一字問候其師，此乃刻薄忘本之人，不足計較。但龐涓生性驕妬，孫賓若去，豈能兩立？欲待不容他去，又見魏王使命鄭重，孫賓已自行色忽，忽不好阻當，亦使賓取山花一枝，卜其休咎。——此時九月天氣，——賓見先生几案之上，瓶中供有黃菊一枝，遂拔以呈上，即時復歸瓶中，先生乃斷曰：「此花見被殘折，不爲完好，但性耐歲寒，經霜不落，雖有殘害，不爲大凶。且喜供養瓶中，爲人愛重，瓶乃範金而成，鐘鼎之屬，終當成行霜雪，名勒鼎鐘矣。——但此花再經提拔，恐一時未能得意，仍舊歸瓶，汝之功名，終在故土。吾爲汝增改其名，可圖進取。」遂將孫賓字，左邊加月爲一曠，按字書，曠乃刑刑之名，今鬼谷子改孫賓爲孫曠，明明知有別足之事，但天機不肯洩漏耳，豈非異人哉！孫翁有

詩云

「山花入手知休咎，試比蒼龜倍有靈；却笑當今賣卜者，空將鬼谷畫占形。」

臨行，又授以錦囊一枚，分付：「必遇至急之地，方可開看。」

孫臏拜辭先生，隨魏使者下山，登車而去。蘇秦、張儀在旁，俱有欣羨之色，相與計議來稟，亦欲辭歸，求助功名。先生曰：「天下最難得者，聰明之士，以汝二人之質，若肯灰心學道，可致神仙，何苦要碌碌塵埃，甘爲浮名虛利所驅逐也。」秦儀同聲對曰：「夫「良材不終朽於巖下，良劍不終秘於匣中。」日月如流，光陰不再，某等受先生之教，亦欲乘時建功，圖個名揚後世耳！」先生曰：「你兩人中肯留一人與我作伴否？」秦儀執定欲行，無肯留者；先生強之不得，嘆曰：「仙才之難如此哉！」乃爲之各占一課，斷曰：「秦先吉後凶，儀先凶後吉，秦說先行，儀當晚遂。吾觀孫臏二子，勢不相容，必有吞噬之事，汝二人異日宜互相推讓，以成名譽，勿傷同學之情。」二人稽首受教。先生又將書二本，分贈二人，秦儀觀之，乃太公陰符篇也。「此書弟子久已熟誦，先生今日見賜，有何用處？」先生曰：「汝雖熟誦，未得其精，此去若未能得意，只就此篇探討，自有進益。我亦從此逍遙海外，不復留於此谷矣。」秦儀既別去，不數日，鬼谷子亦浮海爲蓬島之遊，或云已仙去矣。

不知孫臏應聘下山，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林

話說孫臏行至魏國，卽寓於龐涓府中。臏謝涓舉薦之恩，涓有德色。臏又述鬼谷先生改賓爲臏之事，涓驚曰：「臏非佳語，何以改易？」臏曰：「先生之命，不敢違也。」

次日，同入朝中，謁見惠王。惠王降階迎接，其禮甚恭。臏再拜奏曰：「臣乃村野匹夫，過蒙大王聘禮，不勝慚

龐涓曰：「寡人欲封孫先生爲副軍師之職，與驗同掌兵權，卿意如何？」龐涓對曰：「臣與孫臏同隸結義，臏乃臣之兄也，豈可以兄爲副，不若權拜客卿，候有功績，臣當讓爵，甘居其下。」惠王唯奏，卽拜臏爲客卿，賜第一區，並於龐涓。——客卿者，半爲賓客，不以臣禮加之，外示優崇，不欲分兵權於臏也。——自此孫臏頻相往來，龐涓想道：「孫子既有秘授，未見吐露，必須用意探之。」遂設席請酒，酒中同談及兵機，孫子對答如流，及孫子問及龐涓數節，龐涓不知所出，乃佯問曰：「此非孫武子兵法所載乎？」臏全不疑慮，對曰：「然也。」涓曰：「愚弟昔日亦蒙先生傳授，自不用心，遂至遺忘，今日借觀，不敢忘報。」臏曰：「此書經先生註解詳明，與原本不同，先生止付看三日，便卽取去，亦無錄本。」涓曰：「吾兄還記得否？」臏曰：「依稀尙存記憶。」涓心中，已不得便求傳授，只是一時難以驟逼。

過數日，惠王欲試孫臏之能，乃閱武於教場，使孫臏二人，各演陣法。龐涓布的陣法，孫臏一見，卽便分說：「此爲某陣，用某法破之。」孫臏排成一陣，龐涓茫然不識，私問於孫臏，臏曰：「此卽『顛倒八門陣』也。」涓曰：「有變乎？」臏曰：「攻之則變爲『長蛇陣』矣。」龐涓探了孫臏說話，先報惠王曰：「孫子所布，乃『顛倒八門之陣』，可變長蛇。」已而惠王問於孫臏，所對相同，魏王以龐涓之才，不弱於孫臏，心中愈喜。

只有龐涓回府，思想：「孫子之才，大勝於吾，若不除之，異日必爲欺壓。」心生一計，於相會中間，私叩孫子曰：「吾兄宗族俱在齊邦，今兄已仕魏柱，何不遣人迎至此間，同享富貴？」孫臏垂淚言曰：「子雖與吾同學，未悉吾家門之事也，吾四歲喪母，九歲喪父，育於叔父孫喬身畔，叔父仕於齊，康公爲大夫，及田太公遷康公於海上，盡逐其故臣，多所誅戮，吾宗族離散，叔與從兄孫平、孫卓，挈吾避難奔周。因過荒歲，復將吾傭於周北門之外，父子不知所往，吾後來年長，聞人言鬼谷先生道高而心慕之，是以單身往學，又復數年，家鄉杳無音信，豈有宗

族可問者。龐涓復問曰：「然則兄長亦還憶故鄉墳墓否？」臧曰：「人非草木能忘本原先生於吾臨行亦言『功名終在故土。』今已作魏臣，此話不須提起矣。」龐涓探了口氣，佯應曰：「兄長之言甚當，大丈夫隨地立功，何必故鄉也？」

約過半年，孫臏所言都已忘懷了。一日，朝罷方回，忽有漢子似山東人語音，問人曰：「此位是孫客卿否？」臧隨喚入府，叩其來歷。那人曰：「小人姓丁名乙，臨淄人氏，在周客販，令兄有書託某送到鬼谷，聞貴人已得仕魏邦，迂路來此。」說罷，將書呈上，孫臏接書在手，拆而觀之，略云：

「愚兄平卓，字達賢，弟賓親覽吾自家門不幸，宗族蕩散，不覺已三年矣！向在宋國爲人耕牧，汝叔一病卽世，異鄉零落，苦不可言！今幸吾王盡釋前嫌，招還故里，正欲奉迎吾弟，重立家門，聞吾弟就學鬼谷，良玉受琢，定成偉器。茲因某客之便，作書報聞，幸早爲歸計，兄弟復得相見！」

孫臏得書，認以爲真，不覺大哭。丁乙曰：「承賢兄分付，勸貴人早早會鄭骨肉相聚。」孫臏曰：「吾已仕於此，此事不可造次。」乃款待丁乙飲酒，付以回書，前面亦敘思鄉之語，後云：「弟已仕魏，未可便歸，俟稍有建立，然後徐爲首邱之計。」送丁乙黃金一錠爲路費。丁乙接了回書，當下辭去。

誰知來人不是什麼丁乙，乃是龐涓手下心腹徐甲也。龐涓套出孫臏來歷姓名，遂僞作孫平孫卓手書，教徐甲假稱齊商丁乙，投見孫子，孫子兄弟自小分別，連手跡都不分明，遂認以爲真了。

龐涓誑得回書，遂仿其筆跡改後數句云：「弟今雖身仕魏國，但故土難忘，心殊懸切，不日當圖歸計，以盡手足之心。倘或齊王不棄微長，自當盡力報効。」於是入朝私見惠王，屏去左右，將僞書呈上，言：「孫臏有背魏向齊之心，近日私通齊使，取有回書，臣遣人邀截於郊外，搜得在此。」惠王看畢曰：「孫臏心懸故土，豈以寡人未能重用，不盡其才耶？」涓對曰：「臧祖孫武子爲吳王大將，後來仍舊歸齊，父母之邦，誰能忘情？大王雖重用

「臏心已懸，必不能為魏盡力。」且臏才不下於臣，若許用為將，必然與魏爭雄。此大王異日之患也，不如殺之。」惠王曰：「孫臏豈可來今，果狀未明，遽然殺之，恐天下譏寡人之輕士也。」涓對曰：「大王之言甚善。臣當勸諭孫臏，當肯留魏國，大王重加官爵，若其不然，大王發到微臣處議罪，微臣自有區處。」

龐涓辭了惠王，往見孫子，問曰：「聞兄已得千金家報，有之乎？」臏是忠直之人，全不疑慮，遂應曰：「果然。」因備述書中要他還鄉之意。龐涓曰：「弟兄久別，思歸人之至情，兄長何不於魏王前請給一二月之假，歸省墳墓，然後再來？」臏曰：「恐主公見疑，不允所請。」涓曰：「兄試請之，弟當從傍力贊。」臏曰：「全仗賢弟玉成。」是夜，龐涓又入見惠王，奏曰：「臣奉大王之命，往諭孫臏，臏意必不願留，且有怨望之語。若目下有表章請假，主公便發其私通齊使之罪。」惠王點頭。

次日，孫臏果進上一通表章，乞假月餘，還齊省墓。惠王見表大怒，批表尾云：「孫臏私通齊使，今又告歸，顯有背魏之心，有負寡人委任之意，可削其官爵，發軍師府問罪。」軍政司奉旨將孫臏拿到軍師府來見龐涓。涓一見，佯驚曰：「兄長何為到此？」軍政司宣惠王之命，龐涓領旨訖，問臏曰：「吾兄受此奇冤，愚弟當於王前力保。」一言罷，命與人駕車來見惠王，奏曰：「孫臏雖有私通齊使之罪，然罪不至死，以臣愚見，不若別而諒之，使為廢人，終身不能退歸故土，即全其命，又無後患，豈不兩全微臣不敢自專，特來請旨。」惠王曰：「卿處分最善。」龐涓辭回本府，謂孫臏曰：「魏王十分惱怒，欲加兄極刑，愚弟再三保奏，恭喜得全性命，但須別足跡。因此乃魏國法度，非愚弟不盡力也。」孫臏嘆曰：「吾師云：『雖有殘害，不為大凶。』今得保首領，其乃賢弟之力，不敢忘報。」龐涓遂喚刀斧手將孫臏綁往，剔去雙膝蓋骨。臏大叫一聲，昏絕倒地，半晌方甦。又用針刺面，成一「私通外國」四字，以墨塗之。龐涓假意啼哭，以刀瘡藥敷臏之膝，用帛纏裹，使人擡至書館，好言撫慰，好食將息。約過月餘，孫臏瘡口已合，只是膝蓋既去，兩腿無力，不能行動，只好盤足而坐。髻翁有詩云：

「易名贖字禍先知，何待龐涓用計時？堪笑孫君太忠直，向因全命感恩私。」

孫贖已成廢人，終日受龐涓三餐供養，甚不過意。龐涓乃求贖傳示鬼谷子，注解孫武兵書，贖慨然應允。涓始以木簡要他繕寫，贖寫未及十分之一，有蒼頭名喚誠兒，龐涓使伏侍孫贖。誠兒見孫子無辜受枉，反有憐憫之意，忽龐涓召誠兒至前，問孫贖繕寫「日得幾何？」誠兒曰：「孫將軍為兩足不便，長眠短坐，每日只寫得二三策。」龐涓怒曰：「如此遲慢，何日寫完？汝可與我上緊催促。」誠兒退問近侍曰：「軍師央孫君繕寫，何必如此催迫？」近侍曰：「汝有所不知，軍師與孫君外雖相卹，內實相忌，所以全其性命，單為欲得兵書耳。繕寫一完，便當絕其飲食，汝切不可洩漏。」

誠兒聞知其信，密告孫子。孫子大驚：「原來龐涓如此無義，豈可傳以兵法？」又想：「若不繕寫，他必然發怒，吾命旦夕休矣！」左思右想，欲求自脫之計，忽然想著「鬼谷先生臨行時，付我錦囊一個，囑云：『到至急時，方可開看。』今其時矣。」遂將錦囊啓視，乃黃絹一幅，中間寫著「詐瘋魔」三字。贖曰：「原來如此。」當日晚餐方設，贖正欲舉筯，忽然昏憤，作嘔吐之狀，良久發怒，張目大叫曰：「汝何以毒藥害我？」將瓶甌悉拉於地，取寫過木簡，向火焚燒，撲身倒地，口中含糊罵誓不絕。誠兒不知是詐，慌忙奔告龐涓。涓次日親自來看，贖痰涎滿面，伏地呵呵大笑，忽然大哭。龐涓問曰：「兄長為何而笑？為何而哭？」贖曰：「吾笑者笑魏王欲害我命，吾有十萬天兵相助，能奈我何？吾哭者哭魏邦有沒孫贖，無人作大將也。」說罷，復睜目視涓，磕頭不已，口中叫「鬼谷先生，乞救我孫贖一命。」龐涓曰：「我是龐涓，休得錯認了。」贖牽住龐涓之袍，不肯放手，亂叫「先生救命。」龐涓命左右扯脫，私問誠兒曰：「孫子病症是幾時發的？」誠兒曰：「是夜來發的。」

涓上車而去，心中疑惑不已，恐其佯狂，欲試其真偽，命左右拖入豬圈中，糞穢穢覆面，倒身而臥，再使人送酒食與之，詐云：「吾小人哀憐先生被刑，卿表敬意。」元帥不知也。孫子已知是龐涓之詐，怒目猙獰，

罵曰：「汝又來毒我耶？」將酒食傾翻地下，使者乃拾狗食及泥塊以進，臏取而啖之。於是還龐涓，涓曰：「此真中狂疾，不足爲慮矣！」自此縱放孫臏，任其出入，臏或朝出晚歸，仍臥豬圈之內，或出而不返，泥宿市井之間，或談笑自若，或悲號不已。市人認得是孫客卿，憐其登廢，多以飲食遺之，臏或食或不食，狂言誕語不絕於口，無有知其爲假瘋魔者。龐涓却分付地方，每日侵晨，具報孫臏所在，尙不能置之度外也。髯翁有詩云：

「紛紛七國鬪干戈，俊傑乘時歸網羅；堪恨奸臣懷嫉忌，致令良友詐瘋魔。」

時墨翟雲遊至齊，客於田忌之家，其弟子禽滑從魏而至，墨翟問：「孫臏在魏得意何如？」禽滑親將孫子被刑之事，述於墨翟，翟嘆曰：「吾本欲薦臏，反害之矣！」乃將孫臏之才，及龐涓妬忌之事，轉述於田忌，田忌言於威王曰：「國有賢臣，而令見辱於異國，大不可也！」威王曰：「寡人發兵以迎孫子如何？」田忌曰：「龐涓不容臏仕於本國，肯容仕於齊國乎？欲迎孫子，須是如此恁般……密載以歸，可保萬全。」

威王用其謀，即令客卿淳于髡，假以進茶爲名，至魏欲見孫子。淳于髡領旨，押了茶車，捧了國書，竟至魏國，禽滑裝做從者，隨行到魏，都見了魏惠王，致齊侯之命，惠王大喜，送淳于髡於館驛。禽滑見臏發狂，不與交言，半夜私往候之，臏背靠井欄而坐，見禽滑，張目不語。滑垂涕曰：「孫子困至此乎？可識禽滑否？吾師言孫卿之冤於齊王，齊王甚相傾慕，淳于公此來，非爲貢茶，實欲載孫卿入齊，爲君報刖足之仇耳！」孫臏淚流如雨，良久言曰：「某已分死於溝渠，不期今日有此機會！」但龐涓疑慮太甚，恐不便挈帶如何？禽滑曰：「吾已定下計策，孫卿不須過慮，俟有行期，即當相迎，約定只在此處相會，萬勿移動！」

次日，魏王款待淳于髡，知其善辯之士，厚贈金帛，髡辭了魏王，欲行，龐涓復置酒長亭，餞行禽滑，先於晝夜將溫車藏了孫臏，却將孫臏衣服，與廝養王義穿著，披頭散髮，以泥土塗面，裝作孫臏模樣。地方已經具報龐涓，以此不疑。淳于髡既出長亭，與龐涓歡飲而別，先使禽滑驅車速行，親自押後。過數日，王義亦脫身而

來；地方但見骯髒衣服撒做一地，已不見孫臏矣。即時報知龐涓，涓疑其投井而死，使人打撈屍首，不得連連接訪，並無影響。反恐魏王見責，戒左右只將孫臏溺死申報，亦不疑其投齊也。

再說淳于髡載孫臏離了魏境，方與沐浴，卽入臨淄。田忌親迎於十里之外，言於威王，使乘蒲車入朝。威王卽以兵法卽欲拜官，孫臏辭曰：「臣未有寸功，不敢受爵。龐涓若聞臣用於齊，又起妬嫉之端，不若姑隱其事，俟有用臣之處，然後效力何如？」威王從之，乃使居田忌之家，忌尊爲上客。臏欲借禽滑往謝墨翟，他師弟二人已不別而行了。臏嘆息不已，再使人訪孫平孫卓信息，杳然無聞，方知龐涓之詐。

齊威王暇時，常與宗族諸公子馳射賭博爲樂。田忌馬力不及，屢次失金。一日，田忌引孫臏同至射圃，獻射，臏見馬力不甚相遠，而田忌三棚皆負，乃私謂忌曰：「君明日復射，臣能令君必勝。」田忌曰：「先生果能使某必勝，某當請於王，以千金決賭。」臏曰：「君但請之。」田忌請於威王曰：「臣之馳射，屢負矣，來日願傾家財，一決輸贏，每棚以千金爲采。」威王笑而從之。——是日，諸公子皆盛飾車馬，齊至場圃，百姓聚觀者數千人。田忌問孫子曰：「先生必勝之術安在？」田忌曰：「不可戲也！」孫臏曰：「齊之良馬聚於主廄，而君欲與次第角勝，難矣。然臣能以術得之。夫三棚有上中下之別，誠以君之下駟當彼上駟，而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角，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角，君雖一敗，必有二勝。」田忌曰：「妙哉！」乃以金鞍錦韉飾其下等之馬，僞爲上駟，先與威王賭第一棚，馬足相去甚遠，田忌復失千金。威王大笑。田忌曰：「尚有二棚，臣若全輸，笑臣未晚。」及二棚三棚，田忌之馬果皆勝，多得采物千金。田忌奏曰：「今日之勝，非臣馬之力，乃孫子所教也。」因述其故。威王嘆曰：「卽此小舉，已見孫先生之智矣！」由是益加敬重，賞賜無算，不在話下。

再說魏惠王旣廢孫臏，責成龐涓，恢復中山之事。龐涓奏曰：「中山遠於魏而近於趙，與其遠爭不如近割；臣請爲君直擣邯鄲，以報中山之恨。」惠王許之。龐涓遂出車五百乘伐趙，圍邯鄲。邯鄲守臣牛選連戰俱敗，上

表超成侯，成侯使人以中山路齊求救。齊威王已知孫子之能，拜爲大將。臏辭曰：「臣刑餘之人，而使主兵，顯齊國別無人才爲敵所笑，請以田忌爲將。」威王乃用田忌爲將，孫臏爲軍師，常居轎車之中，陰爲畫策，不顯其名。田忌欲引兵救邯鄲，臏止之曰：「趙將非龐涓之敵，比我至邯鄲，其城已下矣，不如駐兵於中道，揚言欲伐襄陵，龐涓必還，還而擊之，無不勝也。」忌用其謀。

時邯鄲候救不至，牛選以城降涓。涓遣人報捷於魏王，正欲進兵，忽聞齊遣田忌乘虛來襲襄陵。龐涓驚曰：「襄陵有失，安邑震動，吾當還救根本。」乃班師離桂陵二十里，便遇齊兵。原來孫臏早已打聽魏兵到來，預作準備。先使牙將袁達引三千人截路搦戰。龐涓族子龐葱前隊先到，迎住廝殺，約戰二十餘合，袁達詐敗而走。龐葱恐有計策，不敢追趕，却使稟知龐涓。涓叱曰：「諒偏將尙不能擒取，安能擒田忌乎？」卽引大軍追之。

將及桂陵，只見前面齊兵排成陣勢，龐涓乘車觀看，正是孫臏初到魏國時擺的「顛倒八門陣」。龐涓心疑，想道：「那田忌如何也曉此陣法，莫非孫臏已歸齊國乎？」當下亦布隊成列，只見齊軍中閃出大將田旗號，推出一輛戎車，田忌全裝披掛，手執畫戟，立於車中，田嬰挺戈立於車中。田忌口呼：「魏將能事者，上前打話！」龐涓親自出車，謂田忌曰：「齊魏一向和好，魏趙有怨，何與齊事？將軍棄好尋仇，實爲失計。」田忌曰：「趙以中山之地獻於吾主，吾主命吾帥師救之，若魏亦割數郡之地付於吾手，吾當卽退。」龐涓大怒曰：「汝有何本事，敢與吾對陣？」田忌曰：「你既有本事，能識我陣否？」龐涓曰：「此乃一顛倒八門陣，吾受之鬼谷子，汝何處竊取一二？反來問我。我國中三歲孩童皆能識之。」田忌曰：「汝既能識，敢打此陣否？」龐涓心下躊躇：「若說不打喪了志氣。」遂厲聲應曰：「既能識，如何不能打？」龐涓分付龐英、龐葱、龐茅曰：「記得孫臏曾講此陣略，知攻打之法。」但此陣能變長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攻者輒爲所困，我今去打此陣。

汝三人各領一軍，只看此陣一變，三隊齊進，首尾不能相顧，則陣可破矣。」

龐涓分付已畢，自帥先鋒五千人，上前打陣，纔入陣中，只見八方旗色紛紛，換認不出那一門是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了，東冲西撞，戈甲如林，並無出路，只聞得金鼓亂鳴，四下吶喊，豎的旗上俱有軍師「孫」字。龐涓大駭曰：「別夫果在齊國，吾墮其計矣！」正在危急，却得龐英、龐葱兩路兵殺進，單單救出龐涓，那五千先鋒，不剩一人。問龐茅時，已被田嬰所殺，共損軍二萬餘人，龐涓甚是傷感。

原來八卦陣本按八方，連中央戊己，共是九隊車馬，其形正方，比及龐涓入來打陣，抽去首尾二軍，爲二角，以這外救止七隊車馬，變爲圓陣，以此龐涓迷惑。後來唐朝衛國公李靖，因此作六花陣，卽從此圓陣布出，有詩爲證：

「八陣中藏不測機，傳來鬼谷少人知；龐涓只曉長蛇勢，那識方圓變化奇？」

按今堂邑縣東南有地名古戰場，乃昔日孫龐交兵之處也。

却說龐涓知孫臏在軍中，中心懼怕，與龐英、龐葱商議棄營而遁，連夜回魏國去了。田忌與孫臏探知空營，奏凱回齊——此周顯王十七年之事——魏惠王以龐涓有取邯鄲之功，雖然桂陵喪敗，將功折罪。

齊威王遂寵任田忌、孫臏，專以兵權委之。驕忌恐其將來代己爲相，密與門客公孫閱商量，欲要奪田忌、孫臏之寵，恰好龐涓使人以千金行賂於驕忌，要得退去孫臏。驕忌正中其懷，乃使公孫閱假作田忌家人，持千金於五鼓叩卜者之門曰：「我奉田忌將軍之差，欲求一卦。」卦成卜者問：「何用？」閱曰：「我將軍田氏之宗也，兵權在握，威震鄰國，今欲謀大事，煩爲斷其吉凶。」卜者大驚曰：「此悖逆之事，吾不敢與聞。」公孫閱囑曰：「先生卽不肯斷，幸勿洩。」公孫閱方纔出門，驕忌差人已至，將卜者拿住說他：「替叛臣田忌占卦。」卜者曰：「雖有人來小店，實不會占。」驕忌遂入朝，以田忌所占之語，告於威王，卽引卜者爲證。威王果疑，每日使人

田忌之舉動。田忌聞其言，遂託病辭了兵政，以釋齊王之疑。孫臏亦謝去軍師之職。

明年齊威王薨，子辟疆即位，是為宣王。宣王素知田忌之冤，與孫臏之能，俱召復故位。

再說龐涓初時聞齊國退了田忌，孫臏不用，大喜曰：「吾今日乃可橫行天下也。」是時韓昭侯滅鄭國而都之，趙相國公仲侈如韓稱賀，因請同起兵伐魏，約以滅魏之日，同分魏地。昭侯應允，回言：「偶值荒饑，俟來年當從兵進討。」龐涓訪知此信，言於惠王曰：「聞韓謀助趙攻魏，今乘其未合，宜先伐韓以阻其謀。」惠王許之，使太子申為上將軍，龐涓為大將，起傾國之兵，向韓國進發。

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話說龐涓同太子申起兵伐韓，行過外黃，有布衣徐生請見太子。太子問曰：「先生辱見寡人，有何見諭？」徐生曰：「太子此行將以伐韓也，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於此，太子欲聞之否？」申曰：「此寡人所樂聞也。」徐生曰：「太子自度富有過於魏，位有過於王者乎？」申曰：「無以過矣。」徐生曰：「今太子自將而攻韓，幸而勝，富不過於魏，位不過於王也，萬一不勝，將若之何？夫無不勝之害，而有稱王之榮，此臣所謂百戰百勝者也。」申曰：「善哉。寡人請從先生之教，即日班師。」徐生曰：「太子雖善吾言，必不行也。夫一人烹鼎，衆人啜汁，今欲啜太子之汁者甚衆，太子即欲還，其誰聽之？」

徐生辭去，太子出令欲班師，龐涓曰：「大王以三軍之寄屬於太子，未見勝敗，而遽班師，與敗北何異？」諸將皆不欲空還。太子申不能自決，遂引兵前進，直趨韓，都韓哀侯遣人告急於齊，求其出兵相救。齊宣王大集羣臣，問以「教韓與不救孰是孰非？」相國驪忌曰：「韓魏相并，此鄰國之幸也，不如勿救。」田忌田嬰皆曰：「魏

勝韓，則禍必及於齊，救之爲是。」孫臏喟然無語。宣王曰：「軍師不發一言，必救與不救，二策皆非乎？」孫臏對曰：「然也。夫魏國自恃其強，前年伐趙，今年伐韓，其心亦豈須與忘齊哉？若不救，是棄韓以肥魏。故言不救者，非也。魏方伐韓，韓未敵而吾救之，是我代韓受兵，韓享其安而我受其危。故言救者亦非也。」宣王曰：「然則如何？」孫臏對曰：「爲大王計，宜許韓必救，以安其心。韓知有齊救，必悉力以拒魏，魏亦必悉力以攻韓。吾俟魏之敵，徐引兵而往，攻敵魏以存韓，用力少而見功多，豈不勝於前二策耶？」宣王鼓掌稱「善」，遂許韓使言「齊救日暮且至」。

韓昭侯大喜，乃悉力拒魏。前後交鋒五六次，韓皆不勝，復遣使往齊，催遣救兵。齊復用田忌爲大將，田嬰副之，孫子爲將軍，率車五百乘救韓。田忌又欲望韓進發，孫臏曰：「不可！不可！吾向者救趙，未嘗至趙，今救韓，奈何往韓乎？」田忌曰：「軍師之意，將欲如何？」孫臏曰：「夫解紛之術，在攻其所必救，今日之計，惟有直走魏都耳。」田忌從之，乃命三軍齊向魏都進發。

龐涓連敗韓師，將逼新都，忽接本國警報，言：「齊兵復寇魏境，望元帥作速班師。」龐涓大驚，即時傳令去韓歸魏，韓兵亦不追趕。孫臏知龐涓將至，謂田忌曰：「三晉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吾軍遠入魏地，宜詐爲弱形以誘之。」田忌曰：「誇之如何？」孫臏曰：「今日當作十萬竈，明後日以漸減去，彼見軍竈頓減，必謂吾兵怯戰逃亡過半，將兼程逐利，其氣必驕，其力必疲，吾因以計取之。」田忌從其計。

且說龐涓兵望西南而行，心念韓兵屢敗，正好征淮，却被齊人侵擾，毀其成功，不勝之忿，及至魏境，知齊兵已前去了，遺下安營之迹，地甚寬廣，使人數其竈，足有十萬。驚曰：「齊兵之衆如此，不可輕敵也。」明日又至前營，查其竈僅五萬有餘，又明日，竈僅三萬……涓以手加額曰：「此魏王之洪福矣！」太子申問曰：「軍師未見

敵形何喜形於色？涓答曰：「吾固知齊人素怯。今入魏地，纔三日，士卒逃亡已過半了，尚敢操戈相角乎？」太子申曰：「齊人多詐，軍師須十分在意。」龐涓曰：「田忌等今番自來送死，涓雖不才，願王擒忌等，以雪桂陵之恥。」

當下傳令：選精銳二萬人，與太子申分爲二隊，倍日并行，步軍悉留在後，使龐葱率領徐進。

孫臏刻使人探聽龐涓消息，回報：「魏兵已過沙鹿山，不分早夜兼程而進。」孫臏屈指計程，日暮必至馬陵——那馬陵道在兩山中間，溪谷深隘，堪以伏兵。道傍樹木叢密，臏只揀絕大一株留下，餘樹盡皆砍倒，縱橫道上，以塞其行，却將邢大樹向東，樹身砍白，用黑煤大書六字云：「龐涓死此樹下。」上面橫書四字云：「軍師孫臏。」令部將袁逢、獨狐陳，各選弓弩手五千，左右埋伏，吩咐：「但看樹下火光起時，一齊發弩。」再令田嬰引兵一萬，離馬陵三里埋伏，只待魏兵已過，便從後截殺。分撥已定，自與田忌引兵遠遠屯扎，準備接應。

再說龐涓一路打聽齊兵過去不遠，恨不能一步趕着，只顧催攢，來到馬陵道時，恰好日落西山——其時十月下旬，又無月色——前軍回報：「有斷木塞路，難以進前。」龐涓叱曰：「此齊兵畏吾蹣跚，後故設此計也。」正欲指麾軍士搬木開路，忽抬頭看見樹上砍白處，隱隱有字跡——但昏黑難辨，命小軍取火照之。衆軍士一齊點起火來，龐涓於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驚曰：「吾中則夫之計矣！」急教軍士「速退……」說猶未絕，那袁逢獨孤陳，兩支伏兵，望見火光，萬弩齊發，箭如驟雨，軍士大亂。龐涓帶重傷，料不能脫，嘆曰：「吾恨不殺此則夫，遂成豎子之名。」卽引佩劍，自刎其喉而絕。龐英亦中箭身亡，軍士射死不計其數。史官有詩云：

「昔日僞書好似鬼，今宵伏弩妙如神。說交須是懷忠信，莫學龐涓自隕身。」

昔龐涓下山時，鬼谷曾言：「汝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龐涓用假書之事，欺孫臏而刑之，今且亦受孫臏之欺，墮其滅寇之計。鬼谷又言：「遇馬而瘁。」果然死於馬陵。計龐涓仕魏至身死，剛十二年，應花開十二兆。

之兆，果見鬼谷之占，纖微必中，神妙不測。

時太子申在後隊，聞前軍有失，慌忙屯扎住，不行不隄防。田嬰一軍反從後面殺到，魏兵心胆俱裂，無人敢戰。各自四散逃生。太子申勢孤力寡，被田嬰生擒，縛置車中。田忌和孫臏統大軍接應，殺得魏軍屍橫遍野，輜重軍器盡歸於齊。田嬰將太子申獻功，袁達獨孤陳將龐涓父子屍首獻功。孫臏手斬龐涓之頭，懸於車上。齊軍大勝，奏凱而還。其夜太子申懼辱，亦自刎而死。孫臏嘆息不已。

大軍行至沙鹿山，正逢龐葱步軍。孫臏使人挑龐涓之頭示之，步軍不戰而潰。龐葱下車叩頭乞命，田忌欲并誅之。孫臏曰：「爲惡者止龐涓一人，其子且無罪，況其姪乎？」乃將太子申及龐英二屍交付龐葱，教他回報魏王。『速速上表朝貢，不然齊兵再至，宗社不保。』龐葱諾諾連聲而去。——此周顯王二十八年事也。

田忌等班師回國，齊宣王大喜，設宴相勞，親爲田忌田嬰孫臏把酒，相國驕忌自思昔日私受魏賂，欲陷田忌之事，未免於心有愧，遂稱病篤，使人繳還相印。齊宣王遂拜田忌爲相國，田嬰爲將軍，孫臏軍師如故。加封大邑，孫臏固辭不受，手錄其祖孫武兵書十三篇獻於宣王曰：「臣以廢人過蒙擢用，今上報主恩，下酬私怨，於願足矣。臣之所學盡在此書，留臣亦無用，願得閒山一片爲統老之計。」宣王留之不得，乃封以石闔之山。孫臏住山歲餘，一夕忽不見，或言：「鬼谷先生度之出世矣。」此是後話。武成王廟有孫子讚云：

「孫子知兵，翻爲盜憎，別足銜冤，坐籌運能。救韓攻魏，雪恥搜靈，功成辭賞，道跡藏名。揆之祖武，何愧與型！」

再說齊宣王將龐涓之首懸示國門，以張國威，使人告捷於諸侯，諸侯無不聳懼。韓趙二君尤感救兵之德，親來朝賀。宣王欲與韓趙合兵攻魏，魏惠王大恐，亦遣使通和，請朝於齊。齊宣王約會三晉之君，同會於博望城。韓趙魏無敢違者。三君同時朝見，天下榮之。宣王遂自恃其強，耽以酒色，築雪宮於城內，以備宴樂，闢郊外四十

里爲苑圃，以備狩獵；又聘信文學遊說之士，於稷門立左右講室，聚遊客數十人，內如騶衍、田駢、接輿、環淵……等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日事議論，不修實政。嬖臣王嚳……等用事，田忌屢諫不聽，鬱鬱而卒。

一日，宣王宴於雪宮，盛陳女樂，忽有一婦人，廣頰深目，高鼻結喉，駝背肥項，長指大足，髮若秋草，皮膚如漆，身穿破衣，自外而入，聲言：「願見齊王。」武士止之曰：「醜婦何人，敢見大王？」醜婦曰：「吾乃齊之鹽人也，覆姓鍾離，名春，年四十餘，擇嫁不得，聞大王游宴離宮，特來求見，願入後宮，以備灑掃。」左右皆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之女子也！」乃奏知宣王，宣王召入，羣臣侍宴者，見其醜陋，亦皆含笑。宣王問曰：「我宮中妃侍已備，今婦人貌醜，不容於鄉里，以布衣欲干千乘之君，得無有奇能乎？」鍾離春對曰：「妾無奇能，特有隱語之術。」宣王曰：「汝試發隱術，爲孤度之；若言不中用，卽當斬首。」鍾離春乃揚目銜齒，舉手再四，拊膝而呼曰：「殆哉！殆哉！宣王不解其意，問於羣臣，羣臣莫能對。宣王曰：『春來前，爲寡人明言之。』春頓首曰：『大王赦妾之死，妾乃敢言。』宣王曰：『赦爾無罪。』春曰：『妾揚目者，代王視烽火之變；銜齒者，代王懲拒諫之口；舉手者，代王揮說佞之臣；拊膝者，代王拆游宴之臺。』……宣王大怒曰：『寡人焉有四失？』村婦妄言！喝令：『斬之。』春曰：『乞申明大王之四失，然後就刑。』妾聞秦用商鞅，國於富強，不日出兵，函關與齊爭勝，必首受其患。大王內耽女色，外荒國將，邊備漸弛，此妾爲王揚目而視之。妾聞：『君有諍臣，不亡其國；父有諍子，不亡其家。』大王內耽女色，外荒國政，忠諫之士，拒而不納，妾所以銜齒爲王受諫也。且王驢等何諛取容，蔽賢竊位，騶衍等迂談闊說，虛而無實；大王信用此輩，妾恐其有誤社稷，所以舉手爲王揮之。王築宮築園，臺榭陂池，殫竭民力，虛耗國賦，所以拊膝爲王拆之。大王四失，危如累卵，而偷目前之安，不顧異日之患，妾冒死上言，倘蒙採聽，雖死何恨！」宣王嘆曰：「使無鍾離氏之言，寡人不得聞過，其也！」卽日罷宴，以車載春歸宮，立爲正后。春辭曰：「大王不納妾言，妾用妾身請，以理國爲急，用賢爲先。」於是宣王招賢下士，疎遠嬖佞，遣稷下游說之徒，以田嬰爲相國，以鄒人孟軻爲上賓。

齊國大治。即以無鹽之邑封春冢，號春冢爲無鹽君。此是後話。

話分兩頭。却說秦相國衛鞅，聞龐涓之死，言於孝公曰：「秦魏比鄰之國，秦之有魏，猶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其勢不兩存明矣。魏今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乘此時伐魏，魏不能支，必然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爲大將，公子少官副之，帥兵五萬伐魏，師出咸陽，望東進發，驚報已至西河，守臣朱倉告急文書，一日三發。惠王大集羣臣，問禦秦之計，公子卬進曰：「鞅昔日在魏時，與臣相善，臣嘗舉薦於大王，大王不聽。今日臣願領兵前往，先與講和，如若不許，然後固守城池，請救韓趙。」羣臣皆贊其策。惠王卽拜公子卬爲大將，亦率兵五萬來救西河，進屯吳城。——那吳城是吳起守西河所築，以拒秦者，堅固可守。——公子卬正欲修書遣人往秦，秦通問衛鞅，欲其罷兵守城，將士報道：「今有秦相國差人下書，見在城外。」公子卬命縋城而上，發書看之，書曰：

「鞅始與公子相得甚歡，不異骨肉，今各事其主，爲兩國之將，何忍治兵，自相魚肉？鄙意欲與公子相約，各去兵車，釋甲冑，以衣冠之會，相見於玉泉山，樂飲而罷。免使兩國肝腦塗地，使千秋而下，稱吾兩人之交情，同於管鮑。公子如肯俯從，幸示其期！」

公子卬讀畢大喜曰：「吾意正欲如此。」遂厚待使者，答以書曰：

「相國不忘夙昔之好，舉齊桓故事，以衣裳易兵車，安秦魏之民，明管鮑之誼。此卬志也。三日之內，惟相國示期，敢不聽命。」

衛鞅得了回書，喜曰：「吾計成矣！」復使人入城訂定日期，言：「秦兵前營已撤打發先回，只等會過元帥，便投秦都起。」復以早藕麝香遺之曰：「此二物，秦地所產，早藕益人麝香辟邪，聊志交情，永以爲好。」公子卬謂衛鞅愛己，益信其無他，答書謝之。衛鞅假傳軍令，使前營盡撤，公子少官率領先行，却暗暗分付一路只說射

獵充食，在狐岐山、白雀山等處，四散埋伏。期定是日午未未初，齊到玉泉山下；只聽山上放礮爲號，便一齊殺入，將來人盡數拿住，不許走漏一人。

至期，侵晨衛鞅先使人報入城中，言：「相國先往玉泉山等候，隨行不滿三百人。」公子卬十分相信，亦以輜車載酒食，并樂工一部，乘車赴會。——人數與商鞅相當——衛鞅在山下相迎。公子卬見人從既少，且無軍器，坦然不疑，相見之間，各敘昔日交情，并及今日通和之意。魏國從人無不歡喜，兩邊俱有酒席。公子卬是地主，先替衛鞅把盞三獻三酬，奏樂三次。衛鞅使軍吏席上報時，即時撤了魏國筵席，另用本國酒饌，兩個侍酒的，都是秦國有名的勇士，一個喚做烏獲，力舉千鈞，一個喚做任鄙，手格虎豹。衛鞅纔舉初杯相勸，以目視左右，便去山頂上放起一礮，號礮山下亦放礮相應，聲震山谷。公子卬大驚曰：「此礮何來？相國莫非見欺否？」衛鞅笑曰：「暫欺一次，向容告罪。」公子卬心驚，便欲奔逃，却被烏獲緊緊幫住，轉動不得。任鄙指揮左右拿人，公子少官率軍士拘獲車仗人等，真個是滴水不漏。衛鞅分付將公子卬上了囚車，先遞回秦國報捷，却將所獲隨行人衆，解其束縛，賜酒壓驚，仍用原來車仗教他。只說：「主帥赴會回來。」賺開城門，另有重賞，如若不從，即時斬首。那一行從人都是小輩，誰不怕死，盡皆依允。

却被烏獲假作公子卬，坐於車中，任鄙作護送使臣，軍車隨後；城上認得是自家人從，即時開門。那兩員勇將一齊發作，將城門一拳一脚，打個粉碎，關闔不得。軍士上前者，都被打倒；背後衛鞅親率大軍飛也似趕來；城中軍民亂竄，衛鞅縱軍士亂殺一陣，遂占了吳城。朱倉聞知主帥被虜，度西河難守，棄城而遁。衛鞅長驅而入，直逼安邑。惠王大懼，使大夫龍賈往秦軍行成。衛鞅曰：「魏王不能用吾，吾故出仕秦國；蒙秦王尊爲卿相，食祿萬鍾，今以兵權交付，若不滅魏，有負重託。」龍賈曰：「吾聞「良鳥戀舊林，良臣懷故主。」魏王雖不能用足下，然父母之邦，足下安得無情？」衛鞅沉思半晌，謂龍賈曰：「若要我班師，除非將西河之地盡割於秦方可。」龍賈

只得應諾。回奏惠王。惠王從之。卽令龍賈奉西河地圖獻於秦軍。賈和衛鞅按圖受地。奏凱而還。公子卬遂降於秦。魏惠王以安邑地近於秦。難守。遂遷都大梁去訖。自此稱爲梁國。孝公嘉衛鞅之功。封爲列侯。以前所取魏地商於等十五邑。爲鞅食邑。號爲商君。——後世號爲商鞅。爲此也。——

鞅謝恩歸第。謂家臣曰：『吾以衛之支庶。挾策歸秦。爲秦吏治。立致富強。今又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謂壯矣。』賓客齊聲稱賀。內有一士厲聲而前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爾等居商君門下。豈可進諂而詔主乎？』衆人視之。乃上客趙良也。鞅曰：『先生語衆人之諂。試言吾之治秦。與五殺大夫孰賢？』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穆公。三置晉君。并國二十。使其主爲西戎伯主。及其自奉。暑不張蓋。勞不坐乘。死之日。百姓悲哭。如喪考妣。今君相秦。八載。法令雖行。刑戮太慘。民見威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太子恨君。刑其師傅。怨入骨髓。民間父兄子弟。久含怨心。一旦秦君晏駕。君之危若朝露。尙可貪商於之富貴。而自誇大丈夫乎？君何不荐賢人以自代。辭去祿位。退耕於野。尙可以望自全也。』商君默然不樂。

後五月。秦孝公得疾而薨。羣臣奉太子驪卽位。是爲惠文公。商鞅自負先朝舊臣。出入傲慢。公子虔初被商鞅劓鼻。積恨未報。至是。與公孫賈同奏於惠文公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雖治。然婦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國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權重。後必謀叛。』惠文公曰：『吾恨此賊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且夕。』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退歸商於。鞅辭朝具駕出城。儀仗隊伍。猶比王侯。百官餞送。朝署爲空。公子虔公孫賈密告惠文公言：『商君不知悔咎。僭擬王者儀制。若歸商於。必然謀叛。』甘龍杜摯。證成其事。惠文公大怒。卽令公孫賈引武士三千。追趕商鞅。梟首回報。

公孫賈領命出朝。當時百姓連街倒巷。皆怨商君。一聞公孫賈引兵追趕。攘臂相從者。何止數千餘人。商鞅車駕出城已百餘里。忽聞後面喊聲大振。使人探聽回報：『朝廷發兵追趕。』商鞅大驚。知是新主見責。恐不免。

禍急卸衣冠下車，扮作卒隸逃亡。走至函關，天色將昏，往旅店投宿。店主索照身之帖，鞅辭無有。店主曰：「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人，犯者並斬，吾不敢留。」商鞅驚曰：「吾設此法，乃自害其身也。」遂乃連夜前行，混出關門，逕奔魏國。魏惠王恨商鞅誘虜公子卬，割其西河之。於是欲囚商鞅以獻秦。鞅復逃回商於，謀起兵攻秦。被公孫賈追至縛歸。惠文公歷數其罪，分付：「將鞅押出市曹，五牛分屍。」百姓爭啖其肉，須臾而盡。於是盡滅其族。可憐商鞅變立新法，使秦國富強，今日受車裂之禍，豈非過刻之報乎！——此周顯王三十一年事也。髯翁有詩云：

「商於封邑未經年，五牛分屍亦可憐。慘刻從來兇報至，勸君熟讀省刑篇。」

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於道，如釋重負。六國聞之，亦皆相慶。甘龍、杜摯先被革職，今皆復官。拜公孫衍爲相國，衍勸惠文公「西并巴蜀，稱王以號召天下，要列國悉如魏國割地爲賀，如有違者，即發兵伐之。」惠文公遂稱王，遣使者徧告列國，都要割地爲賀。諸侯俱猶豫未決，惟楚王威熊商任用昭陽，新敗越王，殺越王無疆，盡有越地，地廣兵強，與秦爲敵。秦使至楚，被楚王叱咤而去。於是洛陽蘇秦挾「兼并」之策，以說秦王。不知蘇秦如何說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

話說蘇秦張儀自從辭了鬼谷子下山，張儀自往魏國去了。蘇秦回至洛陽，家中老母在堂，一兄二弟，一兄已先亡，惟寡嫂在，二弟乃蘇代、蘇厲也。一別數年，今日重會，舉家歡喜，自不必說。過了數日，蘇秦欲出遊列國，乃請於父母，變賣家財，爲資身之費。母、嫂及妻俱力止之曰：「季子不治耕穫，力工商，求什一之利，乃思以口舌博富貴，棄見成之業，圖未獲之利，他日生計無聊，豈可悔乎？」蘇代、蘇厲亦曰：「兄如善於遊說之術，何不就說

周王在本鄉亦可成名何必遠出。蘇秦被一家阻當乃求見周顯王說以自強之術。王留之館舍左右皆素知蘇秦出於農賈之家疑其言空疎無用不肯在顯王前保舉。蘇秦在館舍羈留感餘不能討個進身於是憤憤回家。蘇破三產得黃金百鎰製黑貂裘爲衣治車馬僕從遊列國訪求山川地形人民風土盡得天下利害之詳。如此數年未有所遇聞衛鞅封商君甚得秦孝公之心乃西至咸陽而孝公已薨商君亦死乃求見惠文王。惠文王宣秦至殿問曰「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敝邑有何教誨。」蘇秦奏曰「臣聞大王求諸侯割地意者欲安坐而并天下乎。」惠文王曰「然。」秦曰「大王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胡貉此四塞之國也沃野千里奮擊百萬以大王之賢上民之衆臣請獻謀效力并諸侯吞周室稱帝而一天下易如反掌豈有安坐而能成事者乎。」惠文王初殺商鞅心惡遊說之士乃辭曰「孤聞毛羽不成不能高飛。」先生所言孤有志未逮更俟數年兵力稍足然後議之。」蘇秦乃退復將古三王五霸攻戰而得天下之術彙成一書——凡丁餘萬言——次日獻上秦王。秦王雖然留覽絕無用蘇秦之意再謁秦相公孫衍衍忌其才不爲引進。

蘇秦留秦歲餘黃金百鎰俱已用盡黑貂之裘亦敝壞計無所出乃貨其車馬僕從以爲路資擔囊徒步而歸。父母見其狼狽罵辱之妻方織布見秦來不肯下機相見秦餓甚向嫂求一飯嫂辭以無柴不肯爲炊。有詩爲證：

「富貴途人成骨肉貧窮骨肉亦途人；試看季子貂裘敝舉目雖親盡不親！」

秦不覺墮淚嘆曰「一身貧賤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母不以我爲子皆我之罪也。」於是檢書篋中得太公陰符一篇忽悟曰「鬼谷先生曾言「若遊說失意只須熟玩此書自有進益。」乃閉戶探討務窮其趣晝夜不息夜倦欲睡則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足既於陰符有悟然後將列國形勢細細揣摩如此一年天下大勢如在掌中乃自慰曰「秦有學如此以說人主豈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位者乎。」遂謂其弟代廣

曰：「吾學已成，取富貴如寄，弟可助吾行，賣出說列國，倘有出身之日，必當相引。」復以陰符爲弟講解，代與厲亦省，乃各出黃金以資其行。

秦蘇父母妻媵，欲再往秦國，思想：「當今七國之中，惟秦最強，可以輔成常業，何奈秦王不肯收用，吾今再去，倘復如前，何而復歸故里？」乃思一擯秦之策，必使列國同心協力，以孤秦勢，方可自立。於是東投趙國。

時趙肅侯在位，其弟公子成爲相國，號奉陽君。蘇秦先說奉陽君，奉陽君不喜秦，乃去趙北遊於燕，求見燕文公。左右莫爲通達，居歲餘，資用已盡，餓餒於旅邸。旅邸之人哀之，使以百錢，秦賴以濟。適值燕文公出遊，秦伏謁道左，文公問其姓名，知是蘇秦，喜曰：「聞先生昔年以十萬言獻秦王，寡人心慕之，恨未得能讀先生之書。今先生幸惠教寡人，燕之幸也。」遂回車入朝，召秦入見，鞠躬請教。蘇秦奏曰：「大王列在戰國地方二千里，兵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然比於中原，曾未及半。乃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目不睹復車斬將之危，安居無事，大王亦知其故乎？」燕文公曰：「寡人不知也。」秦又曰：「燕所以不被兵者，以趙爲之蔽耳。大王不知結好於近趙，而反欲割地以媚遠秦，不愚甚耶？」燕文公曰：「然則如何？」秦對曰：「依臣愚見，不若與趙從親，因而結連，國天下爲一，相與協力禦秦，此百世之安也。」燕文公曰：「先生合從以安燕，寡人所願，但恐諸侯不肯爲從耳。」秦又曰：「臣雖不才，願面見趙侯，與定從約。」

燕文公大喜，資以金帛路費，高車駟馬，使壯士送秦至趙。適奉陽君趙成已卒，趙肅侯聞燕國送客來，至遂降階而迎曰：「上客遠辱，何以教我？」蘇秦奏曰：「秦聞天下布衣賢士，莫不高賢君之行義，皆願陳忠於君，則奈奉陽君始才嫉能，是以遊士裹足而不進，卷舌而不言。今奉陽君捐館舍，臣故敢貢其愚忠。臣聞「保國莫如安民，安民莫如擇交。」當今山東之國，惟趙爲強，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秦之所最忌害者，莫如趙，然而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襲其後也。故爲趙南蔽者韓魏也，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險，

一日秦兵大出蠶食二國。二國降則禍次於趙矣。臣嘗考地圖列國之地過秦萬里。諸侯之兵多秦十倍。設使六國合一并力西向何難破秦。今爲秦謀者以秦恐嚇諸侯。必須割地求和。夫無故而割地是自破也。破人與破於人二者孰愈。依臣愚見莫如約列國君臣會於涇水交盟定誓。結爲兄弟。聯爲唇齒。秦攻一國則五國共救之。如有敗盟背誓者諸侯共伐之。秦雖強暴豈敢以孤國與天下之衆爭勝負哉。趙肅侯曰：「寡人少年立國日淺未聞至計。今上客欲糾諸侯以拒秦寡人敢不敬從。」乃佩以相印。賜以大第。又以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綿繡千匹使爲從約長。

蘇秦乃使人以百金往燕。償旅邸人之百錢。正欲擇日起行。歷說韓魏諸國。忽趙肅侯召蘇秦入朝。有急事商議。蘇秦忙來見肅侯。肅侯曰：「適邊吏來報。秦相國公孫衍出師攻魏。擒其大將龍賈。斬首四萬五千。魏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衍又欲移兵攻趙。」將若之何。蘇秦曰：「言暗暗吃驚。秦兵若到趙。趙君必然亦效魏求和。舍從之計不成矣。正是「人急計生」。且答應過去另作區處。乃故作安閒之態。拱手對曰：「臣度秦兵疲敝未能卽至趙國。萬一來。到臣自有計退之。」肅侯曰：「先生且暫留敝邑。待秦兵果然不到。方可遠離寡人耳。」這句話正中蘇秦之意。應諾而退。

蘇秦回至府第。喚門下心腹喚徹畢成。至於密室。分付曰：「吾有同學故人名曰張儀。字餘子。乃大梁人氏。我今予汝千金。汝可扮作商賈。變姓名爲賈舍人。前往魏邦。尋訪張儀。倘相見時。須如此如此……若到趙之日。又復如此如此……汝可小心在意。」賈舍人領命。連夜望大梁而行。

話分兩頭。却說張儀自離鬼谷歸魏家貧。求事魏惠王不得。後見魏兵屢敗。乃挈其妻去魏遊楚。楚相國昭陽留之爲門下客。昭陽將兵伐魏。大敗魏師。取襄陵……等七城。楚威王嘉其功。以和氏之璧賜之。

何謂和氏之璧。當初楚厲王之末年。有楚人卞和得玉璞於玉荆山。獻於厲王。王使工相之曰：「石也。」厲

王大怒，以下和欺君，削其左足。及楚武王卽位，和復獻其璞，玉工又以爲石，王怒，削其右足。及楚文王卽位，卞和又欲往獻，奈雙足俱削，不能行動，乃抱璞於懷，啼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有曉得卞和的，問曰：「汝再獻再削，可以止矣，尙希賞乎？」又曰：「吾非爲求賞也，所恨者本良玉而謂之石，本貞士而謂之欺，是非顛倒，不得自明，是以悲耳。」楚文王聞卞和之泣，乃取其璞，使玉人剖之，果得無瑕美玉，因製爲璧，名曰和氏之璧。今襄陽府南漳縣荆山之巔有池，池旁有石室，謂之抱玉巖，卞和所居泣玉處也。楚工憐其誠，以大夫之祿給卞和終其身。此璧乃無價之寶，只爲昭陽滅越敗魏，功勞最大，故以重賞賜之。昭陽隨身攜帶，未嘗少離。

一日，昭陽出遊於赤山，四方賓客，從行者百人。這赤山上有深潭，相傳姜太公曾釣於此。潭邊建有高樓，衆人在樓上飲酒作樂。及至半酣，賓客慕「和璧」之美，請於昭陽，求借觀之。昭陽命守藏豎於車箱中，取出寶櫃，至前親自啓鑰，解開三重錦袱，玉光燦燦，照人顏面。賓客次第傳觀，無不極口稱贊。正賞玩間，左右言：「潭中有大魚躍起。」昭陽起身凭欄而觀，衆賓客一齊出看。那大魚又躍起來，足有丈餘，羣魚從之跳躍，俄焉雲興東北，大雨將至。昭陽分付：「收拾轉程。」守藏豎欲收「和璧」置積，已不知傳遞誰手，竟不見了。亂了一回，昭陽回府，教門下客推查盜璧之人。門下客曰：「張儀赤貧，素無行，要盜璧，除非此人。」昭陽亦心疑之，使人執張儀，管掠之，要他招承。張儀實不曾盜，如何肯服？管至數百遍體俱傷，奄奄一息。昭陽見張儀垂死，只得釋放。旁有可憐張儀的，扶儀歸家，其妻見張儀困頓模樣，垂淚而言曰：「子今日受辱，皆由讀書遊說所致，若安居務農，甯有此禍耶？」張儀口向妻，使視之，問曰：「吾舌尙在乎？」妻笑曰：「尙在。」儀曰：「舌在，是本錢，不愁終困也。」於是將息半愈，復還魏國。

賈舍人至魏之時，張儀已回魏半年矣。聞蘇秦說趙得意，正欲往訪，偶然出門，恰遇賈舍人休車於門外相

之人。」張儀曰：「大丈夫自能致富貴，豈賴汝薦乎？」秦曰：「你既能自取富貴，何必來謁？念同學情分，助汝黃金一笏，請自方使。」命左右以金授儀，儀一時性起，將金擲於地下，憤憤而出。蘇秦亦不挽留。

儀回至旅店，只見自己鋪蓋俱已移出在外。儀問其故，店主人曰：「今日足下得見相君，必然贈館授餐，故移出耳。」張儀搖頭口中只說：「可恨！可恨！」一頭脫下衣屨交還店主人。店主人曰：「莫非不是同學，足下有些妄扳麼？」張儀扯住主人，將往日交情及今日相待光景，備細述了一遍。店主人曰：「相君雖然倨傲，但位尊權重，禮之當然，送足下黃金一笏，亦是美情，足下收了此金，也可打發飯錢，剩些作歸途之費，何必辭之？」張儀曰：「我一時使性，擲之於地，如今手無一錢，如之奈何？」

正說話間，只見前番那賈舍人走入店門，與張儀相見，道：「連日少候得罪，不知先生曾見過蘇相國否？」張儀將怒氣重復吊起，將手往店案上一拍，罵道：「這無情無義的賊，再莫提他！」賈舍人曰：「先生出言太重，何故如此發怒？」店主人遂將相見之事，代張儀敘述一遍。今欠賬無還，又不能作歸計，好不愁悶！」賈舍人曰：「當初原是小人攬掇先生來的，今日遇而不遇，却是小人帶累了先生，小人情願代先生償了欠賬，僱下車馬，送先生回魏。先生意下何如？」張儀曰：「我亦無顏歸魏了！欲往秦邦一遊，恨無資斧。」賈舍人曰：「先生欲遊秦，莫非秦邦還有同學兄弟麼？」張儀曰：「非也。當今七國中惟秦最強，秦之力可以困趙，我往秦幸得用事，可報蘇秦之仇耳！」賈舍人曰：「先生若往他國，小我不敢奉承，若欲往秦，小人正欲往彼探親，依舊與小人同載，彼此得伴，豈不美哉？」張儀大喜曰：「世間有此高義，足令蘇秦愧死！」遂與賈舍人爲八拜之交。

賈舍人替張儀算還店錢，見有車馬在門，二人同載，望西秦一路而行。路間爲張儀製衣裝，賈僕從凡儀所須，不惜財資。及至秦國，復大出金帛，賂秦惠文王左右，爲張儀延譽。時惠文王方悔失蘇秦，聞左右之薦，即時召見，拜爲客卿，與之謀諸侯之事。賈舍人乃辭去。張儀垂淚曰：「姑吾困厄，至甚賴子之力，得顯用秦國方圖報德，

何遂言去耶？賈舍人笑曰：「臣非能知君，知君者，乃蘇相國也。」張儀愕然良久，問曰：「子以資斧給我，何言蘇相國耶？」賈舍人曰：「相國方倡合從之約，慮秦伐趙，敗其事，思可以得秦之柄者，非君不可。故先遣臣僞爲賈人，招君至趙，又恐君安於小就，故意怠慢，邀怒君。君果萌遊秦之意，相君乃大出金資付臣，分付一恣君所用，必得秦柄而後已。」今君已用於秦，臣卽歸報相君。」張儀嘆曰：「嗟乎！吾在季子術中，而吾不覺，吾不及季子遠矣。煩君多謝季子。」當季子之身，不敢言「代趙」二字。以此報季子玉成之德也。」

賈舍人回報蘇秦，秦乃奏趙肅侯曰：「秦兵果不出矣。」於是拜辭往韓，見韓宣惠公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然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爲贄，明年將復求之。夫韓地有限，而秦欲無窮，再三割，則韓地盡矣。俗諺云：『甯爲雞口，勿爲牛後。』一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羞之。」宣惠公蹴然曰：「願以國聽於先生，如趙王約。」亦贈蘇秦黃金百鎰。蘇秦乃過魏，說魏惠王曰：「魏地方千里，然而人民之衆，車馬之多，無如魏者。於以抗秦有餘也。今乃聽羣臣之言，欲割地而臣事秦，倘秦求無已，將若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并力制秦，可使秦無秦患。臣今奉趙王之命，來此約從。」韓惠王曰：「寡人愚不肖，自取敗辱。今先生以長策下教寡人，敢不從命。」亦贈金帛一車。蘇秦復造齊國，說齊宣王曰：「臣聞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富盛天下，莫比。乃西面而謀事秦，甯不恥乎？且齊地去秦甚遠，秦兵必不能及齊，事秦何爲？臣願大王從趙約，六國和親，互相救援。」齊宣王曰：「謹受教。」蘇秦乃驅車向南，說楚威王曰：「楚地五千餘里，天下莫強秦之所患，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弱則楚強。——今列國之君，非從則衡，夫合從則諸侯將割地以事楚，連衡則楚將割地以事秦。此二策者，相去遠矣。」楚威王曰：「先生之言，楚之福也。」秦乃北行，回報趙肅侯，行過洛陽，諸侯各發使送之，儀仗旌旄，前遮後擁，車騎輜重，連接二十里不絕。威儀比於王者，一路官員，望塵下拜。

周顯王聞蘇秦將至，預使人掃除道路，設供帳於郊外以迎之。秦之老母，扶杖旁觀，嘖嘖驚嘆。二弟及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郊迎。蘇秦在車中謂其嫂曰：「嫂向不爲我炊，今又何恭之過也？」嫂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不容不敬畏耳。」蘇秦喟然嘆曰：「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吾今日乃知富貴之不可少也。」於是車載其親屬，同歸故里，起建大宅，聚族而居，散千金以贍宗黨。今河南府城內有蘇秦宅遺址，相傳有人掘之，得金百錠，蓋當時所埋也。秦弟代厲，羨其兄之貴盛，亦習陰符，學遊說之術。

蘇秦任家數日，乃發車往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遣使約齊楚魏韓燕五國之君，俱到洹水相會。蘇秦同趙肅侯，預至洹水，築壇布位，以待諸侯。燕文公先到，次韓宣惠公到，不數日，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陸續俱到。蘇秦先與各國大夫相見，私議坐次。論來楚燕是個老國，齊韓魏卻是更姓新國，但此時戰爭之際，以國之大小爲敘。楚最大，齊次之，魏次之，次趙，次燕，次韓。丙中楚齊魏已稱王，趙燕韓尙稱侯，爵位相懸，相敘不便。於是蘇秦建議，六國一概稱王。趙王爲約主，居上位，楚王等以次居客位，先與各國會議停當。

至期，各登壇照位排列。蘇秦歷階而上，啓告六王曰：「諸君山東大國，位皆王爵，地廣兵多，足以自雄。秦乃牧馬賤夫，據咸陽之險，蠶食列國，諸君能以北面之禮事秦乎？」諸侯皆曰：「不願事秦，願奉先生明教。」蘇秦曰：「合從攢秦之策，向者已悉陳於諸君之前矣，今日但當刑牲歃血，誓於神明，結爲兄弟，務期患難相恤。」六王皆拱手曰：「謹受教。」秦遂捧盤，請六王以決歃血，拜告天地及六國祖宗，一國背盟，五國共擊。寫下誓書六通，六國各收一通，然後就宴。

趙王曰：「蘇秦以大策奠安六國，宜封高爵，俾其往來六國，堅此從約。」五王皆曰：「趙王之言是也。」於是六王合封蘇秦爲「從約長」，兼佩六國相印，金牌寶劍，總轄六國臣民。又各賜黃金百鎰，良馬十乘。蘇秦謝恩。六王各散歸國，蘇秦隨趙肅侯歸趙。——此乃周顯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相要洹水誓神明，唇齒相依骨肉親，假使合從終不覺，何難協力滅孤秦。」
是年，魏惠王、韓文王、俱薨，惠襄王、燕易王立。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僞獻地張儀欺楚

話說蘇秦既合從六國，遂將從約寫一通投於秦關，關吏送與秦惠文王觀之。惠文王大驚，謂相國公孫衍曰：「若六國爲一，寡人之進取無望矣，必須畫一計散其從約，方可圖大事。」公孫衍曰：「首從約者，趙也；大王與師伐趙，視其先救趙者，卽移兵伐之。如是則諸侯懼而從約可散矣。」時張儀在座——意不欲伐趙，以負蘇秦之德——乃進曰：「六國新合，其勢未可猝離也。秦如伐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悉、銳、師、以、助、戰、秦、師、拒、關、不、暇、何、暇、他、移、哉？」夫近秦之國無如魏，而燕在北最遠，大王誠遣使以重賂求成於魏，以疑各國之心，而與燕太子結婚，如此則從約自解矣。」惠文王稱善，乃許魏還襄陵……等七城以講和，魏亦使人報秦之聘，復以女許配秦太子。趙王聞之，召蘇秦責之曰：「子倡爲從約六國和親，相與擯秦，今未踰年而魏、燕二國皆與秦通，從約之不足恃，明矣。倘秦兵猝然加趙，尙可望二國之救乎？」蘇秦惶恐，對曰：「臣請爲大王出使燕國，必有以報魏也。」

秦乃去趙，適燕。燕易王以爲相國，時易王新卽立，齊宣王乘喪伐之，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始先君以國聽子，六國和親，今先君之骨未寒，而齊兵壓境，取我十城，如洹水之誓何？」蘇秦曰：「臣請爲大王使齊，奉十城以還燕。」燕易王許之。蘇秦見齊宣王曰：「燕王者，大王之同盟，而秦王之愛婿也。大王利其十城，不惟燕怨齊，齊亦怨齊矣。得一城而結二怨，非計也。大王聽臣計，不如歸燕之十城，以結燕、秦之歡，齊得燕、秦，於以號召天下。」

不難矣。宣王大悅，乃以十城還燕。

易王之母文夫人素慕蘇秦之才，使左右召秦入宮，因與私通。易王知之而不言，秦懼，乃結好於燕，相國之子，與聯兒女之姻。又使其弟蘇代蘇厲與子之結爲兄弟，欲以自固。燕夫人屢召蘇秦，秦益懼不敢往，乃說易王曰：「燕齊之勢，終當相并，臣願爲大王行反間於齊。」易王曰：「反間如何？」秦對曰：「臣僞爲得罪於燕，而出奔齊國，齊王必重用，臣因敗齊之政，以爲燕地。」易王許之，乃收秦相印，秦遂奔齊。齊宣王重其名，以爲客卿。秦因說宣王以田獵鐘鼓之樂，宣王好貨，因使厚其賦，斂宣王好色，因使妙選宮女，欲俟齊亂，而使燕乘之。宣王全然不悟，相國田嬰、客卿孟軻極諫皆不聽。宣王薨，子湣王地立，初年，頗勤國政，娶秦女爲王后，封田嬰爲薛公，號靖郭君。齊秦客卿用事如故。

話分兩頭，再說張儀聞蘇秦去趙，知從約將解，不與魏襄王七邑之地，魏襄王怒，使人索地於秦，秦惠王使公子華爲大將，張儀副之，帥師代魏，攻下蒲陽，儀請於秦王，復以蒲陽還魏，又使公子繇質於魏，與之結好。張儀送之，魏襄王深感秦王之意，張儀因說曰：「秦王遇魏甚厚，得城不取，又納質焉，魏不可無禮於秦，宜謀所以謝之。」襄王曰：「何以爲謝？」張儀曰：「土地之外，非秦所欲也，大王割地以謝秦，秦之愛魏必深。若秦魏合兵以圖諸侯，大王之取償於他國者，必十倍於今之所獻也。」襄王感其言，乃獻少梁之地以謝秦，又不敢受質。秦王大悅，因罷公孫衍，用張儀爲相。時楚威王已薨，子熊槐立——是爲懷王——張儀乃遣人致書懷王，迎其妻子，且言昔日盜璧之冤，楚懷王而責昭陽曰：「張儀賢士，子何不進於先君，而迫之使爲秦用也？」昭陽嘿然甚愧，歸家發病死。

懷王懼張儀用秦，復申蘇秦合從之約，結連諸侯，而蘇秦已得罪於燕，去燕奔齊。張儀乃見秦王，辭相印，自稱往魏。惠文王曰：「君舍秦往燕何意？」儀對曰：「六國溺於蘇秦之說，未能卽解，臣若得魏柄，請令魏先事秦。」

以爲諸侯之倡。』惠文王許之。儀遂投魏。魏襄王果用爲相國。儀因說曰：『大梁南鄰楚，北鄰趙，東鄰齊，西鄰韓，而無山川之險可恃。此四分五裂之道也。故非專秦國不得安。』魏襄王計未定，張儀陰使人招秦伐魏，大敗魏師，取曲沃。髡翁有詩云：

「仕齊却爲燕邦去，相魏翻因秦國來。雖則從橫分兩路，一般反覆小人才！」

襄王怒，益不肯事秦，謀爲合從，仍推楚懷王爲從約長，於是蘇秦益重於齊。

時齊相國田嬰病卒，子田文嗣爲薛公，號爲孟嘗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田文乃賤妾之子，以五月五日生。初生時，田嬰戒其妾棄之勿育，妾不忍棄，乃私育之。既長，五歲妾乃引見田嬰，嬰怒其違命，文頓首曰：『父所以見棄者何故？』嬰曰：『世人相傳：「五月五日爲凶日，生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於父母。」』文對曰：『人生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耶？若必受命於戶，何不增而高之？』嬰不能答，然暗暗稱奇。

及文長十餘歲，便能接應賓客，賓客皆樂與之遊，爲之延譽。諸侯使者至齊，皆求見田文，於是田嬰以文爲賢，立爲適子。遂繼薛公之爵，號孟嘗君。孟嘗君既嗣位，大築館舍，以招天下之士。凡士來投者，不問賢愚，無不收留。天下亡人有罪者，皆歸之。孟嘗君雖貴，其飲食與諸客同。一日待客夜食，有人蔽其火光，客疑飯有二等，投筯辭去。田文起坐，自持飯比之，果然無二。客嘆曰：『以孟嘗君待士如此，而吾過疑之，吾真小人矣。尙何面目立於其門？』乃引刀自剄而死。孟嘗君哭臨其喪甚哀，衆客無不感動。歸者益衆，食客嘗滿數千人。諸侯聞孟嘗君之賢，且多賓客，皆尊重齊，相戒不敢犯其境。正是：

「虎豹居山禽獸遠，蛟龍在水怪魚藏。堂中有客三千輩，天下人人畏孟嘗。」

再說張儀相魏三年，而魏襄王薨，子哀王立，楚懷王遣使弔喪，因徵兵伐秦。哀王許之。韓宣惠王、趙武靈王、燕王噲皆樂於從兵。楚使者至齊，齊湣王集羣臣問計，左右皆曰：『秦甥舅之親，未有仇隙，不可伐。』蘇秦主合。

從之約，堅執以爲可伐，孟嘗君獨曰：「言可伐與不可伐，皆非也。伐則結秦之仇，不伐則觸五國之怒，以臣愚見，莫如發兵而緩其行，兵發則不與五國爲異，同行緩則可觀望爲進退。」潘王以爲然，即使孟嘗君帥兵二萬以往，孟嘗君方出齊郊，遂與秦廷醫療治，一路擠攔不行。

却說韓趙魏燕四王與楚懷王相會於函谷關外，刻期進攻，懷王雖爲從約長，那四王各將其軍，不相統一。秦守將樞里疾大開關門，陳兵索戰，五國互相推諉，莫敢先發，相持數日，樞里疾出奇兵，絕楚餉道，楚兵乏食，兵士皆譁，樞里疾乘機襲之，楚兵敗走，於是四國皆還。孟嘗君未至秦境，而五國之師已撤矣。——此乃孟嘗君之巧計也。

孟嘗君同齊，齊潘王嘆曰：「幾誤聽蘇秦之計！」乃贈孟嘗君黃金百斤，爲食客費，益愛重之，蘇秦自愧以爲不及。楚懷王恐齊之交合，乃遣使厚結於孟嘗君，與齊申盟結好，兩國聘使往來不絕。

自齊宣王之世，蘇秦尊貴寵用，左右貴戚多有妬者，及潘王時，秦寵未衰。今日潘王不用蘇秦之計，却依了孟嘗君，果然伐秦失利，孟嘗君受多金之賞，左右遂疑潘王已不喜蘇秦矣。乃募壯士懷利匕首，刺蘇秦於朝，匕首入秦腹，秦以手按腹而走，訴於潘王。潘王命擒賊，賊已逃去，不可得。蘇秦曰：「臣死之後，願大王斬臣之頭，號令於市曰：『蘇秦爲燕行反間於齊，今幸誅死，有人知其陰事來告者，賞以千金。』如是，則賊可得也。」言訖，拔去匕首，血流滿地而死。潘王依其言，號令蘇秦之頭於齊市中，須臾有人過其頭下，見賞格，自誇於人曰：「殺秦者我也。」市吏因執之以見潘王。王令司寇以嚴刑鞠之，盡得主使之罪，誅滅凡數家。史官論：「蘇秦雖身死，猶能用計自報其仇，可謂智矣！而身不免免刺，豈非反覆不忠之報乎？」

蘇秦後，其賓客往往洩蘇秦之謀言：「秦爲燕而仕齊。」潘王始悟秦之詐，自是與燕有隙，欲使孟嘗君將兵伐燕。蘇代說燕王納質子以和齊，燕王從之，使蘇厲引質子來見潘王。潘王恨蘇秦不已，欲囚蘇厲，蘇厲呼

曰：「燕王欲以國依秦，臣之兄弟陳大王以威德以爲事秦，不如事齊，故使臣納質請平。」大王奈何疑死者之心，而加生者之罪乎？」潛王悅，乃厚待蘇厲，厲遂委質爲齊大夫，蘇代留仕燕國，史官有蘇秦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橫，

佩印者六，

晚節不終，

燕齊反覆。」

再說：張儀見六國伐秦無成，心中暗喜；及聞蘇秦已死，乃大喜曰：「今日乃吾吐舌之時矣！」遂乘間說魏哀王曰：「以秦之強，禦五國而有餘，此其不可抗明矣。本倡「合從」之議者蘇秦，而秦且不保其身，况能保人國乎？夫親兄弟共父母者，或因錢財爭鬪不休，况異國哉！大王猶執蘇秦之議，不肯事秦，倘列國有先事秦者，召兵攻魏，魏其危矣。」哀王曰：「寡人願從相國事，誠恐秦不見納，奈何？」張儀曰：「臣請爲大王謝罪於秦，以結兩國之好。」哀王乃飾車從，遣張儀入秦求和。於是秦魏通好，張儀遂留秦，仍爲秦相。

再說：燕相國子之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肌肥肉重，面闊口方，手綽飛禽，走及奔馬。自燕易王時，已執國柄；及燕王噲嗣位，荒於酒色，但貪逸樂，不肯臨朝聽政。子之遂有篡燕之意。蘇代蘇厲與子之之相厚，每對諸侯使者，揚其賢名。燕王噲使蘇代如齊問候，實子事畢歸燕。燕王噲問曰：「聞齊有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齊王有此賢臣，遂可以霸天下乎？」代對曰：「不能。」噲問曰：「何故不能？」代對曰：「知孟嘗君之賢，而任之不專，安能成霸。」噲曰：「寡人獨不得孟嘗君爲臣耳，何難專任哉？」蘇代曰：「今相國子之明習政事，是即燕之孟嘗君也。」噲乃使子之專決國事。

忽一日，噲問於大夫鹿毛壽曰：「古之人君多矣，何以獨稱堯舜？」鹿毛壽亦是子之之黨。遂對曰：「堯舜所以稱聖者，以堯能讓天下於舜，舜能讓天下於禹也。噲曰：「然則禹何爲獨傳於子？」鹿毛壽曰：「禹不能讓天下於益，但使代理政事，而未嘗廢其太子，故禹崩之後，太子啓竟奪益之天下。至今論者謂：「禹德

衰不及堯舜。』以此之故。』燕王曰：『寡人欲以國讓於子之事可行否。』鹿毛壽曰：『王如行之，與堯舜何以異者。』

噲遂大集羣臣，廢太子平而禪國於子之。子之伴爲謙遜再三，然後受之。乃郊天祭地，服袞冕，執圭，南面稱王，略無慚色。噲反北面列於臣位，出就別宮居住。蘇代、鹿毛壽俱拜上卿。將軍市被心中忿甚，乃帥本部軍士往攻子之。百姓亦多從之，兩下連戰十餘日，殺傷數萬人。市被終不勝，爲子之所殺。鹿毛壽言於子之曰：『市被所以作亂者，以故太子平在也。』子之因欲收太子平，太傅郭隗與平微服共逃於無終山，避難。平之庶弟公子職出奔韓國，國人無不怨憤。

齊湣王聞燕亂，乃使匡章爲大將，率兵十萬，從渤海進兵。燕人恨子之入骨，皆箠食壺漿，以迎齊師，無有持寸兵拒戰者。匡章出兵，凡五十日，兵不留行，直達燕都。百姓開門納之。子之之黨見齊兵衆盛，長驅而入，亦皆箠被擒。燕王噲自縊於別宮。蘇代奔周。匡章因毀燕之宗廟，盡收燕府庫中寶貨，將子之置囚車中，先解去臨淄獻功。燕地三千餘里，大半俱屬於齊。匡章留屯燕都，以徇屬邑。——此周赧王元年事也。

齊湣王親數子之之罪，凌遲處死，以其肉爲醢，遍賜羣臣。子之爲王纔一歲有餘，癡心貪位，自取喪滅，豈不愚哉！燕人雖恨子之，見齊王意在滅燕，衆心不服，乃共求故太子平，得之於無終山，奉以爲君，是爲昭王。郭隗爲相國。時趙武靈王深忿齊之并燕，使大將樂池迎公子職於韓，欲奉立爲燕王。聞太子平已立，乃止。郭隗傳檄燕，和告以恢復之義，各邑已降齊者，一時皆叛齊爲燕。匡章不能禁止，遂班師回齊。

昭王仍歸燕都，修理宗廟，志復齊仇。乃卑身厚幣，欲以招求賢士。謂相國郭隗曰：『先王之恥，孤早夜在心，若得賢士，可與共圖齊事者，孤願以身事之。惟先生爲孤擇其人。』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

聖之馬途遇死馬。旁人皆環而嘆息。涓人問其故。答曰：「此馬生時日行千里。今死是以惜之。」涓人乃以五百金買其骨。囊負而歸。君大怒曰：「此死骨何用而廢棄多金耶！」涓人答曰：「所以費五百金者爲千里馬之骨。故也。此奇事人將競傳。必曰：『死馬且得重價。况活馬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得千里之馬三匹。今王欲致天下賢士。請以隗爲馬骨。况賢於隗者。誰不求價而至哉！」於是昭王特爲郭隗築宮。執弟子之禮。北面聽教。親供飲食。極其恭敬。復於易水之傍。築起高臺。積黃金於臺上。以奉四方賢士。名爲招賢臺。亦曰黃金臺。於是燕王好士。傳布遠近。劇辛自趙往。蘇代自周往。鄒衍自齊往。屈景自衛往。昭王悉拜爲客卿。與謀國事。元劉因有黃金臺詩云：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剩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

話分兩頭。再說楚惠王既勝燕，殺燕王噲與子之，威振天下。秦惠文王患之，而楚懷王爲從約長，與齊深相結納，置符爲信。秦王欲離齊楚之黨，召張儀問計。儀奏曰：「臣憑三寸不爛之舌，南遊於楚，伺便進言，必使楚王絕齊而親於秦。」惠文王曰：「寡人聽子。」張儀乃辭相印遊楚，知懷王有嬖臣，姓靳，名尚，在王左右，言無不從。乃先以重賄納交於尚，然後往見懷王。懷王重張儀之名，迎之於郊，賜坐而問曰：「先生辱臨敝邑，有何見教？」張儀曰：「臣之此來，欲合秦楚之交耳。」楚懷王曰：「寡人豈不願納交於秦哉！但秦侵伐不已，是以不敢求親也。」張儀曰：「今天下之國雖七，然大者無過楚齊與秦三國耳。秦東合於齊，則齊重，南合於楚，則楚重。然寡君之意，竊在楚而不在齊，何也？以齊爲婚姻之國，而負秦獨深也。寡君欲事大王，雖儀亦願爲大王門闌之廝。而大王與齊通好，犯寡君之所忌。大王誠能閉關而絕齊，寡君願以商君所取楚商於之地六百里，還歸於楚，使秦女爲大王箕帚妾。秦楚世爲婚姻，兄弟以禦諸侯之患，惟大王納之。」懷王大悅曰：「秦肯還楚故地，寡人又何愛

於齊？」

羣臣皆以楚復得地，合詞稱賀。獨一人挺然出奏曰：「不可！不可以！臣觀之，此事宜弔不宜賀！楚懷王之，乃客卿陳軫也。懷王曰：『寡人不費一兵，坐而得地六百里，羣臣賀子獨弔，何故？』陳軫曰：『王以張儀爲可信乎？』懷王笑曰：『何爲不信？』軫曰：『秦所以重楚者，以有齊也。今若絕齊，則楚孤矣。秦何重於孤國而割六百里之地以奉之耶？此張儀之詭計也。倘絕齊而張儀負王，不與王地，齊又怨王而反附於秦，齊秦合而攻楚，楚亡可待矣！臣所謂宜弔者爲此也。王不如先遣一使隨張儀往秦受地，地入楚而後絕齊，未晚。』大夫屈原進曰：『陳軫之言是也。張儀反覆小人，決不可信。嬖臣靳尚曰：『不絕齊，秦肯與我地乎？』懷王點頭曰：『張儀不負寡人明矣。陳子閉口勿言，請看寡人受地。』」

遂以相印授張儀，賜黃金百鎰，良馬一駟，命北關守將勿通齊使。一面使逢侯丑隨張儀入秦受地。張儀一路與逢侯丑飲酒談心，歡若骨肉。將近咸陽，張儀詐作酒醉，失足墜於車下，左右慌忙扶起。儀曰：『吾足蹉損傷，急欲就醫。』先乘臥車入城，表奏秦王，留逢侯丑於館驛。儀閉門養病，不入朝。逢侯丑來見秦王，不得往候張儀，只推未愈。——如此三月，丑乃上書秦王，述張儀許地之言。惠文王復書曰：『儀如有約，寡人必當踐之。但聞楚與齊尚未決絕，寡人恐受欺於楚，非得張儀病起，不可信也。』逢侯丑再往張儀之門，儀終不出，乃遣人以秦王之言還報懷王。懷王曰：『秦猶謂楚之絕齊未甚耶？』乃遣勇士宋遺，假道於宋，借宋符直造齊界，辱罵潘王。潘王大怒，遂遣使西入秦，願與秦共攻楚國。張儀聞齊使者至，其計已行，乃稱病愈入朝。遇逢侯丑於朝門，故意討曰：『將軍胡不受地？乃尚淹吾國耶？』丑曰：『秦王專候相國面決，今幸相國玉體無恙，請入言於王，早定地界。回覆寡君。』張儀曰：『此事何須關白秦王耶？儀所言者，乃儀之俸邑六里，自願獻之於楚王耳。』丑曰：『臣受命於寡君，言商於之地六百里，未聞只六里也。』張儀曰：『楚王殆誤聽乎？秦地皆百戰所得，豈肯以尺土讓人

况六百里哉？」

逢候丑還報懷王，懷王大怒曰：「張儀果是反覆小人，吾得之，必生食其肉！」遂傳旨發兵攻秦，客卿陳軫進曰：「臣今日可以開口乎？」懷王曰：「寡人不聽先生之言，爲狡賊所欺，先生今日有何妙計？」陳軫曰：「大王已失齊助，今復攻秦，未見利也，不如割兩城以賂秦，與之合兵而攻齊，雖失地餘秦，尚可取償於齊。」懷王曰：「本欺楚者，秦也，齊何罪焉？合兵而攻齊，人將笑我。」即日拜屈匄爲大將，逢候丑副之，與兵十萬取路天柱山西，北而進，逕襲藍田，秦王命魏章爲大將，甘茂爲副，起兵十萬拒之。——一面使人徵兵於齊，齊將匡章亦率師助戰，屈匄雖勇，怎當二國夾攻，連戰俱北，秦齊之兵追至丹陽，屈匄聚殘兵復戰，被甘茂斬之。前後獲首級八萬有餘，名將逢候丑等死者七十餘人，盡取漢中之地六百里，楚國震動，韓魏聞楚敗，亦謀襲楚，楚懷王大懼，乃使屈匄不如齊謝罪，使陳軫如秦軍，獻二城以求和。魏章遣人請命於秦王，惠文王曰：「寡人欲得黔中之地，請以商於之地易之，如允便可罷兵。」魏章奉秦王之命，使人言於懷王，懷王曰：「寡人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如上國肯以張儀畀楚，寡人情願獻黔中之地爲謝。」不知秦王肯放張儀入楚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徑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話說楚懷王恨張儀欺詐，願自獻黔中之地，只要換張儀一人，左右忌嫉張儀者，皆曰：「以一人而易數百里之地，利莫大焉！」秦惠文王曰：「張儀吾股肱之臣，寡人甯不得地何忍棄之？」張儀自請曰：「微臣願往。」惠文王曰：「楚王合盛怒以待先生，往必見殺，故寡人不忍遣也。」張儀奏曰：「殺臣一人，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死有餘榮矣，况未必死乎？」惠文王曰：「先生何計自脫，試爲寡人言之。」張儀曰：「楚夫人鄭袖，美而有智，

得王之寵，臣昔在楚時，聞楚王新幸一美人，鄭袖謂美人曰：「大王惡人以鼻氣觸之，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信其言，楚王問於鄭袖曰：「美人見寡人，輒掩鼻，何也？」鄭袖曰：「嫌大王體臭，故惡聞之。」楚王大怒，命剗美人之鼻，袖遂專寵。又有嬖臣靳尚媚事鄭袖，內外用事，而臣與靳尚相善，臣自料能借其庇，可以不死。大王但詔魏章等留兵漢中，遙爲進取之勢，楚必然不敢殺臣矣。」秦王乃遣儀行。

儀既至楚，國懷王卽命使者執而囚之，將擇日告於太廟，然後行誅。張儀別遣人打靳尚關節，靳尚入言於鄭袖曰：「夫人之寵不終矣，奈何？」鄭袖曰：「何故？」靳尚曰：「秦不知楚王之怒張儀，故遣使楚，今聞楚王欲殺儀，秦將還楚，侵地，使親女下嫁於楚，以美人善歌者爲媵，以贖張儀之罪。秦女至楚，王必尊而禮之，夫人雖欲擅寵，得乎？」鄭袖大驚曰：「子有何計，可止其事？」靳尚曰：「夫人若爲不知者，而以利害言於大王，使出張儀還秦，事宜可已。」

鄭袖乃中夜涕泣，言於懷王曰：「大王欲以地易張儀，地未入於秦，而張儀先至，是秦之有禮於大王也。秦兵一舉，而席捲漢中，有吞楚之勢，若殺張儀以怒之，必將益兵攻楚，我夫婦不能相保。妾中心如刺，飲食不甘者累日矣。」且人臣各爲其主，張儀天下智士，其相秦國久，與秦偏厚，何怪其然？大王若厚待儀，儀之事楚，亦猶秦也。」懷王曰：「卿勿憂，容寡人從長計議。」靳尚復乘間言曰：「殺一張儀，何損於秦？」而又失黔中數百里之地，不如留儀以爲和秦之地。」懷王意亦惜黔中之地，不肯與秦，於是出張儀以厚禮之。張儀遂說懷王以事秦之利，懷王卽遣張儀歸秦，通兩國之好。

屈平出使齊國而歸，聞張儀已出，乃諫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爲大王必烹食其肉，今赦之不誅，又欲聽其邪說，率先事秦。夫匹夫猶不忘仇讎，況君乎？未得秦歡，而先觸天下之公憤，臣竊以爲非計也。」懷王悔，使人駕輅車追之，張儀已星馳出郊二日矣。張儀既還秦，魏章亦班師而歸。史臣有詩云：

「張儀反覆爲嬴秦，朝作俘囚，暮上質，堪笑懷王如木偶，不從忠計聽說人。」

張儀謂秦王曰：「儀萬死一生，得復見大王之面，幸甚！——雖然，不可使臣失信於楚。大王誠割漢中之半，以爲楚德，與爲婚姻，臣說借楚爲端，說六國連袂以事秦。」秦王許之，遂割漢中五縣，遣人往楚修好，因求懷王之女爲太子蕩妃，復以秦女許妻懷王之少子蘭。懷王大喜，以爲張儀果不欺楚也。

秦王念張儀之勞，封以五邑，號武信君。因具黃金白璧高車駟馬，使以「連衡」之術，往說列國。張儀果見齊潛王曰：「大王自料土地孰與秦廣，甲兵孰與秦強，從人爲齊計者，皆謂齊去秦遠，可以無患，此但狃目前，不顧後患。今秦楚嫁女娶婦，結昆弟之好，三晉莫不悚懼，爭獻地以事秦。大王獨與秦爲仇，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境，悉趙兵渡黃河，以乘臨淄，卽墨之敵。大王雖欲事秦，尚可事乎？今日之計，事秦者安，背秦者危。」齊潛王曰：「寡人願以國聽於先生。」乃厚贈張儀。儀復西說趙王曰：「敵邑秦王，有敵甲凋兵，願與君會於邯鄲之下，使微臣先聞於左右，大王所恃者，蘇秦之約耳。秦背燕逃齊，又以反誅一身不保，而人猶信之，誤矣！今秦楚結婚，齊獻魚鹽之地，韓魏稱東藩之臣，是五國爲一也。大王欲以孤趙抗五國之鋒，萬無一幸，故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趙王許諾。儀復北往燕國，說燕昭王曰：「大王所最親者，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夫人，襄子欲并代國，約與代王爲好會，令工人製爲長柄金斗，方宴，廚人進羹，反斗柄以擊代王，破胸而死，遂襲據代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因摩笄以自刺，後人因號其山曰摩笄山。——夫親姊猶欺之以取利，況他人哉？今趙王已割地謝過於秦，將入朝秦王於澠池，且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燕昭王恐懼，願獻恆山之東五城以和秦。

張儀「連衡」之說既行，將歸報秦，未至咸陽，秦惠文王已病薨，太子蕩卽位，是爲武王。齊潛王初聽張儀之說，以爲三晉皆已獻地事秦，故不敢自異，及聞儀說齊之後，方往說趙，以儀爲欺，大怒。——又聞秦惠文王之薨，乃使孟嘗君致書列國，約共背秦，復爲「合從」。疑楚已結婚於秦，恐其不從，先欲伐之，楚懷王遣其太子橫

爲實於齊，齊兵乃止。滑王自爲從約長，連結諸侯，約能得張儀者，賞以十城。

秦武王生性粗直，自爲太子時，素惡張儀之多詐，羣臣先忌儀寵者，至是皆讒譖之。儀懼禍，乃入見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於左右。」武王曰：「君計安出？」張儀曰：「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儀願辭大王，東往大梁，齊之伐梁必矣。梁齊兵連而不解，大王乃乘間伐韓，通三川以圖周室，此王業也。」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送張儀入大梁。魏哀王用爲相國，以代公孫衍之位。衍乃去魏入秦。齊滑王知儀相魏，果然大怒，與師伐魏。魏哀王大懼，謀於張儀。儀乃使其舍人馮喜，僞爲楚客，見滑王曰：「聞大王甚憎張儀信乎？」滑王曰：「然。」馮喜曰：「大王如憎儀，願無伐儀可。臣適從咸陽來，聞儀去魏時，與秦王有約，言齊王惡儀，儀所在，必與師伐之。故秦王具車乘送儀於魏，欲以挑齊魏之鬪。齊魏兵連而不解，秦乃得乘間而圖事於北方。王今伐魏中儀計，玉不如無伐使秦不信張儀。儀雖在魏，亦無能爲矣。」滑王遂罷兵不伐魏。魏哀王益厚張儀，踰年，張儀病卒於魏，是歲，齊無鹽后死。

却說秦武王長大多力，好與勇士角力爲戲。烏獲任鄙，自前世已爲秦將，武王復寵任之，益其祿秩。有齊人孟賁字說，以力聞，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嘗於野外見兩牛相鬪，孟賁從中以手分之一牛伏地，一牛猶觸不止。賁怒，左手按牛頭，以右手拔其角，角出牛死。人畏其勇，莫敢與抗。聞秦王招致天下勇力之士，乃西渡黃河，岸上人待渡者甚衆，當日以次上船。賁最後至，強欲登船先渡，船人怒其不遜，以楫擊其頭曰：「汝用強如此，豈孟賁耶？」賁瞋目而視，髮植目裂，舉聲一喝，波浪頓作，舟中之人惶懼顛倒，盡揚播入於河。賁振橈頓足，一去數丈，須臾過岸，竟入咸陽，來見武王。武王誠知其勇，亦拜大官，與烏獲任鄙並見寵任。時周赧王六年，秦武王之二年也。

秦以六國皆有相國之名，不屑與同，乃特置丞相，左右各一人，甘茂爲左丞相，樗里疾爲右丞相。魏章忿其

不得相位，奔梁國去了。武王思張儀之言，謂樗里疾曰：「寡人生於西戎，未覩中國之盛，若得通三川，一遊靈洛之間，雖死無恨。二卿誰能爲寡人伐韓乎？」樗里疾曰：「王之伐韓，欲攻宜陽以通三川之道也。宜陽路險而遠，勞師費財，梁趙之救將至，臣竊以爲不可。」武王復問於甘茂，茂曰：「臣請爲王使梁，約其伐韓。」武王大喜，使甘茂往說梁王，梁王許秦助兵。

甘茂初與樗里疾相左，恐從中阻撓其事，先遣副使向壽回報秦王言：「魏已聽命矣。然雖如此，勸王勿伐韓爲便。」秦武王疑其言，乃親往迎甘茂，至息壤與甘茂相遇。武王曰：「相國許爲寡人約魏攻韓，今魏人聽命，相國又曰：『勿伐韓爲便。』何也？」甘茂曰：「夫越千里之險，以攻勁韓之大邑，此不可以歲月計也。昔曾參居費，圍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奔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此母方織，應曰：『吾子不殺人。』織如故。未幾又一人奔告曰：『曾參殺人。』其母停梭而思曰：『吾子必無此事。』復織如故。少頃，又一人奔告曰：『殺人者，果曾參也。』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走匿。夫以曾參之賢，其母信之，然而三人言殺人，而慈母亦疑矣。今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未必如曾參之母，而謗臣殺人者，恐不止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武王曰：「寡人不聽人言也，請與子盟。」

於是君臣歃血爲誓，藏誓書於息壤。發兵五萬，使甘茂爲大將，向壽副之。兵至宜陽，圍其城五月。宜陽守臣固守，不能拔。右相樗里疾言於武王曰：「秦師走矣，不撤回，恐有變。」武王召甘茂班師，甘茂乃爲書一函，以謝武王。武王啓函視之，書中惟「息壤」二字。武王悟曰：「甘茂固嘗言之，是寡人之過也。」更益兵五萬，使烏獲往助甘茂。韓王亦使大將公叔嬰率師救宜陽，大戰於城下。烏獲持鐵戟一雙——重一百八十斤——獨入韓軍，軍士皆披靡，莫敢禦者。甘茂與向壽各率一軍，乘勢並進，韓兵大敗，斬首七萬有餘。烏獲一躍登城，手攀城堞，堞毀，獲墮於石上，折肋而死。秦兵乘之，遂拔宜陽。韓王恐懼，乃使相國公仲侈持寶器入秦乞和。武王大喜，許之。

詔甘茂班師，留向壽安戢室陽地方。始右丞相樗里疾往三川關路，隨引任鄙孟賁一班勇士起程，直入雒陽。周赧王遣使郊迎，親具賓主之禮。秦武王謝勿敢見，知九鼎在太廟之傍室，遂往觀之。見九座寶鼎一字排

列，果然整齊。——那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的金，各鑄成一鼎，載其本州山川人物及貢賦田土之數。足耳俱有龍文，又謂之一九龍神鼎。夏傳於商，爲鎮國之重器。及周武王克商，起之於雒邑，遷時用卒徒牽挽舟車負

載，分明是九座小鐵山相似，不知重多少斤兩。武王周覽了一回，贊嘆不已。鼎腹有「荆」「梁」「雍」「豫」

「徐」「揚」「青」「兗」「冀」……等九字分別。武王指「雍」字一鼎嘆曰：「此雍州，乃秦鼎也。寡人當攜歸咸陽耳。」因問守鼎吏曰：「此鼎曾有人能舉之否？」吏叩首對曰：「自有鼎以來，未曾移動。聞人傳

說：『每位有千鈞之重。』誰人能舉？」武王遂問任鄙孟賁曰：「二卿多力，能舉此鼎否？」任鄙知武王恃力好

勝，辭曰：「臣力止可勝百鈞，此鼎十倍之重，臣不能勝。」孟賁攘臂而前曰：「臣請試之。若不能舉，休得見罪。」

卽命左右取青絲爲巨索，寬寬的繫於鼎耳之上。孟賁將腰帶束緊，揜起雙袖，用兩枝鐵臂，奪入絲絡，狠狠的喝

一聲：「起！」那鼎離地約有半尺，乃還於地，用力過猛，眼球迸出，目眦流血。武王笑曰：「卿大費力，既然卿能舉

起此鼎，寡人難道不如？」任鄙諫曰：「大王萬乘之君，不可輕試。」武王不聽，卽時卸下錦袍玉帶，束縛腰身，更

用大帶扎縛其袖，任鄙拖袖固諫。武王曰：「汝自不能，乃妬寡人耶！」鄙遂不敢復言。

武王大踏步向前，亦將雙臂套兔絲絡，想道：「孟賁止能舉起，我偏要行動數步，方可誇勝。」乃儘生平神力，

迸一口氣，喝聲：「起！」那鼎亦離地半尺，方欲轉步，不覺力盡失手，鼎墜於地，正壓在武王右足上。訖札一聲，將

經骨壓個平斷。武王大叫：「痛哉！」登時悶絕。左右慌忙扶歸公館，血流牀席，痛極難忍，捱至夜半而薨。武王自

言得遊鞏，雖死無恨。今日果然死於雒陽，前言豈非讖乎？

周赧王聞變大驚，急備美棺，親往視殮，哭弔盡禮。樗里疾奉其喪以歸。武王無子，迎其異母弟稷嗣位，是爲

昭襄王。樗里疾討舉鼎之罪，磔孟賁族滅其家，以任鄙能諫，用爲漢中太守。疾復宣言於朝曰：「通三川者甘茂之謀也。」甘茂懼爲疾所害，遂奔魏國，後死於魏。

再說：秦昭襄王聞楚遣子質於齊，疑其背秦而向齊，乃使樗里疾爲大將，與兵伐楚。楚使大將景央迎戰，兵敗被殺。楚懷王恐懼，昭襄王乃使遺懷王書略云：

「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結爲婚姻，相親久矣；王棄寡人而納質於齊，寡人誠不勝其憤，是以侵王之邊境——然非寡人之情也。今天下大國惟楚與秦，吾兩君不睦，何以令於諸侯？寡人願與王會於武關，面相訂約，結盟而散，還王之侵地，復進前好，惟王許之。王如不從，是明絕寡人也，寡人不能以兵退矣。」

懷王覽書，卽召羣臣計議曰：「寡人欲勿往，恐激秦之怒，欲往，恐被秦之欺，二者孰善？」屈原進曰：「秦虎狼之國也，楚之見欺於秦，非一二次矣，王往必不歸。」相國昭雎曰：「靈均乃忠言也，王其勿行，速發兵自守，以防秦兵之至。」靳尚曰：「不然，楚惟不能敵秦，故兵敗將死，輿地日削，今歡然結好而復拒之，倘秦王震怒，益兵伐楚，奈何？」懷王之少子蘭，娶秦女爲婦，以爲婚姻可恃，力勸王行，曰：「秦楚之女，互相嫁娶，親莫過於此，彼以兵來，尙欲請和，況歡然求爲好會乎？上官大夫所言最當，王不可不聽。」懷王因楚兵新敗，心本畏秦，又被靳尚子蘭二人攬掇不過，遂許秦王赴會。

擇日起程，只有靳尚相隨，秦昭王使其弟涇陽君，乘王車羽旄，侍衛畢具，詐爲秦王居武關，使將軍白起引兵一萬，伏於關內，以劫楚王。使將軍蒙驁引兵一萬，伏於關外，以備非常；一面遣使者爲好語，前迎楚王，往來不絕。楚懷王信之不疑，遂至武關之下，只見關門大開，秦使者復出迎曰：「寡君候大王於關內三日矣，不敢辱車徒於草野，請至敝館成賓主之禮。」懷王已至秦國，勢不容辭，遂隨使者入關。懷王剛剛進了關門，一聲礮響，關門已緊閉矣。懷王心疑，問使者曰：「閉關何太急也？」使者曰：「此秦法也，戰爭之時不得不然。」懷王問：

王何在？」對曰：「先在公館伺候車馬。」卽叱御者：「速馳。」約行二里許，望見秦王侍衛擺列公館之前；使者分付：「停車。」館中一人出迎，懷王視之，雖然錦袍玉帶，舉動卻不像秦王。懷王心下躊躇，未肯下車。那人鞠躬致詞曰：「大王勿疑，臣非秦王，乃王弟涇陽君也。請大王至館，自有話講。」王只得就館涇陽君與懷王相見。方欲就坐，只聽得外面一片聲起，秦兵萬餘圍住公館。懷王曰：「寡人赴秦王之約，奈何以兵見困耶？」涇陽君曰：「無傷也。寡君適有微恙，不能出門，又恐失信於君王，故使微臣特奉迎君。王屈至咸陽，與寡君一會。以些少軍卒爲君侍衛，萬勿推辭。」那在不由楚王做主，擁之登車，留蒙蓋一軍於關上，涇陽君陪乘，白起領兵四下擁衛，西望咸陽而去。靳尚逃歸楚國。懷王嘆曰：「悔不聽昭雎屈平之言，乃爲靳尚所誤。」流淚不已。

懷王既至咸陽，昭襄王大集羣臣及諸侯使者於章台之上。秦王面南上坐，使懷王北面參謁，如藩臣禮。懷王大怒，抗聲大言曰：「寡人信婚姻之好，輕身赴會，今君王假稱有疾，誘寡人至於咸陽，復不以禮相接，此何意也？」昭襄王曰：「向者蒙君許我黔中之地，已而不果，今日相屈，欲進前約耳。倘君王朝許割地，暮卽送王歸楚矣。」懷王曰：「王縱欲得地，亦當善言，何必詭計如此？」昭襄王曰：「不如此，君必不從。」懷王曰：「寡人願割黔中矣，請與君王爲盟，以一將軍隨寡人至楚受地，何如？」昭襄王曰：「盟不可信也，必須先遣使回楚將地界交割分明，方與王餞行耳。」秦之羣臣皆前勸懷王，懷王益怒曰：「汝詐誘我至此，復強我以割地，寡人死卽死耳，不受汝脅也。」昭襄王乃留懷王於咸陽城中不放回國。

再說靳尚逃回報與昭雎。如此恁般，懷王欲得王黔中之地，拘王在彼。昭雎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而太子又質於齊，倘齊人與秦合謀，復留太子，則楚國無君矣。」靳尚曰：「公子闢見在何不立之？」昭雎曰：「太子之立已久，今王猶在秦，遠棄其命，舍嫡立庶，異日王幸歸國，何以自解？吾今詐計於齊，以請太子，齊必信從。」靳尚曰：「吾不能爲君禦難，此行常效微勞耳。」昭雎卽遣靳尚使齊，詐稱楚王已薨，迎太子奔喪嗣位。

齊滑王謂其相國孟嘗君田文曰：「楚國無君，吾欲留太子以求淮北之地，何如？」孟嘗君曰：「不可。楚王固非一子，吾留太子，而彼以地來贖，可也。倘彼別立一人爲王，我無尺寸之利，而徒抱不義之名，將安用之？滑王以爲然，乃以禮歸太子。橫于楚，橫即楚王位，是爲頃襄王。子闢新尚用事，如故遣使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已有王矣。』秦王空留懷驚，不可得地，乃大慚怒，使白起爲將，蒙驁副之，帥師十萬攻楚，取十五城而歸。楚懷王留秦歲餘，秦守苦久而懈怠，懷王變服逃出咸陽，欲東歸楚國，秦國發兵追之，懷王不敢東行，遂轉北路間道走趙。」

不知趙王肯納懷王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話說趙武靈王身長八尺八寸，龍顏鳥喙，廣鬢虬髯，面黑有光，胸開三尺，氣雄萬夫，志吞四海。卽位五年，娶韓女爲夫人，生子曰章，立爲太子。至十六年，因夢美人鼓琴，心慕其貌，次日向羣臣言之，大夫胡廣自言其女孟姚善於琴。武靈王召見於大陵之台，容貌宛如夢中所見，因使鼓琴，大悅之，納於宮中，謂之吳娃。生子曰何及，韓后薨，竟立吳娃爲后，廢太子章而立何爲太子。武靈王自念趙國北邊於燕，東邊於胡，西邊於林胡，樓煩，與趙爲鄰，而秦止一河之隔，居四戰之地，恐日就微弱，乃身自胡服，革帶皮靴，使民皆效胡俗，窄袖左衽，以便騎射。國中無貴賤，莫不胡服者。廢車乘馬，日逐射獵，兵以益強。武靈王親自帥師略地，至於常山，西極雲中，北盡雁門，一拓地數百里，遂有吞秦之志，欲取路雲中，自九原而南，竟襲咸陽，以諸將不可專任，不若使其子治國事，而出其身輕略四方，乃使羣臣大朝於東宮，傳位於太子何，是爲惠王。武靈王自號曰主父。主父者，猶後世稱太上皇也。使肥義爲相國，李兌爲太傅，公子成爲司馬，封長子章以安陽之地，號安陽君，使田不禮爲之相。

此周赧王十七年事也。

主父欲圖秦之山川形勢，及觀秦王之爲人，乃詐稱趙國使者趙招，賚國書來告立君於秦國，携工數人，一路圖其地形，竟入咸陽，來謁秦王。昭襄王問曰：「汝王年齒幾何？」對曰：「尙壯。」又問曰：「既在尙壯，何以傳位於子？」對曰：「寡君以嗣位之人，多不諳事，欲及其身，使調習之。寡君雖爲主父，然國事未嘗不主裁也。」昭襄王曰：「汝國亦畏秦乎？」對曰：「寡君不畏秦，不胡服習騎射矣。今馳馬控弦之士十倍，昔年以此待秦，或者可終微盟好。」昭襄王見其應對鑿鑿，甚相敬重，使者辭出就館。

昭襄王睡至中夜，忽思趙使者形貌魁梧軒偉，不似人臣之相，事有可疑，輾轉不寐。天明，傳旨宣趙招相見。其從人答曰：「使人患病，不徒入朝，請緩之。」過三日，使者尙不出，昭襄王怒，遣吏迫之。吏直入舍中，不見使者，止獲從人，自稱真趙招，乃解到昭襄王面前。王問：「汝既是真趙招，使者的係何人？」對曰：「實吾王主父也。主父欲觀大王威容，故詐稱使者而來。今已出咸陽三日矣，特命臣招待罪於此。昭襄王大驚頓足曰：「主父大欺吾也。」即使涇陽君同，曰：「起領精兵三千，星夜追之。至函谷關，守關將士言：『趙國使者，於三日前已出關矣。』涇陽君等回復秦王，秦王心跳不甯者數日，乃以禮遣趙招還國。髯翁有詩云：

「分明猛虎踞咸陽，誰敢潛窺函谷關。不道龍顏趙主父，竟從堂上認秦王。」

次年，主父復出巡雲中，自代而西，收兵於樓煩，築城於靈壽，以鎮中山，名趙王城。吳娃亦於肥鄉築城，號夫入城。是時趙之強，同於三晉。

其年，楚懷王自秦來，奔懷王計議，恐觸秦怒，且主父遠在代地，不敢自專，遂閉關不納。懷王計窮，欲南奔大梁，秦兵追及之，復與涇陽君俱至咸陽。懷王憤甚，嘔血斗餘，遂發病，未幾而薨。秦乃歸其喪於楚，楚人憐懷王爲秦所欺，客死於外，百姓往迎喪者，無不痛哭，如悲親戚。諸侯咸惡秦之無道，復爲「合從」以擯秦。

楚大夫屈原痛懷王之死，繇子蘭新向誤之，今日二人，仍舊用事，君臣貪於苟安，絕無報秦之志，乃屢屢進諫，勸頃襄王進賢遠佞，選將練兵，以圖雪懷王之恥，子蘭悟其意，使靳尚言於頃襄王曰：「原自以同姓，不得重用，心懷怨望——且每向人言：『大王忘秦仇爲不孝，子蘭等不主張伐秦爲不忠。』」頃襄王大怒，削屈原之職，放歸田里，原有姊名須，已遠嫁，聞原被放，乃歸家訪原於變之故宅，見原被髮垢面，形容枯槁，行吟於江畔，乃喻之曰：「楚王不聽子言，子之心已盡矣，憂思何益，幸有田畝，何不力耕自食以終餘年乎？」原不違姊意，乃秉耒而耕，里人哀原之忠者，皆爲助力，月餘，姊去，原嘆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見宗室之滅亡！」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汨羅江而死——其日乃五月五日——里人聞原自溺，爭掉小舟，出江拯救，已無及矣，乃爲角黍投於江中，以祭之，繫以綵線，恐爲蛟龍所攫食也，又龍舟競渡之戲，亦因拯救屈原而起，至今自楚至吳，相沿成俗，屈原所耕之田，獲米如白玉，因號曰「玉米田」，里人私爲原立嗣，名其鄉曰「姊歸鄉」，今荊州府有歸州，亦因姊歸得名也，至宋元豐中，封原爲清烈公，兼爲其姊立廟，號姊歸廟，後復加封原爲忠烈王，髯翁有過忠烈王廟詩云：

「峨峨廟貌立江傍，香火爭趨忠烈王，佞骨不知何處朽，龍舟歲歲弔滄浪。」

再說趙主父出巡雲中，回至邯鄲，論功行賞，賜通國百姓酒舖五日，時羣臣畢集稱賀，主父使惠王聽朝，自己設便坐於傍，觀其行禮，見何年幼，服袞冕南面爲王，長子章魁然丈夫，反北面拜舞於下，兄屈於弟，意甚憐之，朝既散，主父見公子勝在側，謂曰：「汝兒安陽君乎？」雖隨班拜舞，似有不甘之色，吾分趙地爲二，使章爲代王，與趙相並，汝以爲何如？」趙勝對曰：「王昔日已誤矣，今君臣之分已定，復生事端，恐有爭變。」主父曰：「事權在我，又何慮哉？」主父回宮，夫人吳娃見其色變，問曰：「今日朝中有何事？」主父曰：「吾見故太子章以兄朝弟，於理不合，欲立爲代王，勝又言其不便，吾是以躊躇而未決也。」吳娃曰：「昔晉穆侯生二子，長曰仇，弟曰成，歸，穆侯薨，子仇嗣立，都於冀，封其弟成師於曲沃，其後曲沃益強，遂盡滅仇之子孫，并吞翼國——此主父所知

也。成師爲弟，尙能戕兄；况以兄而臨弟，以長而臨少乎？吾母子且爲魚肉矣。」主父感其言，遂止。

有侍人舊會報事，故太子章於東宮者，聞知主父商議之事，乃私告於章。章與田不禮計之，不禮曰：「主父分王二子，出自公心，特爲婦人之言所阻耳。王年幼不諳事，誠乘間以計圖之，主父亦無如何也。」章曰：「此事惟君留意，富貴共之。」太傅李兌與肥義相善，密告曰：「安陽君強壯而驕，其黨甚衆，且有怨望之心。田不禮剛狠自用，知進而不知退，二人爲黨行險僥倖，其事不遠。子任重而勞尊，禍必先及，何不稱病傳政於公子成，可以自免。」肥義曰：「主父以王屬義，尊爲相國，謂義可托安危也。今未見禍形，而先自避，不爲苟息所笑乎？」李兌嘆曰：「子今爲忠臣，不得復爲智士矣！」因泣下久之，別去。

肥義思李兌之言，夜不能寐，食不下咽，展轉躊躇，未得良策。乃謂近侍高信曰：「今後設有召吾王者，必先告我。」高信曰：「諾。」

忽一自，主父與王同遊於沙邱，安陽君章從往。——那沙邱有臺，乃商紂王所築。——有離宮二所，主父與王各居一宮，相去五六里。——安陽君之館，適當其中。田不禮謂安陽君曰：「王出遊在外，其兵衆不甚集，若假以主父之命召王，王必至。吾伏兵於途中，要而殺之，因奉主父以撫其衆，誰敢違者？」章曰：「此計甚妙。」即遣心腹內侍，僞爲主父使者，夜召惠王曰：「主父卒然病發，欲見王面，幸速往。」高信即走告相國肥義，義曰：「王素無病，事可疑也。」乃入謂王曰：「義當以身先之，俟無他故，王乃可行。」又謂高信曰：「緊閉宮門，慎勿輕啓。」

肥義與數騎隨使者先行，至中途，伏兵誤以爲王，羣起盡殺之。田不禮舉火驗視，乃肥義賊。田不禮大驚曰：「事已變矣，及其機未露，宜悉衆乘夜襲王，幸或可勝。」於是奉安陽君以攻王，高信因肥義分付，已預作準備，固不禮攻王宮不能入。至天明，高信使從軍乘屋發矢，也多傷死者，矢盡，乃飛瓦下擲之。田不禮命取巨石擊於水，以掩宮門，譁聲如雷。惠王正在危急，只聽得宮外，喊聲大舉，兩隊軍馬殺來，賊兵大敗紛紛而散。——原來是

公子成李兌，在國中商議；怒安陽君乘機爲亂，各率一枝軍前來接應。正遇著賊圍王宮，解救了此難。安陽君兵敗，謂田不禮曰：「今如何？」不禮曰：「急走主父處涕泣哀求，主父必然相庇，吾當力拒追兵。」

章從其言，乃單騎奔主父宮中。主父果然開門匿之，殊無難色。田不禮驅殘兵再與成兌交戰，衆寡不敵，不禮被兌斬之。兌度安陽君無處托身，必然往投主父，乃引兵前圍主父之宮，打開宮門，李兌仗劍當先開路。公子成在後，入見主父，叩頭曰：「安陽君反叛，法所不宥，願主父出之。」主父曰：「彼未嘗至吾宮中，二卿可他覓也。」兌成再四告稟，主父並不開口。李兌曰：「事已至此，當搜簡一番，即不得賊謝罪未晚。」公子成曰：「君言是也。」乃呼集親兵數百人，遍搜宮中，於複壁中得安陽君，牽之以出。李兌遽拔劍擊斷其頭。公子成曰：「何急也？」兌曰：「若遇主父，萬一見奪，抗之則非臣禮，從之則爲失賊，不如殺之。」公子成乃服。李兌提安陽君之首，自宮內出，聞主父泣聲，復謂公子成曰：「主父開宮納章，心已憐之矣。吾等以章故，圍主父之宮，搜章而殺之，無傷主父之心。事平之後，主父以圍宮加罪，吾輩族滅矣！王年幼不足與計，吾等當自決也。」乃分付軍士：「不許解圍。」使人詐傳惠王之令曰：「在宮人等，先出者免罪，後出者即係賊黨，夷其族。」從官及內侍等，聞王令，爭先出宮。單單剩得主父一人，主父呼人無一應者，欲出則門已下鑰矣。一連圍了數日，主父在宮中餓甚，無從取食，庭中樹有雀巢，乃探其卵食之，月餘餓死。髯仙有詩嘆曰：

「胡服行邊靖虜塵，雄心直欲并西秦。吳娃一脈能貽禍，夢裏琴聲解誤人。」

主父既死，外人未知。李兌：等尙不敢直入，待三月有餘，方纔啓鑰入視，主父身屍已枯腐矣。公子成奉惠王，往沙邱宮，視斂發喪，葬於代地。——今靈邱縣，以葬武靈王得名也。——惠王回國，以公子成爲相國，李兌爲司寇，未幾子成卒。惠王以公子勝會阻，主父分王之謀，乃用爲相國，封以平原，號爲平原君。平原君亦好士，有孟嘗君之風，既貴，益招致賓客，食著常數千人。平原君之府第，有畫樓，置美人於上，其樓俯臨民家。民家之主人有

雙疾曉起蹣跚而出，汲美人於樓上望日，大笑。少頃，覺者造平原君之門，請見。公子勝揖而進之，覺者曰：「聞君之喜，士士所以不遠千里，集於君之門者，以君貴士而賤色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不良於行，君之後宮，乃臨而笑臣，臣不甘受婦人之辱，願笑臣者之頭！」勝笑應曰：「諾。」覺者去，平原君笑曰：「愚哉此豎也！以一笑之故，遂欲殺我美人乎？」平原君門下有佃常規，主客者，每月一進客籍，稽客之多少，科算錢穀出入之數。前此客有增無減，至是日漸引去歲餘減半。公子勝怪之，乃鳴鐘大會諸客，問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乃紛紛引去，何也？」客中一人前對曰：「亦不殺笑覺者之美，人衆皆喁然以君愛色而賤士，所以去耳。臣等不日亦將辭矣。」平原君大驚，引罪曰：「此勝之過也。」卽解佩劍，令左右斬樓上美人之頭，自造跛者之門，長跽請罪。覺者乃喜，於是門下皆稱頌平原君之賢，賓客復聚如初。時人爲三字語云：

「食我飽，衣我溫，息其館，遊其門，齊孟嘗，趙平原，佳公子，賢主人。」

時秦昭襄王聞平原君斬美人謝覺之事，一日與向壽述之，嗟嘆其賢。向壽曰：「尙不及齊孟嘗君之甚也。」秦王曰：「孟嘗君如何？」向壽曰：「孟嘗君自其父田嬰存日，卽使主家政，接待賓客，賓客歸之如雲，諸侯咸敬慕之，請於田嬰以爲世子。及嗣爲薛公，賓客益盛，衣食與己無二，供給繁費爲之破產，士從齊來者，人人以爲孟嘗君親，已無有間言。今平原容美人笑覺而不誅，直待賓客離心，乃斬首以謝，不亦晚乎？」秦王曰：「寡人安得一見孟嘗君與之同事哉？」向壽曰：「王如欲見孟嘗君，何不召之？」秦王曰：「彼齊相國也，召之安肯來乎？」向壽曰：「王誠以親子弟爲質於齊，以請孟嘗君，齊信秦，不敢不遣。王得孟嘗君卽以爲相，齊亦必相王之親子弟，秦齊互相交必合，然後共謀諸侯，不難矣。」秦王曰：「善。」乃以涇陽君慳爲質於齊，顯易孟嘗君來秦，使寡人一見其面，以慰飢渴之想。」

賓客聞秦召皆勸孟嘗君必行，時蘇代適爲燕使於齊，謂孟嘗君曰：「今代從外來見，士偶人與木偶人相

與語木偶人謂土偶人曰：「天方雨子必敗矣奈何！」土偶人笑曰：「我生於土敗則仍還於土耳；子遭雨漂流，吾不知其所底也！」秦虎狼之國，楚懷王猶不返，况君乎？若留君不遣，臣不知君之所終也！」孟嘗君乃辭秦，不欲行。匡章言於潛王曰：「秦之致質而求見孟嘗君，欲親齊也。孟嘗君不往，失秦歡矣！」雖然，留秦之質，猶爲不信秦也。王不如以禮歸涇陽君於秦，而使孟嘗君聘秦，以答秦之禮。如是，則秦王必聽信孟嘗君，而厚於齊。潛王以爲然，謂涇陽君曰：「寡人行將遣相國文，行聘於上國，以候秦王之顏色，豈敢煩貴人爲質？」卽備車乘送涇陽君還秦，而使孟嘗君行聘於秦。

孟嘗君同賓客千餘人，車騎百餘乘，西入咸陽，謁見秦王。秦王降階迎之，握手爲歡，道平生相慕之意。孟嘗君有白狐裘，毛深二寸，其白如雪，價值千金，天下無雙，以此爲私禮獻於秦王。秦王服此裘入宮，誇於所幸燕姬。燕姬曰：「此裘亦常有何以足貴？」秦王曰：「狐非數千歲，色不白，今之白裘，所取狐腋下一片，補綴而成。此乃純白之皮，所以貴重，真無價之珍也。齊乃山東大國，故有此珍服耳。」時天氣尚煖，秦王解裘付主藏吏，分付珍藏，以俟進御。

擇日，將立孟嘗君爲丞相。樽里疾忌孟嘗君見用，恐奪其相權，乃使其客公孫奭說秦王曰：「田文，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夫以孟嘗君之賢，其籌事無不中，又加以賓客之衆，而借秦權以陰爲齊謀，秦其危矣！」秦王以其言問於樽里疾，疾對曰：「奭言是也。」秦王曰：「然則遣之乎？」疾對曰：「孟嘗君居秦月餘，其賓客千人，盡已得秦鉅細之事，若遣之歸齊，終爲秦害，不如殺之。」秦王惑其言，命出孟嘗君於館舍。

涇陽君在齊時，孟嘗君待之甚厚，日具飲食，臨行，復餽以寶器數事。涇陽君甚德之。至是，聞秦王之謀，私見孟嘗君言其事。孟嘗君懼而問計，涇陽君曰：「王計尙未決也。宮中有燕姬者，最得王心，爲言必從。君攜有重寶，吾爲君進於燕姬，求其一言，放君還國，則禍可免矣。」孟嘗君以白璧二雙，托涇陽君獻於燕姬，求解燕姬曰：「

妾甚愛白狐裘，聞山東大國有之，若得此裘，妾不惜一言，不願得璧也。」涇陽君回報孟嘗君，孟嘗君曰：「只有一裘，已獻秦王，何可復得？」遍問賓客：「有能復得白狐裘者否？」衆皆束手莫對。最下坐有一客自言：「臣能得之。」孟嘗君曰：「子有何計得裘？」客曰：「臣能爲狗盜。」孟嘗君笑而遣之。

客是夜裝束如狗，從竇中潛入秦宮庫藏，爲狗吠聲。王藏吏以爲守狗不疑，客伺吏睡熟，取身邊所藏鑰匙，逗開藏櫃，果得白狐裘，遂盜之以出，獻於孟嘗君。孟嘗君使涇陽君轉獻燕姬，燕姬大悅，值與王夜飲方懽，遂進言曰：「妾聞齊有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孟嘗君方爲齊相，不欲來秦，秦請而致之，不用則已矣，乃欲加誅，夫請人國之相，而無故誅之，又有戮賢之名，妾恐天下賢士將裹足而避秦也。」秦王曰：「善。」

明日御殿，卽命具車馬，給驛券，放孟嘗君還齊。孟嘗君曰：「吾儂侍燕姬之一言，得脫虎口，萬一秦王中悔，吾命休矣。」客有善爲僞券者，爲孟嘗君易券中名姓，星馳而去。至函谷關，夜方半，關門下鑰已久。孟嘗君慮追者或至，急欲出關，關閉，俱有常期，人定卽閉，雞鳴始開。孟嘗君與賓客咸擁聚關內，心甚惶迫，忽聞雞鳴聲，自客隊中出，孟嘗君怪而視之，乃下客一人，能效雞聲者。於是羣雞盡鳴，關吏以爲天且曉，卽起驗券，開關。孟嘗君之衆，復星馳而去。謂二客曰：「吾之得脫虎口，乃狗盜雞鳴之力也。衆賓客自愧無功，從此不敢怠慢下坐之客，髻翁有贊曰：

「明珠彈雀，不如泥丸；白璧療飢，不如壺餐；狗吠裘得，雞鳴關啓，雖爲聖賢，不如彼鄙；細流納海，異塵成罔，用人惟器，勿陋孟嘗。」

楊里疾聞孟嘗君得放歸國，卽趨入朝，見昭襄王曰：「王卽不殺田文，亦宜留以爲質，奈何遣之？」秦王大悔，卽使人馳傳急追孟嘗君，至函谷關，索出客籍閱之，無齊使田文姓名。使者曰：「得無從問道，尙未至乎？」候半日，杳無影響，乃言孟嘗君狀貌及賓客車馬之數。關吏曰：「若然則今早出關者是矣。」使者曰：「還可追否？」

「關吏曰：『其馬如飛，今已去百里之遠，不可追也。』使者乃還報秦王，王嘆曰：『孟嘗君有鬼神不測之機，果天下賢士也。』後秦王索白狐裘於主藏吏，不得及見燕姬，服之，因叩其故，知其爲孟嘗君之客，所盜復嘆曰：『孟嘗君門下，如通都之市，無物不有，吾秦國未有其比。』竟以裘賜燕姬，不罪主藏吏。」

不知孟嘗君歸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話說孟嘗君自秦逃歸，道經於趙，平原君趙勝出迎於三十里外，極其恭敬。趙人素聞人傳說孟嘗之名，未見於貌，至是爭出觀之。孟嘗君身材短小，不踰中人，觀者或笑曰：『始吾慕孟嘗君，以爲天人，必魁然有異，今觀之，但渺小丈夫耳。』和而笑着，復數人。是夜，凡笑孟嘗君者，皆失頭。平原君心知孟嘗君客所爲，不敢問也。

再說齊湣王，既遣孟嘗君往秦，如失左右手，恐其遂爲秦用，深以爲憂。乃聞其逃歸，大喜，仍用爲相國，賓客歸者益衆，乃置爲客舍三等。下等曰代舍，中等曰幸舍，下等曰傳舍。代舍者，言其人可以自代也。上客居之，食肉乘輿，幸舍者，言其人可任用也。中客居之，但食肉不乘輿。傳舍者，脫粟之飯，免其飢餒，出入聽其自便。下客居之，前番鷄鳴狗盜，及僞券有功之人，皆列於代舍，所收薛邑俸入不足，以給賓客，乃出錢行債於薛，藏收利息，以助日用。

一日，有一漢子，狀貌修偉，衣敝褐，躡草屨，自言姓馮，名驩，齊人。求見孟嘗君，孟嘗君揖之與坐，問曰：『先生下辱，有以教文乎？』驩曰：『無也。竊聞君好士，不擇貴賤，故不揣以貧身自歸耳。』孟嘗君命置傳舍。十餘日，孟嘗君問於傳舍長曰：『新來客何所事？』傳舍長答曰：『馮先生貧甚，身無別物，止存一劍，又無劍囊，以荆緇擊之於腰間。食畢，輒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笑曰：『是嫌吾食儉也。』乃遷之於幸舍，食

魚肉；乃使幸舍長侯其琴。五日後，來告我。居五日，幸舍長報曰：「馮先生彈劍而歌如故——但其辭不同矣。」曰：「長鍊歸來，今出無車。」孟嘗君驚曰：「彼欲爲我上客乎？其人必有異也。」又遷之代舍，復使代舍長伺其歌否。驢乘車一出夜歸，又歌曰：「長鍊歸來，今無以爲家。」代舍長詣孟嘗君言之。孟嘗君蹙額曰：「客何無鑿之甚乎？」更使伺之，驢不復歌矣。

居一年有餘，主家者來告孟嘗君：「錢穀只勾一月之需。」孟嘗君查貸券，民間所負甚多；乃問左右曰：「客中誰能爲我收債於薛者？」代舍長進曰：「馮先生不聞他長，然其人似忠實可任；向者自請爲上客，君其試之。」孟嘗君請馮驢，則言收債之事，馮驢一諾無辭。

遂乘車至薛，坐於公府。薛民萬戶，多有貸者。聞薛公使上客來徵息，時輸納甚衆，計之得息錢十萬。馮驢將錢多市牛酒，預出示：「凡負孟嘗君息錢者，勿論能償不能償，來日悉會府中驗券。」百姓聞有牛酒之犒，皆如期而來。馮驢一一勞以酒食，勸使醉飽，因而旁勸，審其中貧富之狀，盡得其實。食畢，乃出券與合之，度其力饒，雖一時不能，後可相償者，與爲要約，載於券上。其貧不能償者，皆羅拜哀乞寬期。馮驢命左右取火，將貧券一筒悉投火中燒之。謂衆人曰：「孟嘗君所以貸錢於爾民者，恐爾民無錢以爲生計，非爲利也；然君之食客數千，俸食不足，故不得已而徵息，以奉賓客。今有力者更爲期約，無力者焚券蠲免，君之施德於爾薛人，可謂厚矣。」百姓皆叩頭歡呼曰：「孟嘗君真吾父母也。」

早有人將焚券事報知孟嘗君，孟嘗君大怒，使人催召驢。驢空手來見孟嘗君，假意問曰：「客勞苦收債畢乎？」驢曰：「不但爲君收債，且爲君收德。」孟嘗君色變，讓之曰：「文食客三千人，俸食不足，故貸錢於薛，冀收餘息，以助公費；聞客得息錢，多具牛酒，與衆樂飲，復焚券之半，猶曰「收德」。不知所收何德也。」驢對曰：「君請息怒，容備陳之。負債者多，不具牛酒爲歡，衆疑不肯齊赴，無以驗其力之饒。力饒者與爲期約，其乏者雖嚴

責之亦不能償，久而息多，則逃亡耳。區區之辭，君之世封，其民乃君所與共安危者也。今焚無用之券，以明君之輕財而愛民，仁羣之名流無於窮，此臣所謂爲君收德者矣。」孟嘗君迫於客費，心中殊不以爲然，然已焚券無可奈何，勉爲放顏，揖而謝之。史臣有詩云：

「逢迎言利號佳賓，焚券先虞觸主噴。空手但收仁義返，須知彈鋏有高人。」

却說秦昭襄王，悔失孟嘗君，又見其作用可駭，想道：「此人用於齊國，終爲秦害。」乃廣布謠言，流於齊國。言：「孟嘗君名高天下，天下知有孟嘗君，不知有齊王，不日孟嘗君且代齊矣。」又使人說楚頃襄王曰：「向者六國伐秦，齊兵獨後，因楚王自爲從約長，孟嘗君不服，故不肯同兵。及懷王在秦，寡君欲歸之，孟嘗君使人勸寡君勿歸懷王，以太子見質於齊，欲秦殺懷王，彼乃留太子以要地於齊，故太子幾不得歸，而懷王竟死於秦。寡君之得罪於楚，皆孟嘗君之故也。寡君以楚之故，欲得孟君嘗而殺之，會逃歸不獲，今復爲齊相專權，且暮篡齊，秦楚自此多事矣。寡君願悔前之禍，與楚結好，以女爲楚王婦，共備孟嘗君之變，幸大王裁聽。」楚王感其言，竟通和於秦，迎秦王之女爲夫人，亦使人布流言於齊，齊潛王疑之，遂收孟嘗君相印，黜歸於薛。

賓客聞孟嘗君罷相紛紛散去，惟馮驩在側，爲孟嘗君御車。未至薛，薛百姓扶老攜幼來相迎，爭獻酒食，問起居。孟嘗君謂驩曰：「此先生所謂爲文收德者也。」馮驩曰：「臣意不止於此，倘借臣以一乘之車，必令君益重於國，而俸邑益廣。」孟嘗君曰：「惟先生命。」

過數日，孟嘗君具車馬及金幣，請馮驩曰：「聽先生所往。」馮驩駕車西入咸陽，求見昭襄王，說曰：「士之遊秦者，皆欲強秦而弱齊，其遊齊者，皆欲強齊而弱秦，秦與齊勢不兩立，其雄者乃得天下。」秦王曰：「先生何策，可使秦雄而不爲雌乎？」馮驩曰：「大王知齊之廢孟嘗君否？」秦王曰：「寡人曾聞之，而未信也。」馮驩曰：「齊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有孟嘗君之賢也。今齊王惑於讒毀，一旦收其相印，以功爲罪，孟嘗君怨齊必深，乘

其懷怨之時，而秦收之以爲用，則齊國之陰事，必將盡輸於秦。用以謀齊，齊可得也。豈特爲雄而已哉？大王急遣使載重幣，陰迎孟嘗君於薛。時不可失，萬一齊王悔悟而復用之，則兩國之雌雄未可定矣。時樗里疾方卒，秦王急欲得賢，相聞驩言大喜，乃飾良車十乘，黃金百鎰，命使者以丞相之儀從，迎孟嘗君。馮驩曰：「臣請爲大王先行，報孟嘗君使之束裝，毋淹來使。」

馮驩疾驅至齊，未暇見孟嘗君，先見齊王，說曰：「齊秦之互爲雌雄，王所知也；得人者爲雄，人失者爲雌。今臣聞道路之言：『秦王幸孟嘗君之廢，陰遣良車十乘，黃金百鎰，迎孟嘗君爲相。』倘孟嘗君入西相秦，反其爲齊謀者，以爲秦謀，則雄在秦，而臨淄卽墨危矣。』潛王色動，問曰：『然則如何？』馮驩曰：『秦使旦暮且至薛，大王乘其未至，先復孟嘗君相位，更廣其邑，封孟嘗君心喜而受之，秦使者雖強，豈能不告於王，而擅迎人之相國哉？』潛王曰：『善。』然口雖答應，意未深信，使人至境上，探其虛實，只見車騎紛紛而至，詢之果秦使也。使者連夜奔告潛王，王卽命馮驩持節迎孟嘗君，復其相位，益封孟嘗君千戶。秦使者至薛，聞孟嘗君已復相齊，乃轉轅而西。

孟嘗君旣復相位，前賓客去者復歸。孟嘗君謂馮驩曰：「文好客，無敢失禮，一日罷相，客皆棄文而去。今賴先生之力，得復其位，諸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馮驩答曰：「夫榮辱盛衰，物之常理，君不見大都之市乎？旦則側肩爭門而入，日暮爲墟矣；爲所求不在焉，夫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常也。君又何怪乎？」孟嘗君再拜曰：「敬聞命矣。」乃待客如初。

是時魏昭王與韓釐王奉周王之命，合從伐秦。秦使白起將兵迎之，大戰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韓將公孫喜，取武遂地三百里，遂伐魏，取河東地四百里。昭襄王大喜，以七國皆稱王，不足爲異，欲別立帝號，以示貴重，而嫌於獨尊，乃使人言於齊潛王曰：「今天下相王，莫知所歸。寡人意欲稱西帝，以主西方，尊齊爲東帝，以主東

方平分天下。大王以爲何如？」潛王意未決，問於孟嘗君。孟嘗君曰：「秦以強橫見惡於諸侯，王勿效之。」

正踰一月，秦復遣使至齊，約其伐趙，適蘇代自燕復至，潛王先以並帝之事請教於代。代對曰：「秦不致帝於他國，而獨致於齊，所以尊齊也；却之則拂秦之意，直受之，則取惡於諸侯，願王受之而勿稱。使秦稱之，而西方之諸侯奉之，王乃稱帝，以王東方，未晚也。使秦稱之，而諸侯惡之，王因以爲秦罪。」潛王曰：「改受教。」又問：「秦約伐趙，其事何如？」蘇代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趙無罪而伐之，得地則爲秦利，齊無與焉。今宋方無道，天下號爲桀宋，王與其伐趙，不如伐宋，得其地可守，得其民可臣。」而又有誅暴之名，此湯武之舉也。」潛王大悅，乃受帝號而不稱，厚待秦使，而辭其伐趙之請。秦昭襄王稱帝纔二月，聞齊仍稱王，亦去帝號，不敢稱。

話分兩頭，却說宋康王，乃宋辟公辟兵之子，剔成之弟，其母夢徐偃王來托生，因名曰偃。生有異相，身長九尺四寸，面闊一尺三寸，目如巨星，面有神光，力能屈伸鐵鉤，於周顯王四十一年，逐其兄剔成而自立。立十一年，國人探雀巢，得蛻卵，中有小鷓，以爲異事，獻於君偃。偃召太史占之，太史布卦奏曰：「小而生大，此反弱爲強，軀起霸王之象。」偃喜曰：「宋弱甚矣，寡人不興之，更望何人？」乃多檢壯丁，親自訓練，得勁兵十餘萬，東伐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二百餘里，西又敗魏，軍取二城，滅滕，有其地。因遣使通好於秦，秦王遣使報之。自是宋號強國，與齊、楚、三晉相並。偃遂稱爲宋王，自謂天下英雄，無與爲比，欲速就霸王之業。每臨朝，輒令羣臣齊呼萬歲，堂上一呼，堂下應之，門外侍衛亦俱應之，聲聞數里。又以革囊盛牛血，懸於高竿，挽弓射之，弓強失勁，射透革囊，血雨從空亂灑，使人傳言於市曰：「我王射天得勝。」欲以恐嚇遠人。又爲長夜之飲，以酒強灌羣臣，而陰使左右以熱水代酒，自飲羣臣，量素洪者皆潦倒大醉，不能成禮，惟康王惺然。左右獻諛者皆曰：「君王酒如海，飲千石不醉也。」又多取婦人爲淫樂，一夜御數十女，使人傳言：「宋王精神兼數百人，從不倦怠。」以此自炫。

一日，遊封父之墟，遇見採桑婦甚美，築青陵之臺，以望之，訪其家，乃舍人韓馮之妻息氏也。王使人喻馮，以

意使獻其妻馮與妻言之問其「願否」息氏作詩以對曰：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

宋王嘉息氏不已使人卽其家奪之韓馮見息氏升車而去心中不忍遂自殺宋王召息氏共登青陵之臺謂之曰「我宋王也能富貴人亦能生殺人——况汝夫已死汝何所歸若從寡人當立爲王后」息氏復作詩對曰：

「烏有雌雄不逐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宋王曰「卿今已至此雖欲不從寡人不可得也」息氏曰「容妾沐浴更衣拜辭故夫之魂然後侍大王巾櫛耳」宋王許之息氏沐浴更衣訖望空再拜遂從臺上自投於地宋王急使人速攬其衣不及視之氣已絕矣檢其身畔於裙帶得書一幅書云「死後乞賜遺骨與韓馮合葬於一塚黃泉感德」宋王大怒故爲二塚隔絕埋之使其東西相望而不相親

埋後三日宋王還國忽一夜有交梓木生於二塚之傍旬日間木長三丈許其枝相附結成連理有鴛鴦一對飛集於枝上交頸悲鳴里人哀之曰「此韓馮夫婦之魂所化」遂名其樹曰「相思樹」髯翁有詩嘆云

「相思樹上兩鴛鴦千古情魂事可傷莫道威強能奪志婦人執性抗君王」

羣臣見宋王暴虐多有諫者宋王不勝其憤乃置弓矢於座側凡進諫者引弓射之嘗一日間射殺景成戴烏公子勃等三人自是舉朝莫敢開口諸侯號曰「桀宋」

時齊潛王用蘇代之說遣使於楚魏約其攻宋三分其地兵旣發秦昭王聞之怒曰「宋新與秦權而齊伐之寡人必救宋無再計」齊潛王恐秦兵救宋求於蘇代代曰「臣請西止秦兵以遂王伐宋之功」乃西見秦王曰「齊今伐宋矣臣敢爲大王賀」秦王曰「齊伐宋先生何以賀寡人乎」蘇代曰「齊王之強暴無異於

宋今約楚魏而攻宋，其勢必欺楚魏。楚魏受其欺，必向西而事秦。是秦損一宋以餌齊，而坐收楚魏之二國也。王何不利焉？敢不賀乎？」秦王曰：「寡人欲求救宋，何如？」代答曰：「桀宋犯天下之公怒，天下皆幸其亡，而秦獨救之，衆怒且移於秦矣！」秦王乃罷兵，不救宋。

齊師先至宋郊，楚魏之兵亦陸續來會。齊將韓犛，楚將唐昧，魏將芒卯，三人做一處商議。唐昧曰：「宋王志大氣驕，宜示弱以誘之。」芒卯曰：「宋王淫虐，人心離怨，我三國皆有喪師失地之恥，宜傳檄文布其罪惡，以招故地之民，必有反戈而向宋者。」韓犛曰：「二君之言是也。」乃爲檄數桀宋十大罪：一、逐兄篡位，得國不正；二、滅滕兼地，恃強凌弱；三、好攻樂戰，侵犯大國；四、革囊射天，得罪上帝；五、長夜酣飲，不恤國政；六、奪人妻女，淫蕩無恥；七、射殺諫臣，忠良結舌；八、僭替王號，妄自尊大；九、獨媚強秦，結怨鄰國；十、慢神虐民，全無君道。檄文到處，人心聳懼。三國所失之地，其民不樂附宋，皆逐其官吏，登城自守，以待來兵。於是所向皆捷，直逼睢陽。

宋王偃大閱車徒，親領中軍，離城十里結營，以防攻突。韓犛先遣部下將閻丘儉，以五千人挑戰。宋兵不出。閻丘儉使軍士聲洪者數人，登轅車朗誦桀宋十罪。宋王偃大怒，命將軍盧曼出敵，略戰數合。閻丘儉敗走盧曼，追之，儉盡棄其車馬器械，狼狽而奔。宋王偃登壘，望見齊師已敗，喜曰：「敗齊一軍，則楚魏俱喪氣矣！」乃悉師出戰，直逼齊營。韓犛又讓一陣，退二十里下寨，却教唐昧、芒卯二軍左右取路抄出，宋王大營之後。

次日，宋王偃只道齊兵已不能戰，拔寨都起，直攻齊營。閻丘儉打著韓犛旗號，列陣相持。自辰至午，合戰三十餘次。宋王果然英勇，手斬齊將二十餘員，兵士死者百餘人。宋將盧曼亦死於陣。閻丘儉復大敗而奔，委棄車仗器械無數。宋兵爭先掠取，忽有探子報道：「敵兵襲攻睢陽城甚急，探是楚魏二國軍馬。」宋王大怒，忙教整隊回軍，行不上五里，斜刺里一軍突出，大叫：「齊國上將韓犛在此，無道昏君，還不速降！」宋王左右將戴直、屈志、高雙車齊出，韓犛大展神威，先將屈志、高斬於車下。戴直不敢交鋒，保護宋王，且戰且走，回至睢陽城下，守將

公孫拔認得自家軍馬，開門放入。三國合兵攻打，晝夜不息，忽見塵頭起處，又有大軍到來，乃是齊湣王、孫韓、聶不能成功，親帥大將王蠋、太史敫等引大軍三萬前來，軍勢益壯。

宋軍知齊王親自領兵，人人喪膽，個個灰心，又兼宋王不恤士卒，晝夜驅率男女守瞭，絕無恩賞，怨聲藉藉。戴直言於王偃曰：「敵勢猖狂，人心已變，大王不如棄城權避河南，更圖恢復。」宋王此時一片圖王定霸之心，化爲秋水，嘆息了一回，與戴直半夜棄城而遁。公孫拔遂豎起降旗，迎潘王入城。潘王安撫百姓，一面令諸軍追逐宋王。宋王走至溫邑，爲追兵所及，先擒戴直，斬之。宋王自投於神農澗中不死，被軍士牽出斬首，傳送睢陽。齊、楚、魏遂共滅宋國，三分其地。魏楚之兵既散，潘王曰：「伐宋之役，齊力爲多，楚魏安得受地？」遂引兵銜枚尾唐昧之後，襲楚敗師於重丘，乘勝逐去，盡收取淮北之地。——又西侵三晉，屢敗其軍。楚魏恨潘王負約，果皆遣使附秦，秦反以爲蘇代之功矣。

潘王既兼有宋地，氣益驕恣，使嬖臣夷維往合衛、魯、鄒三國之君，要他稱臣入朝。三國懼其侵伐，不敢不從。潘王曰：「寡人殘燕滅宋，關地千里，敗梁割蔡，威加諸侯，魯衛盡已稱臣，泗上無不恐懼。且晚提一旅，兼并二周，遷九鼎於臨淄，正號天子，以令天下，誰敢違者？」孟嘗君田文諫曰：「宋王偃惟驕，故齊得而乘之，願大王以宋爲戒。夫周雖微弱，然號爲「共主」。七國攻戰，不敢及周，畏其名也。大王前去帝號不稱，天下以此多齊之讓，今忽萌代周之志，恐非齊福。」潘王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桀紂非其主乎？寡人何不如湯武？惜子非伊尹、太公耳。」於是復收孟嘗君相印，孟嘗君懼誅，乃與其賓客走大梁，依公子無忌以居。

那公子無忌，乃是魏昭王之少子，爲人謙恭好士，接人惟恐不及。嘗朝膳，有一鳩爲鶴所逐，急投案下，無忌蔽之，視鶴去，乃從鳩。誰知鶴隱於屋脊，見鳩飛出，遂而食之，無忌自咎曰：「此鳩避患而投我，乃竟爲鶴所殺，是我負此鳩也。」竟日不進膳，令左右捕鶴，共得百餘頭，各置一籠以獻。無忌曰：「殺鳩者止一鶴，吾何可異及他

禽。乃按劍於龍上，祝曰：『不食鳩者，向我悲鳴，我則放汝。』羣鶴皆悲鳴，獨至一籠，其鶴低頭不敢仰視。乃取而殺之，遂開籠放其餘鶴。聞者嘆曰：『趙公子不忍負一鳩，忍負人乎？』由是士無賢愚歸之如市，食客亦三千餘人——與孟嘗君平原君相亞——

魏有隱士，姓侯，名贏，年七十餘，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無忌聞其素行修潔，且好奇計，里中尊敬之，號爲侯生。於是駕車往拜，以黃金二十鎰爲贄，侯生謝曰：『嬴安貧自守，不妄受人一錢，今日老矣，甯爲公子而改節乎？』無忌不能強，欲尊禮之，以示賓客，乃大置酒會。是日魏宗室將相諸貴客畢集堂中，坐定，獨虛左第一席，無忌命駕親往夷門，迎侯生赴會。侯生登車，無忌揖之上坐，生略不謙遜。無忌執轡在傍，意甚恭敬。侯生又謂無忌曰：『臣有客朱亥，在市屠中，欲往看之，公子能枉駕同一往否？』無忌曰：『願與先生偕往。』卽命引車，枉道入市。及屠門，侯生曰：『公子暫止車中，老漢將下看吾客。』侯生下車，入亥家，與亥對坐，肉案前，絮語移時。侯生時時睨視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略無倦怠。時從騎數十餘，見侯生絮語不休，厭之，多有竊罵者。侯生亦聞之，獨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與朱亥別，復登車，上坐如故——無忌以午牌出門，比回府，已申未矣——諸貴客見公子親往迎，客虛左以待，正不知甚處有名的遊士，何方大國的使臣，俱辦下一片敬心伺候。及久不見到，各各心煩意懶，忽聞報說：『公子迎客已至！』衆貴客敬心復萌，俱起坐出迎，睜眼相看，及客到，乃一白鬚老者，衣冠敝陋，無不駭然。無忌引侯生告賓客，諸貴客聞是夷門監者，意殊不以爲然。無忌揖侯生就首席，侯生亦不謙讓，酒至半酣，無忌手捧金卮，爲壽於侯生之前。侯生接卮在手，謂無忌曰：『臣乃夷門抱關吏也，公子枉駕下辱，久立市中，毫無怠色，又尊臣於諸客之上，於臣似爲過分——然所以爲此，欲成公子下士之名耳。』諸貴客皆竊笑，席散。侯生遂爲公子上客，侯生因薦朱亥之賢，無忌數往侯見，朱亥絕不答拜。無忌亦不以爲怪，其折節下士如此。

今日孟嘗君至魏，獨依無忌，正合著古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八個字，自然情投意合。孟嘗君原與趙平原君公子勝交厚，因使無忌結交趙勝，無忌將親姊嫁於平原君爲夫人。於是魏趙通好，而孟嘗君居間爲重。齊湣王自孟嘗君去後，益自驕橫，遂欲謀代周爲天子。時齊境多怪異，天雨血方數百里，沾人衣襟腥臭難當。又地圻數丈，泉水湧出，又有人當關而哭，但聞其聲，不見其形。由是百姓惶惶，朝不保夕。大夫狐咼、陳舉先後進諫，且請召還孟嘗君。湣王怒而殺之，陳屍於通衢，以杜諫者。於是王蠋、太史敫……等皆謝病棄職，隱歸鄉里。不知湣王如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話說燕昭王自卽位之後，日夜以報齊雪恥爲事，弔死問孤，與士卒同甘苦，尊賢禮士，四方豪傑歸者如市。有趙人樂毅，乃樂羊之孫，自幼好講兵法，當初樂羊封於靈壽，子孫遂家焉。趙主父沙邱之亂，樂毅挈家去靈壽，奔大梁，事魏昭王，不甚信用。聞燕王築黃金臺，招致天下賢士，欲往投之，乃謀出使於燕，見燕昭王，說以兵法。燕王知其賢，待以客禮，樂毅謙讓不敢當。燕王曰：「先生生於趙，仕於魏，在燕固當爲客。」樂毅曰：「臣之仕魏，以避亂也。大王若不棄微末，請委質爲燕臣。」燕王大喜，卽拜毅爲亞卿，位在劇辛諸人以上。樂毅悉召其宗族，居燕爲燕人。其時齊國強盛，侵伐諸侯，昭王深自韜晦，養兵恤民，待時而動。及湣王逐孟嘗君，恣行狂暴，百姓弗堪。而燕國休養多年，國富民稠，士卒樂戰。於是昭王進樂毅而問曰：「寡人銜先人之恨，二十八年於茲矣，常恐一旦先朝露，不及割於齊王之腹，以報國恥，終夜痛心。今齊王驕暴自恃，中外離心，此天亡之時，寡人欲起傾國之兵，與齊爭一旦之命，先生何以教之？」樂毅對曰：「齊國地大人衆，士卒習戰，未可獨攻也。王必欲伐之，必與天下共圖之。今燕之比鄰，莫密於趙，王宜首與趙合，則韓必從而孟嘗君在魏方恨齊，宜無不聽。如是而齊可攻。」

也。『燕王曰：『善。』乃具符節，使樂毅說往趙國。平原君趙勝爲言於惠文王，王許之。適秦國使者，在趙，樂毅并說秦使者以伐齊之利，使者還報秦。秦王忌齊之盛，懼諸侯背秦而事齊，於是復遣使者報趙，願共伐齊之役。劇辛往說魏王，見信陵君，果主發兵，復爲約，韓與其事，俱與訂期。

於燕王悉起國中精銳，使樂毅將之。秦將白起、趙將廉頗、韓將暴鳶，魏將晉鄙，各率一軍，如期而至。於是燕王命樂毅拜護五國之兵，號爲樂上將軍。浩浩蕩蕩，殺奔齊國。齊潘王自將中軍，與大將韓彘迎戰於濟水之西。樂毅身先士卒，四國兵將，無不賈勇爭奮，殺得齊兵屍橫原野，流血成渠。韓彘被樂毅之弟樂乘所殺，諸軍乘勝逐北。潘王大敗，奔回臨淄，連夜使人求救於楚，許盡割淮北之地爲賂。一面檢點軍民，登城設守。秦、魏、韓、趙，乘勝各自分路，收取邊城，獨樂毅自引燕軍，長驅深入。所過宣諭威德，齊城皆望風而潰，勢如破竹。大軍直逼臨淄。潘王大懼，遂與文武數十人，潛開北門而遁。行至衛國，衛君郊迎，稱臣。既入城，讓正殿以居之，供具甚敬。潘王驕傲，待衛君不以禮，衛諸臣意不能平，夜往掠其輜重。潘王怒，欲俟衛君來見，責以捕盜。衛君是日竟不朝見，亦不復給廩餼。潘王甚愧，候至日晨，餓甚，恐衛君圖己，與夷維數人，連夜逃去。從臣失主，一時皆四散奔走。

潘王不一日，逃至魯關，關吏報知魯君。魯君遣使者出迎，夷維謂曰：『魯何以待吾君？』對曰：『將以十太宰待子之君。』夷維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宮，朝夕親視膳於堂下，天子食已，乃退而聽朝，豈止十宰之奉而已。』使者回復魯君，魯君大怒，閉關不納。復至鄒，值鄒君方死，潘王欲入弔。夷維謂鄒人曰：『天子下弔，主人必背其殯棺，立西階，北面而哭。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人曰：『吾國小，不敢煩天子下弔。』亦拒之不受。潘王計窮，夷維曰：『聞莒州尙完，何不往？』乃奔莒州，僉守兵城，以拒燕軍。

樂毅遂破臨淄，盡收取齊之財物祭器，并查舊日齊國重器，前被齊掠者，大車裝載，俱歸燕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大犒三軍，封樂毅於昌國，號昌國君。燕昭王返國，獨留樂毅於齊，以收齊之餘城。

齊之宗人有田單者，有智術，知兵。湣王不能用，現爲臨淄市掾。燕王入臨淄城中，人紛紛逃竄。田單與同宗逃難於安平，盡殺去其車軸之頭，略與毅平，而以鉄葉裹軸，務令堅固。人皆笑之。未幾，燕兵來攻安平，城破，安平人復爭竄，乘車皆推擠，多因軸頭往，獨不能疾驅，或軸折車覆，皆爲燕兵所獲。惟田氏一宗，以鉄籠堅固，且不礙，竟得脫奔即墨去。詎樂毅分兵略地，至於畫邑，聞故太傅王蠋家在畫邑，傳令車中環畫邑三十里，不許入犯。使人以金幣聘蠋，欲荐於燕王。蠋辭老病不肯往。使者曰：「上將軍有令，太傅來即用爲將，封以萬家之邑，不行，且引兵屠邑。」蠋仰天嘆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齊王疏斥忠諫，故吾退而耕於野，今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反助吾以兵，吾與其不義而存，不若全義而亡。」遂自懸其頭於樹上，舉身一奮，頸絕而死。樂毅聞之，嘆息，命厚葬之，表其墓曰：「齊忠臣王蠋之墓。」

樂毅出兵六個月，所攻下齊地共七十餘城，皆編爲燕之郡縣。惟莒州與即墨，堅守不下。毅乃休兵享士，除其暴令，寬其賦役，又爲齊桓公管夷吾立祠設祭，訪求逸民，齊民大悅。樂毅之意，以爲齊止二城，在掌握之中，終不能成事，且欲以恩結之，使其自降，故不極其兵力。——此周赧王三十一年事也。

却說楚頃襄王，見齊使者來請救兵，許盡割淮北之地，乃命大將淖齒率兵二十萬，以救齊爲名，往齊受地。謂淖齒曰：「齊王急而求我，卿至彼可相機而行，惟有利於楚，可以便宜從事。」淖齒謝恩而出，率兵謁齊湣王于莒州。湣王得淖齒立以爲相國，大權皆歸於齒。齒見燕兵勢盛，恐救齊無功，獲罪二國，乃密遣使私通樂毅，欲弑齊王，與燕共分齊國。使燕人立己爲王。樂毅回報曰：「將軍誅無道，以自立功名，桓文之業不足道也。所請惟命。」淖齒大悅，乃大陳兵於鼓里，請湣王閱兵。湣王既至，遂執而數其罪曰：「齊有亡徵，三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人以告也；王不知省戒，戮忠廢賢，希望非分，今全齊盡失，而偷生於一城，尙欲何爲？」湣王俯首不能答，夷維擁王而哭，淖齒先殺夷維，乃生擢干筋，懸於屋梁之上，三日而後氣絕。湣王之得禍，

亦慘矣哉。淖齒回莒州，欲覓王世子殺之，不得。齒乃爲表奏燕王自陳其功，使人送於樂毅求其轉達。是時莒州與臨淄陰自相通，往來無禁。

却說齊大夫王孫賈年十二歲，喪父，止有老母。滑王憐而官之，滑王出奔，亦從行。在衛相失，不知滑王下處，遂潛自歸家。其母見之，問曰：「齊王何在？」賈對曰：「兒從王於衛國中夜逃出，已不知所之矣。」老母怒曰：「汝朝去而晚回，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闥而望。師君之望臣，何異母之望子？汝爲齊王之臣，王香夜奔出，汝不知其處，何可歸乎？」賈大愧，復辭老母，蹤跡齊王，聞其在莒州，趨而求王。比至莒州，知齊王已爲淖齒所殺，賈乃袒其左肩，呼於市，曰：「淖齒相齊而弑其君，爲臣不忠，有願與吾誅討其罪者，依吾左袒。」市人相顧曰：「此人年幼，尙有忠義之心，吾等好義者，皆當從之。」一時左袒者四百餘人。時楚兵雖衆，皆分屯於城外，淖齒居齊王之宮，方酣飲，使婦人奏樂爲歡，兵士數百人，列於宮外。王孫賈率領四百人，奪兵士器械，殺入宮中，擒淖齒，剝爲肉醬，因閉城堅守。楚兵無主，一半逃散，一半投降于燕國。

再說齊世子法章，聞齊王遇變，卽更衣爲窮漢，自稱臨淄人王立，逃難無歸，投太史敫家爲傭工，與之灌園，力作辛苦，無人知其爲貴介者。太史敫有女，年及笄，偶遊園中，見法章之貌大驚，曰：「此非常人，何以屈辱於此？」使侍女叩其來歷，法章懼禍，堅不肯吐。太史女曰：「白龍魚服，畏而自隱，異日富貴不可言也。」時時使侍女給其衣食，久益親近。法章因私露其蹤於太史女，女遂與訂夫婦之約，因而私通，舉家俱不知也。

時卽墨守臣病死，軍中無主，欲擇知兵者，推戴爲將，而難其人。有人知田單鉄籠得全之事，言其才可將，乃共擁立爲將軍。田單身操版鍤，與士卒同操作，宗族妻妾，皆編於行伍之間。城中人畏而愛之。

再說齊諸臣四散奔逃，聞王蠋死節之事，嘆曰：「彼已告者，尙懷忠義之心，吾輩見立齊朝，坐視君亡國破，不圖恢復，豈得爲人？」乃共走莒州，投王孫賈，相與訪求世子。歲餘，法章知其誠，乃出自言曰：「我實世子法章。」

也。太史敫報知王孫賈，乃具法駕迎之，即位是爲襄王。告於即墨，相約爲犄角，以拒燕兵。樂毅圍之，三年不克，乃解圍退九里，建立軍壘。令曰：『城中民有出樵採者，聽之不許擒拿，其有困乏飢餓者，食之，寒者衣之。』欲使感恩悅附，不在話下。

且說燕大夫騎劫，頗有勇力，亦喜談兵，與太子樂資相善，覬得兵權。謂太子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惟莒與即墨耳。樂毅能於六月間，下齊七十餘城，何難於二邑？所以不肯即拔者，以齊人未附，欲徐以恩威結齊，不久當自立爲齊王矣。』太子樂資述其言於昭王，昭王怒曰：『吾先王之仇，非昌國君不能報，即使真欲王齊，於功豈不當耶？』乃答樂資二遺使持節至臨淄，即拜樂毅爲齊王，毅感激，以死自誓，不受命。昭王曰：『吾固知毅之本心，決不負寡人也。』

昭王好神仙之術，使方士鍊金石爲神丹服之，久而內熱發病，遂薨。太子樂資嗣位，是爲惠王。田單每使細作入燕，窺覘事情，聞騎劫謀代樂毅，及燕太子被笞之事，嘆曰：『齊之恢復，其在燕後王乎？』及燕惠王立，田單使人宣言於燕國曰：『樂毅久欲王齊，以受燕先王厚恩，不忍背，故緩攻二城，以待其事。今新王即位，且與即墨連和，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則即墨殘矣。』燕惠王久疑樂毅，及聞流言，與騎劫之言相合，因信爲然，乃使騎劫往代樂毅，而召毅歸國。毅恐見誅，曰：『我趙人也。』遂棄其家西奔趙國。趙王封樂毅於觀津，號望諸君。

騎劫既代將，盡改樂毅之令，燕軍俱憤怨不服。騎劫到壘三日，即率師往攻即墨，圍其城數匝。城中設守愈堅。田單晨起，謂城中人曰：『吾夜來夢見上帝告我云：『齊當復興，燕當即敗。不日當有神人爲我軍師，戰無不克。』有一小卒，悟其意，趨近單前，低語曰：『臣可以爲師否？』言畢，即疾走。田單急起持之，謂人曰：『吾夢中所見神人，卽是此也。』乃爲小卒易衣冠，置之幕中，上坐北面，而師事之。小卒曰：『臣實無能。』田單曰：『子勿言。』因號爲「神師」。每出一約束，必稟命於神師而行。謂城中人曰：『神師有令：『凡食者必先祭其先祖於庭。』

當得祖宗陰力相助。一教城中人從其教，飛鳥見庭中祭品，悉翔舞下食。如此早暮二次。燕軍望見，以爲怪異，聞有神君下教，因相與傳說，謂齊得天助，不可敵。敵之遠天，皆無戰心。單復使人揚樂毅之短曰：「昌國君太慈，得齊人不殺，故城中不怕。若劓其鼻而置之前行，卽墨人苦死矣。」騎劫信之，將降卒盡劓其鼻。城中人見降者，割鼻大懼，相戒堅守。惟恐爲燕人得。田單又揚言：「城中人家墳墓皆在城外，倘被燕人發掘，奈何？」騎劫又使士卒盡掘城外墳墓，燒死人暴骸骨。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食燕人之肉，相率來軍門，請出一戰，以報祖宗之仇。

田單知士卒可用，乃精選強壯者五千人，藏匿於民間。其餘老弱同婦女輪流守城。遣使送款於燕軍，言：「城中食盡，將以某日出降。」騎劫謂諸將曰：「我比樂毅何如？」諸將皆曰：「勝毅多倍！」軍中悉踴躍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間金，得千鎰，使富家私遺燕將，囑以城下之日，求保全家小。燕將大喜，受其金，各付小旗，使插於門上，以爲記認。全不准備，呆呆的只等田單出降。單乃使人收取城中牛共千餘頭，織爲繒衣之衣，圖以五色龍文，披於牛體，將利刃束於牛角，又將麻葦灌下膏油，束於牛尾，拖後如巨帚。於約降前日，安排停當。衆人皆不解其意。

田單惟牛具酒，候至日落黃昏，召五千壯卒飽食，以五色塗面，各執利器，跟隨牛後。使百姪鑿城爲穴，凡數十處，驅牛從穴中出，用火燒其尾，帶火漸迫牛尾，牛怒直奔燕營。五千壯卒，銜枚隨之。燕軍信爲來日受降入城，是夜皆安寢。忽聞馳驟之聲，從夢中驚起，那帚炬千餘，光明耀照，如同白日。望之皆龍文五采，突奔前來，角刃所觸，無不死傷。軍中擾亂，那一夥壯卒，不言不語，大刀闊斧，逢人便砍。雖只五千個人，慌亂之中，恰像幾萬一般。況且向來聽說神師下教，今日神頭鬼臉，不知何物。田單又親率城中人鼓噪而來，老弱婦女皆擊銅器爲響，震天動地。一發膽都嚇破了，脚都嚇軟了，那個還敢相持。真個人人逃竄，個個奔忙，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騎劫

乘車落荒而走，正遇田單一戟刺死，燕軍大敗。——此周赧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火牛奇計古今無，畢竟機乘騎劫慮假使命臺不易將，燕齊勝負竟何如。」

田單整頓隊伍，乘勢追逐，戰無不克，所遇城邑，聞齊兵得勝，燕將已死，盡皆叛燕而歸齊。田單兵勢日盛，掠地直逼河上，抵齊北界，燕所下七十餘城，復歸於齊。衆軍將以田單功大，欲奉爲王。田單曰：「太子法章，自在莒州，吾疎族安敢自立？」於是迎法章於莒。王孫賈爲法章御車，至於臨淄，收葬湣王，擇日告廟，臨朝。襄王謂田單曰：「齊危而復安，亡而後存，皆叔父之功也。叔父知名始於安平，今封叔父爲安平君，食邑萬戶。」王孫賈拜爵亞卿，迎太史女爲后，是爲君王后。那時太史敫方知其女，先以身許法章，怒曰：「汝不敢媒而自嫁，非吾種也。終身誓不復相見。」齊襄王使人益其官祿，皆不受，惟君王后誠時遣人候省，未嘗缺禮。此是後話。

時孟嘗君在魏，讓相印於公子無忌，魏封無忌爲信陵君。孟嘗君退居於薛，比於諸侯，與平原君、信陵君相善。齊襄王畏之，復遣使迎爲相國。孟嘗君不就，於是與之連和通好。孟嘗君往來於齊魏之間，其後孟嘗君死，無子，諸公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分其地。

再說燕惠王自騎劫兵敗，方知樂毅之賢，悔之無及，使人遣毅，書謝過，欲招毅還國。毅答書不肯歸，燕王恐趙用樂毅以圖燕，乃復以毅子樂間，襲封昌國君，毅從弟樂乘爲將軍，並貴重之。毅遂合燕趙之好，往來其間。二國皆以毅爲客卿，毅終於趙。時廉頗爲趙大將，有勇善用兵，諸侯皆憚之。秦兵屢侵趙境，賴廉頗力拒，不能深入。秦乃與趙通好。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馮服君單解韓圍

却說趙惠文王寵用一個內侍，姓繆名賢，官拜宦者令，頗干預政事。忽一日，有外客以白璧來求售，繆賢愛其玉色光潤無比，以五百金得之，以示玉工。玉工大驚曰：「此真和氏之璧也！楚相昭陽因宴會偶失此璧，疑張儀偷盜，捶之幾死，張儀以此入秦後，昭陽懸千金之賞，購求此璧，盜者不敢出獻，竟不可得。今日無意中落於君手，此乃無價之寶，須什襲珍藏，不可輕示於人也。」繆賢曰：「雖然，良玉何以遂爲無價？」玉工曰：「此玉置暗處，自然有光，能却塵埃，辟邪魅，名曰『夜光之璧』。若置之座間，冬月則煖，可以代爐；夏月則涼，百步之內，蠅蚋不入。——有此數般奇異，他玉不及，所以爲至寶。」繆賢試之，果然乃製爲寶櫃，藏於內室。早有人報知趙王，言「繆中侍得和氏璧」，趙王問繆賢取之，賢愛璧不卽獻，趙王怒，因出獵之便，突入賢家，搜其室，得寶櫃，收之以去。

繆賢恐趙王治罪誅之，欲出走，其舍人藺相如牽衣問曰：「君今何往？」賢曰：「吾將奔燕。」相如曰：「君何以受知於燕王，而輕身往投也？」繆賢曰：「吾昔年嘗從大王，與燕王相會於境上，燕王私握吾手曰：『願與君給交，以此相知，故欲往。』相如諫曰：『君誤矣！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得寵於趙王，故燕王欲與君結交，非厚君也，因君以厚於趙王也。今君得罪於王，亡命走燕，燕畏趙王之討，必將束縛君，以媚於趙王，君其危矣！』繆賢曰：『然則如何？』相如曰：『君無他大罪，惟不早獻璧耳！若肉袒負斧鑕叩首請罪，王必赦君。』繆賢從其計，趙王果赦賢不誅，賢重相如之智，以爲上客。

再說玉工偶至秦國，秦昭襄王使之治玉，玉工因言及和氏之璧，今歸於趙。秦王問：「此璧有甚好處？」玉工如前誇獎，秦王想慕之甚，思欲一見其璧，時昭襄王之母舅魏冉爲丞相，進曰：「王欲見和璧，何不以酉陽十五城易之？」秦王訝曰：「十五城，寡人所惜也，奈何易一璧哉？」魏冉曰：「趙之畏秦久矣，大王若以城易璧，趙不敢不以璧來，來則留之，是易城者名也，得璧者實也。王何患失城乎？」秦王大喜，卽爲書致趙王，命客卿胡傷

爲使書略曰：

「寡人慕『和氏璧』有日矣；未得一見；聞君王得之，寡人不敢輕請，願以西陽十五城奉酬，惟君王許之。」

趙王得書，卽召大臣廉頗等商議：欲予秦，恐其見欺；璧去城不可得；欲勿予，又恐觸秦之怒。諸大臣或言：「不宜與。」或言：「宜與。」紛紛不決。李克曰：「遣一智勇之士，懷璧以往，得城則授璧於秦，不得城仍以璧歸趙，方爲兩全。」趙王目視廉頗，頗俯首不語。宦者令繆賢進曰：「臣有舍人姓藺名相，如此人勇士，且有智謀，若求使秦，無過此人。」趙王卽命繆賢召藺相如至，如相謁已畢，趙王問曰：「秦王請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先生以爲可許否？」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趙王曰：「倘璧去不可得如何？」相如對曰：「秦以十五城易璧，價厚矣。如是趙不許璧，其曲在趙。趙不待入城而卽獻璧，禮恭矣。如是而秦不予城，其曲在秦。」趙王曰：「寡人欲求一人使秦，保護此璧，先生能爲寡人行乎？」相如曰：「大王必無其人，臣願奉璧以往。若城入於趙，臣當以璧留秦；不然，臣請完璧歸趙。」趙王大喜，卽拜相如爲大夫，以璧授之。

相如奉璧西入咸陽，秦昭襄王聞璧至，大喜，坐章臺之上，大集羣臣，相如入見。相如留上寶櫃，只用錦袱包裹兩手奉櫃，再拜秦王。秦王於是展開錦袱觀看，但見純白無瑕，寶光閃爍，雕鏤之處，天成無縫，眞希世之珍矣。秦王飽看了一回，嘖嘖嘆息，因付左右羣臣遞相傳示，羣臣看畢，皆羅拜稱「萬歲」。秦王命內侍重將錦袱包裹，傳與後宮美人玩之，良久送出，仍歸秦王案上。

藺相如從傍伺候良久，並不見說起償城之話，相如心生一計，乃前奏曰：「此璧有微瑕，臣請爲大王指之。」秦王命左右以璧傳與相如，相如得璧在手，連退數步，靠在殿柱之上，睜開雙目，怒氣勃不可遏，謂秦王曰：「和氏之璧，天下之至寶也。大王欲得璧，發書至趙，寡君悉召羣臣計議，羣臣皆曰：『秦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恐

璧往城不可得，不如勿許。」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况萬乘之君乎？奈何以不肖之心待人，而得罪於大王？」於是寡君乃齋戒五日，然後使臣奉璧拜送於廷，敬之至也。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坐而受璧，左右傳觀，復使後宮美人玩弄，褻瀆殊甚，以此知大王無償城之意矣。臣所以復取璧也。大王必欲迫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甯死不使秦得璧！」於是持其璧睨柱，欲擊以柱。秦王惜璧，恐其碎之，乃謝曰：「大夫無然，寡人豈敢失信於趙？」卽召百官取地圖來，秦王指示，從某處至某處，共十五城予趙。相如心中暗想，此乃秦王欲誑取，非真情。乃謂秦王曰：「寡君不敢愛希世之寶，以得罪於大王，故臨遣臣時，齋戒五日，遍召羣臣，拜而遣之。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陳設車輅、文物、具左右威儀，臣乃敢上璧。」秦王曰：「諾。」乃命齋戒五日，送相如於公館安歇。

相如抱璧至館，又想道：「我曾在趙王面前誇口，秦若不償城，願完璧歸趙。」今秦王雖然齋戒，倘得璧之後，仍不償城，何面目回見趙王？乃命從者穿粗褐衣，裝作貧人模樣，將布袋纏璧於腰，從徑路竊走。附奏於趙王曰：「臣恐欺趙，無意償城，謹遣從者歸璧大王。臣待罪於秦，死不辱命。」趙王曰：「相如如果不負所言矣。」

再說秦王假說齋戒，實未必然。過五日，升殿陳設禮物，令諸侯使者皆會，共觀受璧，欲以誇示列國。使贊禮引趙國使臣上殿，蘭相如從容徐步而入，謁見已畢，秦王見相如手中無璧，問曰：「寡人已齋戒五日，敬受『和璧』，今使者不持璧來，何故？」相如奏曰：「秦自穆公以來，共二十餘君，皆以詐術用事，遠則杞子欺鄭，孟明欺晉，近則商鞅欺魏，張儀欺楚。」往事歷歷，從無信義。臣今者惟恐見欺於王，以負寡君，已令從者懷璧從間道還趙矣。臣當死罪。」秦王怒曰：「使者謂寡人不敬，故寡人齋戒受璧，使者以璧歸趙，是明欺寡人也。」叱左右前縛相如。相如面不改色，奏曰：「大王請息怒，臣有一言，今日之勢，秦強趙衰，但有秦負趙之事，決無趙負秦之理。大王真欲得璧，先割十五城予趙，遣一介之使，同臣往趙取璧。趙豈敢得城而留璧，負不信之名，以得罪於大王哉？臣自知欺大王之罪，罪當萬死，臣已寄奏寡君，不望生還，請就鼎鑊之烹，今諸侯皆知秦以欲璧之故而誅。」

趙使曲直有所在矣。秦王與羣臣面面相覷，不能吐一語。諸侯使者傍觀，皆爲相如危懼。左右欲牽相如去，秦王喝住，謂羣臣曰：「卽殺相如，璧未可得，徒負不義之名，絕秦趙之好。」乃厚待相如，禮而歸之。鬻翁讀史至此論：「秦人攻城取邑，列國無可奈何，一璧何足爲重，相如之意，只恐被秦王欺，趙得璧，便小覷了趙國將來，難以立國，倘索地索貢，不可復拒，故此顯個力，量使秦王知趙國之有人也。」

蘭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上大夫。其後秦竟不予趙城，趙亦不與秦璧。秦王心中終不釋然於趙，復遣使約趙王於西河外渾池之地，共會爲好。趙王曰：「秦以會欺楚，懷王錮之咸陽，至今楚人傷心未已，今又來約寡人爲會，得無以懷王相待乎？」廉頗與蘭相如計議曰：「王若不行，示秦以弱。」乃共奏曰：「臣相如願保駕前往，臣頗願輔太子居守。」趙王喜曰：「相如且能完璧，况寡人乎？」平原君趙勝奏曰：「昔宋襄公以乘車赴會爲楚所劫，魯君與齊會於夾谷，具左右司馬以從，今保駕雖有相如，再選精銳卒五千扈從，以防不虞，再用大軍離三十里扎屯，方保萬全。」趙王曰：「五千銳卒，何人爲將？」趙勝對曰：「臣所知田部吏李牧者，真將才也。」趙王曰：「何以見之？」趙勝對曰：「李牧爲田部吏，取租稅，臣家過期不納，牧以法治之，殺臣司事者九人，臣怒責之，收謂臣曰：『國之所恃者法也，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而諸侯加兵。趙且不保其國，君安得保其家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法立而國強，長保富貴，豈不善耶？此其識慮非常，臣是以知其可將也。』」趙王卽用李牧爲中軍大夫，使其率精兵五千扈從同行，平原君以大軍繼之。廉頗直送至境上，謂趙王曰：「王入虎狼之秦，其事誠不測，今與王約度往來道路，與夫會遇之禮畢爲期，不過三十日耳，若過期不歸，臣請如楚國故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人之望。」趙王許諾，遂至渾池。秦王亦到，各歸館驛。

至期，兩王以禮相見，置酒爲歡，飲至半酣，秦王曰：「寡人竊聞趙玉善於音樂，寡人有寶瑟在此，請趙王奏之。」趙王面赤，然不敢辭，秦侍者將寶瑟進于趙王之前，趙王爲奏湘靈一曲，秦王稱善不已，鼓畢，秦王曰：「寡

人嘗聞趙之始祖烈侯好音，君王真得家傳矣。乃顧左右召御史使載其事。秦御史乘筆取簡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於秦聲，臣謹奉盆缶請秦王擊之，以相娛樂。』秦王怒色變不應。相如即取盛瓦酒器，跪請於秦王之前。秦王不肯擊，相如曰：『大王恃秦之強乎？今五步之內，相如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曰：『相如無禮。』欲前執之。相如張目叱之，鬚髮皆張。左右大駭，不覺倒退數步。秦主意不悅，然心憚相如，勉強擊缶一聲。相如方起，召趙御史亦書於簡曰：『某年月日，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令秦土擊缶。』秦諸臣意不平，當筵而立，請於趙王曰：『今日趙王惠願，請王割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請於秦王曰：『禮尚往來。趙既進十五城於秦，秦不可不報。願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曰：『吾兩君爲好，諸君不必多言。』乃命左右更進酒獻酬，假意盡歡而罷。秦客卿胡傷……等密勸拘留趙王及藺相如。秦王曰：『謀者言：『趙設備甚密。』萬一其事不濟，爲天下笑。』乃益敬重趙王，約爲兄弟，永不侵伐。使太子安國君之子，名異人者，爲質於趙。羣臣皆曰：『約好足矣，何必送質？』秦王笑曰：『趙方強，未可圖也，不送質，則趙不相信。趙信我，其好益堅，我乃得專事於韓矣。』羣臣乃服。

趙王辭秦王而歸，恰三十日。趙王曰：『寡人得藺相如，身安於泰山，國重於九鼎，相如功最大，羣臣莫及。』乃拜上相，班在廉頗之右。廉頗怒曰：『吾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微勞，位居吾上。』且彼乃官者，舍人出身微賤，吾豈甘爲之下乎？今見相如必擊殺之。』相如聞廉頗之言，每遇公朝，托病不往，不肯與廉頗會。舍人俱以相如爲怯，竊議之。偶一日，藺相如出外，廉頗亦出，相如望見廉頗，前導，忙使御者引車避匿。傍巷中去，俟廉頗車過方出。舍人等益忿，相約同見相如，諫曰：『臣等拋井里，棄親戚，來君之門下者，以君爲一時之丈夫，故相慕悅而從之。今君與廉將軍同列，班况在右，廉君口出惡言，君不能報避之於朝，又避之於車，何畏之甚也？臣等竊爲君羞之，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吾所以避廉將軍者，有故，諸君自不察耳。』舍人等曰：『臣

等後近無知，乞君明言其故。」相如曰：「諸君視廉將軍，孰若秦王？」諸舍人皆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天下莫敢抗，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鷙，猶畏一廉將軍哉！願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勢不俱生，秦人聞之，必乘而侵趙，吾所以強國引避者，國計爲重，而私讎爲輕也。」舍人等乃嘆服。

未幾，藺氏之舍人與廉氏之客，一日在酒肆中，不期而遇，兩下爲坐。藺氏舍人曰：「吾王君以國家之故，讓廉將軍，吾等亦宜體主君之意，讓廉氏客。」於是廉民益驕。

河東人虞卿遊趙，聞藺氏舍人述相如之語，乃說趙王曰：「王今日之重臣，非藺相如廉頗乎？」王曰：「然。」虞卿曰：「臣聞前代之臣，師師濟濟，同寅協恭，以治其國。今大王所恃重臣二人，而使自相水火，非社稷之福也。夫藺氏愈益讓，而廉氏不能諒其情，廉氏愈益驕，而藺氏不敢折其氣。在朝則有事不共議，爲將則有急不相恤，臣竊爲大王憂之。臣請合廉藺之交，以爲大王輔。」趙王曰：「善。」虞卿往見廉頗，先頌其功，廉頗大喜。虞卿曰：「論功則無如將軍矣。」論量則還推藺君。」廉頗勃然曰：「彼懦夫以口舌取功名，何量之有哉？」虞卿曰：「藺君非懦士也，其所見者大。」因述相如對舍人之言，且曰：「將軍不欲托身於趙，則已。若欲托身於趙，而兩大臣一讓一爭，盛恐名之歸不在將軍矣。」廉頗大慚曰：「徵先生之言，吾不聞過，吾不及藺君遠矣。」因使虞卿先道意於相如，頗肉袒負荆，自造於藺氏之門，謝曰：「鄙人志量淺狹，不知相國能寬容至此，死不足贖罪矣。」因長跪庭中，相如趨出，引起曰：「吾二人比肩事主，爲社稷臣，將軍能見諒已幸甚，何煩謝爲？」廉頗曰：「鄙性纒暴，蒙君見容，慚愧無地。」因相持泣下，相如亦泣。廉頗曰：「從今願結爲生死之交，雖劓頸不變。」頗先下拜，相如答拜，因置酒筵，款待極歡而罷。後世稱劓頸之交，正謂此也。無名子有詩云：

「引車趨避量誠洪，困袒將軍志亦推。今日紛紛競門戶，誰將國計置胸中？」

趙王賜虞卿黃金百鎰，拜爲上卿。

是時，秦大將軍白起擊破楚軍，收郢都，置南郡，楚頃襄王敗走，東保於陳。大將魏冉復攻黔中，置黔中郡，楚益衰削。乃使太傅黃歇，待太子熊完，入質於秦，以求和。白起等復攻魏，至於大梁。梁遣大將暴鸞迎戰，敗績斬首四萬。魏獻三城以和。秦封白起爲武安君。未幾，客卿胡傷復攻魏，敗魏將芒卯取南陽，置南陽郡。秦王以魏冉號爲穰侯，復遣胡傷帥師二十萬伐韓國。閼與，韓釐王遣使求救於趙。趙惠文王聚集羣臣商議：「韓可與救否？」藺相如、廉頗、樂乘皆言：「閼與道險且狹，救之不便。」平原君趙勝曰：「韓魏唇齒相蔽，不救則還戈卽向趙矣。」趙奢嘿然無言。趙王獨問之，奢對曰：「道險且狹，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趙王乃選軍五萬，使奢之帥救韓，出邯鄲東門三十里，傳令立壁壘下寨。安插已定，又出令曰：「有言及軍事者斬！」閉營高臥，軍中寂然。秦軍鼓噪勒兵，聲如雷霆，閼與城中屋瓦皆爲振動。軍吏一人來報秦兵如此恫般……趙奢以爲犯令，立斬之以殉。留二十八日不行，日使人增壘濬溝，爲自固計。

秦將胡傷聞有趙兵來救，不見其來，再使謀人探聽，報云：「趙梁有救兵，乃大將趙奢也。出邯鄲城三十里，卽立壘下寨不進。」胡傷未信，便使親近左右，直入趙軍，謂趙奢曰：「秦攻閼與，且暮且下矣，將軍能戰卽速來。」趙奢曰：「寡君以鄰邦告急，遣某爲備，某何敢與以戰乎？」因具酒食厚款之，使周視壁壘。秦使者還報胡傷，胡傷大喜曰：「趙兵去國纔三十里，而堅壁不進，乃增壘自固，已無戰情，閼與必爲吾有矣。」遂不爲禦趙之備，一意攻韓。

趙奢旣遣秦使，約三日度其可至，秦軍遂出令選騎兵善射慣戰者萬人爲前鋒，大軍在後，銜枚卷甲，晝夜兼行。一日一夜，及韓境去閼與城十五里，復立軍壘，胡傷大怒，留兵一半圍城，悉起老營之衆，前來迎敵。趙營軍士許歷書一簡，上寫「請諫」二字，跪於營前。趙奢異之，命刊去前令，召入曰：「汝欲何言？」許歷曰：「秦人不

意趙師卒至此其來氣盛元帥必厚集其陣以防沖突不然必敗。趙奢曰：「諾。」即傳令列陣以待。許歷又曰：「兵法：一得地利者勝。一因與形勢。惟北山最高而秦將不知據守，留此以待元帥也。宜速據之。」趙奢又曰：「諾。」即命許歷引軍萬人屯據北山嶺上。凡秦兵行動一望而知。胡傷兵到便來爭山，山勢崎嶇，秦兵膽大的有幾個上嶺，都被趙軍飛石擊傷。胡傷咆哮大怒，指揮軍將四下尋路，忽聞鼓聲大振，趙奢引軍殺到，胡傷命分兵拒敵。趙奢將射手萬人，分爲二隊，左右各五千人，向秦軍亂射。許歷驅萬人從山頂上趁勢殺下，喊聲如雷，前後夾攻，殺得秦軍如天崩地裂，沒處躲閃，大敗而奔。胡傷馬蹶墜下，幾爲趙兵所獲，却遇兵尉斯離引軍剛到，抵死救出。趙奢追至五十里，秦軍屯扎不住，只得望西逃奔，遂解閿與之圍。韓釐王親自勞軍，致書稱謝。趙王封奢爲馬服君，位與蘭相如，廉頗相並。趙奢薦許歷之才，以爲國尉。

趙奢子趙括，自少喜談兵法家傳六韜三略之書，一覽而盡嘗與父奢論兵，指天畫地，目中無人，雖奢亦不能難也。其母喜曰：「有子如此，可謂將門出將矣。」奢蹶然不悅曰：「括不可爲將，趙不用括，乃社稷之福耳。」母曰：「括盡讀父書，其談兵自以爲天下莫及。君曰：『不可爲將。』何故？」奢曰：「括自謂天下莫及此，其所以不可爲將也。夫兵者，死地戰戰兢兢，博諮於衆，猶懼有遺慮，而括易言之，若得兵權，必果於自用，忠謀善策，無絲而入，其敗必矣。」母以奢之語告括，括曰：「父年老而怯，宜有是言也。」後二歲，趙奢病篤，謂括曰：「兵凶戰危，古人所戒，汝父爲數年今日方敗，卮之辱，死亦瞑目。汝非將才，切不可妄居其位，自壞家門。」又囑括母曰：「異日若趙王召括爲將，汝必述吾遺言辭之，喪師辱國，非職事也。言訖而終。」趙王念奢之功，以括嗣馬服君之職。未知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話說大梁人范雎字叔，有談天說地之能，安邦定國之志。欲求事魏王，因家貧，不能自通，乃先投於中大夫須賈門下，用爲舍人。當初，齊湣王無道，樂毅糾合四國，一同伐齊。魏亦遣兵助燕，及田單破燕復齊，齊襄王法章即位，魏王恐其報復，同相國魏齊計議，使須賈至齊修好。賈使范雎從行。齊襄王問於須賈曰：「昔我先生與魏同兵伐宋，聲氣相投，及燕人殘滅齊國，魏實與焉。寡人念先生之仇，切齒痛心。今又以虛言來誘寡人，魏反覆無常，使寡人何以爲信？」須賈不能對。范雎從旁代答曰：「大王之言差矣。先寡君之從於伐宋，以奉命也。本約三分宋國，上國背約，盡收其地，反加侵虐，是齊之失信於敝邑也。諸侯畏齊之驕暴無厭，於是暱就燕人，濟西之戰，五國同仇，豈獨敝邑不爲己甚，不敢從燕於臨淄是敝邑之有禮於齊也。今大王英武蓋世，報仇雪恥，光啓前日之緒，寡君以爲桓威之烈，必當再振。何以上蓋湣王之愆，垂休無窮，故遣下臣賈來修舊好。大王但知責人不知自反，恐湣王之覆轍，又見於今矣。」齊襄王愕然起謝曰：「是寡人之過也。」卽問須賈：「此位何人？」須賈曰：「臣之舍人范雎。」齊王顧盼良久，乃送須賈於公館，厚其廩餼，使人陰說范雎曰：「寡君慕先生大才，欲留先生於齊，當以客卿相處，萬望勿棄。」范雎辭曰：「臣與使者同出，而不與同入，不信無義，何以爲人？」齊王益愛重之，復使人賜范雎黃金十斤，及牛酒，雎固辭不受。使者再四致齊王之命，堅不肯去，雎不得已，乃受牛酒而還其金，使者嘆息而去。

早有人報知須賈，須賈召范雎問曰：「齊使者爲何而來？」范雎曰：「齊王以黃金十斤及牛酒賜臣，臣不敢受，再四相強，臣止留其牛酒。」須賈曰：「所以賜子者何故？」范雎曰：「臣不知，或者以臣在大夫之左右，故敬大夫以及臣耳。」須賈曰：「賜不及使者而獨及子，必子與齊有私也。」范雎曰：「齊王先曾遣使，欲留臣爲客卿，臣峻拒之，臣以信義自矢，豈敢有私哉？」須賈疑心益甚。

使事既畢，須賈以范雎還魏，賈遂言於魏齊曰：「齊王欲留舍人范雎爲客卿，又賜以黃金牛酒，疑以國中

陰事告齊，故有此賜也。魏齊大怒，乃會賓客，使人擒范雎，即席訊之。雎至伏於階下，魏齊厲聲問曰：「汝以陰事告齊乎？」范雎曰：「怎敢！」魏齊曰：「汝若無私於齊，齊王安用留汝？」雎曰：「留果有之，雎不從也。」魏齊曰：「然則黃金牛酒之賜，汝何受之？」雎曰：「使者十分相強，雎恐拂齊王之意，勉受牛酒，其黃金一斤，實不曾收。」魏齊咆哮大罵曰：「賣國賊，還要多言，即牛酒之賜，亦豈無因？」呼獄卒縛之，決脊一百，使招承通齊之計。范雎曰：「臣實無私，有何招？」魏齊益怒曰：「爲我答殺此奴，勿留禍種。」獄卒鞭笞亂下，將牙齒打折，血流被面，痛極難忍，號呼稱冤。賓客見相國盛怒之下，莫敢勸止。魏齊教左右一面用巨甕行酒，一面教獄卒加力，自辰至未，打得范雎遍體皆傷，血肉委地，喙喇一響，脅骨亦斷。雎大叫失聲，悶絕而死。

「可憐信義忠良士，翻作溝渠枉死人。傳語上官須仔細，莫將屈棒打平民。」

潘淵居士又有詩云：

「張儀何曾盜璧，范叔何曾賣齊國。疑心盛氣總難平，多少英雄受冤屈。」

左右報曰：「范雎氣絕矣。」魏齊親自下視，見范雎斷脅折齒，身無完膚，直挺挺在血泊中不動。齊指罵曰：「賣國賊死得好，好教後人看樣。」命獄卒以葦薄卷其屍，置之坑廝間，使賓客便溺其上，勿容他爲乾淨之客。看看天晚，范雎命不該絕，死而復蘇。從葦薄中張目偷看，只有一卒在傍看守。范雎微嘆一聲，守卒聞之，慌忙來看。范雎謂曰：「吾傷重至此，雖暫醒，決無生理，汝能使我死於家中，以便殮殮，家有黃金數兩，盡以相謝。」守卒貪其利，謂曰：「汝仍作死狀，吾當入稟。」魏齊與賓客皆大醉，守卒稟曰：「廁間死人腥臭甚，合當發出。」賓客皆曰：「范雎雖然有罪，相國處之亦已足矣。」魏齊曰：「可出之於郊外，使野鴛飽其餘肉也。」言罷，賓客皆散，魏齊亦回內宅，守卒捱至黃昏人靜，乃私負范雎至其家。雎妻小相見，痛苦自不必說。范雎命取黃金相謝，又卸葦薄，付與守卒，使棄野外，以掩人之目。

守卒去後，妻小將血肉收拾乾淨，縛裹傷處，以酒食進之。范雎徐謂其妻曰：「魏齊恨我甚，雖知吾死，尚有疑心；我之出廁，乘其醉耳。明日復求吾屍，不得，必及吾家，吾不得生矣。吾有八拜兄弟鄭安平，在西門之陋巷，汝可乘夜送我至彼，不可洩漏。俟月餘，吾創愈，當逃命於四方也。我去後，家中可發哀，如吾死一般，以絕其疑。」其妻依言，使僕人往報知鄭安平。鄭安平即時至雎家看視，與其家人同攜負以去。

次日，魏齊果然疑心范雎，恐其得甦，使人視其屍所在。守卒回報：「棄野外無人之處，今惟葦薄在，想爲犬豕銜去矣。」魏齊復使人矚其家，舉哀帶孝，方始坦然。

再說：范雎在鄭安平家敷藥將息，漸漸平復。安平乃與雎共匿於具茨山。范雎更姓名曰張祿，山中人無知爲范雎者。過半歲，秦謁者王稽奉昭襄王之命，出使魏國，居於公館。鄭安平詐爲驛卒，伏侍王稽，應對敏捷。王稽愛之，因私問曰：「汝知國有賢人，未出仕者乎？」安平曰：「賢人未容易言也。向有一范雎者，其人智謀之士，相國筆之至死……」言未畢，王稽嘆曰：「惜哉！此人不到我秦國，不得展其大才！」安平曰：「今臣里中有張祿先生，其才智不亞於范雎，君欲見其人否？」王稽曰：「既有此人，何不請來相會？」安平曰：「其人有仇家在國中，不敢晝行，若無此仇，久已仕魏，不待今日矣。」王稽曰：「夜至不妨，吾當候之。」

鄭安平乃使張祿亦扮做驛卒模樣，以深夜至公館來謁王稽，略叩以天下大勢。范雎指除了了，如在目前。王稽喜曰：「吾知先生非常人，能與我西游於秦否？」范雎曰：「臣祿有仇於魏，不能安居，若能挈行，實乃至願。」王稽屈指曰：「度吾使事畢，更須五日，先生至期，可待我於三亭岡無人之處，當相載也。」

過五日，王稽辭別魏王，羣臣俱餞送於郊外，事畢俱別。王稽驅車至三亭岡上，忽見林中二人趨出，乃張祿、鄭安平也。王稽大喜，如獲奇珍，與張祿同車共載，一路飲食安息，必與相共談論投機，甚相親愛。不一日，已入秦界，至湖關，望見對面塵頭起處，一羣車騎自西而來。范雎問曰：「來者誰人？」王稽認得前驅曰：「此丞相穰侯。」

東行郡邑耳。——原來穰侯名魏冉，乃是宣太后之弟，宣太后辛氏，楚女，乃昭襄王之母，昭襄王即位時，年幼未冠，宣太后臨朝執政，用其弟魏冉爲丞相，封穰侯。次弟羊戎，亦封華陽君，並專國事。後昭襄王年長，心畏太后，乃封其弟公子慳爲涇陽君，公子市爲高陵君，欲以分辛氏之權。國王謂之「四貴」。然總不及丞相之尊也。丞相每歲時代其王周行郡國，巡察官吏，省視城中，較閱軍馬，撫循百姓。——此是舊規。今日穰侯東巡，前導威儀，王穰如何不認得。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妬賢嫉能，惡納諸侯賓客，恐其見辱，我且匿車箱中以避之。」須臾，穰侯至，王穰下車迎謁。穰侯亦下車相見，勞之曰：「謁君國事勞苦。」遂共立於車前，各敍寒溫。穰侯曰：「關東近有何事？」王穰乃鞠躬對曰：「無有。」穰侯目視車中曰：「謁君得無與諸侯賓客俱來乎？此輩仗口舌遊說人國，取貴富，全無實用。」王穰又對曰：「不敢。」

穰侯既別去，范雎從車箱中出，便欲下車趨走。王穰曰：「丞相已去，先生可同載矣。」范雎曰：「臣潛竄穰侯之容，眼多白而視邪，其人性疑而見事遲，向者目視車中，固已疑之。一時未卽搜索，不久必悔，悔必復來，不若避之爲安耳。」遂呼鄭平安同走。王穰車仗在後，約行十里之程，背後馬聲響，果有二十騎從東如飛而來，趕著王穰車仗，言：「吾等奉丞相之命，恐大夫帶有遊客，故遣復行查看，大夫勿怪。」因逼索車中，并無外國之人，方纔轉身。王穰嘆曰：「張先生真智士，吾不及也。」乃命催車前進，再行五六里，遇著了張祿、鄭安平二人，邀使登車，一同竟入咸陽。髯翁有詩詠范雎去魏之事云：

「料事前知妙若神，一時智術少儔倫。信陵空養三千客，却放高賢遁入秦。」

王穰朝見秦昭襄王，復命已畢，因進曰：「魏有張祿先生，智謀出衆，天下奇才也，與臣言秦國之勢，危於累卵，彼有策能安之。——然非面對不可，臣故載與俱來。」秦王曰：「諸侯客好爲大言，往往如此，姑使就客舍，乃館於下舍，以需召，踰年不召。」

忽一日，范雎出行市上，見穰侯方徵兵出征，范雎私問曰：「丞相徵兵出征，將伐何國？」有一老者對曰：「欲伐齊，綱壽也。」范雎曰：「齊兵曾犯境乎？」老者曰：「未曾。」范雎曰：「秦與齊，東西懸絕，中間隔有韓、魏，且齊不犯秦，秦奈何涉遠而伐之？」老者引范雎至僻處，言曰：「伐齊非秦王之意，因陶山在丞相封邑中，而綱壽近於陶，故丞相欲使武安君爲將，伐而取之，以自廣其封耳。」范雎回舍，遂上書於秦王，略曰：

「羈旅臣張祿，死罪死罪，奏聞秦王殿下。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賞，有能者官，勞大者祿厚，才高者爵尊。』故無能者不敢濫職，而有能者亦不得遺棄。今臣待命於下舍，一年於茲矣，如以臣爲有用，願惜寸陰之暇，悉臣之說。如以臣爲無用，留臣何爲？夫言之在臣，聽之在君，臣言而不當，請伏斧鑕之誅，未晚。毋以輕臣，故并輕舉臣之人也。」

秦王已忘張祿，及來其書，即使人以傳車召至離宮相見。秦王猶未至，范雎先到，望見秦王車騎方來，佯爲不知，故意趨入永巷。宦者前行逐之，曰：「王來！」范雎謬言曰：「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安得有王？」前行不顧。正爭囑問，秦王隨後至，問宦者：「何爲與客爭論？」宦者述范雎之語，秦王亦不怒，遂迎之於內宮，待以上客之禮。范雎遜讓，秦王屏去左右，長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於寡人？」范雎曰：「唯唯！」少頃，秦王又跪請如前。范雎又曰：「唯唯！」如此三次，秦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豈以寡人爲不足語耶？」范雎對曰：「非敢然也。昔者，呂尚釣於渭濱，及遇文王，一言而拜爲國父，卒用其謀滅商而有天下。箕子比干，身爲貴戚，盡言極諫，商紂不聽，或奴或誅，商遂以亡。此無他，信與不信之異也。呂尚雖疏，而見信於文王，故王業歸於周；而尚亦享有侯封傳之世。箕子比干，雖親而不見信於紂，故身不免死辱，而無救於國。今臣羈旅之臣，居至疎之地，而所欲言者，皆興亡大計，或關係人骨肉之間，不深言，則無救於秦，欲深言，則箕子比干之禍隨於後，所以王三問而不敢答者，未卜王心之信不信何如耳。」秦王復跪請曰：「先生是何言也？寡人慕先生大才，故屏去左右，專意聽教，事凡可

言者，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盡言無隱。

秦王這句話，是進永巷時聞宦者述范雎之言：「秦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語心下疑惑，實落的要請裁一番。這邊范雎猶恐初見之時，萬一語不投機，便絕了後來進言之路。況且左右竊聽者多，恐其說禍且不測。故且將外邊事情略說一番，以爲引火之媒。乃對曰：「大王以盡言命臣，臣之願也。」遂下拜。秦王亦答拜。然後就坐，開言曰：「秦地之險，天下莫及；其甲兵之強，天下亦莫敵。非兼并之謀，不就；伯王之業，不成。豈非秦之大計，有所失乎？」秦王側席問曰：「請言失計何在？」范雎曰：「臣聞穰侯將韓、魏而攻齊，其計左矣。齊去秦甚遠，有韓、魏以間之，王少出師，則不足以害齊；若多出師，則先爲秦害。昔魏越趙而伐中山，既克其地，旋爲趙有。何者？以中山近趙而遠魏也。今伐齊而不克，爲秦大辱；即伐齊而克，徒以資韓、魏於秦，何利焉？」爲大王計，莫如遠交而近攻，遠交以離人之歡，近攻以廣我之地。自近而遠，如蠶食葉，天下不難盡矣。」秦王曰：「遠交近攻之道，何如？」范雎曰：「遠交莫如齊，楚近攻莫如韓、魏，既得韓、魏，齊楚能獨存乎？」秦王鼓掌稱善，即拜范雎爲客卿，號爲張卿，用其計，東伐韓、魏，止白起伐齊之師不行。

魏冉與白起一相一將，用事日久，見張祿驟然得寵，俱有不悅之意。惟秦王深信之，寵遇日隆，每每中夜獨召計事，無說不行。范雎知秦王之心已固，請盡屏左右，進說曰：「臣蒙大王過聽，引與臣共事，雖粉骨碎身，無以爲酬。雖然，臣有安秦之計，尚未敢盡效於王也。」秦王跪問曰：「寡人以國授於先生，先生有安秦之計，不以時辱教，尚何待乎？」范雎曰：「臣前居山東時，聞齊但有孟嘗君，不聞有齊王；聞秦但有太后、穰侯、垂陽君、高陵君、涇陽君，不聞有秦王。夫制國之謂王，生殺予奪，他人不敢擅專；今太后恃國母之尊，擅行不顧者四十餘年，穰侯獨相秦國，華陽輔之，涇陽、高陵各立門戶，生殺自由，私家之富，倍於公。大王拱手而享其名，不亦危乎？昔崔杼擅齊，卒弑莊公；李兌擅趙，終戕主父；今穰侯內仗太后之勢，外竊大王之威，用兵則諸侯震恐，解

甲則列國感恩，廣置耳目，布王左右；臣見王之獨立於朝，非一日矣！恐千秋萬歲而後，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

『秦王聞之，不覺毛骨悚然，再拜謝曰：『先生所教，乃肺腑至言，寡人深恨聞之不早！』

遂於次日收穰侯魏冉相印，卽使就國。穰侯取牛車於有司，徙其家財，千有餘乘，奇珍異寶，不計其數。——皆秦內庫所未有者。——明日，秦王復逐華陽、高陵、涇陽三君於關外，安置太后於深宮，不許聞政事。遂以范雎爲丞相，封以應城，號爲應侯。秦人皆謂張祿爲丞相，無人知爲范雎。惟鄭平知之，雎戒以勿得洩漏，安平亦不敢言。——時秦昭襄王之四十一年，乃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

是時魏昭王已夢子安釐王卽位，聞知秦王新用張祿丞相之謀，欲伐魏國，急集羣臣計議。信陵君無忌曰：『秦兵不加魏者數年矣，今無故興師，明欺我不能相持也。宜嚴兵固圍以待之。』相國魏齊曰：『不然。秦強魏弱，戰必無幸。聞丞相張祿，乃魏人也，豈無香火之情哉？倘遣使賚厚幣，先通張相，後謁秦王，許以納質請和，可保萬全。』安釐王卽卽位，未經戰伐，乃用魏齊之策，使中大夫須賈出使於秦。

須賈奉命，竟至咸陽，下於館驛。范雎知之，喜曰：『須賈至此，乃吾報仇之日矣！』遂撤去鮮衣，裝作寒酸落魄之狀，潛出府門，來到館驛，徐步而入，謁見須賈。須賈一見，大驚曰：『范叔固無恙乎？吾以汝被魏相打死，何以得命在此？』范雎曰：『彼時將吾屍首擲於郊外，次日方甦，適遇賈客過此，聞呻吟聲，憐而救之，苟延一命，不敢回家。因聞關來至秦國，不期復見大夫之面於此。』須賈曰：『范叔豈欲遊說於秦乎？』雎曰：『昔日得罪魏國，亡命來此，得生爲幸，何敢開口言事？』須賈曰：『范叔在秦，何以爲生？』雎曰：『爲傭糊口耳。』須賈不覺動了哀憐之意，留之同坐，索酒食賜之。

時值冬天，范雎衣敝，有戰慄之狀。須賈嘆曰：『范叔一死如此哉！』命取一綈袍與穿。范雎曰：『大夫之衣，某何敢當？』須賈曰：『故人何必過謙？』范雎穿袍，再四稱謝，因問：『大夫此來何事？』須賈曰：『今秦相張君

方用事，吾欲通之，恨無其人。孺子在秦久，豈有相識能爲我先容於張君者哉？范睢曰：「某之主人翁與丞相善，臣嘗隨主人翁至於相府，丞相好談論，反覆之間，主人不給，某每助之一言。丞相以某有口辯，時賜酒食，得親近。」君若欲謁張君，某當同往。」須賈曰：「既如此，頗爲訂期。」范睢曰：「丞相事忙，今日適暇，何不卽去？」須賈曰：「吾乘大車駕駟馬而來，今馬損足，車軸折，未能卽行。」范睢曰：「吾主人翁有之，可假也。」范睢歸府，取大車駟馬至館驛前，報須賈曰：「車馬已備，某請爲君御。」須賈欣然登車，范睢執轡街市之人，望見丞相御車而來，咸拱立兩傍，亦或走避。須賈以爲敬已，殊不知其爲范睢也。既至府前，范睢曰：「大丈夫少待於此，某當先入爲大夫通之。若丞相見許，便可入謁。」范睢逕進府門去了。

須賈下車，立於門外，候至良久，只聞府中鳴鼓之聲，門上喧傳：「丞相升堂！」屬吏舍人奔走不絕，并不見范睢消息。須賈因問守門者曰：「向有吾故人范叔入通相君，久而不出，子能爲我召之乎？」守門者曰：「君所言范叔何時進府？」須賈曰：「適間爲我御車者是也。」門下人曰：「御車者乃丞相張君，彼私到驛中訪友，故微服而出。何得言范叔乎？」須賈聞言，如夢中忽聞霹靂，心坎中突突亂跳，曰：「吾爲范睢所欺，死期至矣！」常言道：「醜媳婦少不得見公婆。」只得脫袍解帶，免冠徒跣，跪於門外，託門下人入報，但言：「魏國罪人須賈在外，願死！」良久，門內傳丞相召入，須賈愈加惶悚，俛首膝行，從耳門而進，直至階前，連連叩首，口稱：「死罪。」范睢威風凜凜，坐於頭上，問曰：「汝知罪麼？」須賈俯伏，應曰：「知罪。」范睢曰：「汝罪有幾？」須賈曰：「擢賈之髮，以數賈之罪，尚猶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吾先人邱墓在魏，吾所以不願仕齊，汝乃以吾有私於齊，妄言於魏齊之前，致觸其怒，汝罪一也；當魏齊發怒，加以笞辱，至於拆齒斷脊，汝略不諫止，汝罪二也；及我昏憤已棄，廁中汝復率賓客而溺我，昔仲尼不爲己甚，汝何太忍乎？汝罪三也。今日至此，本該斷頭瀝血，以酬前恨，汝所以得不死者，以絺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情，故苟全汝命，汝宜致感。」須賈叩頭稱謝不已。范睢麾之使去，須賈匍匐

而出。於是秦人始知張祿丞相，乃魏人范雎，假託來秦。

次日，范雎入見秦王，言：「魏國恐懼遣使乞和，不須用兵，此皆大王威德所致。」秦王大喜。范雎又奏曰：「臣有欺君之罪，求大王憐恕，方纔敢言。」秦王曰：「卿有何欺寡人不罪。」范雎奏曰：「臣實非張祿，乃魏人范雎也。自少孤貧，事魏中大夫須賈，爲舍人，從賈使齊。齊王私餽臣金，臣堅却不受，須賈說於相國魏齊，將臣垂聲至死。幸而復甦，改名張祿，逃奔入秦，蒙大王拔之上位。今須賈奉使而來，臣眞姓名已露，便當仍舊伏望吾主憐恕。」秦曰：「寡人不知卿之受冤如此，今須賈既到，便可斬首，以快卿之憤。」范雎奏曰：「須賈爲公事而來，自古「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况求和平，臣豈敢以私怨而傷公義，且忍心殺臣者魏齊，不全關須賈之事。」秦王曰：「卿先公後私，可謂大忠矣。魏齊之仇，寡人當爲卿報之，來使從卿發落。」范雎謝恩而退。

秦王准了魏國之和，須賈入辭范雎，曰：「故人至此，不可無一飯之敬。」使舍人留須賈於門中，分付大排筵席，須賈暗暗謝天道：「慚愧慚愧，難得丞相寬洪大量，如此相待，忒過禮了。」范雎退堂，須賈獨坐門房中，有軍牢守著，不敢轉動。自辰至午，漸漸腹中空虛，須賈想道：「我前日在館驛中見成飲食相待，今番答席，故人之情，何必過禮。」少頃，堂上陳設已完，只見府中發出一單，遍邀各國使臣及本府有名賓客，須賈心中想道：「此是請來陪我的了，但不知何國何人，少停坐次，亦要斟酌，不好一概僭妄。」須賈方在躊躇間，只見各國使臣，及賓客紛紛而到，逕上堂階，管席者傳板報道：「客齊。」范雎出堂相見，鼓禮已畢，送盞定位，兩廡下鼓樂交作，竟不呼名須賈。須賈那時又飢又渴，又苦又愁，又羞又惱，胸中煩懣，不可形容。

三盃之後，范雎開言：「還有一個故人在此，適纔到忘了。」衆客齊起身道：「丞相既有貴相至，某等禮合伺候。」范雎曰：「雖則故人，不敢與諸公同席。」乃命設一小坐於堂下，喚魏客到，使兩廡徒夾之以坐，席上不設酒食，但置炒熟料豆兩椀，徒手捧而喂之，如喂馬一般。衆客甚不過意，問曰：「丞相何恨之深也？」范雎將舊

事訴說一遍。衆客曰：「如此亦難怪丞相發怒。」須賈雖然受辱，不敢違抗；只得將料豆充飢，食畢，還要叩謝。范雎瞋目數之曰：「秦王雖然許和，但魏齊之仇，不可不報。留汝蟻命，歸告魏王。」速斬魏齊頭送來，將我家眷送入秦邦，兩國通好；不然，我親自引兵來屠大梁，那時悔之晚矣！」嚇得須賈魂不附體，嗟嗟連聲而出。不知魏國可曾斬魏齊頭來獻，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話說須賈得命，連夜奔回大梁，來見魏王，述范雎分付之言，那送家眷是小事，要斬相國之頭，千礙體面，難於啓齒。魏王躊躇未決，魏齊聞知此信，棄了相印，連夜逃往趙國，依平原君趙勝去了。魏王乃大飾車馬，將黃金百鎰，采帛千端，送范雎家眷至咸陽，又告明：「魏齊聞風先遁，今在平原君府中，不干魏國之事。」范雎乃奏聞秦王，秦王曰：「趙與秦一向結好，澠池會上，結爲兄弟，又將王孫異人爲質於趙，欲以固其好也。前秦兵伐韓國，關與趙遣李牧救韓，大敗秦兵，寡人向未問罪，今又擅納丞相之仇人，丞相之仇，即寡人之仇，寡人決意伐趙，一則報關與之恨，二則索取魏齊。」乃親帥師二十萬，命王翦爲大將，伐趙拔三城。

是時趙惠文王方薨，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年少，惠文太后用事，聞秦兵深入，甚懼。時藺相如病篤告老，虞卿代爲相國，使大將廉頗帥師禦敵，相持不決。虞卿言於惠文太后曰：「事急矣，臣請奉長安君爲質於齊以求救。」太后許之。——原來惠文王之太后，乃齊潛王之女，其年齊襄王新薨，太子建卽位，年亦少，君后太史氏用事。兩太后姑嫂之親，親情和睦。長安君又是惠文太后最愛之少子，往質於齊，君后如何不勸心？於是卽命田單爲大將，發兵十萬，前來救趙。秦將王翦言於秦王曰：「趙多良將，又有平原君之賢，未易攻也。——况齊救將至，不如全師而歸。」秦王曰：「不得魏齊，寡人何面目見應侯乎？」乃遣使謂平原君曰：「秦之伐趙，

爲取魏齊耳，若能獻出魏齊，卽當退兵。」平原君對曰：「魏齊不在臣家，大夫無聽人言也。」使者三往，平原君終不肯認。秦王心中悶悶不悅，欲待進兵，又恐齊趙合兵，勝負難料，欲待班師，魏齊如何可得？再四躊躇，生出一個計策來，乃爲書謝趙王，略曰：

「寡人與君兄弟也，寡人誤聞道路之言，魏齊在平原君所，是以興兵索之，不然，豈敢輕涉趙境，所取三城，謹還歸於趙，寡人願復前好，往來無間。」

趙王亦遣使答書，謝其退兵還城之意。田單聞秦師已退，亦歸齊去訖。秦王回至兩谷關，復遣人以一緘致平原君，趙勝拆書看之，略曰：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遇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平原君將書來見趙王，趙王策羣臣計議，相國虞卿進曰：「秦虎狼之國也，昔孟嘗君入秦，幾乎不返。况彼方疑魏齊在趙，平原君不可往。」廉頗曰：「昔藺相如懷和氏璧，單身入秦，尙能完歸趙國，秦爲欺趙，若不往，反起其疑。」趙王曰：「寡人亦以爲秦王美意，不可違也。」遂命趙勝同秦使西入咸陽。

秦王一見，歡若平生，日日設宴相待，盤桓數日。秦王因極歡之際，舉卮向趙勝曰：「寡人有請於君，君若見諾，乞飲此酌。」勝曰：「大王命勝，何取不從？」因引卮盡之。秦王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太公仲父也。范君之仇魏齊，托在君家，君可使人歸取其頭，以畢范君之恨。」卽寡人受君之賜。」趙勝曰：「臣聞之貴而爲友者，爲賤時也；富而爲友者，爲貧時也。夫魏齊，臣之友人，卽使眞在臣所，臣亦不忍出之。」况不在乎？」秦王變色曰：「君必不出魏齊，寡人不放君出關。」趙勝曰：「關之出與不出，事在大王。」且王以飲相召，而以威劫之，天下知曲直之所在矣。」秦王知原平原君不肯負魏齊，遂與之俱至咸陽，留於館舍，使人遺趙王書，略曰：

「王之弟平原君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魏齊頭且至，平原君夕返。不然，寡人且舉兵臨趙。」

魏討魏齊——又不出平原君於關，惟王諒之。
趙王得書，大恐，謂羣臣曰：「寡人豈爲他國亡臣，易吾國之鎮公子？」乃發兵圍平原君家，索取魏齊。平原君家賓客多與魏齊有交，乘夜縱之逃出，往投相國虞卿。虞卿曰：「趙王畏秦，甚於豺虎，此不可以言語爭，也不如仍走大梁，信陵君招賢納士，天下亡命者皆歸之。」又且平原君之厚交，必然相庇。——雖然君罪人不可獨行，吾當與君同往。」即解相印，爲書以謝趙王。與魏齊至郊外，慰之曰：「信陵君慷慨丈夫，我往投之，必立刻相迎，不令君久待也。」虞卿徒步至信陵君之門，以刺通。主客者入報，信陵君方解髮就沐，見刺，大驚曰：「此趙之相國，安得無故至此？」使主客者辭以主人方沐，暫請入坐，因叩其來魏之意。虞卿情急，只得將魏齊得罪於秦始末，及自家捐棄相印相隨投奔之意，大略告訴一番。主客者復入言之。信陵君心中畏秦，不欲納魏齊。——又念虞卿千里相投一段意思，不好直拒，事在兩難，猶豫不決。

虞卿聞信陵君有難色，不即出見，大怒而去。信陵君問於賓客曰：「虞卿之爲人如何？」時侯生在旁，大笑曰：「何公子之暗於事也！虞卿以三寸舌取趙王相印，封萬戶侯，及魏齊窮困而投虞卿，虞卿不愛爵祿之重，解綬相隨。天下如此人有幾？公子猶未定其賢否耶？」信陵君大慚，急換髮加冠，使輿人駕車驅郊外追之。再說魏齊懸懸而望，待之良久，不見消息，想曰：「虞卿言信陵君慷慨丈夫，一聞必立刻相迎，今久而不至，事不成矣。少頃，只見虞卿含淚而至，曰：『信陵君非丈夫也，乃畏秦而却我，吾當與君問道入楚。』齊曰：『吾以一時不察，得罪於抱叔，一累平原君，再累吾子，又欲子問關跋涉，乞殘喘於不可知之楚，我安用生爲？』即引佩劍自刎。虞卿急前奪之，喉已斷矣。」

虞卿正在悲傷，信陵君車騎隨到，虞卿望見，遂趨避他，不與相見。信陵君見魏齊尸首，撫而哭之曰：「無忌

之過也。

時趙王不得魏齊，又走了相國虞卿，知兩人相隨而去，非韓卽魏。遣飛騎四出追捕使者，至魏郊，方知魏齊自刎，卽奏知魏王，欲請其頭，以贖平原君歸國。信陵君方命殮殮魏齊尸首，意猶不忍，使者曰：「平原君與君一體也，平原之愛魏齊與君又一心也。魏齊若在，臣何敢言。今惜已死無知之骨，而使平原君長爲秦虜，君其安乎？」信陵君不得已，乃取其首，用匣盛之，交封趙使，而葬其屍於郊外。髯翁有詩詠魏齊云：

「無端辱士聽須賈，只合捐生謝范雎。殘喘累人還自累，咸陽函首恨教遲。」

虞卿既棄相印，感慨世情，遂不復遊宦，隱於白雲山中，著書自娛，譏刺時事，名曰「虞氏春秋」。髯翁亦有詩云：

「不是窮愁肯著書，千秋高尚記虞兮。可憐有用文章手，相印輕拋徇魏齊。」

趙王將魏齊之首，星夜送至咸陽。秦王以賜范雎，范雎命漆其頭爲溺器，曰：「汝使賓客醉而溺我，今令汝九泉之下常含我溺也。」秦王以禮送平原君還趙，用爲相國，以代虞卿之位。范雎又言於秦王曰：「臣布衣下賤，幸受知於大王，備位卿相，又爲臣報切齒之仇，此莫大之恩也。但臣非鄭安平不能延命於魏，非王稽不能獲進於秦，願大王貶臣爵秩，加此二臣以畢臣報德之心。臣死無恨。」秦王曰：「丞相不言，寡人幾忘之。」卽用王稽爲河東守，鄭安平爲偏將軍。

於是專用范雎之謀，先攻韓魏，遣使約好於齊楚。范雎謂秦王曰：「吾聞齊之君王后賢而有智，當往試之。」乃命使者以玉連環獻於君王后，曰：「齊國有人能解此環者，寡人願拜下風。」君王后命取金鎚在手，卽時擊斷其環，謂使者曰：「傳語秦王，『老婦已解此環訖矣。』使者還報。范雎曰：『君王后果女中之傑，不可犯也。』於是與齊結盟，各無侵害，齊國賴以安息。」

單說：楚太子熊完爲質於秦，秦留之十六年不遣。適秦使者約好於楚，楚使者朱英與俱至咸陽報聘。朱英因述楚王病勢已成，恐遂不起。太傅黃歇言於熊完曰：「王病篤而太子留於秦，萬一不諒，太子不在榻前，諸公子必有代立者，楚國非太子有矣。臣請爲太子謁應侯而請之。」太子曰：「善。」黃歇遂造相府，說范雎曰：「相君知楚王之病乎？」范雎曰：「使者曾言之。」黃歇曰：「楚太子久於秦，其與秦將相無不交親者，倘楚王薨，而太子得立，其事秦必謹。相君誠以此時歸之於楚，太子之感相君無窮也。若留之不遣，楚更立他公子，則太子在秦不過咸陽一布衣耳。」况楚人懇於太子之不返，異日必不復委質事秦。夫留一布衣而絕萬乘之好，臣竊以爲非計也。」范雎首肯曰：「君言是也。」卽以黃歇之言告於秦王。秦王曰：「可令太傅黃歇先歸問疾，病果篤，然後來迎太子。」黃歇聞太子不得同歸，私與太子計議曰：「秦王留太子不遣，欲如懷王故事，乘急以求割地也。楚幸而來迎，則中秦之計不迎，則太子終爲秦虜矣。」太子跪請曰：「太傅計將若何？」黃歇曰：「以臣愚見，不如微服而逃。今楚使者報聘將歸，此機不可失也。臣請獨留，以死當之。」太子喜曰：「事若成，楚國當與太傅共之。」黃歇私見朱英，與之通謀。朱英許之，太子熊完乃微服爲御者，與楚使者朱英執轡，竟出函谷關，無人知覺。

黃歇守旅舍，秦王遣歸問病，黃歇曰：「太子適患病，無人守視，俟病稍愈，臣卽當辭朝矣。」過半月，度太子已出關久，乃求見秦王，叩首謝罪曰：「臣歇恐楚王一旦不諱，太子不得立，無以事君，已擅遣之，今出關矣。歇有欺君之罪，請伏斧鑕。」秦王大怒曰：「楚人乃多詐如此！」叱左右囚黃歇，將殺之。丞相范雎諫曰：「殺黃歇不能復還太子，而徒絕楚歡，不如嘉其忠而歸之。楚王死，太子必嗣位，太子嗣位，歇必爲相。楚君臣俱感秦德，其事秦必矣。」秦王以爲然，乃厚賜黃歇，遣之歸。楚史臣有詩云：

「更衣執轡去如飛，險作咸陽一布衣。不是春申有先見，懷王餘涕又重揮。」

歇歸三月，而楚頃襄王薨，太子熊完立，是爲考烈王。爲太傅黃歇爲相國，以淮北地十二縣封春申君。黃歇曰：「淮北地邊齊，請置爲郡，以便城守，臣願遠封江東。」考烈王乃改封黃歇於故吳之地，歇修闔閭故城，以爲郢邑，濬河於城內，四縱五橫，以通太湖之水，改破楚門爲昌門。時孟嘗君雖死，而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以養士相尚，黃歇慕之，亦招致賓客，食客常數千人。平原君趙勝常遣使至春申君家，春申君館之於上舍，趙使者欲誇示楚人，用玳瑁爲簪，以珠玉飾刀劍之室。及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以明珠爲履，趙使大慚。春申君用賓客之謀，北兼鄒魯之地，用賢士荀卿爲蘭陵令，修舉政法，練習兵士，楚國復強。話分兩頭。

再說秦昭襄王已結齊楚，乃使大將王齕帥師伐韓，從渭水運糧，東入河洛，以給軍餉。拔野王城，上黨往來路絕。上黨守臣馮亭與其吏民議曰：「秦據野王，則上黨非韓有矣。與其降秦，不如降趙。秦怒趙，趙得地，必移兵伐趙。趙受兵，必親韓。韓趙同患，可以禦秦。」乃遣使持書并上黨地圖獻於趙。孝成王時，孝成王之四年，周赧王之五十三年也。

趙王夜臥得一夢，夢衣偏裳之衣，有龍自天而下，王乘之，龍卽飛去，未至於天而墜，見兩傍有金山玉山二座，光輝奪目。王覺，召大夫趙禹，以夢告之。趙禹對曰：「偏衣者，合也。乘龍上天，升騰之象。墜地者，得地也。金玉成山者，貨財充溢也。大王目下必有廣地增財之慶，此夢大吉。」趙王喜，復召筮史，敢占之。敢對曰：「偏衣者，殘也。乘龍上天，不至而墜者，事多中變，有名無實也。金玉成山，可觀而不可用也。此夢不吉，王其慎之。」趙王心惑，趙禹之言，不以筮史爲然。迨後三日，上黨太守馮亭使者至趙，趙王發書觀之。略曰：

「秦攻韓急，上黨將入於秦矣。其吏民不願附秦，而願附趙，不敢違吏民之欲，願謹將所轄十七城，再拜獻之於大王。惟大王辱收之！」

趙王大喜曰：「禹所言廣地增財之慶，今日驗矣！」平陽君趙豹諫曰：「臣聞：『無故之利，謂之禍殃。』

「王勿受也。」趙王曰：「人畏秦而懷趙，是以來歸，何謂無故？」趙豹對曰：「秦蠶食韓地，拔野王，絕上黨之道，不令相通，自以爲掌握中物，坐而得之。一旦爲趙所奪，秦豈能甘心哉？秦力其耕而趙收其穫，此臣所謂「無故之利」也。」且馮亭所以不入地於秦，而入之於趙者，將嫁禍於趙，以舒韓之困也。王何不察耶？」趙王不以爲然，再召平原君趙勝決之。勝對曰：「發百萬之衆，而致人國，臨年餘歲，未得一城，今不費寸兵斗糧，得十七城，此莫大之利，不可失也。」趙王曰：「君此言正合寡人之意。」乃使平原君率兵五萬，往上黨受地，封馮亭以三萬戶，號華陵君，仍爲守。其縣令十七人，各封以三千戶，皆世襲稱侯。馮亭閉門而泣，不與平原君相見。平原君固請之，亭曰：「吾有三不義，不可以見使者爲主守地，不能一不義也，不由主命，擅以地入趙，二不義也；賣主地以得富貴，三不義也。」平原君嘆曰：「此忠臣也。」候其門，三日不去。馮亭感其意，乃出見，猶垂涕不止，願交割地面，別選良守。平原君再三撫慰曰：「君之心事，勝已知之，君不爲守，無以慰吏民之望。」馮亭乃領守如故，竟不受封。平原君將別，馮亭謂曰：「上黨所以歸趙者，力不能獨抗秦也，望公子奏聞趙王。」大發士卒，急遣名將爲禦秦計。」

平原君回報趙王，趙王置酒賀得地，徐議發兵未決。秦大將王齕進兵圍上黨，馮亭堅守兩月，趙援兵猶未至，乃率其吏民奔趙。時趙王拜廉頗爲上將，率兵二十萬來援上黨，行至長平關，遇馮亭，方知上黨已失。秦兵日近，乃就金門山下列營築壘，東西各數十，如列星之狀，又分兵一萬，使馮亭守光狼城，又分兵二萬，使都尉蓋負蓋固分領之，守東西二障城，又使裨將趙茄遠探秦兵。

却說趙茄領軍五千哨探出長平關外約二十里，正遇秦將司馬梗，亦行探來到，趙茄欺司馬梗兵少，直前搏戰，正在交鋒，秦第二哨張唐兵又到，趙茄心慌手慢，被司馬梗一刀斬之，亂殺趙兵，廉頗聞前有哨失，傳諭各壘用心把守，勿與秦戰。且使軍士掘地深數丈，以注水，軍中都不解其意。王齕大軍已到，距金門山十里，秦先

分軍攻二郿城，蓋負蓋同出戰，皆敗沒。王齕乘勝攻光狼城，司馬梗奮勇先登，大軍繼之，馮亭復敗走奔金門山。大營，廉頗納之。秦兵又來攻壘，廉頗傳令：「出戰者，雖勝亦斬！」

王齕攻之不入，乃移營逼之。——去趙營僅五里。——挑戰幾次，趙兵終不出。王齕曰：「廉頗老將，其行軍持重，未可動也。」偏將王陵獻計曰：「金門山下有流澗，名曰楊谷，秦趙之軍共取汲於此澗，趙壘在澗水之南，而秦壘踞其西，水勢自西而流於東南，若絕斷此澗，使水不東流，趙人無汲，不過數日，軍必亂，亂而擊之，無不勝矣。」王齕以爲善，使軍士將澗水鑿斷。——至今楊谷名爲絕水，爲此也。——誰知廉頗預掘深坎，注水有餘，日用不乏。

秦趙相持四個月，王齕不得一戰，無可奈何，遣人入告秦王。秦王召應侯、范雎計議。范雎曰：「廉頗更事，久知秦軍強，不輕載，彼以秦天道遠，不能持久，欲以老我而乘其隙。若此，人不去，趙終未可入也。」秦王曰：「卿有何計，可以去廉頗乎？」范雎屏左右，言曰：「要去廉頗，須用『反間之計』。如此，恁感……非費千金不可。」秦王大喜，即以千金付范雎，乃使其心腹門客，從間道入邯鄲，用千金賄賂趙王左右，布散流言曰：「趙將惟馬服君最良，聞其子趙括勇過其父，若使爲將，誠不可當。廉頗老而怯，屢戰俱敗，失亡趙卒三四萬，今爲秦兵所逼，不日將出降矣！」

趙王先聞趙括等殺，連失三城，使人往長平催頗出戰。廉頗主「堅壁」之謀，不肯出戰。趙王已疑其怯，及聞左右反間之言，信以爲實，遂召趙括問曰：「卿能爲我擊秦軍乎？」括對曰：「秦若使武安君爲將，臣尙費籌畫，如王齕，不足道矣。」趙王曰：「何以言之？」趙括曰：「武安君數將秦軍，先敗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再攻魏，取大小六十一城，又南攻楚，拔鄢郢，定巫黔，又復攻魏，走芒卯，斬首十三萬，又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又斬趙將賈偃，沉其卒二萬人於河，戰必勝，攻必取，其威名素著，軍士望風而慄。臣若與對壘，勝負居半，故尙費籌

畫；如王齧新爲秦將，乘廉頗之怯，故敢於深入，若遇臣如秋葉之遇風，不足當迅掃也！趙王大悅，卽拜趙括爲上將，賜黃金彩帛，使持節往代廉頗。復益勁軍二十萬。括閱軍畢，車載金帛，歸見其母，母曰：「汝父臨終遺命，戒汝：『勿爲趙將。』汝今日何不辭之？」括曰：「非不欲辭，奈朝中無如括者。」母乃上書諫曰：「括徒讀父書，不知通變，非將才。願王勿遣。」趙王召其母至，親叩其說。母對曰：「括父奢爲將，所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受命之日，卽宿於軍中，不問及家事，與士卒同甘苦。每事必博諮於衆，不敢自尊。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悉歸私家。爲將豈宜如此？」括父臨終嘗戒妾曰：「括若爲將，必敗趙兵。」妾謹識其言，願王別選良將，切不可用括。」趙王曰：「寡人意決，汝勿復言。」母曰：「王卽不聽妾言，倘兵敗妾之家，請無連坐。」趙王許之。趙括遂引大軍出邯鄲，擊長平進發。

再說：范雎所遣門客，猶在邯鄲備細打聽，盡知趙括向趙王所說之話。趙王已拜爲大將，擇日起程，遂連夜奔回咸陽，報信秦王與范雎計議曰：「非武安君不能了此事也！」乃更遣白起爲上將，王齧副之，傳軍中秘密其事：「有人洩漏武安君爲將者斬！」

再說：趙括至長平關，廉頗驗過符節，卽將軍籍交付趙括，獨引親軍百餘人回邯鄲去訖。趙括將廉頗約束，盡行更改軍壘，合并成大營。時馮亭在軍中，固諫不聽。括又以自己所帶將士，易去舊將嚴論：「秦兵若來，各要奮勇爭先，如遇得勝，便行追逐，務使秦軍一騎不返。」

白起既入秦軍，聞趙括更易廉頗之令，先使卒三千人，出營挑戰。趙括輒出萬人來迎，秦軍大敗奔回。白起登壁上望趙軍，謂王齧曰：「吾知所以勝之矣！」趙括勝了一陣，不禁手舞足蹈，使人至秦營下戰書。白起使王齧批「來日決戰」，因退軍十里，復營於王齧舊屯之處。趙括喜曰：「秦兵畏我矣！」乃椎牛饗士，傳命：「來日大戰，定要生擒王齧與諸侯，做個笑話！」白起安營已定，大集諸將聽令，使將軍王賁、王陵率萬人列陣，與趙括

軍迭交戰，只要輸不要贏，引得趙兵來攻秦壁，便算一功。再喚大將司馬錯、司馬梗二人，各引兵一萬五千從間道繞出趙軍之後，絕其糧道。又遣大將胡傷引兵二萬屯於左近，只等趙人開壁出逐秦軍，卽殺出，要將趙軍截爲三段。又遣大將蒙驁、王翦各率輕騎五千，伺候接應。白起與王齕堅守老營。正是：「安排地網天羅計，待捉龍爭虎鬪人。」

再說：趙括分付軍中四鼓造飯，五鼓結束，平明列陣前進，行不五里，遇見秦兵兩陣對圍。趙括便先鋒傳豹出馬，秦將王賁接戰，約三十餘合，王賁敗走。傳豹追之，趙括復遣王容率軍幫助。又遇秦將王陵，路戰數合，王陵又敗走。趙括見趙兵連勝，自率大軍來追。馮亭又諫曰：「秦人多詐，其敗不可信也。元帥勿追。」趙括不聽，追奔十餘里，及於秦壁。王賁、王陵繞營而走，秦壁不開。趙括傳令一齊攻打，連打數日，秦軍堅守不可入。趙括使人催取後軍，移營齊進。只見趙將蘇射飛騎而來，報曰：「後營被秦將胡傷引兵衝出，遏住，不得前來。」趙括大怒曰：「胡傷如此無禮，吾當親往！」使人探聽秦軍行動，回報道：「西路軍馬不絕，東路無人。」趙括麾軍從東路而轉行，不上二三里，大將蒙驁一車從斜刺裏殺出，大叫：「趙括你中了我武安君之計，還不投降！」趙括大怒，挺戟欲戰。蒙驁曰：「王容出曰：『不勞元帥容某建功。』」王容便接住蒙驁交鋒，王翦一軍又至，趙兵折傷頗衆。趙括料難取勝，鳴金收軍，就便擇水草處安營。馮亭又諫曰：「軍氣用銳，今我兵雖失利，苟能力戰，尚可脫歸本營，并力拒敵。若在此安營，腹背受困，將來不可復出。」趙括又不聽，使軍士築成長壘，堅壁自守。一面飛奏秦王，求援。一面催取後隊糧餉。誰知運糧之路又被司馬梗引兵塞斷，白起大軍遮其前，胡傷、蒙驁等大軍截其後，秦軍每日傳武安君將令，招趙括投降。趙括此時方知白起真在軍中，嚇得心膽俱裂。

再說：秦王得武安君捷報，知趙括兵困長平，親命魏來至河內，盡發民家壯丁，凡年十五以上，皆令從軍，分路掠取趙人糧草，遏絕救兵。趙括被秦軍圍困，凡四十六日，軍中無糧，士卒自相殺食。趙括不能禁止，乃將軍將

分爲四隊，傅豹一隊向東，蘇射一隊向西，馮亭一隊向南，王容一隊向北。分付四隊，一齊鳴鼓，奪路殺出。如一路打通，趙括便招引三路齊走。誰知武安君白起，又預選射手，環趙壘埋伏。凡遇趙壘中出來者，不拘兵將，便射四隊軍馬，沖突三四次，俱被射回。

又過一月，趙括不勝其憤，精選上等銳卒五千人，俱穿重鎧，乘坐駿馬，趙括握戟當先，傅豹、王容緊幫在後，冒圍突出，干翦、蒙驁二將齊上，趙括力戰數合，不能透圍，復身欲歸，長平馬蹶墜地，中箭而亡。趙軍大亂，傅豹、王容俱死，蘇射引馮亭共走，馮亭曰：「吾三諫不從，今至於此，天也。又何逃乎？」乃自刎而亡。蘇射奔脫，往胡地去。訖白起，暨起招降旗，趙軍皆棄兵解甲，投拜呼：「萬歲！」白起使人揭趙括之首，往趙營招撫營中軍士，尚餘二十萬，聞主帥被殺，無人敢出拒戰，亦皆願降。甲冑器械，堆積如山，營中輜重，悉爲趙括白起與王齕計議曰：「前秦已拔野王，上黨在掌握中，其吏民不樂爲秦，而願歸趙。今趙卒先後降者，總合來將近四十萬之衆，倘一旦有變，何以防之？」乃將降卒分爲十營，使十將統之，配以秦軍二十萬，各賜以牛酒，聲言：「明日武安君將汰選趙軍，凡上等精銳能戰者，給以器械，帶回秦國，隨征聽用，其老弱不堪，成力怯者，俱發回趙。」趙軍大喜。

是夜，武安君密傳一令於十將：「起更時分，但是秦兵，都要用白布一片裹首，凡首無白布者，卽係趙人，當盡殺之。」秦兵奉令，一齊發作，降卒不曾准備，又無器械，束手受戮。其逃出營門者，又有蒙驁、王翦等引軍巡邏，獲住便砍，四十萬軍，一夜俱盡，血流淙淙，有聲楊谷之水，皆變爲丹。——至今號爲丹水——武安君收趙卒頭顱，聚於秦壘之間，謂之頭顱山，因以爲臺，其臺鬼鬼傑起，亦號白起臺。——臺下卽楊谷也——後來大唐玄宗皇帝巡幸至此，淒然長嘆，命三歲高僧，設水陸七晝夜，超度坑卒亡魂，因名其谷曰省冤谷。此是後話。史臣有詩云：

「高臺八尺盡頭顱，何止區區萬骨枯？矢石無情緣鬪勝，可憐降卒有何辜？」

通計長平之戰前後斬首虜共四十五萬人連王齧先前投下降卒並皆誅戮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殺放歸邯鄲使宣揚秦國之威。

不知趙國字亡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話說趙孝成王初時接得趙括捷報，心中大喜；已後聞趙軍困於長平，正欲商量遣兵救援，忽報趙括已死，趙軍四十餘萬盡降於秦。被武安君一夜坑殺，止放二百四十人還趙。趙王大驚，羣臣無不悚懼。國中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孫，妻哭其夫，沿街滿市，號痛之聲不絕。惟趙括之母不哭，曰：「自括爲將時，老妾已不看作主人矣。」趙王以括母有前言不加誅，反賜粟以帛慰之，又使人謝廉頗。

趙國正在驚惶之際，邊吏又報道：「秦兵攻下上黨十七城，皆已降秦。今武安君親率大軍前進，聲言欲圍邯鄲。」趙王問羣臣：「誰能止秦兵者？」羣臣莫應。平原君歸家，遍問賓客，賓客亦無應者。適蘇代客於平原君之所，自言：「代若至咸陽，必能止秦兵不攻趙。」平原君言於趙王，趙王大出金幣，資之入秦。

蘇代往見應侯范雎，睪揖之上，坐問曰：「先生何爲而來？」蘇代曰：「爲君而來。」范雎曰：「何以教我？」蘇代曰：「武安君已殺馬服子乎？」睪應曰：「然。」代曰：「今日圍邯鄲乎？」睪又應曰：「然。」代曰：「武安君用兵如神，身爲秦將攻奪七十餘城，斬首近百萬，雖伊尹、呂望之功，不加於此；今又舉兵而圍邯鄲，趙必亡矣。趙亡則秦成帝業，秦成帝業，則武安君爲佐命之元臣。——如伊尹之於商，呂望之於周，——君雖素貴，不能不居其下矣。」范雎愕然前席曰：「然用如何？」蘇代曰：「君不如許韓趙割地以和於秦，夫割地以爲君功，而又解武安君之兵柄，君之位則安於泰山矣。」

范雎大喜，明日即言於秦王曰：「秦兵在外日久，已勞苦，宜休息，不如使人諭韓趙，使割地以求和。」秦王曰：「惟相國自裁。」於是范雎復大出金帛，以贈蘇代之行，使之往說韓趙。韓趙二王懼秦，皆聽代計。韓許割垣雍一城，趙許割六城，各遣使求和於秦。秦王初嫌韓止一城太少，使者曰：「上黨十七縣皆韓物也。」秦王乃笑而受之，召武安君班師。

白起連戰皆勝，正欲進圍邯鄲，忽聞班師之詔，知出於應侯之謀，乃大恨，自此白起與范雎有隙。白起宣言於衆曰：「自長平之敗，邯鄲城中一夜十驚，若乘勝往攻，不過一月可拔矣。惜乎應侯不知時勢，主張班師，失此機會！」秦王聞之，大悔曰：「白起既知邯鄲可拔，何不早奏！」乃復使起爲將，欲使伐趙。白起適有病不能行，乃改命大將王陵。王陵率軍十萬伐趙，圍邯鄲城。趙王使廉頗禦之，頗設守甚嚴，復以家財募死士，時時夜縋城往砍秦營，王陵兵屢敗。時武安君病已愈，秦王欲使代王陵，武安君奏曰：「邯鄲實未易攻也，前者大敗之後，百姓震恐不甯，因而居之，彼守則不固，攻則無力，可剋期而下。今二歲餘矣，其痛已定，又廉頗老將，非趙括比。諸侯見秦之方和於趙，而復攻之，皆以秦爲不可信，必將合從而來救，臣未見秦之勝也！」秦王強之行，白起固辭。秦王復使應侯往請，武安君怒，應侯前阻其功，遂稱疾。秦王問應侯曰：「武安君真病乎？」應侯曰：「病之真否未可知，然不肯爲將，其志已堅。」秦王怒曰：「起以秦別無他將，必須彼耶？昔長平之勝，初用兵者王齕也，齕何遽不知起？」乃益兵十萬，命王齕往代王陵，王陵歸國，免其官。

王齕圍邯鄲五月不能拔，武安君聞之，謂其客曰：「吾固言邯鄲未易攻，王不聽吾言，今竟如何！」客有與應侯客者，洩其語，應侯言於秦王，必欲使武安君爲將，武安君遂僞稱病篤。秦王大怒，削武安君爵士，貶爲士伍，遷於陰密，立刻出咸陽城中，不許暫停。武安君嘆曰：「范蠡有言：『狡兔死，走狗烹。』吾爲秦攻下諸侯七十餘城，故當烹矣！」於是出咸陽西門，至於杜郵，暫歇以待行李。應侯復言於秦王曰：「白起之行，其心怏怏不服，

大有怒言其託病非真，恐適他國爲秦害。秦王乃遣使賜以利劍，令自殺。使者至杜郵，致秦王之命。武安君持劍在手，嘆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役，趙卒四十餘萬來降，我挾詐一夜盡坑之，彼誠何罪，我死固其宜矣。」乃自刎而死。——時秦昭襄王之四十年十一月，周赧王之五十八年也。

秦人以白起死非其罪，無不憐之，往往爲之立祠。後至大唐末年，有天雷震死牛一隻，牛腹有白起二字。論者謂：「白起殺人太多，故數百年後，尙受畜生雷震之報，殺業之重如此，爲將者可不戒哉！」

秦王既殺白起，復發精兵五萬，令鄭安平將之，往助王齕，必攻下邯鄲方已。趙王聞秦益兵來攻，大懼，遣使分路求救於諸侯。平原君趙勝曰：「魏，吾姻家，且素善，其救必至；楚大而遠，非以合從說之，不可；吾當親往。」於是約其門下食客，欲得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同往，三千餘人內，文者不武，武者不文，選來選去，止得一十九人，不足二十之數。平原君嘆曰：「勝養士數十年於茲矣，士之難如此哉！」有下坐客一人出言曰：「如臣者，不識可以備數乎？」平原君問其姓名，對曰：「臣姓毛名遂，大梁人，客君門下三年矣。」平原君笑曰：「夫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於囊中，其穎立露，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是先生於文武一無所長也。」毛遂曰：「臣今日方請處囊中耳，使早處囊中，將突然盡脫而出，豈特露穎而已哉！」平原君異其言，乃使湊二十人之數，卽日辭了趙王，望陳都進發。既至，先通春申君黃歇——歇素與平原君有交——乃爲之轉通於楚。考烈王平原君黎明入朝，相見畢，楚王與平原君坐於殿上，毛遂與十九人俱絃立於階下。平原君從容言及「合從却秦」之事，楚王曰：「合從之約，始事者趙，後聽張儀遊說，其約不堅。先懷王爲從約長，伐秦不克，齊、潘王復爲「從約」一長，諸侯背之。至今列國以「從」爲諱，此事如團沙，未易言也。」平原君曰：「自蘇秦倡「合從」一之說，六國約爲兄弟，盟於洹水，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五十年，其後齊魏受犀首之欺，欲共伐趙，懷王受張儀之欺，欲共伐齊，所以從約漸解，此三國堅守洹水之誓，不受秦欺，秦其奈之何哉？齊、潘王名爲「合從」，實欲兼

并，是以諸侯背之，豈「合從」之不善哉？」楚王曰：「今日之勢，秦強而列國俱弱，但可各圖自保，安能相爲？」平原君曰：「秦雖強，分制六國則不足，六國強弱合制秦則有餘。若各圖自保，不思相救，一強一弱，勝負已分，恐秦師之且進也。」楚王又曰：「秦兵一出而拔上黨十七城，坑趙卒四十餘萬，合韓趙二國之力，不能敵一武安君。今又遣韓鄆，楚國僻遠，不及於事乎？」平原君曰：「寡君命將非人，致有長平之失。今王陵王齡二十餘萬之衆，願於鄆之下，先從年餘，力不損趙之分毫。若救兵一集，可以大挫其鋒，此數年之安也。」楚王曰：「秦新通好於楚，君欲寡人合從救趙，秦必遷怒於楚。是代趙而受怨矣。」平原君曰：「秦之通好於秦者，欲專事於三晉，三晉既亡，楚其能獨立哉？」楚王終有畏秦之心，遲疑不決。毛遂在階下，顧視日晷已當午矣。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可決。今自日出入朝日中而議猶未定，何也？」楚王怒問曰：「彼何人？」平原君曰：「此臣之客毛遂。」楚王曰：「寡人與汝君議事，客何得多言？」叱之使去。毛遂走上幾步，按劍而言曰：「「合從」乃天下大事，天下人皆得議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色稍舒，問曰：「客有何言？」毛遂曰：「楚地五千餘里，自武文稱王至今，雄視天下，號爲盟主。一旦秦人崛起，數敗楚兵，懷王囚死，白起小豎子一戰再戰，鄆郡盡沒，被逼遷都。此百世之怨，三尺童子，猶以爲羞，大王獨不念乎？今日「合從」之議，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遂曰：「大王之意已決乎？」楚王曰：「寡人意已決矣。」毛遂呼左右，取敵血盤至，跪進於楚王之前曰：「大王爲「從」約一長，當先歃；次則吾君，次則臣毛遂。」於是「從」約。遂定毛遂歃血畢，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宜共歃於堂下，公等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楚王既許「合從」，卽命春申君將八萬人救趙。平原君歸國，嘆曰：「毛先生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閩人多矣。乃今於毛先生而失之，勝自今不復相天下士矣。」自是以遂爲上客。正是：

「樽柁空大隨人轉，秤錘雖小壓千斤。利雖不與囊中處，文武紛紛十九人。」

時魏安釐王遣大將晉鄙帥兵十萬救趙。秦士聞諸侯救至，親至邯鄲督戰。使人謂魏王曰：「秦攻邯鄲，旦暮且下矣。諸侯有敢救者，必移兵擊之。」魏王大懼，遣使者追及晉鄙軍，戒以勿進。晉鄙乃屯於鄴，下春申君亦卽屯兵於武關，觀望不進。此段事權且放過，話分兩頭。

却說秦王孫異人，自秦趙會澠池之後，爲質於趙。那異人乃安國君之次子，安國君名林，字子侯，昭襄王之太子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皆諸姬所用，非嫡子所寵。楚妃號爲華陽夫人，未有子。異人之母曰夏姬，無寵，又早死。故異人質趙久，不通信。當王翦伐趙，趙王遷怒於質子，欲殺異人。平原君諫曰：「異人無寵，殺之何益？徒令秦人藉口，絕他日通和之路。」趙王怒猶未息，乃安置異人於叢臺，命大夫公孫乾爲館伴，使出入堅守，又削其廩祿。異人出無乘車，用無餘財，終日鬱鬱而已。

時有陽翟人，姓呂，名不韋，父子爲賈，平日往來各國，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其時適在邯鄲，偶於途中望見異人。人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雖在落寞之中，不失貴介之氣。不韋暗稱奇，指問旁人曰：「此何人也？」答曰：「此乃秦王太子安國君之子，質於趙國，因秦兵屢次犯境，我王幾欲殺之。今雖免死，拘留叢臺，費用不給，無異窮人。」不韋私嘆曰：「此奇質可居也。」乃歸問父曰：「耕田之利幾倍？」父曰：「十倍。」又向：「販賣珠玉之利幾倍？」父曰：「百倍。」又問：「若扶立一人爲王，掌握山河，其利幾倍？」父笑曰：「如得王扶而立之，其利千萬倍，不可計矣。」不韋乃以百金結交公孫乾，往來漸熟，因得見異人，佯爲不知，問其來歷，公孫乾以實告。

一日公孫乾置酒請呂不韋，不韋曰：「坐間別無他客，既是秦國王孫在此，何不請來同坐？」公孫乾從其命，卽請異人與不韋相見，同桌飲酒。至半酣，公孫乾起身如廁，不韋低聲問異人曰：「秦王今老矣，太子所愛者華陽夫人，而夫人無子，殿下兄弟二十餘人，未有專寵。殿下何不以此時求歸秦國，事華陽夫人，求爲之子，他日有立儲之望。」異人含淚對曰：「某豈望及此，但言及故國，心如刀刺，恨未有脫身之計耳。」不韋曰：「某家雖

賁請以千金爲殿下西遊，往說太子及夫人，教殿下還朝，如何？」異人曰：「若如君言，倘得富貴，與君共之。」言甫畢，公孫乾到，問曰：「呂君何言？」不韋曰：「某問王孫以秦中之玉價，王孫辭我以不知也。」公孫乾更不疑，惑命酒更酌，盡歡而散。

自此不韋與異人時常相會，遂以五百金密付異人，使之買囑左右，結交賓客。公孫乾上下俱受異人金帛，串做一家，不復疑忌。不韋復以五百金市買奇珍玩好，別了公孫乾，竟至咸陽，探得華陽夫人有姊，亦嫁於秦。先買囑其家左右，通話於夫人之姊，言：「王孫異人在趙，思念太子夫人，有孝順之禮，託某轉送，這些小之儀，亦是王孫奉候姨娘者。」遂將金珠一函獻上，姊大喜，自出堂於簾內見客，謂不韋曰：「此雖王孫美意，有勞尊客遠涉。今王孫在趙，未審還想故土否？」不韋答曰：「某與王孫公館對居，有事營與某說，某盡知其心事，日夜思念太子夫人，言：『自幼失母，夫人便是他嫡母。』欲得回國奉養，以盡孝道。」姊曰：「王孫向來安否？」不韋曰：「因秦兵屢次伐趙，趙王每欲將王孫來斬，喜得臣民盡皆保奏，幸存一命，所以思歸念切。」姊曰：「臣民何故保他？」不韋曰：「王孫賢孝無比，每遇秦王太子及夫人壽誕，及元旦朔望之辰，必清齋沐浴焚香，西望拜祝，趙人無不知之，又且好學重賢，交結諸侯賓客，徧於天下，天下皆稱其賢孝，以此臣民盡行保奏。」不韋言畢，又將金玉寶玩，約直五百金獻上曰：「王孫不得歸侍太子夫人，有薄禮權表孝順，相求王親轉達。」

姊命門下客款待不韋酒食，遂自入告於華陽夫人，夫人見珍玩，以爲王孫真念我，心中甚喜。夫、姊曰：復呂不韋，不韋因問姊曰：「夫人有子幾人？」韋曰：「無有。」不韋曰：「吾聞：『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及此時宜擇諸子中賢孝者爲子，百歲之後所立子爲王，終不失勢。不然他日一旦色衰愛弛，悔無及矣。今異人賢孝，又自附於夫人，自知『中男不得立。』夫人誠拔以爲子，夫人不世世有寵於秦乎？」姊復述其言於華陽夫人，夫人曰：「客言是也。」

一夜，與安國君飲正歡，忽然涕泣。太子怪而問之，夫人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君諸子中惟異人最賢，諸侯賓客來往，俱稱譽之，不容口。若得此子爲嗣，妾身有託。」太子許之。夫人曰：「君今日許妾，明日聽他姬之言，又忘之矣。」太子曰：「夫人倘不相信，願刻符爲誓。」乃取玉符刻「適嗣異人」四字，而中剖之，各留其半，以此爲信。夫人曰：「異人在趙，何以歸之？」太子曰：「當乘間請於王也。」

時秦昭襄王方怒趙，太子言於王，王不聽。不韋知王后之弟楊泉君方貴，幸復賄其門下，求早楊泉君，說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楊泉君大驚曰：「吾何罪？」不韋曰：「君之門下，無不居高位，享厚祿，駿馬盈於外，廐美女充於後庭，而太子門下，無富貴得勢者。王之春秋高矣，一旦山陵崩，太子嗣位，其門下怒君必甚，君之危亡可待也。」楊泉君曰：「爲今之計當如何？」不韋曰：「鄙人之計，可以使君壽百歲，安於泰山，君欲聞否？」楊泉君跪請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而子侯又無適男，今王孫異人，賢孝聞於諸侯，而棄在於趙，日夜引領思歸，君誠請王后，言於秦王而歸異人，使太子立爲適子，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太子之夫人無子而有子。太子與王孫之德王后者，世世無窮，君之爵位可長保也。」楊泉君下拜曰：「謹謝教。」卽日以不韋之言告於王后，王后因爲秦王言之。秦王曰：「候趙人請和，吾當迎此子歸國耳。」

太子召呂不韋問曰：「吾欲迎異人歸秦爲嗣，父王未准，先生有何妙策？」不韋叩首曰：「太子果立王孫爲嗣，小人不惜千金家業，賂趙當權，必能救回。」太子與夫人俱大喜，將黃金三百鎰付呂不韋，轉付王孫異人爲結客之費。王后亦出黃金一百鎰亦付不韋，夫人又爲異人製衣服一箱，亦贈不韋。——黃金共百鎰，預拜不韋爲異人太傅，使傳語異人：「只在早晚可望相見，不必憂慮。」

不韋辭歸，回邯鄲，先見父親，說了一遍，父親大喜。次日，卽備禮謁見公孫乾，然後見王孫異人，將王后及太子夫人一段說話，細細詳述。又將黃金五百鎰及衣服獻上。異人大喜，謂不韋曰：「衣服我留下，黃金煩先生收。」

去倘有用處，但憑先生使費。只要救得我歸國，感恩不淺！」

再說不韋向取下邯鄲美人爲號趙姬善於歌舞，知其懷娠兩月，心下生計，想道：「王孫異人回國，必有繼立之分，若此姬獻之，倘然生得一男，是我嫡血。此男承嗣爲王，嬴氏之天下，便是呂氏接代，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下這注生意。」遂請異人和公孫乾來家飲酒，席上珍羞百味，笙歌兩行，自不必說。酒至半酣，不韋開言：「卑人新納一小姬，頗能歌舞，欲令奉勸一盃，嫌唐突。」卽命二青衣丫環喚趙姬出來。不韋曰：「汝可拜見二位貴人。」趙姬輕移蓮步，在氍毹上叩了兩個頭，異人與公孫乾慌忙作揖還禮。不韋令趙姬手捧金卮，向前爲壽，盃到異人，異人抬頭看時，果然標緻，怎見得：

「雪鬢輕挑，蟬翠蛾眉，淡掃春山，朱唇點一點櫻桃，皓齒排兩行白玉。微開笑靨，似褒姒欲媚幽王；緩動金蓮，擬西施城迷吳王。萬種嬌容，看不盡一團妖冶畫難工。」

趙姬敬酒已畢，舒開長袖，卽在氍毹上舞一個大垂手，小垂手，體若游龍，袖如素蛻，宛轉似羽毛之從風，輕盈與塵霧相亂，喜得公孫乾和異人目亂心迷，神搖魂蕩，口中贊嘆不已。趙姬舞畢，不韋命再斟大觥奉勸，二人一飲而盡。趙姬勸酒完了，入內去訖，賓主復互相酬勸，盡量極歡。公孫乾不覺大醉，臥於坐席之上，異人心念趙姬借酒裝面，請於不韋曰：「念某孤身質此客館，寂寥欲與公求得此姬爲妻，足滿平生之願，求知身價幾何，當奉納。」不韋佯怒曰：「我好意相請，出妻獻妾，以表敬意，殿下遂欲奪吾所愛，是何道理？」異人踟躕無地，卽下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忘想要先生割愛，實乃醉後狂言，幸勿見罪。」不韋慌忙扶起曰：「吾爲殿下謀歸千金家產，尙且破盡，全無吝惜，今何惜一女子，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從，彼若情願，卽當奉送，備鋪床拂席之役。」異人再拜稽首，候公孫乾酒醒，一同登車而去。

其夜不韋向趙姬言曰：「秦王孫十分愛你，求你爲妻，你意若何？」趙姬曰：「妾旣以身事君，且有娠矣，奈

何棄之使事他姓乎？」不韋密告曰：「汝隨我終身，不過一賈人婦耳；王孫將來有秦王之分，汝得其寵，必爲王后。天幸腹中生男，卽爲太子，我與你便是秦王之父母，富貴俱無窮矣。汝可念夫婦之情，曲從吾計，不可洩漏。」趙姬曰：「言之所謀者大，妾敢不奉命。但夫婦恩愛，何忍割絕？」言訖淚下。不韋撫之曰：「汝若不忘情，異日得了秦家天下，仍爲夫婦，永不相離，豈不美哉？」二人遂對天設誓。當夜同寢，恩情倍常，不必細述。

次日，不韋到公孫乾處，謝夜來簡慢之罪。公孫乾曰：「正欲與王孫一同造府，拜謝高情，何勞枉駕？」少頃，異人亦到，彼此交謝。不韋曰：「蒙殿下不嫌小妾醜陋，取侍巾櫛，某與小妾再三言之，已勉從尊命矣。今日良辰，卽當送至寓所陪伴。」異人曰：「先王高義，粉骨難報。」公孫乾曰：「既有此良姻，某當爲媒。」遂命左右備下喜筵。不韋辭去，至晚，以溫車載趙姬與異人成親。髻翁有詩云：

「新歡舊愛一朝移，花燭窮途得意時。蓋道王孫能奪國，誰知暗贈呂家兒！」

異人得了趙姬，如魚似水，愛眷非常。約過一月有餘，趙姬遂向異人曰：「妾獲侍殿下，天幸已懷胎矣。」異人不知來歷，只道自己下種，愈加歡喜。那趙姬先有了兩月身孕，方嫁與異人，嫁過八個月，便是十月滿足，當產之期，腹中全然不動。因懷著一個混一天下的真命帝主，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個月周年，方纔產下一兒。產時紅光滿室，百鳥飛翔，看那嬰兒，生得豐準長日，方額重瞳，口中若有數齒，背項有龍鱗一搭，啼聲洪大，街市皆聞。其時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朔旦，異人大喜曰：「吾聞應運之主，必有異徵，是兒骨相非凡，又且生於正月，異日必爲政於天下。」遂用趙姬之姓，名曰趙政。——後來政嗣爲秦王，兼并六國，卽秦始皇也。

當時呂不韋聞得趙姬生男，暗暗自喜。——至秦昭襄王五十年，趙政已長成三歲矣。時秦兵圍邯鄲甚急，不韋謂異人曰：「趙玉倘復遷怒於殿下，奈何？不如逃奔秦國，可以自脫。」異人曰：「此事全仗先生籌畫。」不韋乃盡出黃金共六千斤，以三百斤遍賄南門守城將軍，托言曰：「某舉家自陽翟來行賈於此，不幸秦寇發生，圍

城日久。其思鄉甚切，今將所存資本，盡數分散各位，只要做個方便人情，放我一家出城，回陽翟去。感恩不淺！守將許之。復以百斤獻於公孫乾，述己欲回陽翟之意。反央公孫乾向南門守城說個方便。守將和軍卒都受了賄賂，落得做個順水人情。不韋預教異人將趙氏母子，密寄於母家。是日，整酒請公孫乾說道：「某只在三日內出城，特具一盃話別。」席間將公孫乾灌得爛醉，左右軍卒俱大酒大肉，聽其飲啖，各自醉飽安眠。至夜半，異人微服混在僕人之中，跟隨不韋父子行至南門，守將不知真假，私自開鑰，放他出城而去。論來王齧大營在於西門，因南門是去陽翟的大路，不韋原說還鄉，所以只討南門。

三人共僕從結隊，連夜奔走，打大灣轉，欲投秦軍。至天明，被秦國遊兵獲住。不韋指異人曰：「此秦國王孫，向質於趙。今逃出邯鄲，來奔本國。汝輩可速速引路。」遊兵讓馬匹與三人騎坐，引至王齧大營。王齧問明來歷，請入相見。即取衣冠與異人更換，設宴款待。王齧曰：「大王親在此督戰，行宮去此不過十里。」乃備車馬轉送入行宮。秦昭襄王見了異人，不勝之喜，曰：「太子日夜思汝，今天遣吾孫脫離虎口，也便可先回咸陽，以慰父母之念。」異人辭了秦王，與不韋父子登車，竟至咸陽。不知父子相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話說呂不韋同著王孫異人，辭了秦王，竟至咸陽。先有人報知太子安國君，安國君謂華陽夫人曰：「吾兒至矣。」夫人並坐中堂以待之。不韋謂異人曰：「華陽夫人乃楚女，殿下既為之子，須用楚服入見，以表依戀之意。」異人從之。當下改換衣裝，來至東宮，先拜安國君，次拜夫人，涕泣而言曰：「不肖男，久隔親顏，不能侍養，望二親恕兒不孝之罪。」夫人見異人頭頂南冠，足穿豹屨，短袍革帶，駭而問曰：「兒在邯鄲，安得效楚人裝束？」

異人拜稟曰：『不孝男日夜思想慈母，故特製楚服以表憶念。』夫人大喜曰：『妾楚人也，當自子之。』安國君曰：『吾兒可改名曰子楚。』異人拜謝安國君問：『子楚何以得歸？』子楚將趙王先欲加害，及賴得呂不韋破家行賄之事，思述一遍。安國君即召不韋勞之曰：『非先生險失我賢孝之兒矣！今將東宮俸田二百頃，及第宅一所，黃金五十鎰，權作安歇之資，待父王回國，加官贈秩。』不韋謝恩而出。子楚就在華陽夫人宮中居住。不在話下。

再說公孫乾直至天明酒醒，左右來報：『秦王孫一家不知去向。』使人去問呂不韋，回報：『不韋亦不在矣。』公孫乾大驚曰：『不韋言一三日內起身，安得夜半即行乎？』隨往南門詰問守將答曰：『不韋家屬出城已久，此乃秦大夫之命也。』公孫乾曰：『可有王孫異人否？』守將曰：『但見呂氏父子及僕從數人，並無王孫在內。』公孫乾踢足嘆曰：『僕從之內必有王孫，吾乃墮買人之計矣。』乃上表趙王言：『臣乾監押不謹，致質子異人逃去，臣罪無所辭。』遂伏劍自刎而亡。髻翁有詩嘆曰：

「監守晨昏要萬全，只貪酒食與金錢；醉鄉回後王孫去，伏劍須知悔九泉。」

秦王自王孫逃回秦國，攻趙益急。趙君再遣使求魏進兵，客將軍新垣衍獻策曰：『秦所以急圍趙者，有故前此，與齊、潘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不稱，今潘王已死，齊益弱，惟秦獨雄，而未正帝號，其心不慊，今日用兵，侵伐不休，其意欲求爲帝耳。誠令趙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而罷兵，是以虛名而免實禍也。』魏王本心憚於救趙，深以其謀爲然，即遣新垣衍隨使者至邯鄲，以此言奏知趙王。趙王與羣臣議其可否，衆議紛紛未決。平原君方寸已亂，亦慢無主裁。

時有齊人魯仲連者，年十二歲時，會屈辯士田巴，時人號爲「千里駒」。田巴曰：『此飛兔也，豈止千里駒而已？』及年長，不屑仕宦，專好遠遊，爲人排難解紛。——其時適在趙國圍城之中，聞魏使請尊秦爲帝，勃然不

悅，乃求見平原君曰：「路人言君將謀帝秦，有之乎？」平原君曰：「勝乃傷弓之鳥，魄已奪矣，何敢言事！此魏王使將軍新垣衍來趙言之耳。」魯仲連曰：「君乃天下賢公子，乃委命於梁客耶？今新垣衍將軍何在？吾當爲君責而歸之。」

平原君因言於新垣衍，衍亦素聞魯仲連先生之名，然其舌辯，恐亂其議，辭不願見。平原君強之，遂邀魯仲連俱至公館，與衍相見，衍舉眼觀看仲連，神清骨爽，飄飄乎有神仙之度，不覺肅然起敬，請曰：「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奈何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耶？」魯仲連曰：「連無求於平原君，竊有請於將軍也。」衍曰：「先生何請乎？」仲連曰：「請助趙而勿帝秦。」衍曰：「先生何以助趙？」仲連曰：「吾將使魏與燕助之。若齊楚固已助之矣。」衍笑曰：「燕則吾不知，若魏則吾乃大梁人也，先生烏能使吾助趙乎？」仲連曰：「魏未嘗秦帝之害也。若斷其害，則助趙必矣。」衍曰：「秦稱帝，其害何如？」仲連曰：「秦乃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恃強挾詐，屠戮生靈，彼並爲諸侯，而稱若此，倘肆然稱帝，益濟其虐，連甯蹈東海而死，不忍爲之民也。而魏乃甘爲之下乎？」衍曰：「魏豈甘爲之下哉？譬如僕者，人而從一人，甯智力不若主人哉？誠畏之耳。」仲連曰：「魏自視若僕耶？吾將使秦王烹醢魏王矣。」衍拂然曰：「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魏王乎？」仲連曰：「昔曰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女而美，獻之於紂，女不好淫，觸怒紂，殺女而醢鬼侯；鄂侯諫之，并烹鄂侯；文王聞之竊嘆，紂復拘之於羑里，幾不免於死。豈三公之智力不如紂耶？天子之行於諸侯，固如是也。秦肆然稱帝，必責魏入朝，一旦行鬼侯、鄂侯之誅，誰能禁之？」

新垣衍沉思未答，仲連又曰：「不特如此，秦肆然稱帝，又必將變易諸侯大臣，奪其所憎，而樹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之室，魏王安能晏然而已乎？卽將軍又何以保其爵祿乎？」新垣乃駭然而起，再拜謝曰：「

藏。乃屯於汾水，戒王鮪用心準備。

再說新垣衍去後，平原君又使人至鄴下，求救於晉鄙。鄙以王命爲辭，平原君乃爲書讓信陵君，無忌曰：「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耳。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前，豈勝平生所以相記之意乎？令姊憂城破，日夜悲泣，公子縱不念勝，獨不念姊耶？」信陵君得書，數請魏王，求勅晉鄙進兵。魏王曰：「趙不肯帝秦，乃仗他人力却秦耶？」終不許。信陵君又使賓客辯士，百般巧說，魏王只是不從。

信陵君曰：「吾義不可以負平原君，吾甯獨赴趙，與之俱死。」乃具車騎百餘乘，遍約賓客，欲直犯秦軍，以徇平原君之難。賓客願從者千餘人，行過夷門，與侯生辭別。侯生曰：「公子免之，臣年老不能從行，勿怪勿怪。」信陵君屢目侯生，侯生並無他語。信陵君快快而去，約行十餘里，心中自念：「吾所以待侯生者，自謂盡禮，今吾往奔秦軍，行就死地，而侯生無言一半辭爲我謀，又不阻我之行，甚可怪也。」乃約住賓客，獨引車還見侯生。賓客皆曰：「此半死之人，明知無用，公子何必往見？」信陵君不聽。

却說侯生立在門外，望見信陵君車騎，笑曰：「嬴固策公子之必返矣！」信陵君曰：「何故？」侯生曰：「公子遇嬴厚，公子入不測之地，而臣不送，必懼臣，是以知公子必返。」信陵君乃再拜曰：「始無忌自疑有所失於先生，致蒙棄，是以還，請其故耳。」侯生曰：「公子養客數十年，不聞客出一奇計，而徒與公子犯強秦之鋒，如以肉投餓虎，何益之有？」信陵君曰：「無忌亦知無益。」但與平原君交厚，義不獨生，先生何以策之？」侯生曰：「公子且入坐，容老臣徐計。」

乃屏去從人，私叩曰：「聞如姬得幸於王，信乎？」信陵君曰：「然。」侯生曰：「嬴又聞如姬之父昔年爲人所殺，如姬言於王，欲報父仇，求其人三年不得，公子使客斬其仇頭，以獻如姬，此事果否？」信陵君曰：「果有此

事。一侯生曰：「如姬感公子之德，願爲公子死，非一日矣。今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惟如姬力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請於如姬，如姬必從，公子得此符，奪晉鄙軍以救趙，而却秦，此五霸之功也。」

信陵君如夢初覺，再拜稱謝，乃使賓客先待於郊外，而獨身迺車至家，使所善內侍顏恩，以竊符之事，私乞於如姬。如姬曰：「公子有命，雖使妾蹈湯火，亦何辭乎！」是夜，魏王飲酒酣臥，如姬卽盜虎符授顏恩，轉致信陵君之手。信陵君既得符，復往辭侯生。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信，或從便宜，復請於魏王，事不諧矣。臣之客朱亥，此天下力士，公子可與俱行。晉鄙見從，善若不聽，卽令朱亥擊殺之。」信陵君不覺泣下。侯生曰：「公子有畏耶？」信陵君曰：「晉鄙老將無罪，倘不從，便當擊殺，吾是以悲，無他畏也。」於是與侯生同詣朱亥家，言其故。朱亥笑曰：「臣乃市屠小人，蒙公子數下顧，所以不報者，謂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正亥效命之日也。」侯生曰：「臣義當從行，以年老不能遠涉，請以魂送公子。」卽自到於車前，信陵君十分悲悼，乃厚給其家，使爲殯殮，自己不敢留滯，遂同朱亥登車望北而去。髯仙有詩云：

「魏王畏敵誠非男，公子捐生亦可嗤。食客三千無一用，侯生奇計仗如姬。」

却說魏王於臥室中，失了兵符，過了三日之後，方纔知覺，心中好不驚怪。盤問如姬，只推不知，乃逼搜宮內，全無下落。却教顏恩將宮娥內侍，凡直內寢者，逐一拷打，顏恩心中了了，只得假意推問。又亂了一日，魏王忽然想著公子無忌，屢次苦苦勸我勅晉鄙進兵，他手下賓客，雞鳴狗盜者甚多，必然是他所爲。使人召信陵君回報。四五日前，已與賓客千餘，車百乘出城，傳聞救趙去矣。魏王大怒，使將軍衛慶率軍三千，星夜往追信陵去訖。

再說邯鄲城中，盼望救兵，無一至者。百姓力竭，紛紛有出降之議。魏王患之，有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百姓日乘城爲守，而君安享富貴，誰肯爲君盡力乎？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行伍之間，分功而作家中所有。」

財帛盡散以給將士將士在危苦之鄉易於感恩拒秦必甚力。平原若從其計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使李同領之。絕城而出乘夜斫營殺秦兵千餘人。王齧大驚亦退三十里下寨城中人心稍定。李同身帶重傷回城而死。平原君哭之慟命厚葬之。

再說信陵君無忌行至鄴下見晉鄙曰：「大王以將軍久暴露於外遣無忌特來代勞。」固使朱亥捧虎符與晉鄙驗之。晉鄙接符在手心下躊躇想道：「魏王以十萬之衆托我我雖固陋未有敗衄之罪今魏王無尺寸之書而公子徒手捧符前來代將此事豈可輕信？」乃謂信陵君曰：「公子暫請稍停幾日待某把軍伍造成冊籍明白交付何如？」信陵君曰：「邯鄲勢在垂危當星夜赴救豈得復停時刻？」晉鄙曰：「實不相瞞此軍機大事某還要再行奏請方敢出軍。」說猶未畢朱亥厲聲喝曰：「元帥不奉王命便是反叛！」晉鄙方問得一句：「汝是何人？」只見朱亥袖中出鉄鎚重四十斤向晉鄙當頭一擊腦漿迸裂登時氣絕。信陵君握符謂諸將曰：「魏王有命使某代晉鄙將軍救趙。晉鄙不奉命今已誅死。三軍安心聽令不得妄動。」營中肅然。——比及衛慶追至鄴下信陵君已殺晉鄙其將軍矣。

衛慶料信陵君救趙之志已決便欲辭去。信陵君曰：「君已至此看我破秦之後可還報吾王也。」衛慶只得先打密報回復魏王遂留軍中。

信陵軍大搞三軍復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有疾病者密就醫藥。」是時告歸者約十分之二得精兵八萬人整齊步伍申明軍法。信陵君率賓客身爲士卒先進擊秦營。王齧不意魏卒兵至倉卒拒戰魏兵賈勇而前平原君亦開城接應大戰一場王齧折兵一半奔汾水大營。秦王傳令解圍而去鄭安平以二萬人別營於東門爲魏兵所遏不能歸嘆曰：「吾真是魏人！」乃投降於魏。春申君聞秦師已解亦去師而歸韓王歸復取上黨。——此秦昭襄王之五十年周赧王五十八年之事也。

趙王親攜牛酒勞軍，向信陵君再拜曰：「趙國亡而復存，皆公子之力，自古賢人未有如公子者也。」平原君黃弩矢爲信陵君前驅，信陵君頗有自功之色。朱亥進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妄；公子有德於人，公子不可不忘也。公子矯王命奪晉鄙軍以救趙，於趙雖有功而於魏未爲無罪。公子乃自以爲功乎？」信陵君大慚曰：「無忌謹受教。」比入邯鄲城，趙王親掃除宮室，以迎信陵君。執主人之禮甚恭，揖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謙讓不敢當客，踞蹞然細步循東階而上。趙王獻觴爲壽，誦公子存趙之功，信陵君遜謝曰：「無忌有罪於魏，無功於趙。」宴畢歸館。趙王謂平原君曰：「寡人欲以五城封魏公子，見公子謹讓之至，寡人自愧，遂不能出諸口，請以鄴爲公子湯沐之邑，煩爲致之。」平原君致趙王之命，信陵君辭之再四方纔敢受。信陵君自以得罪魏王，不敢歸國，將兵符交付將軍衛慶督兵回魏，而身留趙國。其賓客之留魏者亦棄魏，依信陵君。趙王又欲封魯仲連以大邑，仲連固辭，贈以千金亦不受，曰：「與其富貴而詘於人，甯貧賤而得自由也。」信陵君與平原君共留之，仲連不從，飄然而去，真高士矣！史臣有贊云：

「卓哉魯連品，高千載！不帝強秦，寧蹈東海。排難辭榮，逍遙自在。視彼儀秦，相去十倍！」

時趙有處士毛公者，隱於博徒，有薛公者，隱於賣漿之家。信陵君素聞其賢名，使朱亥傳命訪之，二人匿不肯見。忽一日，信陵君蹤跡二人，知毛公在薛公之家，不用車馬，單使朱亥一人跟隨，微衣徒步，作賣漿之人，直造其所，與二人相見。二人方據鍾共飲，信陵君遂直入，自通姓名，敘向來傾慕之意。二人走避不及，只得相見，四人同席而飲，盡歡方散。自此以後，信陵君時時與毛薛二公同遊，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向者吾聞令弟天下豪傑，公子中無與爲比，今乃日逐從博徒賣漿者同遊，交非其類，恐損名譽。」夫人見信陵君述平原君之言，信陵君曰：「吾向以爲平原君賢者，故甯負魏王奪兵來救，今平原所與賓客徒尙豪舉，不求賢士也，無忌在國時常聞趙有毛公薛公，恨不得與之同遊，今日爲之執鞭，尙恐其不屑於我。平原君乃以爲羞，何云好士乎？」

平原君非賢者吾不可留！即日命賓客束裝欲適他國。平原君聞信陵君束裝大驚，謂夫人曰：「勝未敢失禮於舍弟，爲何陡然棄我而去？夫人知其故乎？」夫人曰：「吾弟以君非賢，故不願留耳。」因述信陵君之語。平原君掩面嘆曰：「趙有二賢人，信陵君且知之，而吾不知，吾不及信陵君遠矣！以彼形此，勝乃不得比於人類！」乃親造館舍，免冠頓首謝其失言之罪。信陵君然後復留於趙。平原君門下士聞知其事去，而投信陵君者大半。四方賓客來遊趙者，咸歸信陵君，不復聞平原君矣。髯翁有詩云：

「賈漿縱博豈嫌貧，公子豪華肯辱身。可笑平原無遠識，却將富貴壓賢人！」

再說：魏王接得衛慶密報言：「公子無忌果竊兵符，擊殺晉鄙，代領其衆前行救趙，并留臣於軍中，不遣歸國。」魏王怒甚，便欲收信陵君家屬，又欲盡誅其賓客之在國者。如姬乃跪而請曰：「此非公子之罪，乃賤妾之罪。妾當萬死！」魏王咆哮大怒，問曰：「竊符者乃汝乎？」如姬曰：「妾父爲人所殺，大王爲一國之主，不能爲妾報仇，而公子能報之，妾感公子深恩，恨無地自効。今見公子以念姐之故，日夜哀泣，賤妾不忍，故擅竊虎符，使發晉鄙之軍，以成其志。妾聞同室相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趙與魏，猶同室也。今大王忘昔日之義，而公子赴同室之急，倘幸而却秦全趙，大王威名揚於遠近，義聲騰於四海，妾雖碎屍萬段，亦何所恨乎？若收信陵君家屬誅其賓客，信陵兵敗，甘服其罪，倘其得勝，將何以處之？」魏王沉吟半晌，怒氣稍定，問曰：「汝雖竊符，必有傳符之人。」如姬曰：「送遞者顏恩也。」魏王命左右縛顏恩至，問曰：「汝何敢送兵符於信陵君？」曰：「奴婢不會曉得什麼兵符。」如姬目視顏恩曰：「向日我着你送花勝與信陵夫人，這盒內就是兵符了。」顏恩會意，乃大哭曰：「夫人分付奴婢，焉敢有違？那時只說送花勝去，盒子重重封固，奴婢豈知就裏？今日屈死奴婢也！」如姬亦泣曰：「妾有罪自當，勿累他人！」魏王喝教將顏恩放綁，下於獄中。如姬貶入冷宮，一面使人探聽信陵君勝負消息，再行定奪。

約過了二月有餘，衛慶班師回朝，將兵符繳上，奏道：「信陵君大敗秦軍，不敢還國，已留身趙都，多多拜上大王，一改日領罪。」魏王問交兵之狀，衛慶備細述了一遍，羣臣皆羅拜稱賀，呼萬歲。魏王大喜，即使左右召如姬於冷宮，出願恩於獄，俱恕其罪。如姬參見謝恩畢，奏曰：「救趙成功，使秦國畏大王之威，趙王懷大王之德，皆信陵君之功也。信陵君乃國之長城，家之宗器，豈可棄之於外邦？乞大王遣使召回本國，一以全「親親」之德，一以表「賢賢」之義。」魏王曰：「彼免罪足矣，何得云功乎？」但分付「信陵君名下應得邑俸，仍舊送去本府家眷支用，不准迎歸。」——自是魏趙俱太平無話。

再說：秦昭襄王兵敗歸國，太子安國君率王孫子楚出迎於郊，齊奏呂不韋之賢，秦王封爲客卿，食邑千戶。秦王聞鄭安平降魏，大怒，族滅其家。鄭安平乃是丞相侯范所薦，秦法：凡薦人不效者，與所荐之人同罪。鄭安平降敵，既已族誅，范雎亦該連坐了，於是范雎席蓐待罪。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救燕斬二將

話說鄭安平以兵降魏，應侯范雎是個薦主，法當從坐，於是席蓐待罪。秦王道：「任安平者，本出寡人之意，與丞相無干。」再三撫慰，仍令復職。羣臣紛紛議論，秦王深恐范雎心上不安，乃下令國中曰：「鄭安平有罪，族滅勿論，如有再言其事者，即時斬首。」國人乃不敢復言。秦王賜范雎食物，比常有加，應侯甚不過意，欲說秦王減周穰帝，以此媚之，於是使張唐爲大將，伐韓，欲先取陽城，以過三川之路。

再說楚考烈王，聞信陵君大破秦君，春申君黃歇無功，班師而還，嘆曰：「平原合從之謀，非忘言也！寡人悔不得信陵君爲將，豈憂秦人哉！」春申君有慚色，進曰：「向者「合從」之議，大王爲長，今秦兵新挫，其氣已奪。」

大王誠發使約會列國，并力攻秦；更說周王奉以爲主，挾天子以聲誅討。五伯之功，不足道也！楚王大喜，卽遣使如周，以伐秦之謀告赧王。赧王已聞秦王欲通三川，意在伐周。今若伐秦，正合着兵法「先發制人」之語，如何不從？楚王乃與五國定「從約」，刻期大舉。

時周赧王一向微弱，雖居天子之位，徒守空名，不能號令韓趙分周地爲二，以雒邑之河南王城爲西周，以鞏阿成周爲東周，使兩周公治之。赧王自成周遷於王城，依西周公以居，拱手而已。至是，欲與兵攻秦，命西周公僉丁爲伍，僅得五六千人，尙不能給車馬之費。於是訪國中有錢富民，借貸以爲軍資，與之立券，約以班師之日，將所得鹵獲出息償還。西周公自將其衆屯於伊闕，以待諸侯之兵。時韓方被兵，自顧不暇；趙初解圍，餘畏未息。齊與秦和好，不願同事，惟燕將樂閒、楚將景陽、二枝兵先到，俱列營觀望。秦王聞各國人心不一，無進取之意，益發兵助張唐攻下陽城，別遣將軍羸、樛、耀兵十萬於函谷關之外。燕、楚之兵約屯三月有餘，見他兵不集，軍心懈怠，遂各班師。西周公亦引兵歸。赧王出兵一番，徒費無益，富民俱執券索償，日攢聚宮門，誼聲直達內寢。赧王慚愧無以應之，乃避於高臺之上，後人因名其臺曰「避債臺」。

却說秦王聞燕、楚兵散，卽命羸、樛與張唐合兵，取路陽城，以攻西周。赧王兵糧兩缺，不能守禦，欲奔三晉。西周公進曰：「昔太史儋言：『周秦五百歲而合，有伯王者出。』今其時矣。秦有混一之勢，三晉不日亦爲秦有，王不可以再辱，不如捧土自歸，不失宋杞之封也。」赧王無計可施，乃率羣臣子姪，哭於文武之廟三日，捧其所存輿圖，親詣秦軍投獻，願束身歸咸陽。羸、樛受其獻，共三十六城，戶三萬，西周所屬地已盡，惟東周僅存。羸、樛先使張唐護送赧王、君臣子孫入秦，秦捷，引軍入雒陽城，經略地界。赧王謁見秦王，頓首謝罪，秦王意憐之，以梁城封赧王。降爲周公，比於附庸。原曰：西周公降爲家臣，東周公貶爵爲君。——是爲東周君。

赧王年老，往來周秦，不勝勞苦。既至梁城，不踰病，死。秦王命除其國，又命羸、樛發雒陽丁壯，毀周宗廟，運

其祭器；并要搬運九鼎，安放咸陽。周民不願從秦者，皆逃奔鞏城，依東周公以居。——亦見人心之不肯忘周矣！將遷鼎之前一日，居民聞鼎中有哭泣之聲，及運至泗水，一鼎忽從舟中飛沉水底。嬴繆使人沒水求之，不見有鼎，但見蒼龍一修，鱗鬣怒張，頃刻沒濤頭作舟人恐懼，不敢觸之。嬴繆是夜夢周武王坐於太廟，召繆至，責之曰：「汝何得將吾重器，毀吾宗廟？」命左右鞭其背三百。嬴繆覺，即患背疽，扶病歸秦，將八鼎獻上。秦王并奏，謂其狀。秦王查閱所失之鼎，正豫州之鼎也。秦王嘆曰：「地皆入秦，鼎獨不附寡人乎？」欲多發卒徒，更往取之。嬴繆諫曰：「此神物有靈，不可復取。」秦王乃止。嬴繆竟以疽死。

秦王以八鼎及祭器，陳列於秦太廟之中，郊祀上帝於雍州，布告列國，俱要朝貢稱賀。不來貢者伐之。韓桓惠王首先入朝，稽首稱臣。齊楚燕趙皆遣國相入賀，獨魏國使者尚未見。到秦王命河東守王稽，引兵襲魏。王稽素與魏通，私受金錢，遂洩其事。魏王懼，遣使謝罪，亦使太子增爲質於秦，委國聽命。——自此六國俱賓服於秦，時秦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

秦王究通魏之事，召王稽誅之，范雎益不自安。一日，秦王臨朝嘆息，范雎曰：「臣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大王臨朝而嘆，由臣等不職之故，不能爲大王分憂，臣敢請罪。」秦王曰：「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誅死，而鄭安平背叛，外多強敵，而內無良將，寡人是以憂也。」范雎且慚且懼，不敢對而出。

時有燕人蔡澤者，博學善辯，自負甚高，乘敝車遊說諸侯，無所遇。至大梁，遇善相者唐舉，問曰：「吾聞先生會相趙國李兌，言『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果有之乎？」唐舉曰：「然。」蔡澤曰：「如僕者，先生以爲何如？」唐舉熟視而笑，謂曰：「先生鼻如蝟蟲，肩高於項，顴蹙額眉，兩膝彎曲，吾聞『聖人不相，一死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耳。』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二年。』蔡澤笑曰：『吾飯梁噉肥，乘車耀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入主之前者，四十三年足矣。尙何求乎？』及再遊韓趙，不

得意反魏，於郊外遇，金甌皆爲奪去，無以爲炊。息於樹下。復遇唐舉，舉戲曰：「先生尙未富貴耶？」蔡澤曰：「方且覓之。」唐舉曰：「先生金水之骨，富發於西，今秦丞相應侯用鄭安平王稽，俱得重罪，應侯慚懼之甚，必急於卸擔，先生何不一往，而困守於此？」蔡澤曰：「道遠難至，奈何？」唐舉解囊中出數金，贈之。蔡澤得其資助，遂西入咸陽，謂族邸主人曰：「汝飯必白粳，肉必甘肥，俟吾爲丞相時，厚當酬汝。」主人曰：「客何人，乃望作丞相耶？」澤曰：「吾姓蔡，名澤，乃天下雄辯有智之士，特來求見秦王。秦王若一見我，必然悅我之說，遂應侯而以吾代之，相印立可懸於腰下也。」主人笑其狂，爲人述之。

應侯門客聞其語，述於范雎。范雎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莫不聞；衆口之辯，遇我而屈；彼蔡澤者，惡能說秦王而奪吾相印乎？」乃使人往旅邸召蔡澤，主人謂澤曰：「客禍至矣！客宣言：『欲代應侯爲相。』今應府相召，先生若往，必遭大辱。」蔡澤笑曰：「吾見應侯，彼必以相印讓我不須見秦王也。」主人曰：「客太狂，勿累我。」蔡澤布衣躡屣，往見范雎。范雎坐以待之，蔡澤長揖不拜。范雎亦不命坐，厲聲詰之曰：「外邊宣言，欲代我爲丞相者，是汝耶？」蔡澤端立於旁邊曰：「正是。」范雎曰：「汝有何辭說，可以奪吾爵位？」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君今日可以退矣！」范雎曰：「吾不自退，誰能退之？」蔡澤曰：「夫人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聰明聖智，行道施德於天下，豈非世所敬慕爲賢豪者與？」范雎應曰：「然。」蔡澤又曰：「既已得志於天下，而安樂壽考，終其天年，簪纓世祿，傳之子孫，世世不替，與天地相終始，豈非世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范雎曰：「然。」蔡澤曰：「若夫秦有商君，楚有吳起，越有大夫種，功成而身不得其死，君亦以爲可願否？」范雎胸中暗想：「此人談及利害，漸漸相逼，若說不願，就墮其說術中了。」乃佯應之曰：「有何不可願也？夫公孫鞅事孝公，盡公孫私，定法以治國中，爲秦將拓地千里；吳起事楚悼王，屢貴戚以養戰士，南平吳越，北却三晉，大夫種事越王，能轉弱爲強，并吞勁吳，爲其君報會稽之怨，雖不得其死，然大丈夫殺身成仁，視死

如歸！功在當時，名垂後世，何不可願之有哉？」

此時范雎雖然嘴硬，却也不安於坐，起立而聽之。蔡澤對曰：「主聖臣賢，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爲孝子者，誰不願得慈父爲賢臣者，誰不願得明君？比干忠而殷亡，申生孝而國亂，身雖惡死，而無濟於君父，何也？其君父非明且慈也。商君、吳起、大夫種，亦不幸而死耳，豈求死以成後世之名哉？」夫比干剖而微子去，召忽戮而管仲生，微子管仲之名，何至出比干召忽之下乎？故大丈夫處世，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傳而身死者，其次也；惟名辱而身全，斯爲下矣！」

這段話說得范雎胸中爽快，不覺離席，移步下堂，口中稱：「善！」蔡澤又曰：「君以商君、吳起、大夫稱殺身成仁爲可願也，然孰與閔天之事文王、周公之輔成王乎？」范雎曰：「商君等弗如也。」蔡澤曰：「然則今王之信任忠良，悼厚故舊，視秦孝公、楚悼王奚若？」范雎沉吟少頃，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自量功在國家，算無失策，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范雎又曰：「吾弗如。」蔡澤曰：「今王之親信功臣，既不能有過於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句踐，而君之功績，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過盛，私家之富倍於三子，如是而不思急流勇退，爲自全計，彼三子者，且不能免禍，而況於君乎？夫羣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於死，而竟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自庇，而竟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君以匹夫徒步，知遇秦王，位爲上相，富貴已極，怨已讎，而德以報矣，然猶貪戀勢利，進而不退，竊恐蘇秦智伯之禍，在所不免。語云：『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卽擇賢者而薦之，所薦者賢，而薦賢之人益重，君名爲辭榮，實則卸擔。於是乎尋川巖之樂，享喬松之壽，子孫世世，長爲應侯，孰與據輕重之勢，而蹈不可知之禍哉？」范雎曰：「先生自謂雄辯有智，今果然也。雖敢不受命。」於是乃延之上坐，待以客禮，遂留於賓館，設酒食款待。

次日入朝，奏秦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曰：其人有王伯之才，通時達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所見

之人甚衆，更無其匹。臣萬不及也。臣不敢蔽賢，謹薦之於大王。秦王召蔡澤見於便殿，問以兼并六國之計。蔡澤從容條對，深合秦王之意。即日拜爲客卿。范雎因謝病，請歸相印。秦王不准，雎遂稱病篤不起。秦王乃拜蔡澤爲丞相，以代范雎。封剛成君，雎歸老於應。話分兩頭。

却說燕自昭王復國，在位三十三年，傳位於惠王。惠王在位七年，傳於武成王。武成王在位十四年，傳於孝王。孝王在位三年，傳於燕王喜。喜即位，立其子丹爲太子。燕王喜以趙國接壤，使其相國栗腹往弔平原君之喪。因以五百金爲趙王酒資，約爲兄弟。栗腹冀趙王厚賄，趙王如常禮相待。栗腹意不懌，歸報燕王曰：「趙自長平之敗，壯者皆死，其孤尙幼，且相國新喪，廉頗已老，若出其不意，分兵伐之，趙可滅也。」燕王惑其言，召昌國君樂閒問之。閒曰：「趙東鄰燕，西接秦境，南錯韓魏，北連胡貊，四野之地，其民習兵，不可輕伐。」燕王曰：「吾以三倍之衆而伐一，何如？」樂閒曰：「未可。」燕王曰：「以五倍伐一，何如？」樂閒不應。燕王怒曰：「汝以父墳墓在趙，不欲攻耶？」樂閒曰：「王如不信，臣請試之。」羣臣阿燕王之意，皆曰：「天下焉有五而不能勝一者？」大夫將渠獨切諫曰：「王且勿言衆寡，而先言曲直。王方與趙交歡，以五百金爲趙王壽，使者還報，而即攻之，不信不義，師必無功。」燕王不以爲然，使栗腹爲大將，樂乘佐之。率兵十萬攻鄆，使慶秦爲副將，樂閒佐之。率兵十萬攻代。燕王親率兵十萬爲中軍，在後接應。方欲升車，將渠手攬王綬，垂淚言曰：「卽伐趙，願大王勿親往，恐震盪左右。」燕王怒，以足蹙將渠。渠卽抱王足而泣曰：「臣之留大王者，忠心也。王若不聽，燕禍至矣！」燕王愈怒，命囚將渠於獄。候凱旋日殺之。三軍分路而進，旌旗蔽野，殺氣騰空，滿望踏平趙地，大拓燕疆。

趙王聞燕兵將至，集羣臣同計。相國庸頗進曰：「燕謂我喪敗之餘，士伍不充，若大賚國中使民十五歲以上者，悉持兵助戰，軍聲一振，燕氣自奪。栗腹喜功，原無將略，慶秦無名小子，樂閒樂乘，以昌國君之故，往來燕趙，

不爲盡力，燕軍可立破也。乃薦雁門李牧，其才可將。趙王用廉頗爲大將，引兵五萬，迎栗腹於鄆，用李牧爲副將，引兵五萬，迎慶秦於代。

却說廉頗兵至房子城，因栗腹在鄆，乃盡置其丁壯於鐵山，但以老弱列營。栗腹探知，喜曰：「吾固知趙卒不堪戰也。」乃率衆急攻鄆城。鄆城人知救兵已至，堅守十五日不下。廉頗率大軍赴之，先出疲卒數千人挑戰，栗腹留樂乘攻城，親自出陣。只一合，趙軍不能抵當，大敗而走。栗腹指麾將士，追逐趙軍約六七里，伏兵齊起，當先一員大將，馳車而出，大叫：「廉頗在此來將，早早受縛！」栗腹大怒，揮刀迎敵。廉頗手段高強，所領俱是選的精卒，一可當百，不數合，燕軍大敗。廉頗生擒栗腹。樂乘聞主將被擒，解圍欲走。廉頗使人招之，樂乘遂奔趙軍，恰好李牧救代得勝，斬了慶秦，遣人報捷。樂乘保於清涼山。廉頗使樂乘爲書招閒，閒亦降趙。

燕王聞知兩路兵俱敗沒，遂連夜奔回中都。廉頗長驅直入，築長圍以困之。燕王遣使乞和，樂閒謂廉頗曰：「本倡伐趙之謀者，栗腹也。大夫將渠有先知之明，苦諫不聽，被羈在獄。若欲許和，必須要燕王以將渠爲相國，使他送款方可。」廉頗從其說。燕王出於無奈，卽召將渠於獄中，授相印。將渠辭曰：「臣不幸言而中，豈可幸國之敗，以爲利哉？」燕王曰：「寡人不聽卿言，自取辱敗，今將求成於趙，非卿不可。」將渠乃受相印，謂燕王曰：「樂乘、樂閒，雖身投於趙，然其先世有大功於燕，大王宜歸其妻子，使其不忘燕德，則和議可速成矣。」燕王從之。將渠乃如趙軍，爲燕王謝罪，并送還樂閒、樂乘家屬。廉頗許和，因斬栗腹之首，并磨秦之屍，歸之於燕。卽日班師還趙。趙王封樂乘爲武襄君，樂閒仍稱昌國君。如故以李牧爲代郡守。時劇辛爲燕守薊州，燕王以劇辛素與樂毅同事，昭王使爲書以招二樂。樂乘、樂閒以燕王不聽忠言，竟留於趙。將渠雖爲燕相，不出燕王之意，未及半載，托病辭印。燕王遂用劇辛代之。此段話且擱過一邊。

再說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年近七十，至秋得病而薨。太子安國君相立，是爲孝宮王。立趙女爲王后，子

楚爲太子。韓王聞秦王之喪，首先服衰經，入弔視喪事，如臣子之禮。諸侯皆遣將相大臣來會葬。孝文王除喪之三日，大宴羣臣，席散回宮而死。國人皆疑客卿呂不韋欲子楚速立爲王，乃重賄左右，置毒藥於酒中，秦王中毒而死。然心憚不韋，無敢言者。於是不韋同羣臣奉子楚嗣位，是爲莊襄王。華陽夫人爲太后，立趙姬爲王后。子趙政爲太子，去趙字，單名政。蔡澤知莊襄王深德呂不韋，欲以爲相，乃託病以相印讓之。不韋遂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不韋慕孟嘗，信陵平原春申之名，恥其不如，亦設館招致賓客，凡三千餘人。

再說東周君聞秦連喪二主，國中多事，乃遣賓客往說諸國，欲「合從」以伐秦。丞相呂不韋言於莊襄王曰：「西周已滅，而東周一線猶存，自謂文武之子孫，欲以鼓動天下，不如盡伐之，以絕人望。」秦王卽用不韋爲大將，率兵十萬伐東周，執其君以歸，盡收其鞶城等七邑。——周自武王己酉受命，終於東周君壬子，歷三十七王，共八百七十三年，而滅絕於秦——有歌訣爲證：

「周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終以上盛。周十二主，二百五十二年。逢東遷，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靈繼景悼敬元貞哀思考威烈安遷序顯子慎親赧王亡。東周廿六湊成雙，系出王子后稷，棄太王王季，文王昌首尾三十有八主，八百七十年零四卜年卜世數過之，宗社靈長古無二。」

秦王乘滅周之盛，復遣蒙驁襲韓，拔成臯，滎陽，置三川郡，地界直逼大梁矣。秦王曰：「寡人昔質於趙，幾爲趙王所殺，此仇不可不報。」乃再遣蒙驁攻趙，取榆次……等三十七城，置太原郡，遂南定上黨，因攻魏高都，不拔。秦王復遣王齮將兵五萬助戰，魏兵屢敗。如姬言於魏王曰：「秦所以急攻魏者，欺魏也，所以欺魏者，以信陵君不在也。信陵君賢名聞於天下，能得諸侯之力，大王若使人卑辭厚幣，召之於趙，使其「合從」列國，并力禦秦，雖有蒙驁等百輩，何敢正眼視魏哉！」魏王勢在危急，不得已從其計，遣顏恩爲使，持相印，益以黃金彩幣，往趙迎信陵君，遣以書略曰：

「公子昔不忍趙國之危，今乃忍魏國之危乎？魏急矣！寡人舉國引領，以待公子之歸也。公子幸勿計寡人之過！」

信陵君雖居趙國，賓客深信，往來不絕。聞魏將遣使迎己，恨曰：「魏王棄我於趙，十年於茲矣！今事急而召我，非本心念我也。」乃懸書於門下：「有敢爲魏王通使者死！」賓客皆相戒，莫敢勸其歸者。顏恩至魏半月，不得見公子。魏王復遣使者催促，音信不絕。顏恩欲求門下客爲信，俱辭不敢。恩欲候信陵君出外，於路上邀之。信陵君爲迴避魏使，竟不出門。顏恩無可奈何。畢竟信陵君肯歸魏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鶩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話說顏恩欲見信陵君不得，賓客不肯爲通，正無奈何，適博徒毛公和賣漿薛公來訪公子。顏恩知爲信陵君上客，泣訴其事。二公曰：「君第戒車，我二人當力勸之。」顏恩曰：「全仗全仗。」二公入見信陵君曰：「聞公子車駕適返宗邦，吾二人特來奉送。」信陵君曰：「那有此事？」二公曰：「秦兵圍魏甚急，公子不聞乎？」信陵君曰：「聞之，但無忌辭魏十年，今已爲趙人，不敢與聞魏事矣。」二公齊聲曰：「公子是何言也？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卽公子之能養士，致天下賓客也，亦藉魏力也。今秦攻魏日急，而公子不恤，設使秦一旦破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縱不念其家，獨不念祖宗之血食乎？公子復何面目寄食於趙也……」言未畢，信陵君蹴然起立，面發汗，謝曰：「先生責無忌甚正，無忌幾爲天下罪人矣。」卽日命賓客束裝，自入朝，往辭趙王。趙王不捨信陵君歸去，持其臂而泣曰：「寡人自失平原，倚公子如長城，一朝棄寡人而去，寡人誰與其社稷耶？」信陵君曰：「無忌不忍先王宗廟見夷於秦，不得不歸，倘邀君之福，社稷不泯，尙有相見之日。」趙王

曰：「公子向以魏師存趙，今公子歸赴國難，寡人敢不悉賦以從。」乃以上將軍印授公子，使將軍龐媛爲副，起趙軍十萬助之。信陵君既將趙軍，先使顏恩歸魏報信，然後分遣賓客，致書於各國求救。燕、韓、楚三國俱素重信陵之人品，聞其爲將，莫不喜歡，悉遣大將引兵至魏，聽其節制。燕將將渠、韓將公孫嬰、楚將景陽，惟齊國不肯發兵。

却說魏王正在危急，得顏恩報說：「信陵君兼將燕、趙、韓、楚之師，前來救魏。」魏王如渴時得漿，火時得水，喜不可言，使衛慶悉起國中之師，出應公子。時蒙鶩圍邺州，王齧圍華州，信陵君曰：「秦聞吾爲將，必急攻邺華東西相距五百餘里，吾以兵綴蒙鶩之兵於邺，而率奇兵赴華。若王齧兵敗，則蒙鶩亦不能自固矣。」衆將皆曰：「然。」

乃使慶衛以魏師合楚師，築爲連壘，以拒蒙鶩。虛插信陵君旗號，堅壁勿戰，而身帥趙師十萬，與燕、韓之兵，星馳華州。信陵君集諸將計議，以少華山東連太華，西臨渭河，秦以舟師運糧，俱泊渭水，而少華水多荊杞，可以伏兵。若以一軍往渭，劫糧，王齧必悉兵來救，吾伏兵於少華，邀而擊之，無不勝矣。卽命趙將龐媛引一支兵往渭河，劫其糧艘，使韓將公孫嬰、燕將將渠，各引一支軍，聲言接應劫糧之兵，只在少華山左右伺候，共擊秦軍。信陵君親率精兵三萬，伏於少華山下。

龐媛引軍先發，早有伏路秦兵，報入王齧營中，言：「魏信陵君爲將，遣兵巡往渭口。」王齧大驚曰：「信陵善於用兵，今救華不接戰，而劫渭口之糧，是欲絕我根本也。吾當親往救之。」遂傳令留兵一半圍城，餘者悉隨吾救渭。將近少華山，山中閃出一隊大軍，打着「燕相國將渠」旗號，王齧傳令列成陣勢，便接住將渠交鋒，戰不數合，又是一隊大軍到來，打着「韓大將公孫嬰」旗號，王齧急分兵迎敵。軍士報道：「渭河糧船被趙將龐媛所劫。」王齧道：「事已如此，且只顧廝殺，若殺退燕、趙二軍，又作計較。」三國之兵，攪做一團，自午至酉，尙未

鳴金。信陵君度秦兵已疲，引伏兵一齊殺出，大叫：「信陵君親自領兵在此！秦將早來降，免污刀斧！」王齕雖是個慣戰之將，到此沒三頭六臂，如何支持得來？况秦兵素聞信陵君威名，到此心膽俱裂，人人惜命，個個奔逃。王齕大敗，折兵五萬有餘，又盡喪其糧船，只得引殘兵敗將，向南路而遁，進臨潼關去訖。信陵君引得勝之兵，仍分三隊來救邲州。

却說蒙驚探信陵君兵往華州，乃將老弱列營，虛建「大將蒙驚」旗幟，與魏楚二軍相持，盡驅精銳，衝枚疾走，望華州一路迎來。指望與王齕合兵，誰知信陵君已破去了王齕，恰好在華陰界上相遇。信陵君親冒矢石，當先衝敵。左有公孫嬰，石有將渠，兩人大殺一陣，蒙驚折兵萬餘，鳴金收軍。當下扎住大寨，整頓軍馬，打點再決死敵。這邊魏將衛慶，楚將景陽，探知蒙驚不在軍中，攻破秦營老弱，解了邲州之圍也。望華陰一路追襲而來。正遇蒙驚列陣將戰，兩下夾攻蒙驚，雖勇，怎當得五路軍馬腹背受敵，又大折一陣，急急望西退走。信陵君率諸軍，直追至函谷關下，五國扎下五個大營，在關前揚威揚武，如此月餘，秦兵緊閉關門，不敢出應。信陵君方纔班師，各國之兵亦皆散回本國。史臣論此事，以為：「信陵君之功，皆毛公薛公之功也。」有詩云：

「兵馬臨城孰解圍？合從一仗信陵歸。當時勸駕誰人力，却是埋名兩布衣。」

魏安釐王聞信陵君大破秦軍，奏凱而回，不勝之喜。出城三十里迎接，兄弟別了十年，今日相逢，悲喜交集。乃並駕回朝，論功行賞，拜爲上相，益封五城。國中大小政事，皆決於信陵君。赦朱亥擅殺晉鄙之罪，用爲偏將。此時信陵君之威名，震動天下，各國皆具厚幣，求信陵君兵法。信陵君將賓客平日所進之書策，拈爲二十一篇，陣圖七卷，名曰魏公子兵法。

却說蒙驚與王齕領着敗兵，合做一處，來見秦莊襄王。奏曰：「魏公子無忌合從五國，兵多將廣，所以臣等不能取勝，損兵折將，罪該萬死！」秦王曰：「卿等屢立戰功，開疆拓土，今日之敗，乃是衆寡不敵，非卿等之罪也。」

「剛成君蔡澤進曰：『諸國所以「合從」者，徒以公子無忌之故。今王遣一使修好於魏，曰：「請無忌至秦面會。」俟其入關，即執而殺之，永絕後患，豈不美哉？」秦王用其謀，遣使至魏，修好，并請信陵君。馮驩曰：「孟嘗平原皆爲秦所羈，幸而得免，公子不可復蹈其轍。」信陵君亦不願行，言於魏王，使朱亥爲使，奉璧一雙以謝秦。

秦王見信陵君不至，其計不行，心中大怒，蒙密奏秦王曰：「魏使者朱亥，即鎚擊晉鄙之人也。此魏之勇士，宜留爲秦用。」秦王欲封朱亥官職，朱亥堅辭不受。秦王益怒，令左右引朱亥至虎圈中，圈有斑斕大虎，見人來，即欲前攫。朱亥大喝一聲：「畜生何敢無禮！」迸開雙眸，如兩個血盞，目皆盡濺，迸血濺虎，虎蹲伏股慄，良久不敢動。左右乃復引出。秦王嘆曰：「烏獲任鄙，不是過矣。若放之歸魏，是與信陵君添翼也。」愈欲迫降之。亥不從，命拿於驛舍，絕其飲食。朱亥曰：「吾受信陵君知遇，當以死報之。」乃以頭觸屋柱，柱折而頭不破。於是以身自探其喉，絕咽而死。真義士哉！

秦王既殺朱亥，復謀於羣臣曰：「朱亥雖死，信陵君用事如故，寡人意欲離間其君臣，諸卿有何良策？」剛成君蔡澤進曰：「昔信陵君竊符救趙，得罪魏王，魏王棄之於趙，不許相見。後因秦兵圍急，不得已而召之。雖然糾連四國，得成大功。然信陵君有震主之嫌，魏王豈無疑忌之意？信陵君鎚殺晉鄙，鄙死，宗族賓客，懷恨必深。大王若捐金萬斤，密遣細作至魏，訪求晉鄙之黨，奉以多命使之布散流言，言「諸侯畏信陵君之威，皆欲奉之爲魏王，信陵君不日將行篡奪之事。」如此，到魏王必疎無忌而奪其權。信陵君不用事，天下諸侯亦皆解體。吾因而用兵，無足爲吾難矣。」秦王曰：「卿計甚善。」然魏既敗吾軍，其太子增猶質吾國，寡人欲因而殺之以洩吾恨，何如？」蔡澤對曰：「殺一太子，魏復立一太子，何損於魏？不若借太子使爲反間於魏。」

秦王大悟，侍太子增加厚，一面遣細作持萬金往魏國行事，一面使其賓客皆與太子增往來相善。因而密告太子曰：「信陵君在外十年交結諸侯，諸侯之將相莫不敬且憚之，今爲魏大將，諸侯兵皆屬焉。天下但知有

信陵君不知有魏王也。雖吾秦國亦畏信陵君之威，欲立爲王，與之連和。信陵君若立，必使秦殺太子，以絕民望。即不然，太子亦將終老於秦矣。奈何？」太子增涕泣求號曰：「秦方欲與魏通和，太子何不致一書於魏王，使其請太子歸國？」太子增曰：「雖請之，秦安肯釋我而歸耶？」客曰：「秦王之欲奉信陵，非其本意，特畏之耳。若太子願以國事秦，固秦之願也。何患請而不從哉？」

太子增乃爲密書，書中備言：「諸侯歸心信陵，秦亦欲擁立爲王」等語。後乃敝己求歸之意，將書付客，託以密致魏王。於是秦王乃修書二封：一封致魏王歸朱亥之喪，託言病死；一封奉賀信陵君，另有金幣等物。

却說魏王因晉鄙賓容布散流言，固已心疑。及秦使捧國書來，欲與魏息兵修好，叩其來意，都是敬慕信陵之語。又接得太子增家信，心中愈加疑惑。使者再將書幣，送信陵府中，故意洩漏其語，使魏王聞之。

却說信陵君聞秦使講和，謂賓客曰：「秦非有兵戎之事，何求於魏？此必有計。」言未畢，閹人報：「秦使者

在門，言：「秦王亦有書奉賀。」信陵君曰：「人臣義無私交，秦王之書幣，無忌不敢受。」使者再三至，秦王之意，信陵君亦再三却之。恰好魏王遣使來到，要取秦王書來看。信陵君曰：「魏王既知有書，若說吾不受，必不肯信。」遂命駕車將秦王書幣原封不動，送上魏王。言：「臣已再三辭之，不敢啓封。今蒙王取覽，只得呈上，但憑裁處。」魏王曰：「書中必有情節，不啓不明。」乃發書觀之。略曰：

「公子威名，播於天下。天下侯王，莫不傾心於公子者。指日當正位南面，爲諸侯領袖——但不知魏王讓位當在何日？引領望之不腆之賦，預布賀忱，惟公子勿罪。」

魏王覽畢，付與信陵君觀看。信陵君奏曰：「秦人多詐，此書乃離間我君臣。臣所以不受者，正慮書中不知何語，恐墮其術中耳。」魏王曰：「公子既無此心，便可於寡人面前，作書復之。」即命左右取紙筆，付信陵君作回書。略云：

一無忌受寡君不世之恩，屢首莫酬，南面之語非所以訓人臣也。蒙君辱，朕昧死以辭。

書付秦使，并金幣帶回。魏王亦遣使謝秦，并言：「寡君年老，欲請太子增回國。」秦王許之。太子增既回魏，復言信陵不可專任，信陵君雖則於心無愧度，王心中芥蒂終未釋然，遂託病不朝。將相印兵符俱繳還魏王，與賓客為長夜之飲，多近婦女日夜為樂，惟恐不及。史臣有詩云：

「俠氣凌今古，威名動鬼神。一身全趙魏，兩戰却嬴秦。」

鎮國同堅礎，危詞似吠狺。英雄無用處，酒色了殘春。

再說：秦昭襄王在位三年，得疾，丞相呂不韋入問疾，因使內侍以緘書密致王后，追述往日之誓。后舊情未斷，遂召不韋與之私通。不韋以醫藥進，王病一月而薨。不韋扶太子政即位。此時年僅一十三歲。尊莊襄后為太后，封其母弟成嶠為長安君。國事皆決事不韋，比於太公，號為尚父。不韋父死，四方諸侯賓客，弔者如市，車馬填塞道路，視秦王之喪，愈加衆盛。正是：權傾中外，威振諸侯。不在話下。

秦王改元年，呂不韋知信陵君退廢，始復議用兵，使大將蒙驁、張唐伐趙，攻下晉陽。三年，再遣蒙驁、同王齧攻韓，韓使公孫嬰拒之。王齧曰：「吾一敗於趙，再敗於魏，蒙秦王赦而不誅，此行當以死報。」遂帥其私屬千人，直犯韓營，齧力戰而死。韓兵亂，蒙驁乘之，大敗韓師，殺公孫嬰，收韓十二城以歸。

自信陵君廢，而趙魏之好亦絕。趙孝成王使廉頗伐魏，圍繁陽，未克而孝成王薨。太子偃嗣立，是為悼襄王。時廉頗已克繁陽，乘勝進取，而大夫郭開素以諂佞為廉頗所嫉，常因侍宴而叱之。郭開銜怨在心，譖於悼襄王，言：「廉頗已老，不任雪伐魏，久而無功。」乃使武襄君樂乘往代廉頗。廉頗怒曰：「吾自事惠文王為將，於今四十餘年，未有挫失，樂乘何人而能代我！」遂勒兵攻乘，乘懼走歸國。廉頗遂奔魏，魏王雖尊為客將，疑而不用。廉頗由是遂居大梁。

秦王政四年十月，蝗蟲從東方來蔽天，禾稼不收，疫病大作。呂不韋與賓客議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後世納粟之例，自此而起。——是年，魏信陵君傷於酒色，得疾而亡。馮驩哭泣過哀，亦死。賓客自劉從死者百餘人，足見信陵君之能得士矣。明年，魏安釐王亦薨，太子增嗣立，是爲景湣王。秦知魏新喪，君又信陵君已死，思報敗績之讎，遣大將蒙驁攻魏，拔酸棗……等二十城置東郡，未幾，又拔朝歌，又攻下濮陽。衛元君乃魏王之婿，東走野王，阻山而居。景湣王嘆曰：「使信陵君尚在，當不令秦兵縱橫至此也。」於是遣使與趙通好。

趙悼襄王亦患秦侵伐無已，方欲使人往糾列國，重尋信陵平原二君「合從」之約，忽邊吏報道：「今有燕國，拜劇辛爲大將，領兵十萬來犯北界。」那劇辛原是趙人，先在趙時，原與龐煖有交，後來龐煖仕趙，劇辛投奔燕，昭王用爲薊郡守。及燕王喜被趙將廉頗圍困都城，賴將渠講和而罷，深以爲恥。將渠相歲餘，即託病歸，其印綬人所命，非燕王之意，雖則助信陵君戰，秦有功到底，君臣之間未能十分相信。將渠爲相歲餘，即託病歸，其印綬燕王乃召劇辛於薊，用爲相國，共圖報趙之事。奈心憚廉頗，不敢動，今日廉頗奔魏，龐煖爲將，劇辛意頗輕之，乃迎合燕王之意，奏曰：「龐煖庸才，非廉頗之比，况秦兵已拔晉陽，趙人疲敝，乘釁攻之，栗腹之恥可雪也。」燕王大悅曰：「寡人正有此意，相國能爲寡人行乎？」劇辛曰：「臣熟知地利，若蒙見委，定當生擒龐煖，獻於大王之前。」燕王大悅，遂使劇辛將兵十萬伐趙。趙王聞報，即召龐煖計議。煖曰：「劇辛自恃宿將，必有輕敵之心，今李牧見守代郡，使引軍南行，從慶都一路來，以斷其後，臣以一軍迎戰，彼腹背受敵，可以擒矣。」趙王從計而行。

却說劇辛渡易水，取路中山，直犯中山地界，兵勢甚銳。龐煖帥大軍屯於東垣，深溝高壘，以待其來。劇辛曰：「我軍深入，若彼深壁不戰，成功無日矣。」問帳下「誰敢挑戰？」驍將栗元——乃栗腹之子——欲報父讎，欣然願往。劇辛曰：「更得一人幫助方可。」未將武陽靖請行，劇辛給銳卒萬人，使犯趙師。龐煖使樂乘、樂闡、張

兩翼以待，而親率軍迎戰。兩下交鋒，約二十餘合；一聲破響，兩翼並進，俱用強弓勁弩，亂射燕軍。武陽靖中箭而亡，栗元不能抵當，回車便走。龐煖同二將從後掩殺，一萬銳卒，折去三千有餘。劇辛大怒，急率大軍親自接應，龐煖已自還營去了。

劇辛攻壘不能入，乃使人下書，約明日於陣前，單車相見。龐煖允之，兩下各自準備。至次日，彼此列成陣勢，分付：「不許施放冷箭。」龐煖先乘單車立於陣前，請劇辛將軍會面。劇辛亦乘單車而出。龐煖在車中欠身曰：「且喜將軍齒髮無恙。」劇辛曰：「憶昔別君去趙，不覺距今已四十餘年。某已衰老，君亦蒼顏，人生如白駒過隙，信然也。」龐煖曰：「將軍以昭王禮士，棄趙走燕，一時豪傑景附，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今金臺草沒，無終墓木已拱，蘇代、鄒衍相繼去世，昌國君亦歸吾國，燕之氣運，亦可知矣。老將軍年踰七十，孤立於衰王之庭，猶貪戀兵權，持凶器而行危事，欲何爲乎？」劇辛曰：「某受燕王三世厚恩，粉骨難報，趁吾餘年，欲爲國家雪栗腹之恥。」龐煖曰：「栗腹無故，攻吾鄙邑，自取喪敗，此乃燕之犯趙，非趙之犯燕也。」

兩下在車前反覆酬答，龐煖忽大呼曰：「有人得劇辛之首者，賞三百金！」劇辛曰：「足下何輕吾太甚？吾豈不能取君之首耶？」龐煖曰：「君命在身，各盡其力可耳。」劇辛大怒，把令箭一麾，栗元便引軍殺出，這裏樂乘、樂閒、雙車接戰，燕軍漸失便宜。劇辛驅軍大進，龐煖亦以大軍迎之。兩下混戰一場，燕軍比趙損折更多。天晚，各鳴金收軍。劇辛回營，悶悶不悅，欲待回營，又在燕王面前誇了大口，欲待不回，又難取勝。正自躊躇，忽有守營軍士報道：「趙國遣人下書，見在轅門之外，未敢擅投。」劇辛命取書到，其書再三緘封甚固，發而觀之，略曰：

「代州守李牧，引軍襲督亢，截君之後，君宜速歸，不然無及。某以昔日交情，不敢不告。」

劇辛曰：「龐煖欲搖動我軍心耳，縱使李牧兵至，吾何懼哉！」命以書還其人，來日再決死戰。趙使者已去，趙元進曰：「龐煖之言，不可不信，萬一李牧果引軍襲吾之後，腹背受敵，何以處之？」劇辛笑曰：「吾亦慮及於

此，適纔所言，穩住軍心；汝今密傳軍令，虛扎營寨，連夜撤回，吾親自斷後，以拒追兵。」栗元領計去了。

誰知龐煖探聽燕營虛設，同樂乘、樂閒分三路追來。劇辛且戰且走，行至龍泉河，探子報道：「前面旌旗塞路，聞說是代郡軍馬。」劇辛大驚曰：「龐煖果不欺我！」遂不敢北進，引兵東行，欲取阜城，一路奔往遼陽。龐煖追及，大戰於胡盧河，劇辛兵敗。嘆曰：「吾何面目爲趙囚乎！」自刎而亡。——此燕王喜十三年，秦王政之五年也。——髡翁有詩云：

「金臺應聘氣昂昂，共翼昭王復舊疆，昌國功名今在否？獨將白首送沙場！」

栗元被樂閒擒而斬之，獲首三萬餘，餘俱奔潰，或降。趙兵大勝，龐煖約會李牧一齊征進，取武遂、方城之地；燕王親詣將渠之門，求其爲使，伐罪乞和。龐煖看將渠面情，班師奏凱而回。李杜仍守代郡去訖。趙悼襄王郊迎龐煖，勞之曰：「將軍武勇若此，廉、藺猶在趙也。」龐煖曰：「燕人已服，宜及此時「合從」列國，并力圖秦，方保無虞。」

不知「合從」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三回 李國勇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話說龐煖欲乘敗燕之威，「合從」列國，爲并力圖秦之計；除齊、附、秦外，韓、魏、燕、楚各出銳師，多者四五萬，少亦二三萬，共推春申君黃歇爲上將。歇集諸將議曰：「伐秦之師屢出，皆以函谷關爲事，秦人設守甚嚴，未能得志。即我與亦素知仰攻之難，咸有畏縮之心。若取道蒲坂，由華州而西，逕襲渭南，因窺潼關，兵法所謂「出其不意」也。」諸將皆曰：「然。」遂分兵五路，俱出蒲關，望驪山一路進發，直攻渭南，不克圍之。秦丞相呂不韋使將軍蒙驁、王翦、桓齮、李信、內史騰，各將兵五萬人，五枝軍兵分應五國。不韋自爲大將，兼統其軍，離潼關五十里。

分爲五屯，如列星之狀。王翦言於不韋曰：「以五國悉銳攻一城而不克，其無能可知矣。三晉近秦，習與秦戰，而楚在南方，其來獨遠。且自張儀亡後，三十餘年不相攻伐，誠選五營之銳，合以攻楚，楚必不支。楚之一軍破，餘四軍將望風而潰矣。」不韋以爲然，於是使五屯設壘建幟，如常，陪地各抽精兵一萬，約以四鼓齊起，往襲楚寨。

時李信以糧草稽遲，欲斬督糧牙將甘回，衆將告求得免，但鞭背百餘。甘回挾恨，夜奔楚軍，以王翦之計告之。春中君大驚，欲馳報各營，恐其不及，遂即時傳令拔寨俱起，夜馳五十餘里，方敢緩緩而行。比及秦兵到時，楚寨已撤矣。王翦曰：「楚兵先遁，必有洩吾謀者，計雖不成，然兵已至此，不可空回。」遂往襲趙寨，壁壘堅固，攻不能入。龐煖仗劍立於軍門，有敢擅動者即斬。秦兵亂了一夜，至天明，燕韓魏俱合兵來救，蒙驁等方纔收兵。龐煖怪楚兵不至，使人探之，知其先撤，嘆曰：「一合從之一事，今後休矣。」諸將皆請班師，於是韓魏之兵先回本國，龐煖怒齊獨附秦，挾燕兵伐之，取饒安一城而返。

再說：春申君奔回郢城，四國各遣人來問曰：「楚爲從長，奈何不告而先回，敢問其故？」考烈王責讓黃歇，歇慚懼不答。時有魏人朱英，客於春申君之門，知楚方畏秦，乃說春申君曰：「人皆以「楚國強及君而弱。」英獨謂不然。先君之時，秦去楚甚遠，西隔巴蜀，南隔兩周，而韓魏又耽耽乎擬其後，是以三十年無秦患。此非楚之強，其勢然也。今兩周已并於秦，而秦方修怨於魏，魏且暮亡，則陳許爲通道，恐秦楚之爭從此方始。君之責讓，正未已也。何不勸楚王東徙壽春，去秦較遠，絕長淮以自固，可以少安。」黃歇然其謀，言於考烈王，乃擇日遷都。按楚先都郢，後遷於卻，復遷於陳，今又遷於壽春，凡四遷矣。史臣有詩云：

周爲東遷王氣歇，楚因屢徙霸圖空。從來避敵爲延敵，莫把遷岐託古公。

再說：考烈王在位已久，尙無子息。黃歇遍求婦人，宜子者以進，終不孕。有趙人李園，亦在春申君門下，爲舍人，有妹李嫫，色美，欲進於楚王，恐久後以無子失寵，心下躊躇，必須將妹先獻春申君，待其有娠，然後進於楚王。

「幸而生子，異日得立爲楚王，乃吾甥也。」又想：「吾若自獻其妹，不見貴重，還須施一小計，要春申君自來求我。」於是給五日假歸家，故意過期，直待第十日方至。黃歇怪其來遲，李園對曰：「臣有女弟名嫪，頗有姿色，齊王聞之，遣使來求，臣與其使者飲酒數日，是以失期。」黃歇想道：「此女名聞齊國，必是個美色。」遂問曰：「已受其聘否？」對曰：「方且議之，聘尙未至也。」黃歇曰：「能使我一見乎？」園曰：「臣在君之門下，卽吾女弟，誰非君妾婢之流，敢不如命？」乃盛飾其妹，送至春申君府中。黃歇一見大喜，是夜卽賜李園白璧二雙，黃金三百鎰，留其妹侍寢。未三月，卽便懷孕。李園私謂其妹嫪曰：「爲妾與爲夫人執貴？」嫪笑曰：「妾安得比夫人？」園又曰：「然則爲夫人與王后執貴？」嫪又笑曰：「王后貴盛。」李園曰：「汝在春申君府中，不過一寵妾耳，今楚王無子，幸汝有娠，倘進於楚王，他日生子爲王，汝爲太后，豈不勝於妾乎？」遂教以說詞，使於枕席之間。如此這般……春申君必然聽從。」

李嫪一一領記，夜間侍寢之際，遂進言於黃歇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未有子，千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兄弟於君無恩，必將各立其所親幸之人，君安得長有寵乎？」黃歇聞言，沉思未答。嫪又曰：「妾所慮不止於此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豈特江東封邑不可保而已哉？」黃歇愕然曰：「卿言是也，吾慮不及此。今當奈何？」李嫪曰：「妾有一計，不惟免禍，而且多福。但妾負愧，難爲自吐，又恐君不我聽，是以妾未敢言。」黃歇曰：「卿爲我畫策，何爲不聽？」李嫪曰：「妾今自覺有孕矣，他人莫知也，幸妾侍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佑生男，異日必爲嫡嗣，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黃歇如夢初覺，如醉初醒，喜曰：「天下有智婦人，勝於男子，卿之謂矣。」

次日，卽召李園，告之以意，密將李嫪出居別舍。黃歇入言於楚王曰：「臣所聞李園妹名嫪者，有色，相者皆

以爲宜子當貴，齊王方遣人求之，王不可不先也。」楚王卽命內侍宣取李媯入宮，媯善媚，楚王大寵愛之。及產期，雙生二男，長曰捍，次曰猶。楚王喜不可言，遂立李媯爲王后，長子捍爲太子，李園爲國舅，貴幸用事，與春申君相並。

園爲人多詐術，外奉春申君益謹，而中實忌之。及考烈王二十五年，病久不愈，李園起其妹懷娠之事，惟春申君知之，他日太子爲王，不便相處，不如殺之以滅其口，乃使人各處訪求勇力之士，收置門下，厚其衣食，以結其心。朱英聞而疑之，曰：「李園多蓄死士，必爲春申君故也。」乃入見春申君，曰：「天下有無妄之禍，有無妄之禍，又有無妄之人，君知之乎？」黃歇曰：「何謂「無妄之禍」？」朱英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名爲相國，與楚王無二，今楚王病久不愈，且宮車晏駕，少主嗣位，而君輔之如伊尹、周公、俟王之年長，而反其政，若天與人歸，遂南面卽位，此所謂「無妄之禍」也。」黃歇曰：「何謂「無妄之人」？」朱英曰：「李園王之舅也，而君位在其次，上外雖柔順，內實不甘，且同盜相妒，勢所必至也。聞其陰蓄死士，爲日已久，何所用之？」楚王一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黃歇曰：「何謂「無妄之人」？」朱英曰：「李園以妹故，宮中聲息朝夕相通，而君宅於城外，動輒後時，誠以郎中令相處，某得領袖諸郎，李園先入，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黃歇掀髯大笑曰：「李園弱人耳，又事我素謹，安有此事？足下得無過慮乎？」朱英曰：「君今日不用吾言，悔之晚矣。」黃歇曰：「足下且退，容吾察之，如用足下之處，卽來相請。」朱英去三日，不見春申君動靜，知其言不見用，嘆曰：「吾不去，禍將及矣。」鴟夷子皮之風可追也。」乃不辭而去，東奔吳下，隱於五湖之間，髻翁有詩云：

「紅顏帶子入王宮，盜國奸謀理不容；天啓春申無妄禍，朱英焉得令郎中？」
朱英去十七日，而考烈王薨，李園預與宮殿侍衛相約，倘一聞有變，當先告我。」至是聞信，先入宮中，分

附祕不發喪，密令死士伏於棘門之內。捱至日沒，方使人徐報黃歇，黃歇大驚，不謀於賓客，卽剗駕車而行。方進棘門，兩邊死士突出，口呼：「奉王后密旨，春申君謀反，宜誅！」黃歇知事變，急欲迴車，車下已被殺散，遂斬黃歇之頭，投於城外，將城門緊閉，然後發喪，擁立太子捍嗣位，是爲楚幽王。——時年纔六歲——李園自立爲相國，獨專楚政，奉李嫣爲王太后，傳令盡滅春申君之族，收其食邑哀哉。

自李園當國，春申君賓客盡散，羣公子皆疎遠不任事，少主寡后，國政日紊。楚自此不可爲矣！

話分兩頭，再說呂不韋憤五國之攻秦，謀欲報之，曰：「本造謀者，趙將龐煖也。」乃使蒙鶩同張唐督兵五萬伐趙，三日後，再令長安君成蟜同樊於期率兵五萬爲後繼。賓客問於不韋，曰：「長安君年少，恐不可爲大將。」不韋微笑曰：「非爾所知也。」

且說蒙鶩前軍出函谷關，取路上黨，逕攻慶都，結寨於都山。長安君大軍營於屯留，以爲聲援。趙使相國龐煖爲大將，扈輒副之，率軍十萬拒敵，許龐煖便宜行事。龐煖曰：「慶都之北，惟堯山最高，登堯山可望都山，宜往據。」使扈輒引軍二萬先行，比至堯山，先有秦兵萬人在彼屯扎，扈輒冲上殺散，就於山頭下寨。蒙鶩使張唐引軍二萬前來爭山，龐煖大軍亦到，兩邊於山下列成陣勢，大戰一場。扈輒在山頭用紅旗爲號，張唐往東，旗便往東；張唐往西，旗便往西；趙軍只望紅旗指處，圍裏將來。龐煖下令：「有人擒得張唐者，封以百里之地。」趙軍無不死戰，張唐奮盡平生之勇，不能透出重圍，却得蒙鶩軍到，接應出來，同回都山大寨。慶都知救兵已到，守禦益力，蒙鶩等不能取勝，遣張唐往屯留，催取後隊軍兵。

却說長安君成蟜，年方七歲，不諳軍務，召樊於期議之。於期素惡不韋，納妾盜國之事，請屏去左右，備細與成蟜敘述一遍，言：「今王非先王骨血，惟君乃是適子，文信侯今日以兵權付君，非好意也。恐一旦事洩，君今與王爲難，故陽示恩寵，實欲出君於外。文信侯出入宮禁，與王太后宣淫不禁，夫妻父子聚於一窟，所忌者獨君。」

耳若蒙驚兵敗無功將借此以爲君罪，輕則削籍，重則刑誅。嬴氏之國化爲呂氏，舉國人皆知其必然，君不可不爲之計。」成嶠曰：「非足下說明，某不知也。爲今計當奈何？」樊於期曰：「今蒙驚兵困於趙，急未能歸，而君手握重兵，若傳檄以宣淫人之罪，明宮闈之詐，臣民誰不願奉適嗣以主社稷者？」成嶠忿然按劍作色曰：「大丈夫死則死耳，安能屈膝爲賈人子下乎？惟將軍善圖之。」樊於期僞向使者言：「大軍即日移營，多致意蒙將軍。」用心准備。」使者去後，樊於期草就檄文，略曰：

「長安君成嶠布告中外，臣民知悉。傳國之義，適統爲尊，覆宗之惡，陰謀爲甚。文信侯呂不韋者，以陽翟之賈人，窺咸陽之主器，今王政實非先王之嗣，乃不韋之子也。始以懷娠之妾，巧惑先君，繼以奸王之兒，遂蒙血胤。恃行金爲奇策，邀反國爲上功。兩君之不壽有繇，是可忍也；三世之大權在握，孰能禦之？朝豈眞王，陰已易嬴而爲呂，尊居假父，終當以臣而篡君。社稷將危，神人胥怒。——某叨爲嫡嗣，欲訖天誅，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子孫臣庶，念先德以同福。檄文到日，磨厲以須，車馬臨時，市肆勿變。」樊於期將檄文四下傳布，秦人多有聞說，呂不韋進妾之事者，及見檄內懷娠奸生等語，信其爲實。雖然，畏文信侯之威，不敢從兵，却也未免觀望之意。

時慧星先見東方，復見北方，又見西方，占者謂國中當有兵起，人心爲之搖動。樊於期將屯留附縣丁壯，悉編軍伍，攻下長子壺關，兵勢益盛。張唐知長安君已反，星夜奔往咸陽告變。秦王政見檄文大怒，呂尚父呂不韋計議，不韋曰：「長安君年少，不辨爲此，此乃樊於期所爲也。於期有勇無謀，兵出卽當就擒，不必過慮。」乃拜王翦爲大將，桓齮、王賁爲左右先鋒，率軍一萬，往討長安君。

再說：蒙驚與龐煖相持，等待長安君接應不到，正疑訝間，接得檄文，如此恁般。大驚曰：「吾與長安君同事，今攻趙無功，而長安君復造反，吾安得無罪？若不反戈以平逆賊，何以自解？」乃傳令班師，將車馬分爲三隊，親

自斷後，緩緩而行。

龐煖探聽秦軍移動，預選精兵三萬，使扈輒從間道伏於太行山林木深處。囑曰：「蒙騫老將，必親自斷後；待秦兵過盡，且從後激擊，方保全勝。」蒙騫見前軍徑去無礙，放心前行，一聞砲響，伏兵突出。蒙騫使與扈輒交戰，良久，龐煖兵從後追及，秦兵前去者，已無鬪志，遂大潰。蒙騫身帶重傷，猶力戰殺數十人，親射龐煖，中其脅，趙軍圍之數重，亂箭射之，矢如蝟毛，可惜秦國一員名將，今日死於太行山之下。龐煖得勝，班師回趙，箭瘡不痊，未幾亦死。此事攔過不提。

再說張唐王翦等兵至屯留，成嶠大懼。樊於期曰：「玉子今日乃騎虎之勢，不得復下；况三城之兵，不下十五萬，背城一戰，未卜勝負，何懼之有？」乃列陣於城下以待。王翦亦列陣相對。謂樊於期曰：「國家何負於汝？乃誘長安君造逆耶？」樊於期在車上欠身答曰：「秦政乃呂不韋奸生之子，誰不知之？吾等世受國恩，何忍見嬴氏血食，爲呂氏所奪？長安君先王血胤，所以奉之，將軍若念先王之祀，一同舉義，殺向咸陽，誅淫人，廢僞王，扶立長安君爲王，將軍不失封侯之位，同享富貴，豈不美哉？」王翦曰：「太后懷妊十月而生，今王其爲先君所出無疑。汝乃造謗，污穢乘輿，爲此滅門之事，尙自巧言虛飾，搖惑軍心。拿住之時，碎屍萬段！」樊於期大怒，曠目大呼，揮長刀直入秦軍，秦軍見其雄猛，莫不披靡。樊於期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王翦軍圍之凡數次，皆斬將潰圍而出，秦兵損折極多。

是日天晚，各自收軍。王翦屯兵於傘蓋山，思想：「樊於期如此驍勇，急切難收，必須以計收之。」乃訪帳下：「何人與長安君相識？」有末將楊端和乃屯留人，自言：「曾在長安君門下爲客。」王翦曰：「我修書一封與汝，汝可送與長安君，勸他『早圖歸順，無自取死。』」楊端和曰：「小將如何入得城去？」王翦曰：「俟交鋒之空，乘其收軍，汝可效敵人打扮，混入城中，只看攻城至急，便往見長安君，必然有變。」端和領計。王翦當下修書

緘封付與端和自去伺候行事再召桓齠引一軍攻長子城王賁引一軍攻壺關城王翦自攻屯留三處攻打使他不能來應。樊於期謂成嶠曰：「今乘其分軍之時，決一勝負，若長子壺關不守，秦兵勢大，更難敵矣。」成嶠年幼畏懦，涕泣言曰：「此事乃將軍倡謀，但憑主裁，勿誤我事。」樊於期即選精兵萬餘，開門出戰。王翦佯讓一陣，退軍一里，屯於伏龍山。於期得勝入城，楊端和已混入去了。因他原是本城之人，自有親戚處安歇，不在話下。成嶠問樊於期曰：「王翦軍馬不退如何？」樊於期答曰：「今日交鋒，已挫其銳，明日當悉兵出戰，務要生擒王翦，直入咸陽，扶立王子爲君，方遂吾志。」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僞腐亂秦宮

話說王翦退軍十里，分付深溝高壘，分守險阨，不許出戰，却發軍三萬，往助桓齠。王賁催他早早收功。樊於期連日悉銳出戰，秦兵只是不應。於期以王翦爲怯，正想商議分兵往救長子壺關二處。忽哨馬報道：「二城已被秦兵攻下。」於期大驚，乃立屯於城外，以安長安君之意。

却說桓齠王賁聞王翦移營伏龍山，引兵來見，言：「二城俱已收復，分兵設守，諸事停妥。」王翦大喜曰：「屯留之勢孤矣，只擒得樊於期，便可了事。」言未畢，守營卒道：「今有將軍辛勝，奉秦王之命來到，已在營外。」王翦迎入帳中，問其來意。辛勝曰：「一者以軍士勞苦，命賚犒賞，賜賜；二者秦王深恨樊於期，傳語將軍，一必須生致其人，手劍斬首，以快其恨。」王翦曰：「將軍此來，正有用處。」遂將來物犒賞三軍，然後發令使桓齠王賁各引一軍分作左右埋伏，却教辛勝引五千人馬前去搦戰，自己引大軍準備攻城。

再說成嶠聞長子壺關二城不守，使人急召樊於期入城商議。樊於期曰：「只在早晚，與決一戰，若戰而不

勝當與王子北走燕趙，連合諸侯，共誅僞王，以安社稷。」成嶠曰：「將軍小心在意。」樊於期復還本營，哨馬報：「秦王新遣將軍辛勝，今來索戰。」樊於期曰：「無名小卒，吾先除之。」遂率軍開營出迎，略戰數合，辛勝倒退，樊於期恃勇前進，約行五里，桓齮王賁兩路伏兵殺出，於期大敗，急收軍回，王翦兵已布滿城下，於期大奮神威，殺開一條血路，城中開門接應入去了。王翦合兵圍城，攻打甚急，樊於期親自巡城，晝夜不倦。

楊端和在城中，見事勢甚危，乘夜求見長安君成嶠，稱：「有機密事求見。」成嶠見是舊日門下之客，欣然喚入。端和請屏左右，告曰：「秦之強，君所知也，雖六國不能取勝，君乃欲以孤城抗之，必無幸矣。」成嶠曰：「樊於期言：『今王非先王所出。』導我爲此，非吾初意也。」端和曰：「樊於期恃匹夫之勇，不顧成敗，欲以君行僥倖之事，今傳檄郡縣，無有應者，而王將軍攻圍甚急，城破之後，君何以自全乎？」成嶠曰：「吾欲奔燕趙，合從。」諸國足下以爲可否？」端和曰：「合從之事，趙肅侯、齊湣王、魏信陵、楚春申俱曾爲之，方合旋散，其不可成明矣。六國誰非畏秦者？君所在之國，秦遣一介責之，必縛君以獻，君尚可望活乎？」成嶠曰：「足下爲吾計當如何？」端和曰：「王將軍亦知君爲樊於期所誘，有密書一封，託致於君。」遂將書呈上，成嶠發而觀之，略曰：

「君親則介弟，貴則封侯，奈何聽無稽之言，行不測之事，自取喪滅，豈不惜哉？首難者樊於期，君能斬其首，獻於軍前，束手歸罪，某當保奏王，必恕君。若遲回不決，悔無及矣。」

成嶠看畢，流淚而言曰：「樊將軍忠直之士，何忍加誅？」端和嘆曰：「君所謂『婦人之仁』也。若不見從，臣當辭去。」成嶠曰：「足下且暫勞作伴，不可遠離，所言俟從容再議。」端和曰：「願君勿洩吾言也。」

次日，樊於期駕車來見成嶠，曰：「秦兵勢盛，人情惶懼，城且暮不保，願同王子出避燕趙，更作後圖。」成嶠曰：「吾宗族俱在咸陽，今遠避他國，知其納否？」樊於期曰：「諸國皆苦秦暴，何愁不納……」正話間，外報：「秦兵在南門索戰。」樊於期催并數次曰：「王子今不行，後將不可出矣。」成嶠猶豫不決，樊於期只得縛刀登

車馳出南門復與秦兵交鋒楊端和勸成嶠登城觀戰只見樊於期鏖戰良久秦兵益進於期不能抵常奔回城下高叫『開門』楊端和仗劍立於城嶠之傍厲聲曰『長安君已全城歸降矣樊將軍請自便，有敢開門者斬』袖中出一旗，旗上有個『降』字，左右皆端和親戚，便將降旗豎起，不由成嶠做主，成嶠惟垂泣而已。樊於期嘆口氣曰『孺子不足輔也』秦兵圍於期數重，因秦王之命，欲生至於期，不敢施放冷箭，於期復殺開一條血路，奔望燕楚而去。王翦追之不及，楊端和使成嶠開門以納秦兵，將成嶠幽於公館，遣辛勝往咸陽報捷，并請長安君發落。秦太后脫笄代長安君請罪，救免其死，且轉乞呂不韋言之。秦王政怒曰『反賊不誅，骨肉皆將謀叛矣』遂遣使命王翦即梟斬成嶠於屯留，凡軍吏從嶠者，皆取斬，合城百姓，盡遷於臨洮之地。一面懸賞格購樊於期，『有能擒獻者，賞以五城』。使者至屯留，宣秦王之命，成嶠聞不蒙赦，自縊於館舍，翦仍梟其首，懸於城門，軍吏殺者凡數萬人，百姓遷徙，城中一空。——此秦王政七年事也。——髡翁也詩云：

「非種侵苗理台鋤，萬全須看勢何如；屯留困守終無濟，罪狀空傳一紙書。」

是時秦王政年已長成，生得身長八尺五寸，英偉非常，質性聰明，志氣超邁，每事自作主張，不全由太后呂不韋做主。既定長安君之亂，乃謀復蒙驁之亂，集羣臣議伐趙，剛成君蔡澤進曰：『趙者，燕之世仇也，燕之附趙，非其本心，某請出使於燕，使燕王效質稱臣，以孤趙之勢，然後同燕伐趙，我因以廣河間之地，此莫大之利也。』秦王以爲然，即遣蔡澤往燕，澤說燕王曰：『燕趙皆萬乘之君也，一戰而栗腹死，再戰而劇辛亡，大王忘兩敗之仇，而與趙共事，固向以抗強秦，勝則利歸於趙，不勝則禍歸於燕，是爲燕計者過也。』燕王曰：『寡人非甘心於趙，其奈力不敵何。』蔡澤曰：『今秦王欲修五國「合從」之怨，臣竊以爲燕與趙世仇，其從兵殆非得已，大王若遣太子爲質於秦，以信臣之言，某請秦之大臣一人，以爲燕相，則燕秦之交固於膠漆，合兩國之力，於以雪恥，於趙不難矣。』燕秦聽其言，遂使太子丹爲質於秦，因請大臣一人，以爲燕相。

呂不韋欲遣張唐，便太史卜之大吉。張唐託病不肯行。不韋駕車親自往請，張唐辭曰：「臣屢次伐趙，趙怨臣深矣。今往燕，必經過趙，臣不可往。」不韋再三強之，張唐堅執不從。不韋回府中，獨坐堂上納悶。門下客有甘羅者，乃是甘茂之孫。時年僅十二歲。見不韋有不悅之色，進而問曰：「君心中有何事？」不韋曰：「子何知，而來問我？」甘羅曰：「所貴門下士者，謂其能為君分憂任患也。君有事而不使臣得聞，雖欲效忠無地矣。」不韋曰：「吾向者令剛成君使燕，燕太子丹已入質矣。今欲使張卿相燕，占得吉，而彼堅不肯行，吾所以不快者此耳。」甘羅曰：「此小事，何不早言臣請行之？」不韋怒，連叱曰：「去！去！我親往請之，而不得，豈小子所能動耶？」甘羅曰：「昔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長於橐五年，試臣而不效，叱臣未晚。奈何輕量天下士，遽以顏色相加哉？」不韋奇其言，改容謝之曰：「孺子能令張卿行者，事成當以卿位相屈。」

甘羅欣然辭去，往見張唐。唐雖知為文信侯門客，見其年少輕之，問曰：「孺子何以見辱？」甘羅曰：「特來弔君耳。」張唐曰：「某有何事可弔？」甘羅曰：「君之功，自謂比武安君何如？」唐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計其數，某功不及十之一也。」甘羅曰：「然則應侯之用於秦也，視文信侯孰專？」張唐曰：「應侯不及文信侯之專。」甘羅曰：「君明知文信侯之權重於應侯乎？」曰：「何為不知？」甘羅曰：「昔應侯欲使武安君攻趙，武安君不肯行，應侯一怒，而武安君遂出咸陽，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君相燕，而君不肯行，此武安君所以不容於應侯者，而謂文信侯能容君乎？君之死期不遠矣！」張唐悚然有懼色，謝曰：「孺子教我！」乃因甘羅以請罪於不韋，即日治裝，將行。甘羅見不韋曰：「張唐聽臣之說，不得已而往燕，然中情不能不畏趙也，願假臣車五乘，為張唐先報趙。」

不韋已知其才，乃入言於秦王曰：「有甘茂之孫甘羅，年雖少，然名家之子孫，甚有智辯。今者張唐稱病，不肯相燕，甘羅一說即行。復請先報趙王，惟王遣之。」秦王宣甘羅入見，身纔五尺，眉目秀美如畫。——秦王已自

喜歡。——問曰：「孺子見趙王何以措詞？」甘羅對曰：「察其喜懼，相機而進；言若波輿，隨風而轉，不可以預定也。」

秦王給以良乘十乘，僕從百人，從之使趙。趙悼襄王已聞燕秦通好，正怕二國合計謀趙，忽報秦使者來到，喜不可言，遂出郊二十里，迎接甘羅。及見其年少，暗暗稱奇，問曰：「向爲秦通三川之路者，亦甘氏於先生者何人？」甘羅曰：「臣祖也。」趙王曰：「先生年幾何？」對曰：「十二歲。」趙王曰：「秦廷年長者，不足使乎？何以及先生？」甘羅曰：「秦王用人各因其任，年長者任以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年最幼，故爲使於趙耳。」趙王見其言辭磊落，又暗暗稱奇，問曰：「先生下辱敝邑，有何見教？」甘羅曰：「大王聞燕太子丹入質於秦乎？」趙王曰：「聞之。」甘羅又曰：「大王聞張唐相燕乎？」趙王曰：「亦聞之。」甘羅曰：「夫燕太子丹入質於秦，是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是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而趙危矣。」趙王曰：「秦所以親燕者何意？」甘羅曰：「秦之親燕，欲相與攻趙而廣河間之地也。大王不如割五城獻秦，以廣河間，臣請言於秦君，止張唐之行，絕燕之好，而與趙爲歡。夫以強趙攻弱燕，而秦不爲救，此其所得，豈止五城而已哉？」趙王大悅，賜甘羅黃金百鎰，白璧二雙，以五城地圖付之，使還報秦王。秦王喜曰：「河間之地，賴孺子而廣矣！孺子之智，大於其身。」乃止張唐不遣，張唐亦深感。趙聞張唐不行，知秦不助燕，乃命龐煖、李牧合兵伐燕，取上谷三十城，趙得十九城，而以十一城歸秦。秦王封甘羅爲上卿，復以向時所封甘茂田宅賜之。——今俗傳甘羅十二爲丞相，正謂此也。——有詩爲證：

又有詩云：

「甘羅早達子牙遲，遲早窮通各有時；請看春花與秋菊，時來自發不愆期。」

燕太子丹在秦，聞秦之背燕而與趙，如坐針氈，欲逃歸，又恐不得出關，乃求與甘羅爲友，欲資其謀，爲歸燕。

之計。忽一夕，甘羅夢紫衣吏持天符來，言：『奉上帝命，召歸天上。』遂無疾而卒。高才不壽，惜哉！太子丹遂留於秦矣。

話分兩頭。却說呂不韋以陽偉善戰，得寵於莊襄后，出入宮闈，素無忌憚，及見秦王年長，英明過人，始有懼意。奈太后淫心愈熾，不時宣召入甘泉宮，不韋怕一旦事發禍及於己，欲進一人以自代。想可以稱太后之意者，而難其人，聞市人嫪大，其陽具有名，里中淫婦人爭事之。秦語呼人之無士行者曰「毒」，因稱爲嫪毐。偶犯淫罪，不韋曲赦之，留爲府中舍人。

秦俗農事畢，國中縱倡樂三日，以節其勞。凡百戲任人陳設，有一長一藝，人所不能者，全在此日施逞。呂不韋以桐木爲車輪，使嫪毐以其陽具穿於桐輪之中，輪轉而具不傷，市人皆大笑。太后聞其事，私問於不韋，似有欣羨之意。不韋曰：『太后欲見其人乎？臣請乘間進之。』太后笑而不答。良久曰：『君戲言耶？此外人安得入內？』不韋曰：『臣有一計在此，使人發其舊罪，下之腐刑，太后行重賂於行刑者，詐爲閹割。然後以宦者給事宮中，乃可長久。』太后大悅曰：『此計甚妙。』乃以百金授不韋，不韋密召嫪毐，告之以故。毐性淫，欣然自以爲奇遇矣。

不韋果使人發其他淫罪，論以腐刑，因以百金分賂主刑官吏，取驢陽具，及他血，詐作閹割，拔其鬚。行刑者故意將驢陽傅示左右，盡以爲嫪毐之具，傳聞者莫不駭異。嫪毐既詐腐如宦狀，遂雜於內侍之中，以進太后，留侍宮中，夜令侍寢，試之大暢所欲，以爲勝不韋十倍也。明日厚賜不韋，以酬其功。不韋乃倖得自脫。太后與嫪毐相處如夫婦，未幾懷妊，太后恐生產時不可隱，詐稱病，使嫪毐行金賂卜者，使詐言宮中有祟，當避西方二百里之外。秦王政頗疑呂不韋之事，亦幸太后稍遠去，絕其往來。乃曰：『雍州去咸陽西二百餘里，且往時宮殿俱在，太后宜居之。』於是太后徙雍城，嫪毐爲御而往，既去咸陽，居雍故宮，名曰大鄭宮。嫪毐與太后益相親，不忌，兩

年之中，連生二子，築密室藏而育之。太后私與毒約，異日王崩，以其子爲後，外人頗有知者，但無人敢言。

太后奏稱：「嫪毐代王侍養有功，請封以土地。」秦王奉太后之命，封毒爲長信侯，予以山陽之地。毒驟貴，愈益恣肆，太后每日賞賜無算，宮室輿馬，田獵遊戲，任其所欲，事無大小，皆決於毒。毒蓄家僮數千人，賓客求官達，願爲舍人者，復千餘人。又賄結朝貴爲己黨，趨權者爭附之，聲勢反過以文信侯矣。

秦王政九年春，彗星見，其長竟天。太史占之曰：「國中當有兵變也。」按秦襄公立酈時，以祀白帝，後德公遷都於雍，遂於雍立郊天之壇，秦穆公又立寶夫人祠，歲歲致祭，遂爲常規。後來雖再遷咸陽，此規不廢。太后居於雍城，秦王政每歲以郊祀之期，至雍朝見太后，因舉祀典，自有祈年宮駐蹕。

是年復當其期，適有彗星之變，臨行，使大將王翦耀兵於咸陽三日，同尙父呂不韋守國。桓齮引兵三萬屯於岐山，然後起蹕。時秦王已二十六歲，猶未冠，太后命於德公之廟，行冠禮，佩劍，賜百官大酺五日。太后亦與秦王宴於大鄠故宮。——也是嫪毐享福太過，合當生出事來。——毒於左右貴臣，賭博飲酒。至第四日，嫪毐與中

大夫顏洩連博失利，飲酒至醉，復求覆局，洩亦醉不從。嫪毐直前扭顏洩，批其頰，洩不讓，亦摘去嫪毐冠纓。毒怒甚，瞋目大叱曰：「吾乃牛主之假父也，爾箕人子，何敢與我抗乎？」顏洩懼，走出，恰遇秦王政，從太后處飲酒出宮，顏洩伏地叩頭，號泣請死。秦王政是有心機之人，不發一言，但令左右扶至祈年宮，然後問之。顏洩將嫪毐批頰及自稱假父之語述了一遍。因奏：「嫪毐實非宦者，詐爲腐刑，私侍太后，見今產下二子，在於宮中，不久謀篡秦國。」秦王政聞之，大怒，密以兵符往召桓齮，使引兵至雍。

有內史肆佐戈竭，二人素受太后及嫪毐金錢，與爲死黨，知其事急，奔嫪毐府中告之。毒酒已醒，大驚，夜叩大鄠宮，求見太后，訴以「如此這般……今日之計，除非乘桓齮兵未到，盡發宮騎衛卒及賓客舍人，攻祈年宮，幸能攻破，我夫妻尙可相保。」太后曰：「宮騎安肯聽吾令乎？」嫪毐曰：「願借太后璽，假作御寶用之。」託言「

斬年宮有賊，王有令召宮騎前往救駕。宜無不從。太后是時主意亦亂，曰：「惟爾行之。」遂出璽付毒，毒僞作秦王御書，加以太后璽文，逼召宮騎衛卒。——本府賓客舍人，自不必說。——亂至次日午牌，方纔取齊。嫪毐與內史肆佐戈竭，分將其衆，圍新年宮。秦王政登台問各軍犯駕之意，答曰：「長信侯傳言：『行宮有賊。』特來救駕。」秦王曰：「長信侯便是賊，宮中有何賊耶？」宮騎衛卒等聞之，一半散去，一半胆大的，便反戈與賓客舍人相鬪。秦王下令：「有生擒嫪毐者，賜錢百萬；殺之而以王首獻者，賜錢五十萬；得逆黨一首者，賜爵一級；與隸下賤資格者同。」於是宦者及牧圍諸人，皆盡死出戰。百姓傳聞嫪毐造反，亦來持挺助力。賓客舍人死者數百人。嫪毐兵敗，奪路斬開東門出走。正遇桓齮大兵活活的束手就縛，并內史肆佐戈竭等皆被擒，付獄吏拷問得實。秦王政乃親往大鄠宮搜索，得嫪毐姦生二子於密室之中，使左右置於布囊中撲殺之。太后暗暗心痛，不敢出救，惟閉門流涕而已。秦王竟不朝謁其母，歸新年宮，以太史占星有驗，賜錢十萬。

獄吏獻嫪毐招詞言：「毒僞腐入宮，皆出文信侯呂不韋之計。」其同黨死黨，如內史肆佐戈竭等……凡二十餘人。秦王命車裂嫪毐於東門之外，夷其三族。肆竭等皆梟首示衆，諸賓客舍人，從叛格鬪者，誅死，即不預亂者，亦遠遷於蜀地。——凡遷四千餘家。——太后用璽黨逆，不可爲國母，減其祿奉，遷居於咸陽宮。——此乃離宮之最小者。——以兵三百人守之，凡有人出入，必加盤詰。太后此時，如囚婦矣，豈不醜哉。

秦王政平了嫪毐亂，回駕咸陽，尙父呂不韋懼罪，僞稱疾，不敢出謁。秦王欲并誅之，問於羣臣，多與交結，皆言：「不韋扶立先王，有大功於社稷，况嫪毐未嘗面質，虛實無憑，不宜從坐。」秦王乃赦不韋不誅，但免相，收其印綬。桓齮擒反賊有功，加封進級。是年夏四月，天發大寒，降霜雪，百姓多凍死，民間皆議：「秦王政謫太后子不聽母，故有此異。」大夫陳忠遂諫曰：「天下無無母之子，宜迎歸咸陽，以盡孝道，庶幾天變可回。」秦王大怒，命剝去其衣，置其身於蕘藁之上，而捶殺之。陳其屍於闕下。榜曰：「有以太后之事來諫者，視此！」秦臣相繼進諫。

不止。

不知可能感悟秦王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

話說秦大夫陳忠死後，相繼而諫者不止，秦王輒戮之。陳屍闕下，前後凡誅殺二十七人，屍積成堆。時齊王建來朝於秦，趙悼襄王亦至，相與置酒咸陽宮，甚懼及見闕下死屍，問其故，莫不嘆息，私議秦王之不孝也。時有滄州人茅焦適遊咸陽，寓旅店，同舍偶言及此事，焦憤然曰：「子而囚母，天地反覆矣。」使主人具湯水，將沐浴，明早叩關入諫秦王。同舍笑曰：「彼二十七人者，皆王平日親信之臣，尚且言而不聽，死不旋踵，豈少汝一布衣耶？」茅焦曰：「諫者自二十七人而止，則秦王遂不聽矣；若二十七人而不止，王之聽不聽，未可知也。」同舍皆笑其愚。

次早，五鼓，向主人索飯飽食，主人牽衣止之，茅焦絕衣而去。同寓者度其必死，相與剖分其囊。茅焦來至闕下，伏屍大呼曰：「臣齊客茅焦，願上諫大王。」秦王使內侍出問曰：「客所諫者何事，得無涉王太后話耶？」茅焦曰：「臣正爲此而來。」內侍還報曰：「客果爲太后事來諫也。」秦王曰：「汝可指闕下積屍告之。」內侍謂茅焦曰：「客不見闕下死人纍纍，耶何不畏死若是？」茅焦曰：「臣聞天下有二十八宿，降生於地，則爲正人，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尚缺一。」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古聖賢誰人不可遇，連呼：「召狂夫來就烹！」內侍往召茅焦，茅焦大怒曰：「狂夫故犯吾禁！」顧左右：「炊鑊湯於廷，當生煮之；彼安得全屍闕下，爲二十七人滿數乎？」於是秦王按劍而坐，龍眉倒豎，口中沫出，怒氣勃勃，不可遏。連呼：「召狂夫來就烹！」內侍往召茅焦，茅焦故意蹣跚作細步，不肯急趨，內侍促之速行，茅焦曰：「我見王即死矣，緩吾須臾何害？」內侍憐之，乃扶掖而前。

茅焦至階下，再拜叩頭奏曰：「臣聞之：『有生者不諱其死，有國者不諱其亡。諱亡者不可以得存，諱死者不可以得生。』夫死生存亡之計，明主之所究心也，不審大王欲聞之否？」秦王色稍降，問曰：「汝有何計可試言之？」茅焦對曰：「夫忠臣不進阿順之言，明主不蹈狂悖之行，主有悖行而臣不言，是臣負其君也；臣有忠言而君不聽，是君負其臣也。大王有逆天之悖行，而大王不自知，微臣有逆耳之忠言，而大王又不欲聞，臣恐秦國從此危矣。」秦王悚然良久，色愈降，乃曰：「子所言何事，寡人願聞之。」茅焦曰：「大王今日不以天下爲事乎？」秦王曰：「然。」茅焦曰：「今天下之所以尊秦者，非獨威力使然，亦以大王爲天下之雄主，忠臣烈士畢集秦廷故也。今大王車裂假父，有不仁之心，囊撲兩弟，有不友之名，遷母於械陽宮，有不孝之行，誅戮諫士，陳屍闕下，有桀紂之治，夫以天下爲事，而所行如此，何以服天下乎？昔舜事瞽瞍，盡道升庸爲帝，桀殺龍逢，紂戮比干，天下叛之。臣自知必死，第恐臣死之後，更無有繼二十八人之後，而復以言進者，怨謗日騰，忠謀結舌，中外離心，諸侯將叛，惜哉！秦之帝業垂成，而敗之自大王也。臣言已畢，請就烹。」乃起立，解衣趨鑊，秦王急走下殿，左手扶住茅焦，右手麾左右曰：「去湯鑊！」茅焦曰：「大王已懸榜拒臣諫，不烹無以立信。」秦王復命左右收起榜文，又命內侍與焦茅穿衣，延之坐，謝曰：「前諫者，但數寡人之罪，未嘗明悉存亡之計，天使先生開寡人之茅塞，寡人敢不敬聽。」茅焦再拜進曰：「大王旣俯聽臣言，請速備駕，往迎太后，闕下死屍，皆忠臣骨血，乞賜收葬。」秦王卽命司里收取二十七人之屍，各具棺槨，同葬於龍首山，表曰：「會忠墓。」是日秦王親自發駕，往迎太后，卽令茅焦御車，望雍州進發。南屏先生讀史詩云：

「二十七人屍纍纍，解衣趨鑊有茅焦；命中不死終須活，落得忠名萬古標。」

車駕將至械陽宮，先命使者傳報，秦王膝行而前，見了太后，叩頭大哭，太后亦垂淚不已。秦王引焦茅謁見太后，指曰：「此吾之穎考叔也。」是晚，秦王就在械陽宮歇宿。次日，請太后登輦前行，秦王後隨，千乘萬騎，簇擁

如雲路觀者，無不稱頌秦王之孝。回至咸陽，置酒甘泉宮中，母子歡飲。太后別置酒以宴茅焦，謝曰：「使吾母子復得相會，皆茅君之力也。」秦王乃拜茅焦爲太傅，爵上卿，又恐不韋復與宮闈相通，遣出都城，往河南本國居住。列國聞文信侯就國，各遣使問安，爭欲請之，處以相位，使者絡繹於道。秦王恐其用於他國，爲秦之害，乃手書一緘，以賜不韋，略曰：

「君何功於秦，而封戶十萬？君何親於秦，而號稱尙父？秦之施於君者厚矣，嫪毐之逆，由君始之；寡人不忍加誅，聽君就國。君不悔過，又與諸侯使者交通，非寡人所以寬君之意也。其與家屬徙居蜀郡，以輕之一城爲君終老。」

呂韋接書讀訖，怒曰：「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與我？太后先事我而得孕，王我所出也，親孰與我？王何相負之甚也？」少頃，又嘆曰：「吾以賈人子，陰謀人國，淫人之妻，殺人之君，滅人之祀，皇天豈容我哉？今日死晚矣！」遂置鴆於酒中，服之而死。門下客素受其恩者，相與盜載其屍，偷葬於北邙山下，與其妻合塚。——今北邙道西有大塚，民間傳稱呂母塚，蓋賓客諱言不韋葬處也。

秦王聞不韋已死，求其屍不得，乃盡逐其賓客。因下令大索國中，凡他方遊客，不許留居咸陽。已仕者，削其官，三日內皆要逐出境，外容留之家，一體治罪。有楚國上蔡人李斯，乃名賢荀卿之弟子，廣有學問，向遊秦國，事呂不韋爲舍人，不韋薦其才能於秦王，拜爲客卿。今日逐客令下，李斯亦在逐中，已被司里驅出咸陽城外，斯於途中寫就表章，托言機密事，使郵傳上之秦王，略曰：

「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昔穆公之霸也，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枝於晉，孝公用商鞅以定秦國之法，惠王用張儀以散六國之「從」，昭王用范雎以獲「兼并」之謀，四君皆賴客以成其功，客亦

何負於秦哉？大王必欲逐客，客將去秦而爲敵國之用，求其效忠，謀於秦者不可得矣！

秦王覽其書，大悟，遂除逐客之令，使人馳車往追李斯，及於驪山之下，斯乃還入咸陽。秦王命復其官，任用如初。李斯因說秦王曰：「昔秦穆公與霸之時，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未可行兼并之術。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并，僅存六國。秦之役屬諸侯，非一代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掃蕩諸國，如拂蠶麈，乃不及此時汲汲圖功，坐待諸侯復強相聚，合從，悔之何及？」秦王曰：「寡人欲并吞六國，計將安出？」李斯曰：「韓近秦而弱，請先取韓，以懼諸國。」

秦王從其計，使內史騰爲將，率師十萬攻韓。時韓桓惠韓已薨，太子安卽位，有公子非者，善於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上書於韓王安，韓王不能用。及秦兵伐韓，韓王懼，公子非自負其才，欲求用於秦國，乃自請於韓王，願爲使聘秦，以求息兵。韓王從之。公子非西見秦王，言韓王願納地爲東藩，秦王大喜，非因說之曰：「臣有計可以破天下之從，而遂秦兼并之謀。大王用臣之謀，若趙不舉韓不亡，楚城不臣，齊燕不附，願斬臣之頭以殉於國，爲人臣不忠者之戒。」因獻其所著說難、孤憤、五蠹、說林……等書五十餘萬言。秦王讀而善之，欲用爲客卿，與議國事。李斯忌其才，譖於秦王曰：「諸侯公子各親其親，豈爲他人用哉？秦攻韓，韓王急而遣非入秦，安知不如蘇秦反間之計，非不可任也。」秦王曰：「然則逐之乎？」李斯曰：「昔魏公子無忌，趙公子平原，皆曾留秦王不用，縱之還國，卒爲秦患，非有才不如殺之，以剪韓之翼。」

秦王乃囚韓非於雲陽，將殺之。非曰：「吾何罪？」獄吏曰：「一桎不兩雄。」當今之世，有才當非卽誅，何必罪乎？非乃慷慨賦詩曰：

「說果難，憤何已，五蠹未除，說林何取膏，以香消麈以臍死！」
是夜，非以冠纓自勒其喉而死。韓王聞非死，益懼，請以國內附稱臣。秦王乃詔內史騰罷兵。

秦王一日與李斯議事，誇韓非之才，惜其已死。李斯乃進曰：「臣舉一人，姓尉名繆，大梁人也，深通兵法，其才勝韓非十倍。」秦王曰：「其人安在？」李斯曰：「今在咸陽。然其人自負甚高，不可以臣禮屈也。」秦王乃以賓禮召之，尉繆見秦王，長揖不拜。秦王答禮，置之上坐，呼爲先生。尉繆因進說曰：「夫列國之於強秦，譬猶郡縣也，散則易盡，合則難攻。夫三晉合而智伯亡，五國合而齊潛走，大王不可不慮。」秦王曰：「欲使散而不復，合先生計將安出？」尉繆對曰：「今國家之計，皆決於豪臣，豪臣豈盡忠智，不過多得財物爲樂耳。大王勿愛府庫之藏，厚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秦王大悅，尊尉繆爲上客，與之抗禮，衣服飲食，盡與已同時。時造其館，長跪請教。尉繆曰：「吾細察秦王爲人，豐準長目，顴臍豺聲，中懷虎狼之心，殘刻少恩，用人時輕爲人屈，不用亦輕棄人。今天下未一，故不惜屈身於布衣，若得志，天下皆爲魚肉矣。」一夕不辭而去。館吏忽報秦王，秦王如失臂手，遣輜車四出追還，與之立誓，拜爲太尉，主兵事，其弟子皆拜爲大夫。

於是大出內帑金錢，分遣賓客使者，奔走列國，視其寵臣用事者，卽厚賂之，探其國情。秦王復問尉繆以并兼次第。尉繆曰：「韓弱易攻，宜先。其次莫如趙魏，三晉既盡，卽舉兵而如楚。楚亡，燕齊又安往乎？」秦王曰：「韓已稱藩而趙王嘗置酒咸陽宮，未有加兵之名，奈何？」尉繆曰：「趙地大兵強，且有韓魏爲助，未可一舉而滅也。韓內附稱藩，則趙失助之半矣。王若患伐趙無名，請先加兵於魏。趙王有寵臣郭開者，貪得無厭，臣遣弟子王敖往說魏王，使賂郭開而請救於趙王。趙必出兵，吾因以爲趙罪，移兵擊之。」秦王曰：「善。」乃命大將桓齮率兵十萬出函谷關，聲言伐魏，復遣尉繆弟子王敖往魏，付以黃金五萬斤，恣其所用。

王敖至魏，說魏王曰：「三晉所以能抗強秦者，以唇齒互爲蔽也。今韓已納地稱藩，而趙王親詣咸陽，置酒爲歡，韓趙連袂而事秦，秦兵至魏，魏其危矣。大王何不割鄴城以賂趙，而求救於趙。趙如發兵守鄴，是趙代魏爲守也。」魏王曰：「先生度必得之趙王乎？」王敖謬言曰：「趙之用事者郭開，臣素與相善，自能得之。」魏王從

其言以鄴郡三城地界并國書付與王敖，使往趙國求救。王敖先以黃金三千，交結郭開，然後言三城之事。郭開受魏金，謂悼襄王曰：「秦之伐魏，欲并魏也。魏亡則及於趙矣。今彼割鄴郡之三城以求救，王宜聽之。」悼襄王使扈輒率師五萬，往受其地。秦王遂命桓齮進兵攻鄴，扈輒出兵拒之，大戰於東嶗山。扈輒兵敗，桓齮乘勝追逐，拔鄴，連破九城。扈輒兵保於宜安，遣人告急於趙王。趙王聚羣臣共議，衆皆曰：「昔年惟廉頗能禦秦兵，龐氏樂氏亦稱良將，今龐煖已死而樂氏亦無人矣。惟廉頗尚在魏國，何不召之？」郭開與廉頗有仇，恐其復用，乃譖於趙王曰：「廉將軍年近七旬，筋力衰矣。況前有樂乘之隙，若召而不用，益增怨望。大王姑使人覘視，倘其未衰，召之未晚。」

趙王惑其言，遣內侍唐玖以糖覘名甲一副，良馬四匹勞問，因而察之。郭開密邀唐玖至家，具酒相餞，出黃金二十鎰爲壽。唐玖訝其太厚，自議無功，不敢受。郭開曰：「有一事相煩，必受此金，方敢啓齒。」玖乃受其金，問：「郭大夫有何見諭？」郭開曰：「廉將軍與某素不相能，足下此去，倘彼筋力衰頹，自不必言萬一尙壯，亦求足下增添幾句，只說：『老邁不堪。』趙王必不復召。此卽足下之厚意也。」

唐玖領命，竟往魏國，見了廉頗，致趙王之命。廉頗問曰：「秦兵今犯趙乎？」唐玖曰：「將軍何以料之？」廉頗曰：「某在魏數年，趙王無一字相及，今忽有名甲良馬之賜，必有用某之處，是以知之。」唐玖曰：「將軍不恨趙王耶？」廉頗曰：「某方日夜思用趙人，何敢恨趙王也。」乃留唐玖同食，故意在他面前施逞精神，一飯斗米，俱盡，啖肉十餘斤，狼餐虎嘍，吃了一飽，因披趙王所賜之甲，一躍上馬，馳驟如飛，復於馬上舞長戟數回，乃跳下馬。謂唐玖曰：「某何如？」少年時煩多多拜上趙王，尙欲以餘年報效。」唐玖明明看見廉頗精神強壯，奈私受了郭開賄賂，回至鄴郡，謂趙王曰：「廉將軍雖然年老，尙能食肉善飯，然有脾疾，與臣同坐，須臾間，遺矢三次矣。」趙王嘆曰：「戰鬥時豈堪遺矢，廉頗果老矣。」遂不復召，但益發軍以助扈輒。——時趙悼襄王之九年，秦

王政之十一年也——其後，楚王聞知廉頗在魏，使人召之，頗復奔楚爲楚將，以楚兵不如趙，鬱鬱不得志而死。哀哉！史臣有詩云：

「老成名將說廉頗，遺矢讒言奈若何！請看吳亡宰嚭死，郭開何事取金多？」

時王敖猶在趙，謂郭開曰：「子不憂趙亡耶？何不勸王召廉頗也？」郭開曰：「趙之存亡，一國事也；若廉頗獨我之仇，豈可使復來趙國？」王敖知其無爲國之心，復探之曰：「萬一趙亡，君將焉往？」郭開曰：「吾將於齊楚之間，擇一國而托身焉。」王敖曰：「秦有并吞天下之勢，齊楚猶趙魏也，爲君計，不如托身於秦。秦王恢廓大度，屈己下賢，於人無所不容。」郭開曰：「子魏人，何以知秦王之深也？」王敖曰：「某之師尉繚子，見爲秦太尉，某亦仕秦爲大夫，秦王知君能得趙權，故命某交歡於子，所奉黃金實秦王之贈也；若趙亡，君必來秦，當以上卿授子。趙之美田宅，惟君所欲。」郭開曰：「足下果肯相薦，倘有見諭，無不奉承。」王敖復以黃金七千斤，付開曰：「秦王以黃金見托，欲交結趙國將相，今盡以付君，後有事，當相求也。」郭開大喜曰：「開受秦王厚贈，若不用心圖報，卽非人類。」王敖乃辭郭開歸秦，以所餘金四萬斤反命曰：「臣以一萬金了郭開，以一郭開了趙也。」

秦王知趙不用廉頗，更催桓齮進兵，趙悼襄王憂懼，一疾而薨。悼襄王適子名嘉，趙有女媧，善歌舞，悼襄王悅之，留於宮中。奕之生子，名遷，悼襄王愛媧，因及遷，乃廢適子嘉而立庶子遷爲太子，使郭開爲太傅。遷素不好學，郭開又導以聲色狗馬之事，二人相得甚歡，及悼襄王已薨，郭開奉太子遷卽位，以三百戶封公子喜，留於國中。郭開爲相國用事，桓齮乘趙喪，襲破趙軍於宜安，斬扈輒，殺十餘萬人，進逼邯鄲。

趙王遷自爲太子時，聞代守李牧之能，乃使人乘急傳，持大將軍印召牧，牧在代，有選車千五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精兵五萬餘人，留車三百乘，騎三千人，兵萬人守代，其餘悉以自隨，屯於邯鄲城外。單身入城，謁見趙王，趙王問以却秦之術，李牧表曰：「秦乘虛襲之威，其鋒甚銳，未易挫也。願假臣便宜，無拘文法，方敢受命。」趙王許

之，又問：『代兵堪戰乎？』李牧曰：『戰則未足，守則有餘。』趙王曰：『今悉境內勁卒，尚可十萬，使趙葱、顏聚、各將五萬，聽君節制。』李牧拜命而行，列營於肥壘，置壁壘堅守不戰。日樵牛享士，使分隊較射，軍士日受賞賜，自求出戰，牧終不許。桓齮曰：『昔廉頗以堅壁拒王，今李牧亦用此計也。』乃分兵一半往襲甘泉市，趙葱請救之。李牧曰：『彼攻而我救，是致於人也。』兵家所忌，不如往攻其營。彼方有事甘泉市，其營必虛，又見我堅壁已久，不爲戰備，若襲破其營，則桓齮之氣奪矣。』遂分兵三路夜襲其營，營中不意趙兵猝至，遂大潰敗，殺死有名牙將十餘員，士卒無算，敗兵奔往甘泉市，報知桓齮。桓齮大怒，悉兵來戰，李牧張兩翼以待之，代兵奮勇當先，交鋒正酣，左右翼並進，桓齮不能抵當，大敗，走歸咸陽。趙王以李牧有却秦之功，曰：『牧乃吾之白起也。』亦封爲武安君，食邑萬戶。秦王政以桓齮兵敗，廢爲庶人，復使大將王翦、楊端和、各將兵分道伐趙。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荊軻

話說趙王遷五年，代中地震，牆屋傾倒大半，平地裂開百三十步，邯鄲大旱，民間有童謠曰：

「秦人笑趙人，號以爲不信，視地生毛。」

明年，地生白毛，長尺餘，郭開蒙蔽不使趙王聞之。時秦王再遣大將王翦、楊端和分道伐趙，王翦從太原一路進兵，楊端和從常山一路進兵，復遣內史騰進軍十萬，屯於上黨，以爲聲援。時燕太子丹爲質於秦，見秦兵大舉伐趙，知禍必及於燕，陰使人致書於燕王，使爲戰守之備，又教燕王詐稱有疾，使人請太子歸國。燕王依其計，遣使至秦，秦王政曰：『燕王不死，太子未可歸也。欲歸太子，除是烏頭白馬生角，方可。』太子丹仰天大呼，怨氣一道，直冲霄漢，烏頭皆白。秦王猶不肯遣，太子丹易服毀面，爲人傭僕，賺出函谷關，星夜往燕國去訖。——今真

定府定州南有台名「聞雞台」即太子丹逃秦時聞雞早發處也——秦王方圖韓趙未假討燕丹逃歸之罪。

再說趙武安君李牧大軍屯於灰泉山連營數里秦兩路車馬皆不敢進秦王聞此信復遣王敖至王翦軍中王敖謂翦曰「李牧北邊名將未易取勝將軍姑與通和但勿定約使命往來之間某自有計」王翦果使人往趙營講和李牧亦使人報之王敖至趙再打郭開關節言「李牧與秦私自講和約破趙之日分王代郡若以此言進於趙王使以他將易去李牧某言於秦王君之功勞不小」郭開已有外心遂依王敖說話密奏趙王趙王陰使左右往察其情果見李牧與王翦信使往來遂信以爲實然謀於郭開郭開奏曰「趙葱顏聚見在軍中大王誠遣使持兵符卽軍中拜趙葱爲大將替回李牧只說「用爲相國」牧必不疑」

趙王從其言遣司馬尙持節至灰泉山中宣趙王之命李牧曰「兩軍對壘國家安危懸於一將雖有君命吾不敢從」司馬尙私告李牧曰「郭開譖將軍欲反趙王入其言是以相召言拜相者欺將軍之言也」李牧忿然曰「開始譖廉頗今復譖吾吾當提兵入朝先除君側之惡然後禦秦可也」司馬尙曰「將軍稱兵犯關知者以爲忠不知者反以爲叛適令讒人藉爲口實以將軍之才隨處可立功名何必趙也」李牧嘆曰「吾嘗恨樂毅廉頗爲趙將不終不意今日乃及自己」又曰「趙葱不堪代將吾不可以將印授之」乃懸印於幕中中夜微服遣去欲往魏國趙葱感郭開舉薦之恩又怒李牧不肯授印乃遣力士急捕李牧得於旅人之家乘醉縛而斬之以其首來獻可憐李牧一時名將爲郭開所害豈不冤哉史臣有詩云

一却秦守代著威名大厦全憑一木撐何事郭開貪外市致令一旦壞長城

司馬尙不敢復命竊妻孥去趙葱遂代李牧掛印爲大將顏聚爲副代兵素服李牧見其無辜被害不勝憤怒一夜間登山越谷逃散俱盡趙葱不能禁也

却說秦兵聞李牧死軍中皆酌酒相賀王翦楊端和兩路軍馬到期並進趙葱與顏聚計議欲分兵往救太

原常山二處，顏聚曰：「新易大將軍心不安，若合兵猶足以守，一分則勢弱矣。」言未畢，哨馬報：「王翦攻狼孟甚急，破在旦夕。」趙葱曰：「狼孟一破，彼將長驅井陘，合攻常山，而邯鄲危矣，不得不往救之。」遂不聽顏聚之諫，傳令拔寨俱起。

王翦覘探明白，預伏兵大谷，遣人於高阜瞭望，只等趙葱兵過一半，放起號砲，伏兵一齊殺出，將趙兵截做兩段，首尾不能相顧。王翦引大軍傾江倒峽，一般殺來，趙葱迎敵，兵敗，爲王翦所殺，顏聚收拾敗軍，奔回邯鄲。秦兵遂拔狼孟，由井陘進兵，攻取下邑，楊端和亦收取常山餘地，進圍邯鄲。秦王政聞兩路兵俱已告勝，因命內史騰移兵往韓受地，韓王安大懼，盡獻其城，入爲秦臣。秦以潁地爲潁川郡——此韓王安之九年，秦王政之十七年也——韓自武子萬受邑於晉，三世至獻子厥，始執晉政，厥三傳至康子虎，始滅智氏，虎再傳至景侯，始爲諸侯。虔六傳至宣惠王，始稱王，四傳至王安，而國入於秦，自王虎六年至宣惠王九年秋，凡爲侯共八十年，自宣惠王十年，至王安九年國滅，凡爲王九十四年。自此六國只存其五矣。史臣有贊云：

「萬封韓原，質裔惟厥，計全趙孤，陰功不泄。始偶六卿，終分三突，從約不守，稽首秦闕。韓非雖使，無救亡滅。」

再說：秦兵圍邯鄲，顏聚悉兵拒守，趙王遷恐懼，欲遣使鄰邦求救。郭開進曰：「韓王已入臣，燕魏方自保不暇，安能相救以臣愚見，秦兵勢大，不如全城歸順，不失封侯之位。」王遷欲聽之，公子嘉伏地痛哭曰：「先王以社稷宗廟傳於王，何可棄也？臣願與顏聚竭力效死，萬一城破，代郡數百里，尙可爲國，奈何束手爲人俘囚乎？」郭開曰：「城破則王爲虜，豈能及代哉？」公子嘉拔劍在手指，郭開曰：「覆國讒臣，尙敢多言，吾必斬之。」趙王勸解方散。

王遷回宮，無計可施，惟飲酒取樂而已。郭開欲約會秦兵獻城，奈公子嘉率其宗族賓客，幫助顏聚加意防

守水洩不漏。不能通信。其時歲值連荒，城外民人逃盡，秦兵野無所掠，惟城中廣有積粟，食用不乏。急切不下。乃與楊端和計議，暫退兵五十里外，以就糧運。城中見秦兵退去，防範稍弛，日啓門一次，通出人。郭開乘此隙，遣心腹出城，將密書一封，送入秦寨，書中大意云：「某久有獻城之意，奈不得其便。趙王已十分畏懼，倘得秦王大駕親臨，某當勸趙王行銜璧與櫬之禮。」王翦得書，即遣人馳報秦王。秦王親帥精兵三萬，使大將李信、鄒衍、太原路來至邯鄲，復圍其城。晝夜攻打，城上望見大旆，有「秦王」字，飛報趙王。趙王愈恐，郭開曰：「秦王親提兵至此，其意不彼邯鄲不已。公子嘉、顏聚輩不足恃也。願大王自斷於心。」趙王曰：「寡人欲降秦，恐見殺如何？」郭開曰：「秦不害韓、王，豈害大王哉？若以和氏之璧，并邯鄲地圖出獻，秦土必喜。」趙王曰：「卿度可行，便寫降書。」郭開寫就降書，又奏曰：「降書雖寫，公子嘉必然阻擋，聞秦王大營在西門，大王假以巡城爲名，乘駕到彼，竟自開門送款，何愁不納！」趙王向昏迷，惟郭開之言是聽，到此危急之際，益無主持，遂依其言。

顏聚方在北門點視，聞報：「趙王已出西門送款於秦。」大驚。公子嘉亦飛騎而至，言城上奉趙王之命，已豎降旗，秦兵即刻入城矣。顏聚曰：「吾當以死據住北門。」公子收斂公族，火速到此，同奔代地，再圖恢復。公子嘉從其計，即率其宗族數百人，同顏聚奔出北門，星夜往代。顏聚勸公子自立爲代王，以令其衆。表李牧之功，復其官爵，親自設祭，以收代人之心。速遣使東與燕合屯軍於上谷，以備秦寇，代國賴以安定。不在話下。

再說秦王政准趙王遷之降，長驅入邯鄲城，居趙王之宮。趙王以臣禮拜見，秦王坐而受之。故臣多有流涕者。明日，秦王弄和氏之璧，笑謂羣臣曰：「此先王以十五城易之而不得者也。」於是秦王出令，以趙地爲鉅鹿郡，置守，安貴趙王於房陵，封郭開爲上卿。趙王方悟郭開賣國之罪，嘆曰：「使李牧在此，秦人豈得食吾邯鄲之粟耶？」邯鄲四面有石室，如房屋一般。趙王居石室之中，聞水聲淙淙，問左右對曰：「楚有四水，江、漢、沮、漳，此名沮水，出房山，達於漢江。」趙王悽然嘆曰：「水乃無情之物，尙能自達於漢江，寡人羈囚在此，望故鄉千里，豈能至

哉！乃作山水之謳云：

「房山爲宮兮，沮水爲漿，不聞調琴奏瑟兮，惟聞流水之湯湯。水之無情兮，猶能自致於漢江；嗟余萬幸之主兮，徒夢懷乎故鄉。夫誰使余及此兮，迺譏言之孔。張良臣淹沒兮，社稷淪亡；余聽不聰兮，敢怨秦王？」

終日有聊，每一發謳，哀動左右，遂發病不起。代王嘉聞王遷死，諡爲幽謬王。有詩爲證：

「吳主喪邦，繇佞誣趙王，遷死爲貪，若教貪佞能疎遠，萬歲金湯永不頽。」

秦王班師回咸陽，暫且消兵養士，郭開積金甚多，不能攜帶，乃俱窖於邯鄲之宅第。事既定，自言於秦王，請休假回趙，搬取家財。秦王笑而許之。既至邯鄲，發窖取金，載以數車，中途爲盜所殺，取金而去。或云：「李牧之客所爲也。」嗚呼！得金賣國，徒殺其身，愚哉。

再說燕太子丹逃回燕國，恨秦王甚，乃散家財，大聚賓客，謀爲報秦之舉。訪得勇士夏扶、宋意，皆厚待之。秦舞陽年十三，白晝殺仇人於都市，市人畏不敢近。太子赦其罪，收列於門下。秦將樊於期得罪奔燕，匿深山中。至是聞太子好客，亦出身自歸。丹待爲上賓。於易水之東，築一城以居之，名曰樊館。太傅鞠武諫曰：「秦虎狼之國，方鸞食諸侯，即使無隙，猶將生事。况收其仇人，以爲射的，如批龍之逆鱗，其傷必矣。願太子速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結匈奴，然後乃可徐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丹心如焚矣。不能須臾安息，况樊將軍窮困來歸，是丹哀憐之交也。丹豈以強秦之故而遠棄樊將軍於荒漠？丹有死不能矣。願太傅更爲丹慮之。」鞠武曰：「夫以弱燕而抗強秦，如以毛投爐，無不焚也；以卵投石，無不碎也。臣智淺識寡，不能爲太子畫策。」所識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沉，且多識異人。太子必欲圖秦，非田光先生不可。」太子丹曰：「丹未得交於田先生，願因太傅而致之。」鞠武曰：「敬諾。」

鞠武卽駕車往田光室中告曰：「太子丹敬慕先生，願就而決事，願先生勿却。」田光曰：「太子，貴人也，豈敢屈車謁哉，卽不以光爲鄙陋，欲共計事，光當往見，不敢自逸。」鞠武曰：「先生不惜枉駕，此太子之幸也。」遂與田光同車，進太子宮中。太子丹聞田光來，親出宮外迎接，執轡下車，却行爲導，再拜致敬，跪拂其席。田光年老，便行登上坐，旁觀者皆竊笑。太子丹屏左右，跪而請曰：「今日之勢，燕秦不兩立，聞先生智勇足備，能奮奇策，救燕須臾之亡乎？」田光對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衰老，驚馬先之。』今鞠太傅，但知臣盛壯之時，不知臣已衰老矣。」太子丹曰：「度先生交游中，亦有智勇如先生少壯之時，可代爲先生持籌者乎？」田光搖首曰：「大難大難，雖然，太子自審閣下客，可用者有幾人，光請相之。」

太子丹乃悉召夏扶、宋意、秦舞陽，至與田光相見。田光一一相過，問其姓名，謂太子曰：「臣竊觀太子客，俱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則而赤；宋意、脈勇之人，怒則面青；秦舞陽、骨勇之人，怒則面白。夫怒形於面，而使人覺之，何以濟事？」臣所知有荆卿者，乃神勇之人，喜怒不形，似爲勝之。」太子丹曰：「荆卿何名？何處人氏？」田光曰：「荆卿者名軻，本慶氏齊大夫慶封之後也。慶封奔吳，家於朱方，楚討殺慶封，其族奔衛，爲衛人以劍術說衛元君，元君不能用，及秦拔魏東地，并濮陽爲東郡，而軻復奔燕，改氏曰荆，人呼爲荆卿。性嗜酒，燕人高漸離者，善擊筑，軻愛之，日與飲於燕市中。酒酣，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之，歌罷，輒涕泣而嘆，以爲天下無知己。此其人深沈有謀略，光萬不如也。」太子丹曰：「丹未得交於荆卿，願因先生而致之。」田光曰：「荆卿貧，臣每給其酒資，是宜聽臣之言。」太子丹遂田光出門，以自己所乘之車奉之，使內侍爲御。光將上車，太子囑曰：「丹所言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於他人。」田光笑曰：「老臣不敢。」

田光上車，訪荆軻於酒市中，軻與高漸離同飲半酣，漸離方調筑，田光聞筑音，下車直入，呼軻，漸離攜筑避去，荆軻與田光相見，邀軻至其家中，謂曰：「荆卿嘗嘆天下無知己，光亦以爲然——然光老矣，精衰力耗，不

足爲知己驅馳，荆軻方壯盛，亦有意一試其胸中之奇乎？」荆軻曰：「豈不願之，但不遇其人耳！」田光曰：「太子丹折節重客，燕國莫不聞之。今者不知光之衰老，乃以燕秦之事謀及於光，光與卿相善，知卿之才，薦以自代，願卿即過太子宮。」荆軻曰：「先生有命，軻敢不從！」田光欲激荆軻之志，乃撫劍嘆曰：「光聞之，一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今太子以國事告光，而囑光勿泄，是疑光也。光奈何欲成人之事，而受其疑哉！光請以死自明，願足下急往報於太子。」遂拔劍自刎而死。

荆軻方悲泣，而太子復遣使來視。荆先生來否？荆軻知其誠，即乘田光來車至太子宮。太子接待荆軻，與田光無二。既相見，問：「田先生何不同來？」荆軻曰：「光聞太子有私囑之語，欲以死明其不言，已伏劍死矣。」太子丹撫膺慟哭曰：「田先生爲丹而死，豈不冤哉！」

良久，收淚，納軻於上坐。太子丹避席頓首，軻慌忙答禮。太子丹曰：「田先生不以丹爲不肖，使丹得見荆卿，天與之幸，願荆卿勿見鄙棄。」荆軻曰：「太子所以憂秦者何也？」丹曰：「秦譬猶虎狼，吞噬無厭，非盡收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其欲未足。今韓、王、盡已納地爲郡縣矣，王翦大兵復破趙，虜其王，趙亡，次必及燕。此丹之所以臥不安席，臨飲而廢箸者也。」荆軻曰：「以太子之計，將舉兵與角勝負乎？抑別有他策耶？」太子丹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趙公子嘉自稱代王，欲與燕合兵拒秦。丹恐舉國之衆，不當秦之一將，雖附以代王，未見其勢之盛也。魏、齊素附於秦，而楚因遠不相親，諸侯畏秦之強，無肯「合從」者。丹竊有愚計，誠得天下之勇士，僞使於秦，誘以重利，秦王貪得，必相近。因乘間劫之，使悉反諸侯侵地，如曹沫之於齊桓公，則大善矣。倘不從，則刺殺之。彼大將握重兵，各不相下，君亡國亂，上下猜疑，然後連合楚、魏，共立韓、趙之後，并力破秦，此乾坤再造之時也。惟荆卿留意焉。」荆軻沉思良久，對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當任使。」太子丹頓首固請曰：「以荆卿高義，丹願委命於卿，幸毋讓。」荆軻再三謙遜，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軻爲下卿，於樊館之右，復築一城，名曰荆館，以奉荆軻。太子丹日造門下問安，供以太牢，間進車騎美女，恣其所欲，惟恐其意之不適也。

軻一日與太子游東宮，觀池水，有大龜出池傍，軻偶拾瓦投龜，太子丹捧金丸進之以代瓦。又一日，共試騎，太子丹有馬日行千里，軻偶言馬肝味美，須臾，庖人進肝，所殺即千里馬也。丹又言及秦將樊於期得罪秦王，見在燕國，荆軻請見之，太子治酒於華陽之臺，讀荆軻與樊於期相言出所幸美人奉酒，復使美人鼓琴娛客。荆軻見其兩手如玉，贊曰：「美者手也！」席散，丹使內侍以玉盛送物於軻，軻啓視之，乃斷美人之手。自明於軻無所吝情。軻嘆曰：「太子遇軻厚，乃至此乎！當以死報之！」

不知荆軻如何報恩？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七回 獻地圖荆軻鬧秦庭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話說荆軻平日常與人論劍術，少所許可，惟心服榆次人蓋聶，自以爲不及，與之深結爲友。至是，軻受燕太子丹厚恩，欲西入秦，劫秦王，使人訪求蓋聶，欲邀請至燕，與之商議。因蓋聶游蹤未定，一時不能勾來到，太子丹知荆軻是個豪傑，且暮敬事，不敢催促，忽邊人報道：「秦王遣大將王翦，北略地至燕南，界代，王嘉遣使相約，一同發兵，共守上谷，以拒秦。」王太子丹大懼，言於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足下雖欲爲燕計，豈有及哉？」荆軻曰：「臣思之熟矣，此行倘無以取信於秦王，未可得近也。夫樊將軍得罪於秦，秦王購其首黃金千斤，封邑萬家，而督亢膏腴之地，秦人所欲，誠得樊將軍之首，與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彼必喜而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何忍殺之？若督亢地圖，所不敢借。」

荆軻知太子丹不忍，乃私見樊於期曰：「將軍得禍於秦，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殺，今聞購將軍之首，

金千斤，邑萬家，將軍將何以雪其恨乎？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而言曰：「某每一念及秦，政痛徹心髓，願與之俱死，恨未有其地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將軍肯聽之乎？」於期亟問曰：「計將安出？」荆軻躊躇不語。於期曰：「荆軻何以不言？」軻曰：「計誠有之，但難於出口。」於期曰：「苟將秦仇，雖料骨碎身，某所不恤，又何出口之難乎？」荆軻曰：「某之愚，計欲前刺秦王，而恐其不得近也。誠待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斫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亦得免於滅亡之患矣。將軍以為何如？」樊於期卸衣偏袒，奮臂頓足，大呼曰：「此臣之日夜切齒痛心，而恨其無策者也。今乃得聞明教！」卽拔佩劍，刎其頸，喉絕而頸未斷。荆軻復以劍斷之，有詩爲證：

「聞說奇謀喜欲狂，幽魂先已赴咸陽。荆卿若遂屠龍計，不枉將軍劍下亡。」

荆軻使人飛報太子曰：「已得樊將軍首矣！」太子丹聞報，馳車至，伏屍而哭極哀，命厚葬其身，而以其首置木函中。荆軻曰：「太子曾免利匕首乎？」太子丹曰：「有趙人徐夫人，匕首長一尺八寸，甚利。丹以百金得之，使工人染以青藥，曾以試人，若出血沾絲縷，無不立死。裝以待荆卿久矣，未知荆卿行期何日？」荆軻曰：「臣有所善客，蓋蚤未至，欲俟之以爲副。」太子丹曰：「足下之客，如海中之萍，未可定也。丹之門下，有勇士數人，惟秦舞陽爲最，或可以副行乎？」荆軻見太子十分急切，乃嘆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此往而不反者也。臣所以遲遲，欲俟吾客，本圖萬全。太子既不能待，請行矣。」於是太子丹草就國書，只說獻督亢之地，并樊將軍之首，俱付荆軻。千金爲軻治裝，秦舞陽爲副使，同行臨發之日，太子丹與相厚賓客，知其事者，俱白衣素冠，送至易水上，設宴餞行。高漸離聞荆軻入秦，亦持豚肩斤酒而至。荆軻使與太子丹相見，丹命入席同坐。酒行數巡，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嘆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聲甚哀慘，賓客及隨從之人，無不涕泣，有如臨喪。荆軻仰面呵氣，直冲霄漢，化成白虹一道，貫於日中，見者驚異。軻復慨慷爲羽聲歌曰：

「探虎穴兮入蛟宮，仰天噓氣兮成白虹！」

其聲激烈雄壯，衆莫不瞑目奮勵，有如臨敵。於是太子丹復引卮酒，跪進於軻，軻一吸而盡，牽舞陽之臂，騰躍上車，催鞭疾馳，竟不反顧。太子丹登高阜而望之，不見而止，淒然如有所失，帶淚而反。晉處士陶靖節有詩曰：「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賓朋送我行。雄髮指危冠，淨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引羣英。左席擊悲筑，右席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聲壯士驚。心知去不回，且有後世名。」

荆軻既至咸陽，知中庶子蒙嘉有寵於秦王，先以千金賂之，求爲先容。蒙嘉入奏秦王曰：「燕王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臣，比於諸侯之列，給質職如郡縣，以奉守先人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獲燕督亢之地圖，燕王親自函封，拜送使者於廷。今上卿荆軻，見在館驛，侯旨，惟大王命之。」秦王聞樊於期已誅，大喜，乃朝服，設九賓之禮，召使者至咸陽宮相見。

荆軻藏匕首於袖，捧樊於期頭函，秦舞陽捧督亢輿地圖匣，相隨而進。將次升階，秦舞陽面白如死人，似有震恐之狀，侍臣曰：「使者色變爲何？」荆軻回顧舞陽而笑，上前叩首，謝曰：「介秦舞陽，乃北方蠻夷之鄙人，生平未嘗見天子，故不勝震懼悚懼，易其常度。願大王寬宥其罪，使得畢使於前。」秦王傳旨，止許正使一人上殿，左右叱舞陽下階。秦王命取頭函驗之，果是樊於期之首，問荆軻：「何不早殺逆臣來獻？」荆軻奏曰：「樊於期得罪大王，竄伏北漠，寡君懸千金之賞，購求得之，欲生致於大王，誠恐中途有變，故斷其首，冀以稍紓大王之怒。」荆軻辭語從容，顏色愈和，秦王不疑。

時秦舞陽捧地圖匣俯首跪於階下。秦王謂荆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來，與寡人觀之。」荆軻從舞陽手中取過圖匣，親自呈上。秦王展圖，乃方欲觀看，荆軻匕首已露，不能掩藏。當下未免著忙，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執匕首刺其胸，未及身，秦王大驚奮身而起，袖絕脫。——那時五月初旬天氣，所穿羅縠單衣，故易裂也。——王座傍設有屏風，長八尺，秦王超而過之，屏風仆地。荆軻持匕首在後緊追，秦王不能脫身，繞柱而走。

原來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許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宿衛之官，執兵戈者，皆陳列於殿下，非奉宣召，不敢擅自入殿。今倉卒變起，不暇呼喚，羣臣皆以手共搏軻，軻勇甚，近者輒仆。有侍醫夏無且，亦以藥囊擊軻，軻奮臂一揮，藥囊俱碎。雖然，荆軻勇甚，羣臣沒奈何，却也虧著要打發衆人，所以秦王東奔西走，不曾被荆軻拿住。秦王所佩寶劍，名鹿盧，長八尺，欲拔劍擊軻，劍長，靶不能脫，有小內侍趙高急喚曰：「大王何不背劍而拔之？」秦王悟，依其言，把劍推在背後前邊便短，容易拔出。秦王勇力，不弱於荆軻，匕首尺餘，止可近刺，劍長八尺，可以遠擊。秦王得劍在手，其膽便壯，遂直前來砍荆軻，斷其左股。荆軻撲身倒於左邊銅柱之傍，不能起立，乃舉匕首以擲秦王，閃開。那匕首在秦王耳邊過去，直刺入右邊銅柱之中，火光迸出。秦王復以劍擊軻，軻以手接劍，三指俱落。連被八劍，荆軻倚柱而笑，向秦王箕踞罵曰：「幸哉汝也！吾欲效曹沫故事，以生劫汝，反諸侯侵地，不意事之不就，被汝幸免，豈非天乎！然汝恃強，吞併諸侯，享國亦豈長久耶？」左右爭上前攢殺之。秦舞陽在殿下，知荆軻動手，也要向前，却被郎中等衆人擊殺。此秦王政二十年事也。可惜荆軻受了燕太子丹多時供養，特地入秦，一事無成，不惟自害其身，又枉害了田光，樊於期，秦舞陽三人性命，斷送燕丹父子，豈非劍術之不精乎？髯翁有詩云：

「獨提匕首入秦都，神勇其如劍術疎；壯士不還謀不就，樊君應與覓頭顱。」

秦王心戰目眩，呆坐半日，神色方纔稍定，往視荆軻，軻雙眼圓睜，宛如生人，怒氣勃勃。秦王懼，命取荆軻秦

舞陽之屍及樊於期之首，同焚於市中。燕國從者皆梟首，分懸國門。遂起駕還內宮，宮中后妃聞變，俱前來問安。因置酒壓驚稱賀。有一胡姬，乃趙王宮人，宮王破趙，選入宮，善琴有寵，列在妃位。秦王使鼓琴解悶，胡姬援琴而奏之，其聲曰：

「羅縠單衣兮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兮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兮可負而拔，噬彼兇狡兮身亡國滅。」

秦王愛其敏捷，賜繪綺一篋，是夜盡歡，因宿於胡姬之宮。後來胡姬生子，即胡亥也。是爲二世皇帝。此是後話。

次早，秦王視朝，論功行賞，首推夏無且，以黃金二百鎰賜之。曰：「無且愛我，以藥囊投荆軻也。」次喚小內侍趙高，曰：「背劍而拔之。」賴汝教我。亦賜黃金百鎰。羣臣中手搏荆軻者，視有傷輕重，加賞殿下郎中人等，擊殺秦舞陽者，亦俱有賜。蒙嘉誤爲荆軻先容，凌遲處死，滅其家。蒙驁先已病死，其子蒙武，見爲裨將，以不知情，特赦之。秦王怒氣未息，乃益發兵，使王賁將之，助其父王翦攻燕。燕太子丹不勝其憤，悉衆迎戰於易水之西。燕兵大敗，夏扶朱意皆戰死。丹奔薊城，鞠武被殺。王翦合兵圍之，十月城破。燕王喜謂太子丹曰：「今日破國亡家，盡由於汝。」丹對曰：「韓趙之滅，豈亦丹罪耶？今城中精兵，尙有二萬，遼東負山阻河，猶足固守，父王宜速往。」燕王喜不得已，登車開東門而出。太子丹盡驅其精兵，親自斷後，護送燕王東行，退保遼東。都平壤。王翦攻下薊城，告捷於咸陽。王翦積勞成病，一面上表告老。秦王曰：「太子丹之仇，寡人不能忘，然王翦誠老矣，使將軍李信代領其衆，以追燕王父子。」召王翦歸，賜子孫厚，翦病老於穎陽。燕王聞李信兵至，遣使求救於代王嘉，嘉乃與燕王書，略曰：

「秦所以急攻燕者，以怨太子丹故也。王能殺丹，以謝於秦，秦怒必解。燕之社稷，幸得血食。」

燕王喜猶豫未忍，太子丹懼，乃與其賓客，自置於碣石島，李信屯兵首山，使人持書數太子丹之罪。燕王

喜大懼，伴召太子丹計事，以酒灌醉，縊殺之。然後斷其首，燕王哭之慟。時夏五月，忽然天降大雪，平地深三尺五寸，寒涼如嚴冬，人謂太子丹怨氣所致也。

燕王將太子丹之首，函送李信軍中，爲書謝罪。李信馳奏秦王，且言五月大雪，軍人苦寒多病，求暫許班師。秦王謀於尉繚，尉繚奏曰：「燕棲於遼，趙棲於代，譬之遊魂，不久自散。今日之計，宜先下魏，次及荆楚，二國既定，燕代可不勞而下。」秦王曰：「善。」乃詔李信收兵回國，再命王賁爲大將，引軍十萬，出函谷關攻魏。

時魏景湣王已薨，太子假立三年矣。自秦攻燕時，魏王假增築大梁之城，內外俱浚深溝，預修守備，使人結好齊王，說以利害，言「魏與齊乃唇齒之國，唇亡則齒寒，魏亡則禍必及於齊，願同心協力，互相救援。」齊自君王后薨，其弟后勝爲相國用事，多受秦黃金，力言「秦必不與負齊，今若與魏合從，必觸秦怒。」齊王建感其言，遂辭魏使。

王賁連戰皆勝，進圍大梁。值天陰多雨，王賁乘油幘車訪求水勢。知黃河在城之西北，而汴河從滎陽發源來，亦經繇城西而過，乃命軍士於西北開渠，引二河之水，築隄壅其下流。軍士冒雨興工，王賁親自持蓋催督，及渠成，雨一連十日不止，水勢浩大，賁命決隄通溝，內外溝俱泛溢，城被浸三日，頽壞者數處，秦兵遂乘之，并入魏。王假方與羣臣議書降表，爲王賁所虜，上囚車，與官屬俱送至咸陽。假中途病死，王賁盡取魏地，爲三川郡，并收野王衛君角爲庶人。按魏自晉獻公之世，畢萬受封，萬生芒，芒生武子，武子生文公，成霸，霸復四傳至桓子侈，滅范氏中行氏，智氏侈生文侯斯，與韓趙三分晉國。凡七傳而至王假國滅，共有國二百年。史臣贊云：

一畢公之苗，因國爲姓，嗣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強盛，惠王好戰，大梁不競，信陵養士，神氣稍振，景濬式微，再傳而隕。

時秦王政二十二年事也。

是年秦王用尉繚之策復謀伐楚問於李信曰：「將軍度伐楚之役用幾何人而足？」李信對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復召老將王翦問之。翦對曰：「信以二十萬人攻楚必敗，以臣愚見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私念曰：「老人固宜怯，不如李將軍壯勇。」遂罷王翦不用，命李信爲大將，蒙武副之，率兵三十萬伐楚。李信攻平輿，蒙武攻寢邱，信年少驍勇，一鼓攻下平輿城，於是引兵而西，攻下中城。遣人持書約蒙武會於城父，欲合兵以搗邾城。

話分兩頭，却說楚自李園殺春申君黃歇，立幽王悍——悍卽黃歇與李氏所生之子也——幽王立十年，而薨無子。其時李園亦卒，羣臣乃立宗人公子猶，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而其庶兄負芻襲殺哀王，遂自立爲王。負芻在位三年，聞秦兵深入楚地，乃拜項燕爲大將，率兵二十餘萬，水陸並進。探知李信兵出申城，自率大軍迎於西陵，使副將屈定設七伏於魯臺山諸處。李信恃勇前進，遇項燕兩下交鋒，戰酣之際，七路伏俱起，李信不能抵敵，大敗而走。項燕逐之，凡三日三夜不息，殺都尉七人，軍士死者無算。李信率殘兵退保冥阨，項燕復攻破之。李信棄城而遁，項燕追及平輿，盡復故地。蒙武未至城父，聞李信兵敗，亦退入趙界，遣使告急。

秦王大怒，盡削李信官邑，親自命駕造潁陽，來見王翦，問曰：「將軍策李信以二十萬人攻楚必敗，今果辱秦軍矣。將軍雖病，能爲寡人強起將兵一行乎？」王翦再拜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心力俱衰，惟大王更擇賢將而任之。」秦王曰：「此行非將軍不可，將軍幸勿却。」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曰：「寡人聞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不盡行，未嘗缺乏。」王翦威加諸侯，其制國不過千乘，以一乘七十五計之，從未及十萬之額。今將軍必用六十萬兵，古所未有也。」王翦對曰：「古者約日而陣，背陣而戰，步伐俱有常法，致武而不重傷，擊罪而不兼地，雖干戈之中，寓禮讓之意。故帝王用兵，後不用衆，齊桓公作內政，勝兵不過三萬人，猶且更番而用。今列國兵爭，以強凌弱，以衆暴寡，逢人則殺，過地則攻，報殺動曰數萬圍城。」

而經數年。是以農夫相操戈刃，童稚亦登冊籍，勢所必至。雖欲少用而不可得。况楚國地盡東南，號令一出，百萬之衆可具。臣謂六十萬，尙恐不相當，豈復能滅於此者？」秦王嘆曰：「非將軍老於兵，不能透徹至此，寡人聽將軍矣。」

遂以後車載王翦入朝，即日拜爲大將，以六十萬授之，仍用蒙武爲副。臨行，秦王親至壩上設餞。王翦引扈爲秦王壽曰：「大王飲此，臣有所請。」秦王一飲而盡，問曰：「將軍何言？」王翦出一簡於袖中，所開寫咸陽美田宅數處，求秦王批給臣家。秦王曰：「將軍若成功而回，寡人方與將軍共富貴，何憂於貧？」王翦曰：「臣老矣，大王雖以封侯勞臣，譬如風中之燭，光耀幾時，不如及臣目中多給美田宅，爲子孫業，世世受大王大恩耳。」秦王大笑許之。既至函谷關，復遣使者求園池數處。蒙武曰：「老將軍之請乞，不太多乎？」王翦密告曰：「秦王性強厲而多疑，今以精甲六十萬畀我，是空國而托我也，多請田宅園池，爲子孫業，所以安秦王之心耳。」蒙武曰：「老將軍高見，吾所不及。」

不知王翦伐楚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秦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譚說：王翦代李信爲大將，率軍六十萬，聲言伐楚。項燕守東岡以拒之，見秦兵衆多，遣使馳報楚王，求添兵助將。楚王復起兵二十萬，使將軍景駒將之，以助項燕。

却說王翦兵屯於天中山，連營十餘里，堅壁固守。項燕日使人挑戰，終不出。項燕曰：「王翦老將，怯戰固其宜也。」王翦休士洗沐，日椎牛設享，親與士卒同飲食，將吏感恩，願爲效力。屢屢請戰，輒以醇酒灌之。如此數月，士卒日間無事，惟投石超距爲戲。按范蠡兵法：投石者用石塊重十二斤，立木爲機，發之去三百步爲勝，不及者

爲負。其有力者，能以手飛石，則多勝一籌。超距者，橫之高七八尺，跳躍而過。以此賭勝。王翦每日使各調軍吏，記其勝負，知其力之強弱，外益收斂爲自守之狀。不許軍人往楚界樵採，獲得楚人，以酒食勞之放還。相持歲餘，項燕終不得一戰，以爲王翦名雖伐楚，實自保耳，遂不爲戰備。

王翦忽一日大享將士，言：「今日與諸君破楚。」將士皆磨拳擦掌，爭先奮勇。乃選驍勇有力者，約二萬人，謂之壯士，別爲一軍，爲衝鋒，而分軍數道。分付楚軍一敗，各自分頭略地。項燕不意王翦猝至，倉皇出戰，壯士奮力多時，不勝技癢，大呼陷陣，一人足敵百人。楚兵大敗，屈定戰死。項燕與景駒率敗兵東走。翦乘勝追逐，再戰於永安城，復大敗之，遂攻下西陵。荆襄大震。王翦使蒙武分軍一半屯於鄂渚，傳檄湖南各郡。宣布秦王威德，自率大軍逕趨淮南，直擣壽春。一面遣人往咸陽報捷。項燕往淮上募兵未回，王翦乘虛急攻，城遂破。景駒自刎於城樓，楚王負芻被虜。秦王政發駕親至樊口受俘，責負芻以弑君之罪，廢爲庶人。命王翦合兵鄂渚，以收荆襄，於是湖湘一帶郡縣，望風驚潰。

再說項燕募得二萬五千人，來至徐城，適遇楚王之同母弟昌平君，逃難奔來，言：「壽春已破，楚王擄去不知死活。」項燕曰：「吳越有長江爲限，地方千餘里，尚可立國。」乃率其衆渡江，奉昌平君爲楚王，居於蘭陵，繕兵城守。

再說王翦已定淮北淮南之地，謁秦王於鄂渚。秦王誇獎其功，然後言曰：「項燕又立楚王於汝南，奈何？」王翦曰：「楚之形勢，在於江淮，今全淮皆爲吾有，彼殘喘僅存，大兵至，卽就縛耳，何足慮哉？」秦王曰：「王將軍年雖老，志何壯也？」明日，秦王駕回咸陽，仍留王翦兵使平江南。王翦令蒙武造船於鸚鵡洲，逾年船成，順流而下，守江軍士不能禦。秦兵遂登陸，留兵十萬屯黃山，以斷江口。大軍自朱方進圍蘭陵，四面列營，軍聲震天。凡夫椒山、荆南山諸處，兵皆布滿，以絕越中救兵。項燕悉城中兵戰於城下。初合，秦兵稍却，王翦驅壯士分爲左

右二隊各持短兵大呼突入其陣。蒙武手斬裨將一人，復生擒一人。秦兵勇氣十倍，項燕復大敗，奔入城中，築門固守。王翦用雲梯仰攻，項燕用火箭射之，燒其梯。蒙武曰：「項燕釜中之魚也。」乃築壘與城齊，周圍攻急。昌平君親自巡城，爲流矢所中，軍士扶回行宮，夜半身死。項燕泣曰：「吾所以偷生在此，爲辛氏一脈未絕也。今日尚可望乎！」乃仰天長號者三，引劍自刎而死。城中大亂，秦兵遂登城啓門。王翦整軍而入，撫定居民，遂率大軍南下。至於錫山，軍士埋鍋造飯，掘地得石碑，刻有十二字云：

「有錫兵，天下爭，無錫甯，天下清。」

王翦召士人問之，言：「此山乃慧山之東峯，自周平王東遷於雒，此山遂產鉛錫，因名錫山。四十年来，取用不竭；近日出產漸少，此碑亦不知何人所造。」王翦嘆曰：「此碑出露天下從此漸甯矣。豈非古人先窺其定數，故埋碑以示後乎！今後當名此地爲無錫。」今無錫縣名實始於此。王翦兵過姑蘇，守臣以城降，遂渡浙江，略定越地。越王子孫自越亡以後，散處甬江天台之間，依海而居，自稱君長，不相統屬。至是聞秦王威德，悉來納降。王翦收其輿圖戶口，飛報秦王，并定豫章之地，立九江會稽二郡，楚祝融之祝遂絕。——此秦王政二十四年事也。

按楚自周桓王十六年，武王熊通始強大稱王，自此歲歲并吞小國，五傳至莊王，始稱霸。又五傳至昭王，珍幾爲吳滅，又六傳至威王，兼有吳越。於是江淮盡屬於楚，幾占天下之半。懷王槐任，用妍臣靳尚，見欺於秦，始漸衰弱。又五傳至負芻，而國并於秦。史臣有贊云：

「鸞熊之嗣，肇封於楚；通王旅，霸大開南土。子圍篡嫡，商臣弑父；天禍未悔，憑奸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苦；襄烈遂衰，負芻爲虜。」

王翦滅楚，班師回咸陽。秦王賜黃金千鎰，翦告老，仍歸潁陽。秦王乃拜其子王賁爲大將，攻燕王於遼東。秦

王命之曰：「將軍若平遼東，乘破竹之勢，便可收代，無煩再舉。」王賁兵渡鴨綠江，圍平壤城，破之，虜燕王喜，送入咸陽，廢爲庶人。按燕自召公肇封九世，至惠侯而周厲王奔虢，八傳至莊公，而齊桓公伐山戎，爲燕闢地五百里。燕始強大，又十九傳至文公，而蘇秦說以「合從」之術，其子易王始稱王，列於七國。易王傳噲，爲齊所滅。噲子昭王復國，又四傳至喜而國亡。史臣有贊云：

「召伯治陝，甘棠懷德，易王僭號，齒於六國。噲以儒亡，平以強獲，一謀不就，遼東并失。傳四十三，年八九，伯姬姓後亡，召公之澤。」

王賁既滅燕，遂移師西攻代，代王嘉兵敗，欲走匈奴，賁追及於貓兒莊，擒而囚之。嘉自殺，盡得雲中雁門之地。此秦王政二十五年事。

按趙自造父仕周，世爲周大夫，幽王無道，叔帶奔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五世至趙夙，事獻公，再傳至趙衰，事文公，衰子盾事襄成，景三季，晉主霸，趙氏世爲霸佐。盾子朔中絕，朔子武復立，又二傳至簡子鞅，鞅傳襄子毋卹，與韓魏三分晉國。毋卹傳其姪桓子浞，浞傳於籍，始稱侯，諡烈。六傳至武靈王，而胡服，又四傳至王遷，被虜。公子嘉自立爲代王，守趙祖，代王嘉六年而國滅，自此六國遂亡其五。惟齊尙在。史臣有贊云：

「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士武，世晉卿，籍爲趙主。胡服雖強，內亂外侮，頗牧不用，王遷囚虜，雲中六載，餘焰之吐。」

王賁搃書至咸陽，秦王大喜，賜王賁手書略曰：

「將軍一出而平燕，及代，奔馳二千餘里，方之乃父，勞苦功高，不相上下。雖然自燕而齊，歸途南北便道也，齊在，譬如人身尙缺一臂，願以將軍之餘威，震電及之。將軍父子，功於秦無兩。」

王賁得書，遂引兵取燕山，望河澗，一路南行。

却說齊王建聽相國后勝之言，不救韓魏，每滅一國，反遣使入秦稱賀。秦復以黃金厚賂使者，使者歸，備述秦王相待之厚。齊王以爲和好可恃，不修戰備。及聞五國盡滅，王建內不自安，與后勝商議，始發兵守其西界，以防秦兵掩襲。却不提防王賁兵過吳橋，直犯濟南。齊自王建卽位四十四年，不被兵革，上下安於無事，從不曾演習武藝。況且秦兵強暴，素聞傳說今日數十萬之衆，如泰山般壓將下來，如何不怕？何人敢與他抵對？王賁由歷下淄川，逕犯臨淄，所過長驅直搗，如入無人之境。剡淄城中，百姓亂奔亂竄，城門不守。后勝束手無計，只得勸王建迎降。王賁兵不血刃，兩月之間，盡得山東之地。

秦王聞捷，傳令曰：「齊王建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今幸將士用命，齊國就滅。本當君臣俱戮，念建四十餘年共順之情，免其誅死，可與妻子遷於共城。有司日給斗粟，畢其餘生。后勝就本處斬首。」王賁奉命誅后勝，遣吏卒押送王建安置共城。惟茅屋數間，在太行山下，四圍皆松柏，絕無居人。宮眷雖然離散，猶數十口，只斗粟不敷。有司又不時給，王建一子尚幼，中夜啼飢，建淒然起坐，聞風吹松柏之聲，想起「在臨淄時，何等富貴，今誤聽奸臣后勝，至於亡國，飢餓窮山，悔之何及！」遂泣下不止，不數日而卒。宮人俱逃，其子不知所終。傳言謂王建因餓而死，齊人聞而哀之，因爲歌曰：

「松柏耶，松柏耶，飢不可爲餐，誰使建極耶？嗟任人之匪端！」

後人傳此爲「松柏之歌」。蓋咎后勝之誤國也。

按齊始祖陳定，乃陳厲公佗之子。於周莊王十五年，避難奔齊，遂仕齊。韓陳田氏，數傳至田桓子無宇，又再傳至僖子乞，以厚施得民心。田氏日強，乞子恆弑齊君，又三傳至太公和，遂篡齊稱侯。又三傳至威王而益強，稱王號。又四傳至王建，而國亡矣。史臣有贊云：

「陳完避難，奔於太姜，物莫兩盛，嬖替田昌。和始擅命，威遂稱王。孟嘗延客，田單救亡。相勝利賄，認賊爲

祥哀哉王建松柏蒼蒼」

時秦王政之二十六年也。時六國悉并於秦，天下一統。秦王以六國曾並稱王號，其名不尊，欲改稱帝。昔年亦曾有東西二帝之議，不足以傳後世。威四夷，乃採上古君號，惟三皇五帝功德在三王之上。惟秦德兼三皇，功邁五帝，遂兼二號稱皇帝。追尊其父莊襄王爲太上皇，又以爲周公作謚法，子得議父，臣得議君，爲非禮。今後除謚法，不用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之。二世三世，以至於百千萬世，傳之無窮。天子自稱曰「朕」，臣下奏事稱「陛下」。召良工琢和氏之璧，爲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又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惟水能滅火，秦應水德之運，衣服旌旗皆尙黑。水數六，故器物尺寸俱用六數。以十月朔爲正月，朝賀皆於是月。正政普同，皇帝御諱不可犯，改正字音爲「征」。征者非吉祥之事，然出自始皇之意，人不敢言。

尉繚見始皇意氣盈滿，紛更不休，私嘆曰：「秦雖得天下而元氣衰矣！其能永乎！」與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始皇問羣臣曰：「尉繚棄朕而去，何也？」羣臣皆曰：「尉繚佐陛下定四海，功最大，亦望裂土分封，如周之太公周公。今陛下尊號已定，而論功之典不行，彼失意是以去耳。」始皇曰：「周室分茅之制，尙可行乎？」羣臣皆曰：「秦皆楚代，地遠難周，不置王無以鎮之。」李斯議曰：「周封國數百，同姓爲多，其後子孫自相爭殺，無已。今陛下混一海內，皆爲郡縣，雖有功臣，厚其祿俸，無尺土一民之擅，絕兵革之原，豈非久安長治之術哉？」始皇從其議，乃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那三十六郡：

內史郡，
北地郡，
上郡，
河東郡，

漢中郡，
隴西郡，
太原郡，
上黨郡，

雲中郡

代郡

邯鄲郡

潁川郡

薛郡（即泗水郡）

遼西郡

上谷郡

鉅鹿郡

九江郡

鄆郡

南海郡

桂林郡

蜀郡

南郡

雁門郡

三川郡

南陽郡

齊郡（即瑯琊郡）

東郡

遼東郡

漁陽郡

右北平郡

會稽郡

閩中郡

象郡

巴郡

黔中郡

長沙郡

是時北邊有胡患，故漁陽上谷等郡，轄地最少，設戍鎮守；南方水鄉安靖，故九江會稽等郡，轄地最多，皆出李斯調度。每郡置守尉一人，監御史一人，收天下甲兵，聚於咸陽，銷之鑄金人十二，每人重千斤，置宮庭中，以應臨洮長人之瑞。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共二十萬戶，又於咸陽北坂做六國宮室，建造離宮六所。又作阿房之宮，進李斯為丞相，趙高為郎中令，諸將帥有功者，如王賁、蒙武等，各封萬戶，其他或數千戶，俱准其所入之賦，官為給。

之。於是焚書坑儒，游巡無度，築萬里長城以拒胡，百姓嗷嗷，不得聊生。及二世暴虐更甚，而陳勝吳廣之徒羣起而亡之矣。史臣有列國歌曰：

「東遷強國齊鄭最，荆楚漸橫開桓文。楚莊宋襄和秦穆，迭爲王霸得專征。晉襄景悼稱世霸，平哀齊景思代興。晉楚兩衰吳越進，闔閭句踐何縱橫。春秋諸國難盡數，幾派源流略可尋。魯衛晉燕曹鄭蔡，與吳姬姓同宗盟。齊繇呂尙宋裔裔，禹後杞越顓頊荆秦亦項裔。陳祖瞬許始，太岳各有生。及交戰國七，雄起韓趙魏氏，晉三分，魏與韓皆周同姓。趙先造父，同嬴秦。齊呂改田，卽陳後。黃歇代楚熊，暗傾宋亡於齊魯入楚。吳越交勝，總歸荆周鼎。旣遷「合從」散，六國相隨漸屬秦。」

髯仙讀列國志，有詩云：

「卜世雖然八百年，半繇人事半繇天。綿延過歷綿忠厚，陵替隨波爲倒顛。六國媚秦甘北面，二周失祀恨東遷。總觀千古興亡局，盡在朝中用佞賢。」

國

志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國混一與圖

秦始皇建立郡縣

二二六

可
以
翻
印

二 三 年 十 月 一 日 版

新 式 標 點
列 國 演 義

洋 裝 四 冊
定 價 二 元 四 角

鮑 廣 生 者 點 標
何 錦 銘 者 閱 校
新 文 化 社 者 版 出
新 文 化 社 者 行 發
上海四馬路
新文書局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 式 標 點 各 種 舊 小 說

彭公案	濟公案	施公案	三門街	再生編	薛剛反唐	大紅袍	小紅袍	列國演義	三國演義	水滸	蕩寇志	紅樓夢	紅樓夢	英烈傳	乾隆遊江南	說唐全傳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四遊記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六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定價三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八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八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六角

可
以
翻
印

二 三 年 十 月 一 日 版

新 式 標 點
列 國 演 義

洋 裝 四 冊
定 價 二 元 四 角

鮑 廣 生 者 點 標
何 者 閱 校
新 文 化 社 者 版 出
上 海 四 馬 路 新 文 化 社 者 行 發
各 省 各 埠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新 式 標 點 各 種 舊 小 說

彭公案	濟公案	施公案	三門街	再生編	薛剛反唐	大紅袍	小紅袍	列國演義	三國演義	水滸	蕩寇志	紅樓夢	紅樓夢	英烈傳	乾隆遊江南	說唐全傳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四遊記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六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定價三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八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八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六角

